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明清之際世說體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mitation of *Shi Shuo Xin Yu*
during Ming-Qing Transition

雷雅淳

LUI NGA SHUN FATIMA

指導教授：曹淑娟先生 張蓓蓓先生

Professor TSAO, Shu-Chuan

Professor CHANG, Pei-Pei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七月

July, 2013

謝辭

能夠在短短兩年間順利完成學位，最感謝的是我的兩位指導老師：曹淑娟老師與張蓓蓓老師。明清世說體是曹老師給我的論文方向，而對《世說新語》與世說體的處理方式，則是深深受到張老師的影響。能夠得到兩位老師同意聯名指導，才使我有足夠的信心去挑戰這個題目。要特別感謝兩位老師在修業期間對我的鼓勵，比我還堅定的相信我能順利完成這本論文。也感謝兩位老師的包涵，在非常壓縮的時間內幫我修改論文。有賴老師們的支持，我才得以順利如期完成寫作。

也要感謝大學時期的老師：蕭馳老師與許齊雄老師的幫助，我才能順利進入台大唸書。兩位老師是我在學術研究上的啟蒙恩師，他們對研究的嚴謹態度對我影響很大。尤其大學時代在許老師的磨練下，讓我養成認真搜索文獻的治學精神，才能熬過那段每天翻看各式各樣的明清筆記的枯燥生活。另外也特別感謝幾位授課老師，康韻梅老師、王鴻泰老師、衣若蘭老師的課程，對我的論文有相當大的幫助。尤其感謝康老師答應出任我的口考委員，跟鄭幸雅老師一同對我的論文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見，讓我的論文更為完善。也特別感謝朱思瑩幫我尋找論文的相關資料，尤其提供《女世說》曾刊登在《婦女雜誌》上的訊息，讓我能一睹部份的《女世說》。

還有感謝同窗兩年的同學。德方的鼓勵卡片總是讓人很溫暖，雯婷與麗雯總是很正向地鼓勵我能順利完成論文。還有策劃畢業旅行的叡宸與政強，以及其他同遊的涵珺、函栢、雅萍，將我從寫論文的水深火熱生活中短暫地解救出來。另外還要感謝眾多從新加坡過來找我的朋友，跟你們在台灣相見絕對是使我不會過渡思念新加坡的重要原因。還有兩隻佔據我房間一角的KS，陪伴我走過最艱辛的一段論文寫作過程。最後要感謝我的父母無條件地支持我來台灣完成我的碩士夢。能夠來台灣，和古人、今人相遇，是我最大的幸福。

中文摘要

本文以明清之際世說體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為主要脈絡，觀察明清之際世說體在體例與思想內涵上，對《世說新語》進行了怎樣的繼承與轉化，試圖探索其轉化的成因。

第一章緒論從學界已有的基礎上，嘗試為「世說體」提出一個義界，並以該義界為基礎，劃分屬於「世說體」及《世說新語》之支流的作品。

第二章以明清之際世說體在體例上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為中心，並闡述各書的寫作動機，以及各書與《世說新語》的關係。經過分析，發現不論有無標榜意圖模仿《世說新語》，這七部作品在體例上都各自呈現了對《世說新語》的承襲及創新，並且在多方面都有共通的地方。

第三章以「德行」為主軸，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所呈現的德量的觀念，對《世說新語》的觀念有所轉化。其次，兩者都呈現了孝先於忠的觀念，但在內涵上卻有所不同，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在繼承中又有了自己的轉化。至於明清之際世說體對廉與儉的重視，則可見對《世說新語》呈現的廉、儉觀念的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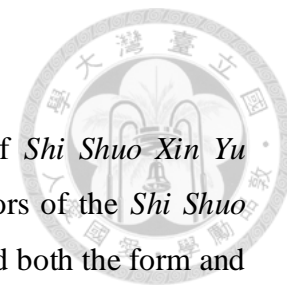
第四章以「政事」與「棲逸」為主軸，論仕隱心態的呈現。經過分析，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在「政事」的內容上，從《世說新語》所呈現的「不理政事」，轉化為「勤於政事」。至於「棲逸」則不乏以魏晉的隱逸之士、物癖自比的例子，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在這方面對《世說新語》所載的人事言行的認同及繼承。不過，以隱逸的生活情境而言，則呈現了對《世說新語》的〈棲逸〉的轉化。

第五章觀察明清之際世說體對《世說新語·賢媛》傳統的繼承與突破。經過分析，明清之際世說體與《世說新語·賢媛》傳統的關係可分為四類。《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繼承了《世說新語·賢媛》的傳統。《玉光劍氣集》及《南吳舊話錄》收錄了「不賢」、「非媛」的女性，對〈賢媛〉進行了擴展。《女世說》全書載女性言行事蹟，呈現巾幗不讓鬚眉的風姿，寓有教化男性的意義，可見其對〈賢媛〉的擴展。至於《快園道古》則打破了將女性另立一門的限制，將女性事蹟與男性並列，分置在相應的門類之下。

第六章為結論，歸納各章的觀察，本文認為明清之際世說體的寫作原意，本就非盲目地仿摹魏晉名士的行事。因而在思想內涵及體例的層面上，必然會對《世說新語》進行轉化。其轉化與作品的時代性有關，以服務其「存史」的編撰意圖。然而，採用世說體「存史」，也有其局限，也是造成這個文體的發展陷入瓶頸的原因之一。

關鍵詞：明清之際 世說體 世說新語 明語林 玉劍尊聞 快園道古 今世說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mitation of *Shi Shuo Xin Yu*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e authors of the *Shi Shuo* imitation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consciously transformed both the form and the inner values of their works from the original *Shi Shuo Xin Yu* in order to serve their purposes of writing the book.

Chapter 1 identifies a list of works of the *Shi Shuo* imitation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s proposed in this chapter. From the list of works, 7 texts completed during Ming Qing Transition are identified, with brief accounts of these works and their authors included in the chapter.

Chapter 2 first discusses the objectives of these texts. Based on the objectives of these books, this chapt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form of *Shi Shuo* imitation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change in the nonclementure of the chapters, as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Shi Shuo Xin Yu*.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topic “Virtuous Conduct”, and discusses the various conducts such as filial piety, loyalty, incorruptibility and frugality as portrayed by the *Shi Shuo* imitations during Ming-Qing transition. By comparing the views contained in the *Shi Shuo* imitations to those contained within *Shi Shuo Xin Yu*, it is clear that the imitations offer different viewpoints as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Shi Shuo Xin Yu*.

Chapter 4 focuses on the topics “Affairs of the State” and “Reclusion and Disengagement”. The first part of the chapter deals with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points as expressed in *Shi Shuo Xin Yu* and the *Shi Shuo* imitation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The second part then focuses on the reclusion style displayed in *Shi Shuo* imitation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which i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Shi Shuo Xin Yu*.

Chapter 5 focuses on the topic “Worthy Beauties”, and discus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types of women seen in *Shi Shuo* imitations during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how it varies differently from the original *Shi Shuo Xin Yu*.

Chapter 6 concludes, with the limitations of these *Shi Shuo* imitations in fulfilling their writing objectives briefly evaluated.



Keywords: Ming-Qing Transition, Shi Shuo Imitations, Shi Shuo Xin Yu, Ming Yu Lin, Yu Jian Zun Wen, Kuai Yuan Dao Gu, Jin Shi Shuo

明清之際世說體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



目 錄

謝辭.....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明清時期「世說體」之相關研究回顧.....	2
(一)「世說體」作品考證補遺.....	4
(二)「世說體」個別作品的討論.....	5
(三)針對個別「世說體」作品進行的內部研究：作者生平、內容、藝術手法等.....	6
(四)從個別「世說體」作品延伸的外部研究：作品所反映的作者思想、時代訊息等.....	7
(五)與《世說新語》比較的研究.....	9
第二節·「世說體」之義界.....	10
(一)架構：分門別類.....	16
(二)內容的性質：以真實人事為主，具史料價值.....	17
(三)筆法：具有小說特質.....	19
(四)篇幅短小.....	25
第三節·明清「世說體」作品考察.....	25
第四節·《世說新語》流脈下的其他著作.....	33
第五節·明清之際世說體及作者簡介.....	40
(一)張怡《玉光劍氣集》.....	41
(二)梁維樞《玉劍尊聞》.....	42
(三)李清《女世說》.....	44
(四)張岱《快園道古》.....	45
(五)吳肅公《明語林》.....	47
(六)李延昱《南吳舊話錄》.....	48
(七)王暉《今世說》.....	50
第六節·研究步驟.....	52
第二章·明清之際世說體之流變－以寫作目的、體例與門類為中心.....	57
第一節·寫作目的探析.....	57
第二節·體例的沿承與變化.....	66

第三節·門類的變化.....	71
(一)承襲《世說新語》的門類.....	73
(二)新增門類.....	74
(三)刪減的門類.....	80
(四)各書條文數量統計.....	83
第三章·明清之際世說體內容探索(一)：「德行」對德量、忠孝、廉儉內涵的繼承與轉化.....	89
第一節·《世說新語》的〈德行〉及其他相關門類所反映的人物品行.....	90
(一)渾然天成的德量.....	90
(二)出乎天性的孝行.....	92
(三)孝先於忠的觀念的反映.....	94
(四)清廉與儉嗇的人物性行.....	96
第二節·《玉光劍氣集·德量》所反映後天養成的德量.....	97
(一)後天養成的德量.....	97
(二)德量：具體的容人之量.....	99
(三)〈德量〉：德行與雅量的混合體.....	102
第三節·明清之際世說體中與「德行」相關門類中的孝行.....	103
(一)發乎真心，侍奉父母.....	104
(二)稍顯激烈，哀毀過禮.....	106
(三)不孝之孝，奇節孝行.....	108
第四節·明清之際世說體中與「德行」相關門類中的忠義行為.....	114
(一)〈忠節〉與〈忠義〉：集中褒揚忠節義行.....	114
(二)分散各門的忠義書寫.....	121
(三)忠與孝的抉擇.....	124
第五節·明清之際世說體中與「德行」相關門類中的廉與儉.....	126
(一)明清之際世說體反映的「不廉」現象.....	127
(二)「廉」：拒絕賄賂、贈禮.....	129
(三)致仕歸隱，兩袖清風.....	134
(四)「儉」：節約儉素.....	135
第四章·明清之際世說體內容探索(二)：「政事」與「棲逸」對仕隱心態的繼承與轉化.....	143
第一節·《世說新語》反映的仕隱風姿.....	143
(一)「居官無官官之事」的仕宦態度.....	143

(二) 拒絕出仕、隱逸避世.....	146
第二節·明清之際世說體「政事」中的治世能臣.....	149
(一) 活用謀略.....	151
(二) 實質政績.....	154
(三) 眼光高遠.....	157
(四) 軍事能力.....	158
第三節·明清之際世說體「政事」中官吏的人品操守.....	160
(一) 真心為官.....	160
(二) 禮敬賢人.....	163
(三) 清正嚴明.....	164
(四) 感化百姓.....	166
第四節·明清之際世說體「棲逸」中風雅的隱逸生活.....	168
(一) 隱逸避世的人物類型：致仕與不仕.....	168
(二) 隱居士人的生活情境：刻苦與風雅.....	170
第五章·明清之際世說體內容探索(三)：「賢媛」傳統的繼承與轉化.....	181
第一節·《世說新語》的〈賢媛〉傳統：主動的施教者.....	182
(一) 主動的施教者.....	182
(二) 女子的風神及氣度.....	184
(三) 夫妻關係.....	185
第二節·《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對「賢媛」傳統的繼承.....	185
(一) 〈賢媛〉主要的女性形象：賢母教子.....	186
(二) 展現女性的風神.....	188
(三) 對《世說新語·賢媛》的擴展：烈女及才女.....	188
(四) 〈賢媛〉外的女性群像.....	190
第三節·《南吳舊話錄》及《玉光劍氣集》對「賢」及「媛」的擴展.....	193
(一) 對《世說新語·賢媛》的承繼：〈閨彥〉的賢母形象.....	195
(二) 對《世說新語·賢媛》的擴展：〈閨彥〉及〈列女〉中的才女.....	196
(三) 「媛」的擴展：跨越閨秀階層的節婦烈女.....	199
(四) 「賢」的擴展：「不賢」的〈閨彥〉及〈列女〉.....	204
第四節·《女世說》中巾幗不讓鬚眉的女性形象.....	208
(一) 文才與學問.....	208
(二) 遠見與識人的眼光.....	210

(三) 參與戰事，保家衛國.....	212
(四) 節烈義行.....	213
(五) 傳統的婦女德行.....	215
第五節·突破以性別劃分門類的處理：《快園道古》中與男性並駕齊驅的女性...	217
(一) 跨越性別與身份的限制.....	217
(二) 進入〈言語部〉的賢母：關注角度的轉變.....	220
(三) 女性的機變：為男性化解危機.....	221
第六章·結論.....	223
第一節·研究成果.....	223
(一) 體例上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創造.....	223
(二) 思想內涵上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	224
第二節·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時代性及其局限.....	228
(一) 對《世說新語》的轉化與時代性的關聯.....	228
(二) 採用世說體「存史」的局限.....	232
參考書目.....	237
附錄一：其他論著中採納過的世說體書目.....	247
附錄二：明清世說體門類一覽表.....	251
附錄三：明清世說體條文數量統計.....	264

第一章·緒論



《世說新語》是劉義慶（403-444）及其身邊的文人集團所編纂的志人筆記體小說，廣泛記載了魏晉時期文人的生活言行，反映了魏晉文人的精神風貌。自《世說新語》問世後，持續有摹仿《世說新語》的作品面世。唐代有王方慶（?-702）《續世說新書》、劉肅（f1.806-820）《大唐新語》兩種；宋代則有王讜（f1.1101-1110）《唐語林》、孔平仲（1065年進士）《續世說》、李廌（?-1179）《南北史續世說》三種。¹至晚明時期（嘉靖至清初），《世說新語》受到當代人的歡迎和喜愛，單是《世說新語》原著的刻本，已至少有十八種。²據明代顧懋宏萬曆辛丑年（1601）所撰《世說補精華序》稱：「近時何元朗氏著《語林》，亦仿其（《世說新語》）意；而州王長公伯仲，特加刪定，以續《新語》，次公敬美尤嗜此書，至謂之『世說學』。」³王世懋（1536-1588）提出「《世說學」的觀念，更是其時《世說新語》熱潮的反映。

明中葉以降《世說新語》的流行，激發了模仿《世說新語》體例的創作。謝國楨早已注意到明中葉以降的「《世說》熱」，指出「自明代中期以後模仿《世說新語》的體裁，如何良俊著《何氏語林》等書不下數十種之多，成了一種風氣」⁴。從現存的筆記觀之，明清兩朝這類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至少有四十四部，尤盛於明萬曆年間至清初。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這類模仿《世說新語》作品隱然成了特定的體例。學界於這類型的作品已有所研究，並且將這類筆記稱為「世說體」。⁵

具體而言，究竟怎樣的作品才能被稱為「世說體」？「世說體」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否反映了時代的特質？又，為何這些作品在晚

¹ 關於世說體的發展，參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頁288-289。

² 官廷森，《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羅宗濤先生指導，1999年），頁1。另外，有關《世說新語》早期的版本於明清時期的流傳，以及明清時期刊本的種類，詳參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55-263。

³ 【明】狄期進輯，《世說精華》，萬曆二十九年（1601）刻本，上海圖書館藏。轉引自：劉強，《世說學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2。

⁴ 謝國楨，《江浙訪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180。

⁵ 最先提出「世說體」這個說法的是寧稼雨。其後，蔡麗玲、官廷森、姚琪珠、錢南秀等人也投入「世說體」研究。有關「世說體」研究概況，詳見後文。

明清初尤其興盛？這些摹仿是否出於嚮往六朝士人心態而作？除了體例上的相仿之外，其內容、內涵、思想及價值觀，又是否與《世說新語》一致？

在這些作品中，筆者尤其感興趣的是明清之際的「世說體著作」。⁶從現存的作品來看，自清初的《今世說》之後，整個清代幾乎再也看不到在門類上完全模仿《世說新語》的「世說體」作品。此外，內容上自《今世說》後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加上這批作品的作者都經歷了鼎革，他們書中對於這段歷史有何反映，如何反映，都是筆者感興趣的地方。要探索這些問題，首先得為「世說體」進行一個較為具體的義界。由於明清之際處於明清交界，在獨立審視這些文本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先爬梳整個明清世說體的脈絡，再以此為基礎，鎖定那些從明代過渡到清代的作者，於清初完成或出版的作品，

由於本章主要以明清世說體為基礎，因此第一節將進行明清時期「世說體」相關研究回顧。第二節將嘗試為「世說體」勾勒義界。第三與第四節則在學界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依本文的義界，重新檢查明清時期相關著作，遂分出「世說體」及《世說新語》之支流。第五節介紹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七部完成於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作品及其作者。第六節敘述本文的研究步驟。

第一節. 明清時期「世說體」之相關研究回顧

前人對於明清時期「世說體」的研究中，以較為宏觀的角度而言，大抵有：整理明清時期「世說體」的流變，探討其內容特色、體例的轉變等面向。蔡麗玲的《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是較早期全面討論晚明世說體之作。除了為晚明世說體定義之外，還列出了晚明世說體作品，並且進行簡介及分類。文章的後半部分則是分析《快園道古》呈現的文學觀與人物品鑒。⁷蔡麗玲後來以其碩論為基礎，撰有〈〈世說體〉の著作から見た晚明文学の一側面〉，指出晚明「世說體」在體裁上有對《世說新語》新增的地方，因而已難以

⁶筆者所言的「明清易代之際」則指作者曾經歷過明清鼎革、而其作品成書或刊刻於清初的作品。之所以將完成於明末，刊刻於清初的作品納入，主要是考慮到即使書成於明末，但是在出版之前應會進行一定程度的編輯、修改、增刪、校訂，《玉劍尊聞》便是其中一例。

⁷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陳萬益先生指導，1993年）

斷言「世說體」的性質究竟屬於模仿還是創作。⁸其後姚琪姝的《「世說體」小說發展述論》則是從歷時性的角度整理及介紹了歷代世說體作品，並且論及世說體的藝術特徵。⁹賈占林的〈論晚明「世說體」〉著重於討論晚明世說體的特點，認為其中除了創造性之外也體現了復古與革新，而這與當代特定的社會環境有密切關聯。¹⁰至於王猛的〈明代世說體小說序跋研究論略〉則是透過序跋歸納了明人對於《世說新語》、劉孝標註、續仿之作的研究，並從序跋中一窺明人的小說理論。¹¹冷銀花的《清代「世說體」小說研究》則處理了「世說體」在清代的變化與發展，並從文學及史料文獻兩方面總結清代「世說體」小說的特點與價值。¹²錢南秀則擴展論述範圍，處理了唐宋明清、民國及日本的「世說體」著作，並且有專文討論清代兩部《女世說》。錢南秀主要以各個時代的文化背景、性別、政治因素等角度切入，觀察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了世說體的成品，分析為何某些元素會呈現在書中，以及歷代世說體仿作中，作者所建構的自我個體（selves）。¹³其後錢南秀也將〈賢媛〉獨立出來，將之視為與〈列女傳〉並列的另一個史傳系統，觀察兩個傳統歷經時代轉移後，發展的異同。¹⁴

甄靜和王旭川的研究則將焦點放置在「世說體」與《世說新語》傳播的關係。甄靜的《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從傳播的角度將「世說體」納入其論文架構，略論「世說體」興盛的原因、編撰的方式、內容特色、藝術特色及其價值等面向。¹⁵王旭川的〈明代《世說新語》的研究及影響〉則是針對明人對

⁸ 蔡麗玲，〈〈世說體〉の著作から見た晚明文学の一側面〉，《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27）》，2006年3月，頁173-192。

⁹ 姚琪姝，《「世說體」小說發展述論》（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尤雅姿先生指導，1996年）

¹⁰ 賈占林，〈論晚明「世說體」〉，《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13卷第3期（2008年6月），頁45-48。

¹¹ 王猛，〈明代世說體小說序跋研究論略〉，《江漢大學學報》第27卷，第6期（2008年12月），頁68-72。

¹² 冷銀花，《清代「世說體」小說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王進駒先生指導，2007年）

¹³ 兩部《女世說》的研究，見 Nanxiu Qian, 'Milk and Scent: Works about women in the SHISHUO XINYU Genre', in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March 1999), pp.187-236. 此文後來經過修改後，收錄進氏著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第八章。其專著的第七章則處理了明清的世說體作品。

¹⁴ 錢南秀，〈「列女」與「賢媛」：中國婦女傳記書寫的兩種傳統〉，載游鑑明，胡纓，季家珍主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市：五南，2011），頁83-106。

¹⁵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暨南大學博士論文，程國賦先生指導，2008年）

《世說新語》的評論和研究，指出明人的研究與評論對《世說新語》起到傳播作用，刺激仿續作品。¹⁶

另外，尚有官廷森的《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試圖透過比照《世說新語》與「世說體」作品，探討魏晉與晚明彼此之關係，以呈顯晚明世說體著作的特色。¹⁷毛香懿的《明清世說體著作之兒童書寫析論》則是以明清世說體著作為文本，著眼於兒童議題之研究，從作品中歸納了明清文人的「理想兒童」，探索古人的兒童觀。¹⁸劉強則從文獻學、文體學、美學、接受學、文化學及語言學六個方面建構「世說學」，並論述相關的研究課題。其中文體學的部份，便涉及世說體。

19

除了上述這些綜論明清「世說體」的相關研究之外，尚有不少針對單一特定文本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世說體」作品考證補遺

由於「世說體」作品的成書與流傳、版本等訊息較少，因此有不少學者致力於這方面的考證研究。例如《語林》便有胡海英考證其版本的〈《何氏語林》嘉靖刻本三考〉。²⁰此外，針對《語林》是否有引用《世說新語》的內容，也有學者進行文本的比對，如周小兵的〈《何氏語林》是否包含《世說》的內容〉和胡海英的〈《何氏語林》引《世說新語》考〉。²¹

至於張岱的《快園道古》，由於至今流傳的版本不全，因此也有學者為之進行輯佚的工作。權儒學就曾撰〈張岱《快園道古》佚文五則〉、〈張岱《快園道

¹⁶ 王旭川，〈明代《世說新語》的研究及影響〉，《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4卷第3期（2005年5月），頁68-73。

¹⁷ 官廷森，《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羅宗濤先生指導，1999年）

¹⁸ 毛香懿，《明清世說體著作之兒童書寫析論》（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毛文芳先生指導，2008年）。

¹⁹ 劉強，《世說學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詳見第二章第二節：〈「世說體」續仿作品考略〉，頁103-131。

²⁰ 胡海英，〈《何氏語林》嘉靖刻本三考〉，《文獻》（2010年1月第1期），頁33-37。

²¹ 周小兵，〈《何氏語林》是否包含《世說》的內容〉，《明清小說研究》第74期（2004年第4期），頁192-195；胡海英，〈《何氏語林》引《世說新語》考〉，《明清小說研究》第90期（2008年第4期），頁203-213。

古》輯佚（上）二文為《快園道古》補充了二萬四千餘字。²²余德余亦嘗試提出若干有助於輯佚《快園道古》的方法，並試圖提出數則極有可能是《快園道古》之佚文的文字，但其論據稍嫌薄弱，多為推測之說。²³

此外，寧稼雨也著有〈《南吳舊話錄》考〉，考證了《南吳舊話錄》的版本、作者及其家世。²⁴吳國慶則著有〈《智囊》與《智囊補》比較〉，除了處理版本的問題之外，也比較了二書的差異，認為《智囊補》為《智囊》的修訂本，是為定稿。²⁵

（二）「世說體」個別作品的討論

此外，有一類研究則著重在明清「世說體」作品的文體、體裁、題名，試圖考察「世說體」作品在體裁上對《世說新語》的傳承與轉變。鄭幸雅的〈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關注《語林》類目設置的變異、門類次第的更換，以及論議、序文的闡釋等方面，指出何良俊對《世說》體裁意識的自覺，因此對《世說新語》體裁進行因創。由此，《語林》越過了《世說新語》既定的視野，獲得了新的詮釋視野。²⁶翟勇的〈《何氏語林》成書考論〉則試圖解答《語林》為何會仿《世說新語》但書名卻繼承自裴啓《語林》。此外，針對《語林》新增的門類、以及其按語、小序的體例是否由何良俊因創進行討論。²⁷黃東陽的〈由《玉劍尊聞》考察清初世說體之文體特質〉透過分析《玉劍尊聞》的內容、體制和命意，反映了明清時期「世說體」的文體特徵及意涵，並從中觀

²² 權儒學，〈張岱《快園道古》佚文五則〉，《文獻》（1988年第3期），頁267-268；權儒學，〈張岱《快園道古》輯佚（上）〉，《文獻》（1999年4月），頁184-206。「二萬四千餘字」一說出於後文，頁189。然此文只收錄了權儒學先生已完成的輯佚的總數量的一半，迄今仍不見〈張岱《快園道古》輯佚（下）〉一文。因此現今筆者所見的輯佚大約只有一萬兩千餘字。

²³ 余德余，〈從張岱《快園道古》的編撰看其輯佚〉，《古籍研究》（2001年第1期），頁49-53。

²⁴ 寧稼雨，〈《南吳舊話錄》考〉，《南開學報》（1996年第2期），頁73-80。

²⁵ 吳國慶，〈《智囊》與《智囊補》比較〉，《徐州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頁25-26。

²⁶ 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文學新鑰》第十期（2009年12月），頁105-166。

²⁷ 翟勇，〈《何氏語林》成書考論〉，《西華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頁14-21。翟勇另撰有《何良俊研究》（上海大學博士論文，孫小力先生指導，2011年），從多方面研究何良俊：生活形態、仕隱心態、著述、收藏、詩文及思想研究等，並且附上《何良俊年譜》。

察此文體的發展趨向。此外，黃東陽認為此書內容上以修養德性為要，藝文活動為次的宿儒思維，與《世說新語》的越禮教為高明的命題相違。²⁸



（三）針對個別「世說體」作品進行的內部研究：作者生平、內容、藝術手法等

有不少學位論文針對「世說體」特定文本進行全面性的研究。戴佳琪的〈《何氏語林》研究〉就頗為全面地處理與《語林》相關的議題，觸及作者生平、版本、流傳，與《世說新語》在體例、選材方面的比較、其編輯理念以及文獻的運用、內容及思想分析、評價及影響等面向。²⁹李麗的〈《何氏語林》研究〉則分為《何氏語林》徵引的文獻研究、文體研究及影響研究三部分，對《語林》進行較為全面的觀察。³⁰至於沈鳴鳴的〈王暉及其《今世說》研究〉則介紹了王暉其人、《今世說》的內容，以及從藝術的角度評論該書。文章主要處理了從《今世說》中可看到清代文人獨具的人格心態，並且點出這種心態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共同稟性。³¹

期刊論文方面，高洪鈞的〈所見《南北朝新語》與《忠義錄》〉介紹了《南北朝新語》的序文及作者生平。³²陸國強的〈關於張怡《玉光劍氣集》手稿〉介紹了張怡的生平及手稿本的書況。³³李靈年和陸林合著的〈晚明曹臣與清言小品《舌華錄》〉介紹了曹臣的生平，並且分析了《舌華錄》的語言特色、出版情形及價值等。³⁴房厚信的〈《智囊》成書緣起、性質及其文學價值〉從成書緣起、性質及文學價值三方面論析《智囊》，並著重於討論三言二拍脫胎自《智囊》的故事。³⁵陳大康的〈王暉和他的《今世說》〉則介紹了王暉以及此書之性質。李靈年的〈李清與《女世說》〉介紹了作者李清及《女世說》的版本、流傳、內容

²⁸ 黃東陽，〈由《玉劍尊聞》考察清初世說體之文體特質〉，《東吳中文學報》第17期（2009年5月），頁161-178。

²⁹ 戴佳琪，〈《何氏語林》研究〉（文化大學碩士論文，皮述民先生指導，1997年）

³⁰ 李麗，〈《何氏語林》研究〉（鄭州大學碩士論文，李琳先生指導，2008年）

³¹ 沈鳴鳴，〈王暉及其《今世說》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陳桂聲先生指導，2001年）

³² 高洪鈞，〈所見《南北朝新語》與《忠義錄》〉，《文獻》（1991年第3期），頁224-229。

³³ 陸國強，〈關於張怡《玉光劍氣集》手稿〉，《文物》（1981年第7期），頁82-84。

³⁴ 李靈年、陸林，〈晚明曹臣與清言小品《舌華錄》〉，《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6期（2001年01期），頁80-85。

³⁵ 房厚信，〈《智囊》成書緣起、性質及其文學價值〉，《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第136期（2010年第4期），頁74-79。

等。³⁶張仕帆的〈吳肅公《明語林》初探〉介紹了作者、作品內容及其缺點。³⁷李慶西的〈《玉劍尊聞》及錢吳諸序〉則以錢謙益、吳偉業等人為《玉劍尊聞》所寫的序為研究材料，討論從這些序文中所反映的《玉劍尊聞》的性質、評價及價值等，並從錢謙益的序歸納出梁維樞此書運用了「寓史家於說家」的史筆之法。

38

另有一些文章則是針對「世說體」作品中展現的藝術手法進行研究。李靈年的〈世說體小說的上乘之作——讀《舌華錄》和《明語林》〉除了介紹二書的作者、成書時間和性質之外，也涉及《舌華錄》語言風格上的特徵，以及簡析了《明語林》以儒家的倫理觀念為其準則，評判人物的風格。³⁹吳惠敏的〈論馮夢龍《智囊全集》的人物塑造〉著重於《智囊補》的人物塑造手法，並透過比較指出馮夢龍在《智囊補》中顯示了與《三言》完全不同的人物塑造藝術。⁴⁰齊慧源與王麗合著的〈曹臣《舌華錄》創作藝術簡論〉則指出《舌華錄》的語言風格言簡意賅，並從記人、記事、記言三方面談此書創作藝術上較為突出的地方。⁴¹

(四) 從個別「世說體」作品延伸的外部研究： 作品所反映的作者思想、時代訊息等

利用世說體作品觀察及分析作者的思想與心態的作品也不在少數，其中尤以研究李贄的為數較多。李英嬌的《李贄《初潭集》研究》研究《初潭集》所呈現的李贄的思想，以及從李贄人物品鑒的觀點歸納其欣賞的人物類型。⁴²賈占林的〈論李贄宗教情懷在《初潭集》中的顯現〉透過分析評點內容，認為《初潭集》

³⁶ 李靈年，〈李清與《女世說》〉，《蒲松齡研究》（2002年第4期），頁132-141。

³⁷ 張仕帆，〈吳肅公《明語林》初探〉，《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11期（2004年7月），頁201-218。此外，尚有李飛的《吳肅公考論》（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江慶柏先生指導，2004年）考證了吳肅公的生平家世、著述、交遊、學術思想，可資參考。

³⁸ 李慶西，〈《玉劍尊聞》及錢吳諸序〉，《中國文化》第11期（1995年第1期），頁177-180。

³⁹ 李靈年，〈世說體小說的上乘之作——讀《舌華錄》和《明語林》〉，《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2期），頁177-183。

⁴⁰ 吳惠敏，〈論馮夢龍《智囊全集》的人物塑造〉，《學術論壇》第218期（2009年第3期），頁164-169。

⁴¹ 齊慧源、王麗，〈曹臣《舌華錄》創作藝術簡論〉，《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第27卷第2期（2012年3月），頁75-78。

⁴² 李英嬌，《李贄《初潭集》研究》（南華大學碩士論文，鄭幸雅先生指導，2002年）

反映了李贄三教合一、因果報應、宿命觀、超越生死和出入世間的宗教情懷。⁴³王忠閣的〈論李贄《初潭集》對理學思想的批判〉也同樣利用了書中的批語討論及分析李贄的思想。⁴⁴李昭鴻的〈《賢奕編》研究—劉元卿教育方式的多元呈現〉集中分析《賢奕編》所反映的思想主張和呈現的教育方式。⁴⁵另外，陳文新的〈《今世說》與王暉心態〉則透過分析《今世說》探索王暉的心態，並將之放在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下進行觀察。⁴⁶筆者撰有〈《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李紹文思想初探〉，探討李紹文對於不同議題的看法，以及其觀點與時代的關係。⁴⁷

另外有一部份研究則側重於這些世說體作品所反映的文化及社會風氣。陳永瑤的《《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藉由書中所搜羅的明人行聞，觀察明代文士的風範。⁴⁸林艾齡的《《智囊補》研究》將《智囊補》放在世說體的脈絡下觀察，突顯了此書傳承自世說體的特色及歷史價值，並藉由書中的故事探討馮夢龍的實用智慧與晚明崇智思想的關係。⁴⁹夏咸淳的〈《智囊》諸書與晚明崇智思潮〉則將《智囊》放在智書的系統進行討論，除了指出《智囊》具備智書的特點之外，也論及晚明崇智的歷史背景，以及背後的歷史淵源。⁵⁰張則侗的〈張岱《快園道古》的編撰體例和文化精神〉提到張岱書中的戲謔的特徵與當代風氣相符，並且認為此書的部分內容表達了張岱對於明清易代的社會變局的深刻認識。⁵¹焦曉靜的〈淺析《何氏語林》的現實關懷和批判〉從《語林》成書的輿論環境，論述《語林》對當代士風、政治黑暗和仕途險惡的揭露，以及當時社會上對於「懼內與妒婦」現象的關注。⁵²

⁴³ 賈占林，〈論李贄宗教情懷在《初潭集》中的顯現〉，《百色學院學報》第21卷第5期（2008年10月），頁129-132。

⁴⁴ 王忠閣，〈論李贄《初潭集》對理學思想的批判〉，《江漢論壇》（2003年3月），頁78-80。

⁴⁵ 李昭鴻，〈《賢奕編》研究—劉元卿教育方式的多元呈現〉，《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19期（2009年10月），頁65-90。

⁴⁶ 陳文新，〈《今世說》與王暉心態〉，《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1期），頁168-178。

⁴⁷ 雷雅淳，〈《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李紹文思想初探〉（新加坡國立大學學位論文，許齊雄先生指導，2011年）

⁴⁸ 陳永瑤，〈《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何淑貞先生指導，1990年）

⁴⁹ 林艾齡，〈《智囊補》研究〉（南華大學碩士論文，鄭幸雅先生指導，2002年）

⁵⁰ 夏咸淳，〈《智囊》諸書與晚明崇智思潮〉，《學術月刊》（1998年第10期），頁62-71。

⁵¹ 張則侗，〈張岱《快園道古》的編撰體例和文化精神〉，《國文天地》第26卷第2期（2010年7月），頁58-62。

⁵² 焦曉靜，〈淺析《何氏語林》的現實關懷和批判〉，《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8期），頁106-108。

此外，有些學位論文在處理世說體作品時，試圖在呈現作品中所反映的時代訊息之後，將作品放置在更廣大的歷史脈絡中，與時代緊密相扣進行觀察。張雅函的《何良俊《語林》之文化意蘊研究》透過重點研究《語林》新增的門類，加上分析何良俊在書中所呈現的思想態度，將何良俊的《語林》放置在明代文化中進行觀察。⁵³高芳的《《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則試圖將世說體小說和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及身世相結合進行討論。高芳分析了兩位作者對明遺民、先賢及奸佞的態度的差異，指出二書所展現的精神世界的差異，與二人的生平、交游、思想的差異極其一致。最後以這兩本書的內容為基礎，審視清初世說體，試圖解釋世說體於清初勃興的原因及論述其變化。⁵⁴

（五）與《世說新語》比較的研究

至於將明清世說體與《世說新語》直接進行比較的研究則較為少見。除了前述關於明清世說體對《世說新語》體例的因襲等研究之外，涉及與《世說新語》內部比較的研究有刁英的《《今世說》與《世說新語》比較研究》及李焯然的〈《世說新語》與《焦氏類林》〉。刁英的比較重點在於分析《今世說》在敘事手法上，對《世說新語》的承襲與發展，並且討論《今世說》在「世說體」中的特殊價值。⁵⁵李焯然則從表達方式與撰作動機兩方面比較二書，點出雖然體裁上《焦氏類林》依仿《世說新語》，然二書的立意卻並不相同。《世說新語》充分反映了士族階層生活方式與精神面貌，而《焦氏類林》則是援古以示訓。⁵⁶

此外，相關的比較研究還零星見於前引的研究的論述中。如李麗的《《何氏語林》研究》曾以《世說新語》、《語林》、《續世說》三書中的〈賢媛〉比較，說明後代世說體在同一門類中因時代不同而出現思想傾向上的差別。但此非其論文的主軸，而且其討論也沒有涉及其他門類。官廷森的《晚明世說體之研究》雖然有意進行比較研究，但其效果並不顯著，且結論也不曾突顯晚明世說體異於

⁵³ 張雅函，《何良俊《語林》之文化意蘊研究》（南華大學碩士論文，鄭幸雅先生指導，2011年）

⁵⁴ 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陸林先生指導，2006年）

⁵⁵ 刁英，《《今世說》與《世說新語》比較研究》（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胡元翎先生指導，2011年）

⁵⁶ 李焯然，〈《世說新語》與《焦氏類林》〉，《明史研究專刊》第10期（1992年10月），頁19-35。

《世說新語》的特色。至於黃東陽的〈由《玉劍尊聞》考察清初世說體之文體特質〉，則僅在結論簡要地將之與《世說新語》比較，但其論述較為浮泛，缺乏針對性。

由以上的歸納可見，前人研究中除了針對體裁及文體的沿襲之外，較少深入並具體將明清世說體作品與《世說新語》的內容及思想進行比較的研究。此外，在研究的時間點方面，有專注於晚明⁵⁷及清代世說體的研究，但尚無僅針對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作品的研究。明清之際，改朝換代，對於士人處世的態度、心態，必定有所衝擊。加上這段時期也是世說體於清代最繁盛的時期，那這段時期的世說體以怎樣的形態呈現，也是極其值得關注的問題。因此，本文擬補足這方面的研究，以明清之際世說體為中心，研究這些作品在體裁及內涵上，對《世說新語》進行了怎樣的繼承與轉化。

第二節·「世說體」之義界

「世說體」著作指的是後代模仿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的體例的作品。⁵⁸那麼，具體而言，怎樣的作品才可被歸類為「世說體」呢？筆者參考了前人相關研究中所列舉的「世說體」著作後，發現除了幾部核心作品出現在各家的名單之外，各家劃分的書目都不盡相同。⁵⁹而這正緣於現今對於「世說體」著作仍未有較為精確的定義之故。因此，以下筆者首先將回顧前人對將「世說體」定義的相關論述，進而討論「世說體」著作應符合的條件。然後，將在第三節中使用這些條件重新檢視前人所列出來的「世說體」名單，擬定一份符合此論文定義之「世說體」著作名單。

⁵⁷ 實際上討論的文本涉及至清初。按蔡麗玲對晚明的定義：認為「有些《世說》仿作雖然入清才刊刻，但是成書時間在明末，或者晚明時期已開始醞釀，而且明末與清初在文化方面有若干相同的特質，所以把清初的作品也歸入晚明世說體的行列」。見氏著，《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頁 26。

⁵⁸ 本文不使用「世說體小說」，而是直接以「世說體」稱之，主要是出於蔡麗玲曾提到「世說體」作品中，並非全都被著錄於子部小說家類。如《益智編》、《初潭集》、《舌華錄》等，皆被著錄於雜家類，或如《廿一史識餘》則被著錄在史部史鈔類。（見氏著《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頁 27。）此外，筆者也認為《世說新語》本身實兼具雜史、子部小說以及現代意義的小說這三種文體的特質，而後代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亦應同樣兼具這些特質。因此，筆者認為使用「小說」一詞概括，會忽略其獨特的三重性質。

⁵⁹ 相關整理，參附錄一：〈其他論著中採納過的世說體書目〉。

自宋代以來，古人已經清楚意識到有些作品在創作時有仿效《世說新語》的意圖。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著錄王讜《唐語林》時便寫道：「右未詳撰人。效《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⁶⁰。陳振孫（1183? -1262?）在《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續世說》時謂：「編宋至五代事，以續劉義慶之書也」⁶¹；著錄《唐語林》時則謂此書「倣《世說》分門三十五」⁶²。至於四庫館臣在書寫提要時，更經常點出某些作品與《世說新語》相仿，如：云《明世說新語》「仿宋劉義慶《世說新語》」⁶³、云《清言》「分門別類，一如劉義慶《世說》之例」⁶⁴、云《玉堂叢語》「是編仿《世說》之體」⁶⁵、云《琅嬛史唾》「其體一仿《世說》，而別創品目」⁶⁶、云《霞外塵談》「大抵以《世說新語》為藍本」⁶⁷、云《廿一史識餘》「略仿《世說》之體」⁶⁸、云《今世說》「是書全仿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體」⁶⁹、云《漢世說》「是書倣劉義慶《世說新語》體例」⁷⁰，注意到不同作品在文體、體例上對《世說新語》的模仿。然而，其時尚未見將這類作品冠以「世說體」名稱的說法出現。

近人的研究中，首先注意到「世說體」作品並對之作出評論的是魯迅。魯迅於其《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於這類作品提出了以下的觀察：

至於《世說》一流，仿者尤眾，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見《唐志》，然據《隋志》，則殆即所注臨川書。唐有王方慶《續世說新書》（見《新唐志》雜家，今佚），宋有王讜《唐語林》，孔平仲《續世說》，明有何良俊《何氏語林》，李紹文《明世說新語》，焦竑《類林》及《玉堂叢語》，張壘《廿一史識餘》，鄭仲夔《清言》等；然纂舊聞則別無穎異，

⁶⁰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第十三，〈《唐語林》十卷〉條，頁559。

⁶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古書題跋叢刊（二）》（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9），卷十一，頁14b。

⁶²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頁18b。

⁶³ 【清】紀昀總纂，〈明世說新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3680。

⁶⁴ 【清】紀昀總纂，〈蘭畹居清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682。

⁶⁵ 【清】紀昀總纂，〈玉堂叢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677。

⁶⁶ 【清】紀昀總纂，〈琅嬛史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680。

⁶⁷ 【清】紀昀總纂，〈霞外塵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373。

⁶⁸ 【清】紀昀總纂，〈廿一史識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776。

⁶⁹ 【清】紀昀總纂，〈今世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687。

⁷⁰ 【清】紀昀總纂，〈漢世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689。

述時事則傷於矯揉，而世人猶復為之不已，至於清，又有梁維樞作《玉劍尊聞》，吳肅公作《明語林》，章撫功作《漢世說》，李清作《女世說》，顏從喬作《僧世說》，王暉作《今世說》，汪琬作《說鈴》而惠棟為之補注，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說》也。⁷¹

雖然魯迅已觀察到後代模仿《世說新語》的趨勢，然而對於這股風潮，僅以「然纂舊聞則別無穎異，述時事則傷於矯揉，而世人猶復為之不已」一句評論帶過，認為這些作品無甚突出之處，只以「仿者尤眾」定位之，不曾為這批作品冠以「世說體」之名。

將《世說新語》及其仿作稱為「世說體」的說法始自寧稼雨。寧氏在其《中國志人小說史》中將「世說體」定義為：

志人小說應該包括逸事和瑣言這兩部份文言筆記小說。……逸事小說中的非小說成分要多於瑣言小說……瑣言小說多模仿《世說新語》以類相從的體例，以記載文人事跡為主，是《世說新語》的附庸和餘波；逸事小說在形式上則追隨《西京雜記》，不分門類，只分卷次。內容龐雜，只收錄閭巷傳聞，野史故事為主。為方便起見，這兩類分別稱為「世說體」和「雜記體」。⁷²

其定義是為了區分志人文言筆記小說中，內容分別偏重「逸事」或「瑣言」的小說。從寧稼雨的論述，可見其區分「世說體」的重點有二：1. 分門別類 2. 內容以記載文人事跡為主，且不應如雜記體般龐雜。

其後，陳文新在其《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中將志人小說改稱為「軼事小說」，並分成三個子類：「笑林體」、「世說體」與「雜記體」。陳文新將《西京雜記》置入「雜記體」、《世說新語》入「世說體」、《笑林》入「笑林體」。

⁷³其分類與寧氏的最大分歧在於陳文新將《笑林》從「世說體」中獨立出來，另

⁷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 52-53。

⁷² 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 9-10。

⁷³ 陳文新，《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武昌市：武漢大學，1993），頁 85-111。

辟一類。這種分類法，源於陳文新認為《笑林》為獨立笑話集，非《世說新語》的〈排調〉能囊括，因此將之獨立為「笑林體」一類。⁷⁴

吳志達在其《中國文言小說史》中則沿用魯迅的說法，稱《世說新語》為志人小說，並繼承了「世說體」的稱呼，認為「這種獨特的（志人）小說樣式，至《世說新語》達到極致，後世仿效者甚多，人們稱之為『世說體』。……『世說體』的體制特徵，就是全書用按內容分類的方法，處理篇章結構」⁷⁵，並且強調了「世說體」體裁上的最大特點便是分門別類。

此外，有好些學者在為志人/軼事小說分類時，不一定皆稱《世說新語》為「世說體」，或有以「瑣言類」、「世說類」等說法稱之。

侯忠義在《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中同樣改稱志人小說為「軼事小說」，並將之定義為「主要內容是記人物言行和瑣聞軼事」⁷⁶。侯氏根據內容和體裁的特點，將「軼事小說」分為「笑話類」、「瑣言類」、「軼事類」，《笑林》歸於「笑話類」、《世說》歸於「瑣言類」、《西京雜記》歸於「軼事類」。⁷⁷其稱謂雖與陳文新略異，然分類依據則大致相同，同樣將笑話作品另辟一類。本文將採取侯陳二人的分類，在劃分「世說體著作」時，排除以詼諧諷刺為創作目的的笑話集。⁷⁸此外，此書認為「瑣言類」小說的內容為記錄統治階級中的各種人物，紀實性較強，強調了《世說新語》的紀實風格。⁷⁹

陳大康在《明代小說史》中，則是在介紹沈周的《客坐新聞》、陳沂《蓄德錄》、王錡《寓圃雜記》等書時，提到這類書「其形卻頗似《世說新語》……此時『世說』類作品只有都穆的《玉壺冰》……」⁸⁰，將這類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稱為「世說類」而非以「世說體」稱之。

⁷⁴ 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頁18。

⁷⁵ 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濟南市：齊魯書社，1994），頁201。

⁷⁶ 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冊》（北京市：北京大學，1993），頁98。

⁷⁷ 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冊》，頁98-99。

⁷⁸ 笑話一開始的時候是「無所為而作」的宗旨，然明代開始，出現了一批諷刺世情、批判現實的笑話集。（參：陳文新《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頁101-106。）筆者認為雖然笑話集的內涵有所轉變，可能因此與世說體有若干相似之處，但其表現方式依然不變，宗旨也依然是要引讀者發笑，全書仍主「詼諧」的特質，與「世說體」的風格迥異，應予分辨。

⁷⁹ 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冊》，頁98-99。

⁸⁰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頁185-186。

以上諸位學者的論述大多是以整個文言小說發展史為觀照，對於「世說體」的論述，主要強調「模仿《世說新語》」一點，而他們所看重的模仿特徵則是以類相從的體例以及在內容上記錄歷代遺聞軼事、人物言行，以及紀實性。寧稼雨論述「世說體」與「雜記體」時是以二者皆屬於「文言筆記小說」為基礎，但是於行文中並沒有特別針對篇幅作出討論。陳大康更是不曾詳細說明「世說」類與《世說新語》相似之處。從以上討論可見，諸人主要是從區別「世說體」與「雜記體」等文言小說的角度論述「世說體」，雖然點出了《世說新語》的特徵，但不曾予以「世說體」一個較為明確的定義。

事實上，除了陳大康之外，不少涉及《世說新語》仿作的研究也不曾言明這些作品具體而言是在哪個方面仿擬《世說新語》。這類研究有的不曾使用「世說體」稱呼這些作品，僅簡單地以「《世說新語》仿作」形容。⁸¹有的則在沒有任何說明的情況下直接在行文中直接使用「世說體」稱之。⁸²這些處理方法使「世說體」的界定頗為含糊。

為這些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進行較為完整的定義的，則見諸於以「世說體」為其研究核心的學位論文。臺灣的研究方面，蔡麗玲提出「晚明世說體著作」的定義：

所謂「晚明世說體著作」，乃指晚明時期模仿《世說》體例、輯錄歷代遺文軼事的著作；包括小說家類、雜家類與史鈔類的著作，只要是晚明時期，採集歷代史部、說部、雜纂，甚至文集中的軼事瑣語，足以表現歷史人物或當代人物言、行之吉光片羽者，均在考慮之列，不過光是摘錄軼事、瑣

⁸¹ 例如郭箴一在《中國小說史》中介紹《世說新語》之後僅提及「後世仿作的特多」，並直接舉例，沒有進一步說明。參：郭箴一，《中國小說史》（台北市：台灣商務，1965），頁77。張俊在《清代小說史》中談到清末軼事類小說時，提到這些小說「體例亦模擬《世說新語》，內容則繼承清初風氣，有如《漢世說》、《女世說》等，多就某類題材以立異，沒有什麼創新。」參：張俊，《清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1997），頁463-464。王旭川的《中國小說續書研究》則提到：「各種以《世說》或《世說新語》命名的小說續書約有二十餘種，而其共同的特點則是仿擬《世說新語》而作。」參：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上海：學林，2004），頁135

⁸² 例如苗壯在討論志人小說的瑣言類作品時，提到這類作品的「代表作為《世說新語》，後世代有仿作，故論者又稱其為『世說體』」，沿用前人的說法稱之，不曾作進一步的解釋。參苗壯，《筆記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頁117。又如宋莉華在《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中提到由於《世說新語》影響深遠，因此「歷代仿作、續作不絕如縷。」接下來在介紹這些作品之後，提到「明嘉靖以後，『世說體』小說的創作如火如荼」，直接以「世說體」形容這批作品。參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頁263-270。

語還不夠，必須分立門類，以類相從者才算。門類可以仿《世說》三十六門或部分襲用，甚至可以自創全新的門類。⁸³

蔡麗玲的定義中強調了分設類目是劃分「世說體」作品的必要條件。內容上，則是強調「足以表現歷史人物或當代人物言、行之吉光片羽者」，以人物言行的記事為主。其後的官廷森沿用了蔡麗玲的定義。姚琪珠則認為「世說體」指的是「後代學者沿用《世說》所採用的文體風格，加以仿作的文學作品」⁸⁴。姚琪珠除了點出按照內容分成若干門類的體例外，按《世說新語》的性質，將「世說體」劃分為「文言的短篇（微型）小說，亦屬筆記體的志人小說」⁸⁵，除了強調志人的成分之外，也強調其篇幅必須是短篇，屬於筆記體。毛香懿則是以蔡麗玲的定義為基礎，剔除其中限制時代相關的條件，提出其定義：「所謂「世說體」著作，乃指其體例模仿《世說新語》，採以類相從、按類索事之形式；其內容輯錄歷代遺聞軼事、人物言行；其門類形式可全仿《世說》，亦可部分襲用，甚至可以自創全新門類」⁸⁶。

至於中國大陸的研究，冷銀花著重作者本身有無模仿的意圖，因此她的定義為：「『世說體』小說指那些在序、跋或凡例中明確提到模仿《世說》或者受《世說》影響而作，體例上完全或基本仿照《世說》以類相從、內容上以記載人物事跡為主的古代文言小說。另外有的小說書名即明白標出『世說』二字以表明和《世說》的淵源關係，這類小說有的雖未按照《世說》以類相從的體例編撰，仍劃為『世說體』小說一類」⁸⁷。從她的定義中，可見有意識與表明與《世說新語》有淵源關係為劃分的最高準則，凌駕於對《世說新語》分門別類的體例的實踐之上。甄靜則持反對的意見，認為「世說體」小說必須具備三點特徵：「第一，體例上要『分門隸事、以類相從』，這是『世說體』小說最根本的特征。第二，內容上『依人而述，品第褒貶』，以描寫文人士大夫階層生活為主，以表現士大夫階層的理想、思想和審美情趣為重點，對人物進行品評，暗寓褒貶。第三，在

⁸³ 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頁 27。

⁸⁴ 姚琪珠，《「世說體」小說發展述論》，頁 9。

⁸⁵ 姚琪珠，《「世說體」小說發展述論》，頁 11。

⁸⁶ 然而其列表與定義卻不完全符合。雖提到「採以類相從、按類索事之形式」，但實際上列表中卻出現了沒有分門別類的作品，如《庭聞州世說》、《說鈴》等。參：毛香懿，《明清世說體著作之兒童書寫析論》，〈附錄〉。

⁸⁷ 冷銀花，《清代「世說體」小說研究》，頁 2。

敘事方法上，篇幅短小，用簡短的語言記錄士人的軼聞趣事，具有清通簡淡、空靈玄遠而非典雅凝重的文體風格」⁸⁸，以分門別類為其最高原則。此外也觸及篇幅的長短，以及強調關注的對象是士大夫階層。賈占林提出的定義則是：「所謂『世說體』即摹仿《世說新語》一類相從的體例，它是以文人事跡為主要題材，對原作所規範的敘事空間和敘事時間展開與延續的志人小說」⁸⁹，強調敘述的人物以文人為主。

綜合以上各家的說法，可見出除了冷銀花之外，「分門別類」基本上都是各家依從的根本原則。此外也會提及其內容應以輯錄歷代遺聞軼事、人物言行（尤以士人）為主。其中幾家也指出篇幅應短小的原則。以下，將從全書的架構、內容的性質、條文的筆法及篇幅等方面，討論「世說體」應符合的條件，並且為「世說體」立下定義。

（一）架構：分門別類

正如前引各家的說法，筆者認為，要歸類為「世說體」，首要條件便是要分門別類。《世說新語》的最大特色，便是將人物言行的記事分別放置在三十六個門類之下，每個門類均表現了當代士人的某種面相，將各個面相綜合起來方能看到當代士人的整體面貌。透過門類的劃分，選擇將何種人事物放置在哪個門類之下，皆能反映出作者的思考和價值取向。「世說體著作」中分設類目的表現形式，是研究「世說體著作」不容忽略的部份。再者，明代記錄人物逸事的筆記體小說數量繁多，但並非所有這類型的筆記都會劃分門類，分設類目實為區別兩者的關鍵。因此，筆者認為即使從序跋、凡例以及命名上看到作者有模仿《世說新語》的意圖，但假如這些作品並沒有劃分門類，皆不能稱為「世說體著作」。

⁸⁸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頁 90。

⁸⁹ 賈占林，〈論晚明「世說體」〉，頁 45。

(二) 內容的性質：以真實人事為主，具史料價值

其次，筆記的內容也是判斷是否能歸類為「世說體」的重要條件。明清筆記著作甚多，內容駁雜。尤其萬曆年間，有徐光啟（1562-1633）專記農業生產的《農政全書》、張瀚（1511-1593）記手工業、商業發達的《松窗夢語》、沈德符（1578-1642）記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土風民俗的《萬曆野獲編》、謝黃（1521年進士）記農民起義的《後鑒錄》、蕭大亨（1532-1612）記少數民族情況的《夷俗記》、王士性（1546-1598）記歷史地理及自然地理的《廣志繹》、葉權（1522-1578）記對外關係和對外貿易的《賢博編》、高濂（1573-1620）記科學技術及工藝美術的《遵生八箋》等筆記。⁹⁰這些筆記中，有分門別類的也為數也不少（例如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張瀚的《松窗夢語》、高濂的《遵生八箋》和屈大均的《廣東新語》等），但這並不代表這些筆記都能被視為「世說體著作」。

《世說新語》不僅隸屬於筆記體裁，它同時也被歸類為「志人小說」，可見「人」是《世說新語》的中心。其內容環繞三國至魏晉時代的士人逸事、言行舉止，內容貼近現實。因此筆者認為，「世說體」的另一條件是其內容必須以人物言行為本，並且敘述的內容應以貼近現實世界為其基調，但不必限制於士人階層的軼事。寧稼雨在介紹《皇明世說新語》一書時，已經注意到該書有些故事「能站在市民階層的立場，對豪紳貴族的種種行為觀念進行諷刺揶揄」，以及其內容含有「市民階層的願望要求」。⁹¹由此可見，隨著世說體的發展，作品的內容所涵蓋的階層也許有擴大的趨勢。這是研究世說體發展的一個重要角度，不應因此而評定某本作品不符合世說體該有的內容。另一方面，世說體發展到明清，所記載的人事也有逐漸放寬的趨勢，不只記載歷史上真有其人的人事，諸如小說人物、無名氏也成為世說體的內容。因而，雖然筆者強調世說體的內容應以真實人事為主，但不以此為限。

然而，這也並不表示內容必須為純志人方可稱為「世說體」著作。即使內容涉及非人或非現實的記事，該筆記還是有可能被列入「世說體著作」之列。事實上，在多部基本上被學界認定屬於「世說體著作」的作品中，門類的名稱與〈志

⁹⁰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3-6。

⁹¹ 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頁293-297。

怪)相近的不在少數，如劉元卿的《賢奕編》有〈志怪〉一門；焦竑的《玉堂叢語》有〈志異〉一門；張岱的《快園道古》亦有〈志怪部〉一門。撇開以上這些作品不談，即便是幾乎完全從命名、體例、門類的命名及編排上均高度仿效《世說新語》的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雖然門類並無任何志怪傾向，但是也收錄了具有志怪色彩的記事。⁹²由此可見，在這些作者心目中，即使筆記內容涉及神怪的因素，與其仿摹《世說新語》的意圖並不相悖。這可能是出於這些作者認為他們所載的條文，依然以人為主體，敘述這些人遇到的志怪現象。而這現象，亦是研究「世說體著作」時值得留意的地方。再者，志怪和志人的區分始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當代人並無此二分的觀念。因此，筆記小說同時出現志怪和志人的內容實不足以為奇。⁹³綜上所述，只要其書的內容大抵以人為本，且其記事並非如王穉登《虎苑》、錢希言的《獮園》等以神異志怪內容為主的筆記小說都可納入「世說體」名單中。

此外，明清兩代有不少「世說體」分設的門類涉及器物、地方或天象，應是受到類書的影響而衍生的內容。例如焦竑的《焦氏類林》有〈象緯〉、〈形勝〉、〈節序〉、〈冠服〉、〈食品〉、〈酒茗〉、〈器具〉、〈文具〉、〈草木〉和〈鳥獸〉等；孫能傳的《益智編》有〈錢鈔〉、〈博物〉；焦竑的《玉堂叢語》有〈遊覽〉等。只要這些門類的記事並未組成該筆記小說的主要內容，也能納入「世說體著作」的範圍。此外，由於在內容上予以較大的自由，因此門類的名稱自是不必要求與《世說新語》相同。事實上，有不少「世說體著作」的門類命名

⁹² 例如〈術解〉載入以下條文：

1. 山西金箔張者多幻術。高皇召試其術，乃于袖中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同入其中，用火四炙。瓶中初出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彌布殿廷。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在船上採蓮唱吳歌。帝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

2. 正德中，迎占國師、千京師諸縉紳問占曰：「頃從陸來乎？從水來乎？」占曰：「吾乘龍來耳。」衆未信。占乃出一葫蘆，傾一垂于碗內，大如芥子。占以水嚙之，漸長數尺，飛出檐前則二三丈矣。雷大作，衆請曰：「公真神人，願收龍以止怖。」占叱之，漸小，仍入葫蘆中。

3. 僧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頃之，舁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十度，猶不能去。旁人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自行耳？」言訖舁夫，足輕如故。

⁹³ 正如侯忠義的所言：「《世說新語》等瑣言類小說，基本上是現實主義創作，儘管也有虛構、誇張甚至志怪的因素，但這並不影響《世說新語》等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內容上即使偶涉非現實的條文，但由於依然以人為主體，因此並不影響世說體的風格。（見氏著，《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頁168）事實上，早在唐代對《世說新語》的仿作《大唐新語》中已有〈記異〉一門，乃志怪內容。寧稼雨認為這「表現了志怪與志人的合流」，但若將志怪的性質放在一個較廣義的志人概念之下，並沒有如此截然二分的必要。因此筆者認為「合流」的說法，可再斟酌。（參：氏著《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頁288）

雖然與《世說新語》不同，但是意思卻頗為相近，例如林茂桂的《南北朝新語》有〈棲隱〉、〈標譽〉、〈恩寵〉、〈嘲詆〉等目，按字面意即與《世說新語》中〈棲逸〉、〈賞譽〉、〈寵禮〉、〈輕詆〉諸篇雷同。又如張岱的《快園道古》中〈盛德〉、〈識見〉、〈隱逸〉諸目亦與《世說新語》的〈德行〉、〈識鑒〉、〈棲逸〉頗為相近。

除了以真實人事為主之外，更重要的是，世說體的內容應具備一定的史料價值。雖然所採人事並不一定全為真實可靠，但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時代特質。《世說新語》採錄的內容襲取當代史著如王隱《晉書》、孫盛《晉陽秋》等，加上後來唐修《晉書》大量取材於《世說》，可見其歷史性質。因而，從史料的角度觀之，《世說新語》也能視為一部廣義的史部著作。⁹⁴

（三）筆法：具有小說特質

除了史料價值外，《世說新語》也擁有小說的性質。因而史學家利用《世說新語》重構魏晉士人的生活、清談方式、內容等，而劉義慶於語言藝術的精妙運用、成功塑造多個人物形象使此書具有文學性。⁹⁵《世說新語》的小說性質可以從傳統子部的小說及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兩方面來看。以傳統子部小說而言，桓譚在其《新論》中，便提到這類小說的特質：「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⁹⁶可見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應帶有某種理論、教訓。以《世說新語》而言，其中所記錄的事跡都是片斷的，而這些片斷又富有特殊意味，似乎別有旨趣，因而符合傳統「小說家」的特徵。另一方面，

⁹⁴ 張師蓓蓓，〈魏晉學術的一種觀察——從《世說新語》談起〉，收入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125-127。

⁹⁵ 此點可從寧稼雨及梅家玲二人研究《世說新語》的專著的內容側重點迥異看出來。寧稼雨的《魏晉風度：中古文人生活行為的文化意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便是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觀看《世說新語》。而梅家玲的《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臺北市：里仁，2004）則完全是針對《世說新語》的語言特色、敘事手法進行分析研究。由此可見《世說新語》能從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進行分析，足見其兼具小說與史料的雙重性質。

⁹⁶ 【漢】桓譚撰；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卷1，頁1。

為了增加趣味性，《世說新語》往往在原有的史料上添加一些情境描寫或心理描寫，因而將其雜史性質轉變成類似現代意義上的小說。⁹⁷

由於《世說新語》本身的特殊性，因而相對於明代其他以記錄史實為其寫作目的，且使用史傳筆法書寫的筆記作品，筆者認為「世說體」著作在筆法上，應具有小說的意趣。易言之，從作品本身必須看到作者並非單純為了存史而以相對客觀的態度撰寫此筆記，而是有意識地通過選材、剪裁突出其主觀思考。筆者需要強調此點的原因，是因為明清的筆記內容十分雜亂，不易界定全書的性質。陳大康曾提及：「不過在明人筆記中，逸事小說一般與記錄史實的文字混雜在一起，而且數量較後者為少，要將它們篩選出來有時也不容易，因為有不少記述的性質似此似彼，又非此非彼，無論歸於前者或後者都不甚妥當。……那些作者其實並非是有意於創作，他們筆下之所以會出現被稱為逸事小說的作品，只不過是其所見所聞或聽到的傳說本身具有較生動趣味的情節而已，他們載錄的初衷還是想補正史之闕，故而上述兩類文字變並存於一書之中。」⁹⁸顯然，這類作品的本質與「世說體」並不相同，筆者認為有加以區分的必要，必須強調「世說體」的小說意趣。⁹⁹

不過，必須強調的是，由於「世說體」具有雙重的小說意義的性質，因此筆者所言的小說筆法與一般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不同。《世說新語》的筆法以傳統意義上的「小說家」為基礎，因而繼承《世說新語》的世說體也必須能從中看出其主觀性。而其主觀性基本上是從條文中，所突出的橫切面呈現出來。因而筆者認為，世說體筆法有異於史書寫法的地方，在於從一大事件中，只截取一個片面書寫，而非交代所有相關的細節。例如《芙蓉鏡寓言》與《明史》都記錄了烈女唐貴梅的事跡，事件雖然一樣，但是詳略不同：

張廷玉《明史》〈列女〉：

⁹⁷ 張師蓓蓓，〈魏晉學術的一種觀察——從《世說新語》談起〉，頁 151-153。

⁹⁸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頁 178-179。

⁹⁹ 此外，侯忠義曾提到：「《世說新語》等瑣言類小說在編纂和加工過程中，體現了作者的思想觀點和創作傾向。」（見氏著，《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頁 168）筆者認為侯忠義提出作者的主觀性這點，是「世說體」十分重要的特質。

唐貴梅者，貴池人，適同里朱姓。姑與富商私，見貴梅悅之，以金帛賄其姑，誨婦淫者百端勿聽，加箠楚勿聽，繼以炮烙，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某受商賂，拷之幾死者數矣。商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勸婦首實，婦曰：「若爾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惡何？」夜易服，自經後園梅樹下。及旦姑起，且將撻之。至園中乃知其死，屍懸樹三日，顏如生。

100

江東偉《芙蓉鏡寓言》〈賢媛〉：

貴池唐貴梅，笄年適朱。姑悍而淫，誨婦淫者以百數。弗聽，加之楚箠、炮烙。終不聽，姑乃訟婦不孝。通判毛玉受賂，倍加婦刑，幾死。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全吾名而污吾姑，可乎？」竟自經死。壺公曰：唐節而仁矣！¹⁰¹

在取材上，《明史》將事件的起因、過程、結果等細節均交代清楚；而《芙蓉》則沒有富商這個人物，此外也沒有解釋姑要「誨婦淫者」的原因何在，也不曾交代唐氏自殺的時間地點等細節，以及唐氏死後的異象。從其內容及評點觀之，可見《芙蓉》的重點是要突顯唐貴梅為保貞節與婆婆的名聲而願意承受所有痛苦。因此在取材時，刪去了非直接相關的細節，只敘述能突出唐貴梅「節而仁」的形象的情節，專注於表現其「賢」。最後的「壺公曰」則是明代世說體新增的體例，以案語的方式直接表達其觀點。而《明史》講求的則是事件的完整性，因而焦點並不單純放在唐貴梅的節烈上，也有旁及富商、婆婆、通判的描寫。在敘述手法上，《芙蓉》將親黨對唐氏的勸告寫成對話，較《明史》的寫法生動，較富小說的韻味。整體而言，雖然《芙蓉》的記錄與《明史》的相對之下有較強的主觀色彩，但這並不妨礙它擁有史料的價值：讓我們一窺明代婦女在家中的地位，以及當代婦女的貞烈之行。由此可見《芙蓉》的記事兼具小說與史料的性質。

以此分野為基礎，再以沈德符的筆記《萬曆野獲編》為例，與「世說體」著作進行比較。《萬曆野獲編》採取分門別類的編纂方式，內容也涉及不少人物逸事，乍看之下似乎符合「世說體」的定義。然而，按沈振於〈補遺序〉中對此書

¹⁰⁰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7700。

¹⁰¹ 【明】江東偉，《芙蓉鏡寓言（下冊）》，〈賢媛〉，頁50。

的形容：「凡朝常國典，山川人物，鉅細畢舉」¹⁰²，可見此書內容所涵蓋的範圍甚大，人物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再者，「鉅細畢舉」四字表明了沈德符的寫作立場：將事件的所有細節一一交代，與上述《明史》的寫法一樣，顯然是以一個較為客觀的立場編寫此書。而當我們將《萬曆野獲編》與「世說體」著作對同一事件的敘述加以比較，更能看出以補史為初衷的寫作方式與具小說意趣的寫作方式有何不同。如以下一例：

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賢媛〉：

瑞州倅姜榮攝篆，適華林賊攻城。姜取印付妾竇氏。亟出捍賊，不敵逸去。賊突入城，竇先藏印池水中，乃就縛。時盛豹父子亦在難，語賊曰：「盛家子在，何不遣其父，報令贖我？」賊許之。密語盛曰：「我不即死，以印未付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即投井死。¹⁰³

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

正德中，瑞州倅姜榮攝篆。值華林賊攻城，姜取印付妾竇氏，亟出捍賊，不敵，逸去。賊入城，索姜不得，刃傷其妻，竇哀求而免，因被執。乃先藏印池水中，遂就縛。時盛豹一父子亦同在難。竇語賊曰：「盛氏子在，何不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從之。竇密語盛曰：「我不即死，以印未付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即投井死。事聞，旌貞烈。¹⁰⁴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23〈婦女·竇氏全印〉：

正德六年辛未，江西華林大盜起，圍瑞州府攻之。時缺守臣，獨通判姜榮署印。姜先為工部主事，坐丁巳計典。謫是官。甫至郡，倉皇無備。亟集兵與戰不敵。度勢不能守，密以印畀妾竇氏匿之。賊果破城入廨署。求姜倅勿得，而得其妾。欲殺之，賴竇哀祈而免。遂執竇。瀕行。竇已先藏印圃池中矣。時姜所部，高安人盛豹父子同罹難，潛語之曰：「印在某所，幸以告我公，我且死矣。」乃又給賊曰：「可速遣盛父報主人，持多金來

¹⁰² 【明】沈振，〈補遺序〉，《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5。

¹⁰³ 【明】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載《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85），卷 6，頁 5b。

¹⁰⁴ 【清】張怡撰；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949。

贖我。今有盛子作質，不慮逸也。」賊信之。偕至地名花塢鄉者，詭以渴求飲，急投道旁井。賊退厝于僧院。以事上聞，詔義其事，旌之曰：「貞烈。」立祠植碑而祀焉。姜棄城當服上刑，臺使者憐竇節俠，特委婉開其罪。且為敘功進同知。姜脫死歸郡，纔兩閱月，復買一姝麗。時議遂大薄之。未幾竟褫職去。竇京師崇文坊人也。都中婦女以淫悍著聞，此女獨從容就義，智勇兼備，即史冊亦僅見。若姜榮負心，則犬豕不若矣。余向見妾媵得諡者而偶遺此。且貞烈亦祠額非諡也。然足以不朽矣。竇氏尚有唐淮西竇桂娘通謀陳仙奇，事亦奇偉，可與此女並稱俠烈。¹⁰⁵

比較這三則記事，明顯可見沈德符將前因後果交代得最為清楚。除了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之外，盜賊的來歷、姜榮為何沒有能力抗敵、竇氏如何找到井、如何自殺、事件結束後姜榮與竇氏的後續等，都有一一交代。此外，姜榮的官位於事件前後的升降，時人的議論，都有清楚的論述。由此可見雖然此條文入〈婦女〉，但焦點卻不在竇氏身上。此外，文末除了有作者對竇氏的讚許之語外，還提到另外一位竇氏竇桂娘的事跡，於敘述中混入議論，並且從單一事件溢出，可見筆法與世說體相異。

相較之下，李紹文與張怡的敘述則簡要多了。張怡的細節較李氏稍多，如有簡單交代時間點，此外也扼要地交代了竇氏事後受到旌表。李紹文的情節則最為簡潔，不但沒有提到時間以及事發前後的任何細節，連竇氏曾向賊人哀求的細節也省略了，以強調竇氏智勇雙全、不屈服於賊的形象。由此可見李紹文與張怡的焦點均在竇氏的機智、忠貞以及勇氣上。因此，二人注重的是突出竇氏的言行，而非事件的完整性。而沈氏的敘述則只有約一半的篇幅放在事件上，顯然其重點並不只是在竇氏身上，而是涉及其他與事件相關的人事，尤其是姜榮身上。由此可見史料與世說體在取材、剪裁上的相異之處。

此外，即使篇幅較長，鉅細無遺地把全部細節寫出來，也不能因而判斷它的性質偏於史料。例如以下此例：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9〈臺省志玷〉

¹⁰⁵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卷23，頁589-590。

成化五年，南吏科給事中王讓，為出繼子。登科錄書所後為父母，又書本生母為生母，祭酒劉廷俊先被讓劾，乃言讓以所生母為出繼父之妾，讓慚托疾去。¹⁰⁶

梁維樞《玉劍尊聞》〈忿狷〉

南京給事中王讓，剛愎自肆。大臣中有少忤之者，捃摭其過，立見論列。每會必與六（卿）並坐，過於道不為禮。或二卿肩輿行，策馬從中左右顧而過之，縉紳側目，無敢與抗。由是兩京科道不避。部堂祭酒劉俊不能平，刺得讓為出繼之子，登科錄既書其所後父母為父母，又書其本生白氏為生母，而不及其父。因揚言：「讓以母為所後父之妾，當具言於朝。」讓乃慚屈，詭疾去官。¹⁰⁷

二書所載時間大抵相同。然而，雖然梁維樞細節較多，但其細節是為了突出人物形象，深化王讓與劉俊之間的衝突，而非旁涉其他與中心人物或事件較無直接關係的人物。例如梁維樞寫王讓「剛愎自肆」，列舉了王讓的無禮、目中無人，讓讀者先對他產生負面的印象。在這樣的鋪陳下，再寫劉俊懲治王讓，並且強調他除了「以母為所後父之妾」之外，還「不及其父」，為了官場前途而不認父親，可見其極度不孝。兩相比較，可見梁維樞較為具體地描述了王讓這個人物的性格形象，在短短的記事便能牽起讀者的喜惡情緒。相較之下，雖然沈德符的記載較梁維樞簡單，但是其史筆的寫法還是十分明顯的。沈德符詳細地交代了時間、人物職銜，行文中沒有浪費筆墨鋪陳情節或是形容人物。其描寫的重心是交代王讓「詭疾去官」的緣由：王讓彈劾劉俊在先，劉俊才會道出王讓的不孝之舉，迫使他離開官場。其筆法較為平鋪直敘，可見其目的是要以簡單明瞭的寫法，交待事件的全貌，而非如《玉劍尊聞》中，透過細節塑造人物形象。

¹⁰⁶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頁498。

¹⁰⁷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忿狷〉，卷10，頁12。

(四) 篇幅短小

「世說體著作」每則條文的篇幅也不能過長。《世說新語》被歸類為「筆記」，篇幅短小，從一句話至數百字不等。當然，考慮到有些事件的細節較為繁複，以及不同作者的筆法不同，實在不宜亦無法嚴苛地以其篇幅是否長於某個特定的數字來衡量是否合乎歸類為世說體的條件。但是諸如《閻然堂類纂》、《智品》、《耳新》、《雋區》等作品，一則記事可長達數頁，且大部分記事的篇幅都介於半頁至一頁之間，則顯然不符合「篇幅短小」的條件。因此，即使這些小說分門別類，其內容以志人為本，也不能視之為「世說體著作」。但是只要書中的記事篇幅大抵為短小的筆記形式，只是偶有篇幅較長的記事，仍能視為「世說體著作」。

綜合以上的討論，筆者對「世說體」作出以下的義界：「世說體」全書的架構應以類相從。內容上，以貼近現實的人物言行為主，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至於筆法上，應具有小說的意趣，而非如史傳般單純地以存史的角度寫作。篇幅方面，應符合筆記的形式，簡潔短小。

第三節·明清「世說體」作品考察

明清這波「世說體」的寫作熱潮，始於明中葉《世說新語》的復興（袁褰於1535年重雕陸游刻本的《世說新語》）。論者認為，明中葉《世說新語》的復興，以吳中文士為中心，與他們科舉失利，逼迫放棄仕進另謀出路有關。這些士人的生命型態、內心意趣都在挫折與突破中逐漸產生轉變，促使明代士人進行「人格重構」。這新異的人格精神，又與《世說新語》及魏晉名士頗有交疊，因而促使他們召喚歷史，並且激起他人的回憶及認同，形成了一個群體性質的氛圍。有這樣的背景的醞釀，何良俊的《語林》才能夠問世。¹⁰⁸錢南秀以何良俊的《語林》為起點，分析晚明世說體的出現，與這批士人反對朱熹理學的風潮有關。這批士人科考不順，與他們反對官學有一定的關係。而在這個情境下，他們透過書寫世

¹⁰⁸ 金貞淑，〈論明中葉「吳中名士」人格重構與《世說新語》復興的關係〉。原文於2013年6月3日發表於東吳大學舉行的《有鳳初鳴－漢學多元領域之探索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全文日後將以電子書形式出版。筆者已徵得作者同意引用這篇論文。

說體，首先為自己製造了一個攻擊程朱的空間。其次，透過重視「博學」與「美文」，展現他們學術及文字的能力，成為他們科場失意的回應。¹⁰⁹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了許多《世說新語》的仿作。其中，有些是符合本文的義界，屬於較為典型的世說體作品。筆者在學界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篩選了於明清兩代完成及刊行的「世說體」，共有四十四部。¹¹⁰筆者大抵按照成書年份，茲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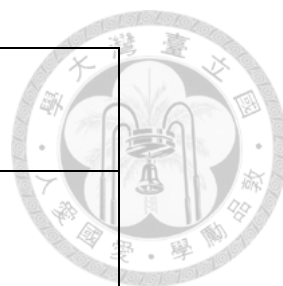
	朝代	書名	作者	成書年份
01	明	語林 ¹¹¹	何良俊	1550
02	明	世說新語補 ¹¹²	王世貞	1556
03	明	焦氏類林	焦竑	1588
04	明	初潭集	李贄	1588
05	明	賢奕編	劉元卿	1593

¹⁰⁹ Nanxiu Qian,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pp.250-273.

¹¹⁰ 由於本文整理明清世說體作品的原因是要透過門類、體例的變遷等面向探討此文體於明清時代的流變，以及當中所反映的思想轉變，因此筆者僅列於明清時期寫作及出版的作品。其他諸如民國時期易宗夔的《新世說》等作品，雖然內容全為清朝的人物逸事，也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又，此名單主要是在魯迅、蔡麗玲、寧稼雨、錢南秀等人研究的基礎上，綜合各家所列舉的作品後，再擇取符合筆者於上節提出的義界的作品整理而成。筆者蒐集了前輩學者列舉的世說體作品，詳見附錄一：〈其他論著中採納過的世說體書目〉。至於各書的門類整理，詳見附錄二：〈明清世說體門類一覽表〉。由於部分作品筆者未見，難以斷定是否皆符合筆者提出的定義。因此，在此暫且以下列條件為根據，列入表中：1. 命名含「世說」字眼 2. 根據四庫提要、前人研究認為此書有「模仿《世說新語》」的傾向。在這份名單中，筆者新增的作品分別有《祝氏事偶》、《昨非庵日纂》與《玉光劍氣集》三部。

¹¹¹ 此書的名稱有《語林》與《何氏語林》兩種說法。然根據何良俊本人的著作以及明清古籍中提及的書名大多以《語林》稱之，加上前人研究指出何良俊以《語林》命名實有其用意，因此本文沿用《語林》的叫法。參：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頁 115-116；張雅函，《何良俊《語林》之文化意蘊研究》，頁 12。

¹¹² 有關《世說新語補》的成書過程、作者、與何良俊《語林》之間的關係等，都是十分複雜的問題。學界對於這些問題的論述，可參考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世說新語補》的產生及其影響」一節，頁 18-25；李麗，《《何氏語林》研究》「《何氏語林》與《世說新語補》關係考辨」一節，頁 72-76。



06	明	皇明世說新語	李紹文	1610
07	明	舌華錄	曹臣	1614
08	明	益智編 ¹¹³	孫能傳	1614
09	明	邇訓	方學漸	萬曆年間
10	明	清言	鄭仲夔	1616
11	明	玉堂叢語 ¹¹⁴	焦竑	1618
12	明	琅嬛史唾	徐象梅	1619
13	明	霞外塵談	周應治	萬曆稍后
14	明	廿一史識餘	張壩	萬曆稍后
15	明	西山日記	丁元薦	萬曆稍后
16	明	兒世說 ¹¹⁵	趙瑜	不詳 約萬曆天啟前後
17	明	明世說	焦竑	佚。不詳
18	明	南北朝新語	林茂桂	1621

¹¹³ 宋莉華認為此書應隸屬於「類書體小說集」，見氏著《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頁 252。

¹¹⁴ 魯迅記為《玉堂叢話》，應為同一本書。見氏著，《中國小說史略》，頁 53。

¹¹⁵ 姚琪珠、張雅涵將之列為清代的作品，但按此書收錄於【明】陶珽的《續說郛》卷二十三，而陶珽為明朝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進士，因此可推測此書應成於明代。

19	明	芙蓉鏡寓言	江東偉	1627
20	明	廣世說新語	賀虞賓	佚。何舜齡的《空凡賀公墓志》載有此書。
21	明	唐世說	賀虞賓	佚。何舜齡的《空凡賀公墓志》載有此書。
22	明	宋世說	賀虞賓	佚。何舜齡的《空凡賀公墓志》載有此書。
23	明	明世說	賀虞賓	佚。何舜齡的《空凡賀公墓志》載有此書。
24	明	古語林	賀虞賓	佚。何舜齡的《空凡賀公墓志》載有此書。
25	明	智囊補 ¹¹⁶	馮夢龍	1634 ¹¹⁷
26	明	昨非庵日纂	鄭瑄	1635 年序

¹¹⁶ 有關《智囊》與《智囊補》的關係，可參考吳國慶〈《智囊》與《智囊補》比較〉。有關此書之版本及流傳，以及《智囊》與《智囊補》的比較，可參考分林艾齡，《《智囊補》研究》，頁 20-31。另，宋莉華認為此書應隸屬於「類書體小說集」，見氏著《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頁 253。

¹¹⁷ 《智囊》為 1626 年完成的作品，《智囊補》則較前者新增了 270 多則記事，多了約三分之一的內容。

27	明	祝氏事偶	祝彥	1636 年序
28	明	集世說	孫令弘	佚。不詳。
29	明	僧世說	顏從喬	未見 不遲於康熙年間，疑 為明末 ¹¹⁸
30	清	玉光劍氣集	張怡	1644 年之後 ¹¹⁹
31	清	玉劍尊聞	梁維樞	不早於 1646 ¹²⁰
32	清	女世說	李清	1650 年代初期 ¹²¹
33	清	快園道古 ¹²²	張岱	1655
34	清	明語林	吳肅公	1662
35	清	南吳舊話錄	李延昱	應自嘉靖年間口授， 清朝初年註釋完畢，

¹¹⁸ 魯迅謂此書為清代的作品，然按張楷編的《（康熙）安慶府志》，將顏從喬置於明代之下：「顏從喬，字若齡，京兆素之子也。……著有《僧世說》行于世」，顏從喬極有可能為明人。參：【清】張楷纂修，《（康熙）安慶府志》，載《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卷19，頁49b-50a。

¹¹⁹ 按：因書中有記錄 1644 甲申之變的內容。

¹²⁰ 雖然蔡麗玲根據其序而將此書定為「崇禎 15 年（1642）以前」完成的作品，但根據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的考證，《玉劍尊聞》中的自注提及黃道周被殺一事。按黃道周被殺於 1646 年，因此這本書不可能定稿於 1642 年。參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頁 35。

¹²¹ 根據錢南秀的推測。詳參 Nanxiu Qian, 'Milk and Scents: Works about women in the SHISHUO XINYU Genre', in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March 1999), p190.

¹²² 現存的《快園道古》缺了〈機變部〉、〈志節部〉、〈識見部〉、〈品藻部〉、〈任誕部〉、〈偶隽部〉、〈志怪部〉、〈鬼神部〉、〈紕漏部〉、〈詭譎部〉、〈博物部〉共 11 部。學界已嘗試增補此書的佚文，相關論述參權儒學〈張岱《快園道古》佚文五則〉、〈張岱《快園道古》輯佚〉及余德余〈從張岱《快園道古》的編撰看其輯佚〉。

				但散佚多年，不曾梓行。 ¹²³
36	清	續世說	李鄴嗣	佚
37	清	今世說	王晔	1683年序
38	清	漢世說	章撫功	康熙年間
39	清	明逸編 (明世說補) ¹²⁴	江有溶編 鄒統魯補編	佚 不遲於康熙年間 ¹²⁵
40	清	南本史摺華 ¹²⁶	周嘉猷	未見 乾隆年間
41	清	南北朝世說	章繼泳 ¹²⁷	佚

¹²³ 按書末〈後序〉：「蓋其六世祖光祿西園公口授，曾祖文學襲之補撰，期叔之第七子漢徵所注者」。李延昱口授；蔣烈編，《南吳舊話錄》（臺北市：廣文，1971），頁1077。

¹²⁴ 四庫提要對此書的介紹如下：「國朝鄒統魯撰。是編搜訪有明一朝逸事，以《世說新語》原目分錄，本名《明世說補》，會其友江有溶先著《逸編》一書，因次第補入，仍名《逸編》。……前列釋名一篇，著諸人官爵、諡號稱名之不一者，蓋仿宋汪藻校《世說新語》例也。」可見此書有模仿《世說新語》的傾向。參：【清】紀昀總纂，〈明逸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686。

¹²⁵ 按四庫提要，可知「統魯字大系，衡陽人。有溶字谷尚，長沙人」。參：【清】紀昀總纂，〈明逸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686。

按江有溶的詩文見於【清】趙寧所編的《長沙府嶽麓志》（清康熙二十六年本），可知江有溶的活動年代不遲於康熙年間。又，《（光緒）湖南通志》載：「鄒統魯，字大系，承芬子。崇禎乙亥拔貢，廷試第一，舉壬午鄉榜」，可知鄒統魯為明末清初之人。因此保守估計這部作品應在不遲於康熙年間已經出版。參：【清】李瀚章，裕祿等編纂，《（光緒）湖南通志》（長沙市：岳麓書社，2009），卷167，頁28a。

¹²⁶ 按陸繼略的《合肥學舍札記》著錄《南北史摺華》，謂「近有人仿《世說》體例，輯《南北史摺華》一書。其中〈言語〉一門皆刺取阿諛媚悅之言，此豈堪與〈德行〉、〈文學〉相提並論邪？」，可見此書至少有分門別類，且至少有三個門類與《世說新語》相同。參【清】陸繼略，《合肥學舍札記》，載《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5），卷六，頁8b。另，寧稼雨謂：「是書成於乾隆中，仿劉義慶《世說新語》之例，采輯《南北史》，分三十五門」。參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濟南市：齊魯書社，1996），頁418。

¹²⁷ 寧稼雨所編的《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中著錄作者為張繼泳。然觀：

【清】魏廓修；【清】裘璉纂，《（康熙）錢塘縣志》（北京市：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卷32，著錄：「《南北朝世說》二十卷 並章繼泳著字信園。」；

				不遲於乾隆年間 ¹²⁸
42	清	豪譜	高承勛	道光年間
43	清	宋艷	徐士鑾	1891 年序
44	清	世說補	黃汝霖	未見

在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屬於嚴格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這些作品門類的名稱、內容、篇幅、筆法、甚至是命名等多方面都與《世說新語》十分相似。翻開這些作品，毫無疑問就能讓讀者感受到其模仿《世說新語》的意圖。而大部分言及「世說體」的學者都會將這些作品列入「世說體」。這類作品有：《語林》、《世說新語補》、《皇明世說新語》、《清言》、《芙蓉鏡寓言》、《玉劍尊聞》、《祝氏事偶》、《明語林》、《今世說》、《漢世說》等十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世說新語補》並非王世貞的全新創作，而是從《世說新語》與《語林》二書中截取條文而成，主要是要以《語林》的條目補《世說新語》的不足。

另一部分雖然不如上述的，如此高度模仿《世說新語》，但相對於其他世說體而言，它們仍能被視為高度符合世說體定義的「世說體」著作。這類作品有：《焦氏類林》、《初潭集》、《舌華錄》、《玉堂叢語》、《琅嬛史唾》、《霞外塵談》、《廿一史識餘》、《南北朝新語》、《智囊》、《兒世說》、《快園道古》、《南吳舊話錄》、《豪譜》、《邇訓》等十四部。這些作品大部份沒有沿襲《世說新語》的類目，而是自創新門類。此外在篇幅上，有些會較《世說新

【清】鄭澐修；【清】紹晉涵纂，《（乾隆）杭州府志》，著錄：「《南北朝世說》二十卷 國朝錢塘章繼泳信園撰。」（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1995），卷五十八，頁18b。）

李榕，《（民國）杭州府志（電子資源）》（合肥市：黃山書社，2008），卷89，著錄「《南北朝世說》二十卷錢塘章繼泳信園撰」；以及朱一玄所編之《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北京市：人民文學，2005）均列為章繼泳，寧稼雨所提應為誤。

¹²⁸ 根據前注在乾隆版的《杭州府志》已見關於此書的著錄可知。

語》來得稍長。內容方面，某些作品有諸如〈象緯〉、〈志怪〉、〈幻異〉、〈法書〉等類目，明顯含有非志人的內容。又如《舌華錄》，全書只收口語，顯然是從《世說新語》的〈言語〉、〈排調〉、〈捷悟〉等門類擴展而來。又如《兒世說》只收關於兒童的記事，則是從〈夙慧〉發展而來。

最後，這份名單中有些作品則是屬於較為「邊緣」的「世說體」的作品。這類作品在某程度上符合「世說體」著作的定義，但符合度則不如上述的作品般高。相較於上述兩類作品，較少學者會將這些作品列入「世說體」的名單中。這類作品有以下六部：《賢奕編》、《益智編》、《西山日記》、《昨非庵日纂》、《玉光劍氣集》、《宋艷》。這些作品有的在篇幅上較長，只能勉強算作筆記體小說（如：《賢奕編》、《益智編》）。有的則是內容上，含有訴說主觀性思考的短文，如《西山日記》的〈日課〉；又或是條文中有較像清言的短語，如《昨非庵日纂》的〈坦游〉、〈頤真〉。有的則是毫無潤飾、直接記錄史實的內容，如：《玉光劍氣集》的〈帝治〉、〈法象〉、〈忠節〉、〈著述〉等。《宋艷》某些條文的筆法較偏向史料。這些書雖然並非每一則條文都符合「世說體」的定義，但是由於書中大抵有一半以上的內容符合「世說體」的定義，且當中有完整的門類具備「世說體」特色。¹²⁹因此筆者認為在較為寬鬆的條件下，仍可被視為「世說體」著作。

另外，其餘有九部作品已佚、另有五部作品筆者未曾得見因此在此則不加以分類。

¹²⁹ 「完整的門類」指的是某一門類下所有的條文都符合本文提出的「世說體」特色。筆者認為假如符合定義的條文皆散落在書中諸篇，而非同隸屬於同一門類之下，那這些條文極有可能只是基於作者在編撰過程中，這些條文剛好抄錄、改寫自具有「世說體」特色的條文，而不一定出於作者的編輯意圖。然而，假如整個門類都符合此特色，則能看到作者是有意識地將其編撰的內容統一為某種特定的表現方式。

第四節·《世說新語》流脈下的其他著作



本節介紹與《世說新語》有頗為密切的關係的作品。四庫館臣稱陳繼儒的《古今韻史》為「《世說新語》之支流」¹³⁰，將《古今韻史》視為《世說新語》流脈下的作品。本節借用《四庫提要》的概念，將以下不符合本文對世說體的義界，但又與《世說新語》關係密切的作品視為《世說新語》之支流。這些作品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作品從命名或序跋都能看到它們具有模仿《世說新語》的意圖。然而，由於這些作品卻沒有分門別類，因此並不符合筆者對於「世說體著作」的義界。但是其模仿意圖致使它們與「世說體著作」的關係變得尤為密切，有助於我們了解當代人如何看待「世說體著作」的觀念。這類作品有以下幾部：

	朝代	書名	作者	成書時間	自序提到模仿《世說新語》的意圖
01	清	庭聞州世說 ¹³¹	官偉鏐	1664	自序：「又念明《世說》未有集成者，稱庭聞而繫以州，既以備流傳又俾予後人知。所勵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¹³²
02	清	續庭聞州世	官偉鏐	-	未見。 ¹³³

¹³⁰ 此語出自《四庫提要》中館臣評陳繼儒《古今韻史》謂：「皆以古事與明人事參錄，亦《世說新語》之支流，而纖佻彌甚」。筆者在此借用。見：【清】紀昀總纂，〈古今韻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390。

¹³¹ 此書不但無劃分門類，且其內容也甚為駁雜。其內容包括：科舉榜單（頁2b-4a）、關於地方如進德坊、叢桂坊命名由來的條文（如：「進德坊在登僊橋西北，以查尚書陶所居。兄弟子姓皆有德，故名。」（頁14b））、以及純記人而無事件的條文如：「周秩，熙寧六年余中榜。而政和二年莫信榜，又註周秩，必非誤書。太僕志及今志竟刪去，特表出之。」（頁14a），也與世說體以志人為主的內容不符。

¹³² 【清】官偉鏐，《庭聞州世說》，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頁1a。

¹³³ 按寧稼雨謂，此書在《海陵叢刊·春雨草堂別集》中附在《庭聞州世說》之後。見氏著，《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頁414。

		說			
03	清	說鈴	汪琬	康熙初	自序：「《說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吾子篇》，其書則與《世說》、《語林》略相類」 134
04	清	女世說	嚴蘅	不遲於 1865 ¹³⁵	無自序

第二類作品則是一些學者在列舉「世說體」時會列入的作品。這些作品在體例或內容上與《世說新語》有相近之處，可見它們有模仿《世說新語》體例的傾向，可說是在某程度上受到《世說新語》影響而成的作品。雖然不可否認這些作品與「世說體」有較為密切的關係，但是由於它們並不完全符合筆者對世說體的義界，因此也被排除在本文所列舉的「世說體」之外。茲列表如下：

	朝代	書名	作者	不能納入「世說體」的原因
01	明	山棲志	慎蒙	• 無類目。 ¹³⁶
02	明	吳中往哲記	楊循吉	• 性質偏向史料，無甚小說意趣。

¹³⁴ 【清】汪琬，《說鈴》（北京市：人民文學，2012），頁 569。

¹³⁵ 葉訥為之寫的〈女世說引〉書於同治乙丑（1865），其時嚴蘅已亡故。參：【清】葉訥，〈女世說引〉，《女世說》，（哈佛燕京圖書館互聯網·明清婦女著作資料庫，1921 年上海聚珍做宋印書局印本），頁 1。（<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Last Visited: 27/6/2013）

¹³⁶ 筆者未見此書，按宋莉華介紹此書提及此書並無分門別類，因而編入。然筆者不能確定其序是否有表達模仿《世說新語》的意圖。見氏著《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頁 26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其內容為記明初蘇州府人物，每則以人物為單位，非一時一人一事，比較偏向跨越長時間的人物簡傳，一則記錄該人物數事，偶爾交待生卒年。 篇幅較一般筆記體長，但比一般人物傳記短。 門類：共 7 類 41 人。相較其後黃魯曾的《續吳中往哲記》及《續吳中往哲記補遺》，門類的分設有較大的意義與必要性。¹³⁷ 無自序
03	明	續吳中往哲記	黃魯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性質與筆法與《吳中往哲記》相似，偏向史料，無甚小說意趣。 篇幅較一般筆記體長，但比一般人物傳記短。 門類：共 17 類 40 人，其中 8 門只載 1 人，另有 4 門只載 2 人。與《吳中往哲記》相比之下，較看不到分門別類的必要性。¹³⁸ 序跋亦不曾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意圖。
04	明	續吳中往哲記補遺	黃魯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性質與筆法與《吳中往哲記》、《續吳中往哲記》相似，偏向史料，無甚小說意趣。 篇幅較一般筆記體長，但比一般人物

¹³⁷ 《吳中往哲記》的門類分佈如下：1. 勳德（4）2. 剛介（3）3. 高逸（4）4. 著作（9）5. 風雅（14）6. 豪俠（5）7. 冠衲（3）

¹³⁸ 《續吳中往哲記》的門類分佈如下：1. 忠節（1）2. 孝德（2）3. 剛正（4）4. 道化（1）5. 德義（3）6. 廉信（2）7. 淳厚（3）8. 才望（1）9. 清直（1）10. 勞績（2）11. 俊異（10）12. 端懿（1）13. 貞烈（4）14. 神技（2）15. 哲保（1）16. 智鯁（1）17. 散逸（1）

				<p>傳記短。</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門類：共 34 類 38 人，多達 31 門只載 1 人，另有 2 門只載 2 人，幾乎已經看不到分門別類的意義。¹³⁹ 序跋亦不曾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意圖。
05	明	閻然堂類纂	潘士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條文篇幅過長，非筆記體。 序跋不曾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意圖。
06	明	智品 ¹⁴⁰	樊玉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條文篇幅過長，非筆記體。¹⁴¹ 題辭及序均無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意圖。
07	明	學古適用編	呂純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條文篇幅過長，非筆記體。 性質偏向史料，無甚小說意趣。¹⁴² 序不曾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意圖。

¹³⁹ 《續吳中往哲記補遺》的門類分佈如下：1. 貞遯（1）2. 引憲（1）3. 輔功（1）4. 慎壽（1）5. 安介（1）6. 公與（1）7. 善後（1）8. 清藝（1）9. 亢異（1）10. 廉固（1）11. 持勝（1）12. 知舍（1）13. 處厚（1）14. 婉潔（1）15. 據禮（1）16. 辨利（1）17. 殊應（1）18. 絕貪（1）19. 機化（1）20. 示靈（1）21. 感神（1）22. 先應（1）23. 賢貴（1）24. 時育（1）25. 順義（1）26. 屈威（1）27. 孝勇（1）28. 智復（1）29. 貞警（2）30. 貞烈（5）31. 義驗（1）32. 報敵（1）33. 委智（2）34. 哀感（1）

¹⁴⁰ 宋莉華認為此書應隸屬於「類書體小說集」，見氏著《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頁 252。

¹⁴¹ 篇幅過長的條目，一則的長度可達：卷三自頁 11 上至 14 下；卷三自頁 60 上至 64 下；卷七自頁 45 上至 54 下等。

¹⁴² 例如以下這則條文，同樣的事件，與世說體著作筆調上的差異十分明顯：

《明語林·卷四·方正》：初，西楊薦文清于王振。既至，李文達謂薛宜詣振謝。薛曰：「原德亦為是言耶？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瑄所不為！」後遇諸朝復不為禮，振遂思中之。（頁 61）

《學古適用編·卷六十七·人臣之義無私交》：薛文清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吾鄉人亦有可以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太監力也。」明日朝罷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頁 14）

08	明	說儲	陳禹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無類目 • 自序不曾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意圖。
09	明	說儲二集	陳禹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無類目 • 自序不曾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意圖。
10	明	古今譚概	馮夢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按其寫于易名為《古今笑》之後的〈自敘〉謂：「人但知天下事不認真做不得，而不知人心風俗皆以太認真而至於大壞。……非謂認真不如取消也，古今來原無真可認也。無真可認，吾但有笑而已矣。無真可認而強欲認真，吾益有笑而已矣。野菌有異種，曰『笑矣乎』，誤食者輒笑不止，人以為毒。吾願人人得笑矣乎而食之，大家笑過日子，豈不太平無事億萬世？」，可見其寫作意旨是「願人人得笑矣」，因此應划入笑話類的小說。
11	明	耳新	鄭仲夔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條文篇幅過長，非筆記體。 • 內容多為仙佛鬼神事。¹⁴³ • 性質偏向史料。尤其與其仿《世說新語》之《清言》相比，明顯可見此書缺乏小說意趣。¹⁴⁴

¹⁴³ 周中孚謂此書「分門殊嫌冗碎，所記皆當時瑣聞雜事，而涉於仙佛鬼神者居多」。參：【清】周中孚撰；黃曙輝，印曉峰標校，《鄭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1092。

¹⁴⁴ 鄭仲夔在《耳新》與《清言》的筆法有明顯的不同：

《耳新·卷六·諧艷》：杭城妓王字餘青，年十四，婉綽約，詩歌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靜致豪爽士也，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即詒短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自序不曾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意圖。
12	明	雋區	鄭仲夔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條文篇幅過長，非筆記體。 • 性質偏向史料，尤其與其仿《世說新語》之《清言》相比，明顯可見此書缺乏小說意趣。¹⁴⁵ • 無自序
13	明	十可篇 ¹⁴⁶	馬嘉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內容較為駁雜。¹⁴⁷ • 筆法上，當收錄的條文是出自世說體著作如《智囊》、《賢奕編》、《舌華錄》等書時，較看到小說的意趣。但是當引用自《皇明資治通紀》、《北史列傳》、《南齊書列傳》、《唐書列傳》、《宋書列傳》等史書時，性質就會偏向史料。此外，條文的内容還包括《教家箴》等訓誡後代的條文，以及直接節錄詩、辭賦等。 • 凡例及序均無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意圖。

見示，偶記其一二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雨，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為冷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青。王郎諒應久忘之乎？」其致研而韻冷多，此亦今之薛濤也。

同樣記載妓女筆墨，十分簡短，無細節交待：

《清言·文學下》：薛濤在高千里席上，適有報千里令濤作樂府，即為句云：「聞說城苦，今朝到始知願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舉座稱賞。

¹⁴⁵ 觀其〈閨雋〉：「江西省城永和門三字，是婁妃所書。書法遒勁可觀。妃為余邑人，以賢淑聞。當寧藩逆謀時，屢為泣諫。」重點在於讚美婁妃的賢淑，較偏歷史筆法。同樣事件在《清言·卷十·尤悔》則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宸濠將謀不軌，婁妃泣諫不聽。既就擒，痛哭曰：『紂以用婦言而亡，我今乃以不用婦言而亡。』」顯然重點在於宸濠不聽勸諫的悔意。

¹⁴⁶ 謝國楨認為此書「仿《世說新語》之體，而加以評隲」。（《江浙訪書記》，頁24）宋莉華則稱此書為「世說體」的副產品。參氏著，《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頁267。

¹⁴⁷ 《四庫提要》認為：「然徵引錯雜，絕無體例，評語尤多傷輕薄。」【清】紀昀總纂，〈十可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381。

14	明	古今韻史	陳繼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體例不一。 • 〈韻詩〉、〈韻詞〉兩門直接選錄詩詞，非小說也非史料性質。¹⁴⁸ • 自序並無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語。
15	明	問奇類林	郭良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條文篇幅過長，非筆記體。¹⁴⁹ • 題辭並無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語。
16	明	續問奇類林	郭良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性質偏向史料，無甚小說意趣。¹⁵⁰ • 無自序
17	明	清賞錄 ¹⁵¹	楊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無類目 • 自序並無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語。
18	明	燕都妓品	佚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其內容為品評名妓。按〈凡例〉，其品評採取了以下六種原則：科名例、四元例、四殿例、詩評例、世說例、金谷例。或因其中含「世說例」而被

¹⁴⁸ 《四庫提要》中館臣評陳繼儒《古今韻史》謂：「皆以古事與明人事參錄，亦《世說新語》之支流，而纖佻彌甚」。【清】紀昀總纂，〈古今韻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3390。

¹⁴⁹ 篇幅過長的條目，一則的長度可達：卷二自頁 3 下至 7 上；卷十八自頁 30 上至 33 下；卷十八自頁 33 下至 37 下等。

¹⁵⁰ 記錄事件之後有評論，條文直接轉引它書，沒有進行再創作：

《續問奇類林·器量》：《震澤紀聞》云：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及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致，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甚！」秉曰：「大臣豈能常為？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余觀王公度廷擗馬順一日尸三逆豎於朝不誠烈烈，而李執中方鯁不阿，亦時貴所忌。鄉曲由由，似以量勝。然公度人莫敢干以私執中，則御史康永韶初以曉星命醫卜出入門下得選，則執中員，諒自在朝已然。夫執中而猶有員處缺也，在柳下惠則可豈其虛言。

相較於同一事件於《玉劍尊聞》的書寫，可見兩者的差異：

《玉劍尊聞·德行》：李秉王竑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致，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驕鄉人哉？」

¹⁵¹ 宋莉華稱此書為「世說體」的副產品。參氏著《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頁 267。

				<p>納入「世說體」。然觀其內容、體制與「世說體著作」實迥異不同。</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自序並無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語。
19	清	州乘餘聞	宋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未見。 • 共分 24 門，16 門沿襲《世說》舊目。 • 然按其「所選軼事多簡略有餘，故事性不足，少數故事能稍有蘊含」¹⁵²，似乎不符合應同時擁有史料及小說性質的條件。
20	清	斯陶說林	王用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正如作者所言，是書為「小說家隨筆例」。因此內容間雜，同一門類中同時有文人逸事、作者評論、格言等不同形式的記事混雜其中。 • 按其門類劃分有〈軼事〉、〈考證〉、〈清談〉等目，可知其編纂意趣與《世說新語》頗為不同。 • 序並無提及欲模仿《世說新語》之語。

第五節·明清之際世說體及作者簡介

這一節將按照成書順序，介紹本文所討論的七部「明清之際世說體」及其作者。「明清之際世說體」指的是成書或刊刻於清初的世說體作品，且作者曾經歷過明清鼎革。從第三節的名單中，符合這個定義的作品共有八部，其中李鄴嗣的《續世說》已佚，因此以下只介紹其餘七部作品。作品部分主要介紹版本及其流

¹⁵² 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頁 418。

傳情形。至於作者方面，則集中討論他們如何回應鼎革變局，面臨了改朝換代之後如何自處。



(一) 張怡《玉光劍氣集》

《玉光劍氣集》在清代被列為全燬書目，流傳甚稀。此書的手稿本最早的收藏者為王秉恩（雪岑）、王文燾（君覆）父子。此書最初應為黃虞稷校訂，到了王氏父子手中只是很凌亂的未定稿，由王文燾於1932年完成了大量的整理編次工作。但王氏父子收藏之前為何人所收藏則不得而知。¹⁵³謝國楨注意到王文燾的編次有問題：「原篇本有雜記二字，反未能入目，如此編法，恐已非原書的舊樣了」¹⁵⁴。而中華書局的校點本則在王文燾的基礎上進行修訂，也有將〈雜記〉定為其中一個類目。¹⁵⁵

張怡（1608-1695），一名自怡、遺，初名鹿徵，字瑤星，又作遙星，江蘇上元人。¹⁵⁶其父張可大以武科歷任登萊總兵官，死毛文龍之變。張怡因此以諸生蔭錦衣衛鎮撫歷正千戶。甲申之變，李自成起義軍攻陷京師，逼張怡投降。張怡不降，被捕入獄。¹⁵⁷出獄後隱居深山，不入城市，自號白雲道者，人稱之為白雲先生。著有《古鏡菴詩內外集》、《玉光劍氣集》、《三禮合纂》、《白雲道者自述》等。¹⁵⁸丁宿章的《湖北詩徵傳略》記載了張怡如何表達其故國之思：「國

¹⁵³ 以上資料，整理自：陸國強，〈關於張怡《玉光劍氣集》手稿〉，頁82-84；謝國楨，《江浙訪書記》，頁98-99；魏連科，〈整理說明〉，《玉光劍氣集》，頁2-3。

¹⁵⁴ 謝國楨，《江浙訪書記》，頁99。

¹⁵⁵ 兩個版本的編次有出入，本文以中華書局版為準。在行文中所舉的例子若於二本中有分歧，將於注腳註明。

¹⁵⁶ 衆多傳記皆載張怡卒年八十八。按張怡《三禮合纂》於《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張怡）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壽終」，逆推可知其生年為1608。參：【清】紀昀總纂，〈三禮合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657。

¹⁵⁷ 其出獄經過諸傳寫得頗為簡略且說法不一。按魏連科的〈整理說明〉，提及現藏於南京圖書館的《白雲道者自述》應述及如何出獄等情節。可惜此書未能附於《玉光劍氣集》後，筆者無緣得見，因此此節暫時存疑。參魏連科，〈整理說明〉，頁2。

¹⁵⁸ 以上資料，整理自：1. 【清】丁宿章，《湖北詩徵傳略》，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2002），卷12，頁3a-4a。2. 【清】徐鼐，《小腆紀傳》（臺北市：明文，1985），卷56，頁606。3. 【清】紀昀總纂，〈三禮合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657。4.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臺北市：明文，1985），卷66，頁15b。5.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臺北市：明文，1985），卷478，頁51a-52b。6. 張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初編）》（臺北市：明文，1985），卷3，頁4b。7. 【清】唐鑑撰，《國朝學案小識》（臺北市：明文，1985），卷末，頁8a。8. 易宗夔，《新世說》（臺北市：明文，1985），卷5，頁19a-

變入山為道士，奉思宗御書松風二字，建松風閣，常率諸遺老泣拜其中，一時顯晦。名流以不識面者為恥。」¹⁵⁹此事只見於丁宿章的所撰的傳記，可信性存疑。不過若配合《玉光劍氣集》的屬性並觀，張怡泣拜明思宗的御書的行為，不無可能。魏連科指出《玉光劍氣集》在清代被列為全燬書目，是因為此書站在明王朝的立場上記述史事，文中多有對清王朝不恭之辭，兼且詳細記述了清兵入關後的燒殺搶掠。¹⁶⁰由此可見，經歷了明清易代的張怡，在情感上還是較為偏向明朝的。

（二）梁維樞《玉劍尊聞》

《玉劍尊聞》的作者梁維樞（1587-1662），字慎可，自號西韓生，真定常山人。梁維樞出身自官宦世家，祖父梁夢龍（1527-1602）在萬曆年間官至吏部及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父梁志（1568-1644）封徵仕郎中書舍人。¹⁶¹梁維樞在萬曆乙卯（1615）鄉試中舉。崇禎年間被李右讜（1625進士）、吳之芳（1631進士）舉薦，但由於梁維樞有志大科而未就銓選。直到崇禎丁丑（1637）落榜，方參加吏部銓試，並得授中書舍人。崇禎巳卯（1639）加尚寶司丞，掌典籍事。崇禎庚辰（1640）為殿試的收掌試卷官，未幾因不私謁東廠權璫，被削官歸家。直到崇禎壬午（1642）復為中書舍人，再入朝。崇禎癸未（1643）升工部主事。崇禎甲申（1644）李自成入主北京，「公誓不從賊」¹⁶²。後清兵入關，梁維樞才得以生全。入清後，順治選用舊臣，梁維樞復擢為工部郎中。梁維樞後歸里侍母，順治癸巳（1653）復出仕，為營繕郎中，管理三山。順治丙申（1656）升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武德兵備，但任職一年後以奉養老母之故致仕歸，五年後以疾終。梁維樞的侄子梁清標（1620-1691）出仕清朝，官至兵部尚書，拜保和殿大學士；兒子梁清遠（1606-1683）也出仕，官至通政司右參議。¹⁶³由此可見梁維樞家族入

19b. 9. 【清】吳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臺北市：明文，1985），卷1，頁5。10. 【清】李元度纂，《清朝先正事略》（臺北市：明文，1985），卷46，頁6。

¹⁵⁹ 【清】丁宿章，《湖北詩徵傳略》，卷12，頁3a。

¹⁶⁰ 魏連科，〈整理說明〉，頁3。

¹⁶¹ 梁夢龍及梁志的資料，參考自【清】梁允植等纂修，《梁氏續族譜：家傳第二》，載《梁氏族譜（全四冊）》（北京市：綫裝書局，2002），頁4a，7a。梁夢龍及梁志的傳記另見《梁氏續族譜：大傳第三》，頁3b-13b及17b-20a。

¹⁶² 【清】梁允植等纂修，《梁氏續族譜：大傳第三》，載《梁氏族譜（全四冊）》，頁30b。

¹⁶³ 以上梁維樞生平的部分，整理自：1. 【清】梁允植等纂修，《梁氏續族譜：大傳第三》，載《梁氏族譜（全四冊）》，頁26b-35a。2.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僉憲梁公西韓

清後的政治取向，而這也造成了其書《玉劍尊聞》諸多隱晦之處，避免正面觸及明清易代的問題。

《玉劍尊聞》現存順治賜麟堂刻本，書前有錢謙益（1582-1664）書於順治丁酉（1657）、吳偉業（1609-1672）書於順治乙未（1655）及錢棻（1642 舉人）的序，以及梁維樞自撰於順治甲午（1654）的〈玉劍尊聞引〉。然而這些序都不曾提及這部作品命名為《玉劍尊聞》的緣由。¹⁶⁴

此書的成書日期較難斷定。按〈玉劍尊聞引〉，提到此書書於梁維樞得罪東廠被削籍歸家，至復官的那段時間：「適因中堂黨論，削籍家居，乃益涉獵。……壬午（1642）起復原官，漸經患難，此書遂置高閣」¹⁶⁵。而在順治年間刊刻則因「今年兩兒慮其日久散失，少為刪益，刻之都門，非樞敢如昔人所云寡學好名也」¹⁶⁶。而按書前錢謙益序書於 1657 年，距梁維樞的引若有三年之久，可知此書從決定刊刻到付梓經歷了一段不短的時間，極有可能曾予以一定程度的修改。梁維樞曾提及「隨所聞見即書，亦未得序時代之先後，名位之崇卑。……不無漏遺，當徐續入之」¹⁶⁷，可見他有增補之意。¹⁶⁸而不按時代先後的排列，則讓人較難注意到其增補的痕跡及收錄的人事的上下限。

筆者認為梁維樞強調此書成於明末，與他在清廷任官，不想被清廷懷疑其政治取向有一定程度上的關聯。梁維樞經歷了得罪東廠被罷官之事後，復官之後為人「愈加敬慎」¹⁶⁹。而這份小心翼翼的態度亦見於其〈玉劍尊聞引〉：「竊見自元以來數百年間，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有聞見，畧類《世說新語》者，分部書之簡素，未敢參一己意」¹⁷⁰，強調本書的客觀程度，自己「未敢參一己意」。然而，就選取入書的人事、對於事件言行的剪裁，又怎麼可能做到完全客觀呢？梁

先生墓誌銘》，《吳梅村全集》（上海市：古籍，1999），頁 889-894。3. 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一）》（臺北市：明文，1985），卷 1，頁 4a-5b。

¹⁶⁴ 四庫提要：「至所以名書之義，吳偉業諸人之序及維樞自作小引均未之言，今亦莫得而詳焉。」參：【清】紀昀總纂，〈玉劍尊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3685。

¹⁶⁵ 參考其家譜傳記，削籍家居應為崇禎庚辰（1640）年間之事。

¹⁶⁶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引〉，《玉劍尊聞》，頁 1a-1b。

¹⁶⁷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引〉，《玉劍尊聞》，頁 1b。

¹⁶⁸ 事實上，按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的考證，《玉劍尊聞》中的自注提及黃道周被殺一事。黃道周被殺於 1646 年，因此這本書不可能定稿於 1642 年，可見梁維樞入清後對此書進行過修改。參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頁 35。

¹⁶⁹ 【清】梁允植等纂修，《梁氏續族譜：大傳第三》，載《梁氏族譜（全四冊）》，頁 29b。

¹⁷⁰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引〉，《玉劍尊聞》，頁 1a-1b。



維樞此言，似是要避免有心人將此書理解為梁維樞的忠明傾向。而強調此書成於明末，有助於梁維樞避開此敏感的話題。因此，筆者認為此書的撰寫時間應從明末起，至清初增補方完稿。¹⁷¹

（三）李清《女世說》

《女世說》為李清（1602-1683）早年的作品。¹⁷²現存有兩個版本，分別是初印本及重印本。初印本，四卷，有門人陸敏樹序及作者自序。重印本，增刻續補一卷 147 則，前有叔父李嗣京（1628 進士）與作者自序，且增〈凡例〉八則，並附有李清的跋語。¹⁷³其跋語書於 1676 年，內文提及：「嗣後里居三十餘年，續而又續，以消長日」¹⁷⁴，可知此書應著於明季，入清後再經過修訂增補，因此符合本文對於「明清之際世說體著作」的定義。

¹⁷¹ 高芳於此也有論述，詳見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頁 35-36。

¹⁷² 王蘊章，《婦女雜誌》，〈第一卷·第一號〉，載上海婦女雜誌社編，《婦女雜誌》（北京市：綫裝書局，2006），頁 101。有關李清的生卒年，《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載為 1591-1673。（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5-1966，頁 209）然，按〈女世說·跋〉謂「歲（康熙）丙辰（1676）七十五翁清識」，其生年應為 1602，且不可能卒於 1673。又，按徐旭旦《世經堂初集》卷十載「以癸亥（1683）季冬卒于家，年八十有二」，可知其卒年為 1683。因此本文所採李清的生卒年與李靈年同，為 1602-1683。

¹⁷³ 李靈年，〈李清與《女世說》〉，頁 137。據筆者的搜索，可知此書現存於北京圖書館及南京圖書館。然而，由於筆者受時間及財力所限，目前無緣赴大陸尋訪此書。然此書曾於 1915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局所出版的《婦女雜誌》連載，可惜只連載至《卷二·識鑒》一門止，共 314 則。筆者曾將這十一門的順序與錢南秀中所載的類目比較，俱同。（See Nanxiu Qian, 'Milk and Scent: Works about women in the SHISHUO XINYU Genre', pp. 235-236）又將之與李靈年一文所引用的內容比對，發現以下條目均見於《婦女雜誌》：

李靈年，頁 138 載楊貴妃紅葉詩：自注見《婦女雜誌》1-6，頁 4，總頁 1156。

李靈年，頁 140 載張浚條文：見《婦女雜誌》1-3，頁 7，總頁 525。

李靈年，頁 140 載遼西太守：見《婦女雜誌》1-4，頁 2，總頁 736。

李靈年，頁 140 載晉武帝：見《婦女雜誌》1-7 頁 2，總頁 1368。

李靈年，頁 140 載費鉄：見《婦女雜誌》1-8 頁 2，總頁 1596。

李靈年，頁 140 載「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見《婦女雜誌》1-3 頁 2，總頁 520。

李靈年，頁 140 載「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見《婦女雜誌》1-3 頁 3，總頁 521。#

李靈年，頁 140 載「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佳耳」：見《婦女雜誌》1-1 頁 3，總頁 103。

唯李靈年，頁 138 載趙武母之事及頁 139 載高歡事兩則未見。筆者認為可能性有二：1. 雜誌所刊的是四卷本，未見的條文為後來重刊本新增。但按《婦女雜誌》的編輯王蘊章的引言，提到他所持的版本為「道光間雲溪錢氏有重刊之本」（見第一卷，第一號，頁 101），應為附續補的重印本。因此此可能性不高。2. 雜誌所刊登的僅為部分篩選過的内容，非全文刊登。

但不論《婦女雜誌》所刊登的是否全文，從以上種種的比對，至少能證明《婦女雜誌》所刊載的條文出自《女世說》無誤。因此，筆者認為雜誌所刊登的内容依然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因此本文以此本為研究材料，待日後有機會親睹原書再進行修訂、增補。

¹⁷⁴ 【明】李清，〈女世說·跋〉，轉引自李靈年，〈李清與《女世說》〉，頁 137。

李清，字心水，號映碧，晚號天一居士，江南興化人，崇禎四年（1631）進士。李清出身自官宦世家，為明大學士李春芳元孫，禮部尚書李思誠孫。李清於崇禎年間任刑科給事中，被劾致政而歸。後京師陷，福王即位南京，李清出任工科都給事中。後來又遷為大理寺左寺丞。李清抗清的立場十分明顯，南明時因「憤朝政以偏安自足」¹⁷⁵，上疏「言昔宋高宗之南渡也，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¹⁷⁶，以南宋為例，激勵福王應全力對抗清兵，不能滿足於偏安南京。李清敢於進言，可見其忠明之心。汪琬所撰的行狀謂：「公事兩朝，凡三居諫職……陳者不論章奏後先數十上，觸一時之諱，詆新下之令。上則劖切人主，下與貴臣權幸為敵，反覆再四，不顧死生利害」¹⁷⁷。後來南都失守，李清流離遷徙，後隱居桑園。入清後，蔡士英（？-1675）曾「以遺逸薦」，徐元文（1634-1691）亦曾「以纂修明史薦」，皆為李清所拒。歸隱後，李清潛心諸史之學，著有《南渡錄》、《三垣筆記》、《諸忠紀略》，刪注《南北二史》、且曾與撰寫《庭聞州世說》的宮偉鏐合著《史略詞話》。¹⁷⁸李清於《清史稿》中有傳，列入〈遺逸傳〉且居首。按傳前引言：「今為〈遺逸傳〉，凡明末遺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於篇。雖寥寥數十人，皆大節凜然足風後世者也。」¹⁷⁹可見後世將李清視為明遺民。此外，從李清在《女世說》的自序不書寫日期的做法，也反映了李清不願承認清政權的態度。¹⁸⁰另，王晔的《今世說》亦載其事，見〈方正〉篇。

（四）張岱《快園道古》

《快園道古》是張岱（1597-1684？）在明亡後完成的作品。按書前小序書於順治十二年（1655），可知在此前已開始編撰。但按此書〈言語部〉記載了發生

¹⁷⁵ 出自汪琬為李清撰的行狀，收錄於【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頁436。

¹⁷⁶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頁436。

¹⁷⁷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頁437。

¹⁷⁸ 以上李清的相關資料整理自下列傳記：1. 【清】秦瀛，《己未詞科錄》（臺北市：明文，1985）卷8，頁23a-24b。2. 趙爾巽，《清史稿》（臺北市：明文，1985），卷500，頁13816-13817。3. 汪琬所撰的行狀，收錄於【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臺北市：明文，1985），卷474，頁47a-49a。4. 張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二編》（臺北市：明文，1985），卷8，頁7a。5. 【清】黃宗羲，《思舊錄》（臺北市：明文，1985），頁23b-24a。6. 【清】徐鼐，《小腆紀傳》，卷14，頁163-165。7. 黃嗣艾，《南雷學案》（臺北市：明文，1985），頁23b-24a。

¹⁷⁹ 趙爾巽，《清史稿》，卷500，頁13816-13817。

¹⁸⁰ Nanxiu Qian, 'Milk and Scent: Works about women in the SHISHUO XINYU Genre', p190.

在康熙二年（1663）的查繼佐涉莊廷鑑《明史》案，與序相隔了八年，可知在成書過程中不斷增補，難以確定其成書時間。¹⁸¹題名《快園道古》中的快園是張岱後半生隱居的地方，位於紹興府山陰縣臥龍山。張岱於順治六年（1649）九月攜家人定居快園。¹⁸²張岱，字宗子，又號石公；號陶庵、蝶庵、蝶庵居士、古劍，浙江山陰人。¹⁸³張岱出身自官宦世家，家境富裕，明亡前奢華度日。雖然張岱未在明朝任官，但他對明朝確存堅定的遺民心志。¹⁸⁴明亡後隱居於快園，並完成《快園道古》、《石匱藏書》、《越人三不朽圖贊》、《西湖夢尋》、《陶庵夢憶》等作品。

《快園道古》流傳甚稀，現存僅見的清抄殘本，應抄於乾隆年間或稍後。本書分二十門類，類各一卷，現存一、三兩冊，即卷一至卷五，卷十二至卷十五。缺〈機變部〉、〈志節部〉、〈識見部〉、〈品藻部〉、〈任誕部〉、〈偶隽部〉、〈志怪部〉、〈鬼神部〉、〈紕漏部〉、〈詭譎部〉、〈博物部〉共十一門。¹⁸⁵學界已嘗試增補此書的佚文。權儒學的〈張岱《快園道古》佚文五則〉補錄了五則校點版的缺文。這五則係從清人呂善報所撰《六紅詩話》中所錄的十則《快園道古》短文而來。此外，權儒學也在〈張岱《快園道古》輯佚（上）〉輯錄了佚文 104 則，係自熊懋獎的《聞聞錄》而來。¹⁸⁶其後，余德余自清人田易堂（1669-1726）編撰的《鄉談》輯錄自《快園道古》的內容，列舉了五條佚文。¹⁸⁷

¹⁸¹ 余德余，〈從張岱《快園道古》的編撰看其輯佚〉，頁 53。

¹⁸² 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頁 79。

¹⁸³ 有關張岱的卒年、籍貫、姓名的考證，衆說紛紜。以上資料參考自陳衛門、周曉平及何冠彪的考證。何冠彪是在前者及其它學者的基礎上進行的考證。參陳衛門、周曉平，〈張岱字號、籍里、卒年辨〉，《文學遺產》，（1982-2），頁 128-134；何冠彪，〈張岱別號、字號、籍貫及卒年考辨〉，收錄于氏著《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91），頁 169-214。

¹⁸⁴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市：黎明文化，2012），頁 146。

¹⁸⁵ 【明】張岱撰，高學安、余德余校點，〈出版說明〉，《快園道古》（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頁 1。

¹⁸⁶ 按權氏的所引呂善報《六紅詩話》有一段話提到《聞聞錄》剽竊了《快園道古》。權氏經過比對後證實了呂說不誣。詳參：權儒學，〈張岱《快園道古》輯佚（上）〉，頁 184-189。較為可惜的是，此文只補遺了卷六至卷十一的缺文。卷十六至卷二十的缺文，至今未見。

¹⁸⁷ 參：余德余〈從張岱《快園道古》的編撰看其輯佚〉，頁 51-52。權儒學也注意到《鄉談》，並曾提到經由於《快園道古》殘本及《聞聞錄》比對後，找到佚文三條。權氏雖言將這三條附於相關門類下，然該三門恰巧未收入此文，因此無從得知與余德余所舉之例是否相同。因此《鄉談》的部分，本文暫且以余德余的輯錄為依據。余德余文中列有好些他認為有可能是《快園道古》的佚文的文字，但是由於證據不足，本文暫不採用。



(五) 吳肅公《明語林》

《明語林》為吳肅公於順治末年完成的作品，其後在康熙二十年（1681）才由吳仲喬（吳拱岳）、吳與可（吳拱權）兄弟付梓。¹⁸⁸雖然此書被四庫存目著錄，但其流傳並不廣，有論者認為此書可能在清代遭到明存暗禁的對待。首先，此書於康熙年間的初刻本卻未見於歷來公私書目著錄。其次，乾隆年間編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所載「安徽巡撫採進本」錄為十四卷附補遺，但此本卻未見流傳。況且，根據吳肅公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自撰〈街南遺老吳晴岩既配麻氏合葬墓誌銘〉可知此書應為十六卷，即四庫存目所著錄的十四卷本已非本書原貌。加上由於〈凡例〉敘及此書「代年先後，俱未遑及」¹⁸⁹，每門並非按時序排列，因此有論者認為此書不應該有補遺，新增的條文直接綴在後即可，四庫著錄的版本似乎曾遭後人整理。現今所見最早的版本是收錄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於宣統元年（1909）由巴陵方功惠輯刻的《碧琳琅館叢書》本。後來1935年南海黃肇沂輯印的《芋園叢書》亦收此書，乃據碧琳琅館舊版重印。¹⁹⁰

吳肅公（1626-1699），字雨若，號晴巖，一號逸鴻，別號街南，安徽宣城人，諸生，為沈壽民（1607-1675）之門人。入清不事進取，賣字行醫兼授徒自給糊口。著有《街南文集二十卷》、《續集七卷》、《附讀禮問三卷》、《津陶一卷》等，《街南文集》由李清為之作序。¹⁹¹按其自撰墓誌銘，謂國變後「肅公亦恥與于試，但以舉子藝授徒而已」¹⁹²，不願入仕清廷。又，其〈宋遺民四先生詩序〉謂：

¹⁸⁸ 按其自序成於「辛酉秋日」，即康熙二十年（1681）。自序中提到此書「零落笥中且二十餘年，毀蝕聽之已耳」，可知約為1661年或更早完成。又按其〈凡例〉書於「康熙壬寅」，即康熙元年（1662），可知此書應成於順治末年或康熙初年。

¹⁸⁹ 【清】吳肅公撰；陸林校點，〈凡例〉，《明語林》（合肥：黃山書社，1999），頁1。

¹⁹⁰ 陸林，〈校點後記〉，《明語林》，頁265-266。

¹⁹¹ 吳肅公傳記資料參考自：1. 張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二編》（臺北市：明文，1985），卷9，頁13a。2. 張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三編》（臺北市：明文，1985），卷10，頁1b。3. 【清】鄧之誠，《清初紀事初編》（臺北市：明文，1985），卷1，頁126-128。4. 【清】吳肅公，〈街南遺老吳晴岩既配麻氏合葬墓誌銘〉，《街南續集》，載《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卷六，頁21a-24a。

¹⁹² 【清】吳肅公，〈街南遺老吳晴岩既配麻氏合葬墓誌銘〉，《街南續集》，載《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卷六，頁21a-24a。



「宋之天下亡於蒙古，而人心不與之俱亡」¹⁹³，以宋亡於元比喻明亡於清。但吳肅公的心志並沒有隨明朝的結束而亡。由此可見吳肅公在情感上，較為偏向明朝。

（六）李延昱 《南吳舊話錄》

《南吳舊話錄》的寫作過程較為複雜，並非一人一時所完成的作品。按書末後序：「余投老空門李子期叔於丁酉春（1659）……乃期叔最後出其《南吳舊話錄》一編，計二十四卷，蓋其六世祖光祿西園公口授，曾祖父學襲之補撰。期叔之第七子漢徵所注者，有明三百年來其鄉名公鉅卿，幽人達士，以至閩中方外樵夫牧豎佳言逸事……」¹⁹⁴。李期叔即李延昱（約1627-1697）。¹⁹⁵按此序所云，可見此書是李氏家族合數代之力量完成的作品。按寧稼雨的考證，此書最後完成於李延昱之手，曾參與此書的撰作的人有：西園老人、李日章（1497-1563）、李漢徵（?-1678）、李襲之、李中孚等。¹⁹⁶

此書在早年流傳不廣，按寧稼雨所見的版本都是嘉慶年間之後刊刻。經其考證，最晚刊刻的「民國己卯（1915）吳重慶刊刻鉛字本」應為祖本，共二十四卷。¹⁹⁷按吳重慶的序，可知他在光緒乙未（1895）年從徐幼穉太史處得知此書。吳氏拿到書之後本來想請太史幫忙梓行，但由於沒有時間校對，所以拖了二十餘年。

¹⁹³ 【清】吳肅公，〈宋遺民四先生詩序〉，見於【清】鄧之誠，《清初紀事初編》，卷1，頁126-128。

¹⁹⁴ 作者不詳，〈後序〉，《南吳舊話錄》（臺北市：廣文書局，1971），頁1077。

¹⁹⁵ 生卒年有二說。陳其元的《庸閑齋筆記》稱李延昱生於崇禎十年（1637），年七十病卒。朱彝尊的〈高士李君塔銘〉則提到康熙丁丑（1697）年冬天得李延昱授書並親睹其逝，終年七十。由此倒推，則其生年當為崇禎元年（1627）。徐鼐《小腆紀傳》記李延昱「年二十走桂林為永歷帝某官」；〈高士李君塔銘〉也曾稱「年二十問道走桂林」，但兩個說法也能符合此條記載。然朱彝尊所載為其親歷之事，應較陳其元的筆記可靠，寧稼雨亦從此說。因此本文採其生卒年為1627-1697。

¹⁹⁶ 寧稼雨，〈《南吳舊話錄》考〉，頁76。

¹⁹⁷ 寧氏所見有三個版本：1）嘉慶丁丑（1817）張應時校刊本，六卷。題為《南湖舊話》，題為「李延昱著，孫尚綱補，七世孫漢徵引釋」，可見誤將李延昱視為西園老人。2）光緒癸卯（1903）陳蓉曙抄本，二卷。謝國楨藏本，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題為「趙郡西園老人口授」3）民國己卯（1915）吳重慶刊刻鉛字本，二十四卷。同樣題為「李延昱著，孫尚綱補，七世孫漢徵引釋」。內容上，（1）、（2）不分類、除了2卷本多出3條外，內容一樣。（3）分類、條目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兩本。（2）、（3）順序一樣。（1）、（2）除了上下錯亂以外，順序完全一致。另外，寧氏提出此書所載的人物，下限都是明末人，都在西園老人、李日章年代之後。因此內容不可能全出於西園老人之口。寧氏認為24卷本最早，原本既有分類，後面的版本是直接從24卷本抄來，否則24卷本的界限不會如此清晰，後者也完全一樣。參：寧稼雨，〈《南吳舊話錄》考〉，頁73-76。

中間遭遇了庚子（1900）之變，直到壬寅（1902）年間借職務之便，訪詢此書有無刻本，找到《南湖舊話》二冊，「實是一書，但多寡殊而稱名異」¹⁹⁸。吳氏繼而整理了這個版本，發現「二冊中為是書所不載者三則……應將三則附錄於後」¹⁹⁹。這三則補遺也見於現存的版本。按寧稼雨的考證，他認為吳氏所得的原版應是朱彝尊於康熙丁丑（1697）從李延昱得到的版本。此外，就成書日期而言，從卷五徐文貞條文後所附的錢雲耜看來，可見康熙十八年（1679）此書仍在整理中。²⁰⁰由此可肯定此書在1679年之後才定稿，完成於西園老人、李日章之後。因此，本書的內容不可能全出於西園老人之口，進入清初之後還在進行修訂的工作。本文參考寧氏的考證，凡引用原文，均採用二十四卷本。

李延昱（1628-1697），初名彥貞、字我生，一字期叔。後更名延昱，改字辰山，號寒村。江南松江人，居於南匯衛城中。李延昱入清後曾走桂林，為永曆帝（1646-1662）某官，及桂王事敗走歸。後李延昱遁迹平湖祐聖觀為道士，以醫藥自給。除《南吳舊話錄》外，著有《放鷗亭詩古文集》、《崇禎甲申錄》。²⁰¹按《松江府志》，提到李延昱「師事同郡舉人徐孚遠，為高第弟子。嘗從孚遠入浙閩……」²⁰²。徐孚遠為幾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曾起兵抗清，並隨鄭成功到臺灣。作為其學生，雖然李延昱在桂王事敗後不曾繼續抗清，但是從他選擇遁隱為道，其政治傾向還是頗為清楚的。葉昌熾論述其事跡時，評以「蓋亦明之遺民也」²⁰³，大抵不錯。這結論亦與此書「均避明代諱」²⁰⁴的觀察相符。

¹⁹⁸ 吳重慶，〈南吳舊話錄序〉，《南吳舊話錄》，頁2。

¹⁹⁹ 吳重慶，〈南吳舊話錄序〉，《南吳舊話錄》，頁2。

²⁰⁰ 按錢注謂「戊午（1678）冬杪期叔書來報童子（李漢徵）死矣……明年三月再過東湖翻閱舊稿，老淚縱橫，不能自己。」（卷5頁8a，總267。）由此可知此注不可能在1679年之前添補，即可肯定此書在進入清初後仍在進行修改的工作，並未於明末定稿。

²⁰¹ 以上資料，整理自：1.【清】朱彝尊，〈高士李君塔銘〉，《曝書亭集》（臺北市：臺灣商務，1967），卷七十八，頁584-585。2.【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9，頁225-226。3.【清】錢林，《文獻徵存錄》（臺北市：明文，1985），卷10，頁11b。4.【清】徐鼐，《小腆紀傳》，卷56，頁609。5.【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電子資源）》（合肥市：黃山書社，2008），卷十六。6.張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卷2，頁10a。

²⁰² 轉引自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頁5。

²⁰³ 【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電子資源）》（合肥市：黃山書社，2008），卷十六。

²⁰⁴ 耿道沖、雷補同等，〈南吳舊話錄總目〉，《南吳舊話錄》，頁3a。

(七) 王暉《今世說》

《今世說》，按王暉（1636-?）自序，可知原刊於康熙 22 年（1683），後伍崇曜於咸豐 2 年（1852）刻《粵雅堂叢書》時收錄，從此成為後代多部叢刊收錄的版本。²⁰⁵《今世說》冠以「今」，乃因此書所載均為與王暉同時代的人事，「以皆近事，故以今名」²⁰⁶。其收錄標準亦係：「是集名賢，斷自本朝為準」²⁰⁷。這種大量書寫當世人事的世說體作品，在王暉之前不曾有過。²⁰⁸

內容方面，並非全出於王暉親見親聞。書前例言便提及部分來源乃自汪琬的《說鈴》：「汪鈍翁太史《說鈴》一書，詞旨雋永，妙並臨川。偶從吳江得見刻本，停舟借錄，約數十條。意在宏暢宗風，遂忘掠美之嫌」²⁰⁹。王士禛在敘述歷代仿作《世說新語》的作品時也曾提及：「近李清作《女世說》，顏從喬作《僧世說》，王暉作《今世說》，汪琬作《說鈴》，皆倣而為之者。王、汪二書，記予輩酒茗間語最多。」²¹⁰「王、汪二書」將王暉、汪琬並列，可見二書的內容風格相近，與王暉借錄數十條不無關係。內容多為「予輩酒茗間語」，可知多搜士人言行錄之。事實上，全書的內容主要以「西泠十子」為中心，擴及其交遊，並且包括作者本人的條文在內，有二十四條之多。²¹¹對於王暉收錄己事，〈四庫提要〉謂：「至於載入己事，尤乖體例」²¹²，予以批評。王暉本人也意識到此做法不甚妥當，因此在例言試圖解釋：「至暉平生，本無足錄。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惜，同人即為節取一二，強列集中，實增愧惡」²¹³。但是按全書他所佔的條文數目僅次於陸圻，可見王暉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識地置入其言行。²¹⁴

²⁰⁵ 陳大康，〈校點說明〉，《今世說》，載《清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96。

²⁰⁶ 【清】紀昀總纂，〈今世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3687。

²⁰⁷ 【清】王暉撰，陳大康校點，〈今世說例言〉，《今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41。

²⁰⁸ 雖然《快園道古》也載有張岱年幼時及其長輩鄉人的事跡，但只佔書中的一部分，與王暉以全書載之並不相同。

²⁰⁹ 王暉，〈今世說例言〉，《今世說》，頁 142。

²¹⁰ 【清】王士禛，《居易錄》，載《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卷十三，頁 3917。

²¹¹ 全書共 450 條，王暉本人的記事約佔全書 5.3%。以上統計，參陳大康，〈王暉和他的《今世說》〉，《明清小說研究》（1994 年 01 期），頁 122-124。

²¹² 【清】紀昀總纂，〈今世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3687。

²¹³ 【清】王暉，〈今世說例言〉，《今世說》，頁 142。

²¹⁴ 此觀察參考自陳大康，〈王暉和他的《今世說》〉，頁 122-124。

王暉，初名棐，字丹麓，號木庵，自號松溪子，見者稱為松溪主人。浙江錢塘人諸生，著有《霞舉堂集》、《檀几叢書》、《文津》、《今世說》、《牆東艸堂詞》等。王暉年十三補縣學生，是時名譽隆洽。但此後便不見任何關於他考取任何功名的記載。²¹⁵王暉不參加科舉的原因，諸書的記載不盡相同。《國朝耆獻類徵（初編）》的記載稱王暉「癸卯（1663）年二十八，得喉間疾瀕死，醫者謂攻苦所致，父令棄舉子業三年」²¹⁶，似乎生病是王暉放棄舉業的契機。但陶元藻《全浙詩話》引《東坡詩積霧開重陰湖墅詩鈔》，則記載王暉十二歲時主動放棄舉業：「王松溪年十二（1647）遊庠後，棄舉業，專精古學。」²¹⁷施閏章的〈王丹麓松溪詩集序〉所載大抵相同：「丹麓世家子為名諸生，家多藏書，束身善下悃悃如山中。既厭舉子業，網羅述作，自放其窮愁」²¹⁸，因厭倦科舉而不為之。在此不論王暉放棄舉業的原因為何，按毛際可〈今世說序〉云「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²¹⁹，可確知王暉至少在完成《今世說》時仍是一介布衣。

《今世說》的例言謂「是集名賢，斷自本朝為準。間有文章事業，顯于勝國，而卒于本朝者，要不可不謂今之人也，亦為採入」²²⁰，承認清朝為「本朝」，稱明朝為「勝國」，可見王暉承認清政權，並接受明亡的事實。另一方面，雖然王暉年少時曾為秀才，但是成年後卻拒絕清廷的徵辟。《明代千遺民詩詠》載「戊午（1678）貴人欲舉暉應隱逸辟召，知其志不可奪，太息而罷」²²¹。《國朝耆獻類徵》也記載此事：「戊午春詔徵天下博學隱逸之士，京師貴人多欲以丹麓應辟召，知其志不可奪，相與太息而罷」²²²。由此可見王暉對清廷的態度頗為曖昧，雖接受其政權，但不願意出仕。陳大康則注意到王暉在書中對於抗清活動及遺民

²¹⁵ 上述資料，整理自：1.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卷70，頁11a-12a。2. 【清】王暉，《今世說》，頁150-151。3. 張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二編》，卷9，頁5a。4. 吳儀一撰的傳記，收錄於【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475，頁5a-8a。

²¹⁶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頁5a。

²¹⁷ 【清】陶元藻，《全浙詩話》，載《續修四庫全書》，卷四十三，頁8a。

²¹⁸ 【清】施閏章，〈王丹麓松溪詩集序〉，《學餘堂文集》，載《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1983），卷七，頁13b。

²¹⁹ 毛際可，〈今世說序〉，《今世說》，頁131。

²²⁰ 王暉，〈今世說例言〉，《今世說》，頁141。

²²¹ 張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二編》，卷9，頁5a。

²²²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475，頁7b。

問題都極力迴避。在提及抗清志士如夏允彝、黃宗羲時都略過他們抗清殉國的事跡。²²³



第六節·研究步驟

本文以明清之際世說體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為主要脈絡，觀察明清之際世說體在體例與思想內涵上，對《世說新語》進行了怎樣的繼承與轉化，並試圖探索其轉化的成因。透過這樣的比較，希冀能突顯出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時代特質。在這樣的前提下，雖然世說體的筆法、敘事角度等藝術手法上的呈現，與《世說新語》的比較確實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但是由於就筆者目前所及，仍未觀察到明清之際世說體在藝術性上，與晚明世說體有明顯差異的地方，其時代特質並不突顯。因而，本文的重點尤在思想內涵的比較上，探析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追求的是否只是形式上對《世說新語》的模仿，是否有意繼承《世說新語》的內蘊。對這些「世說體」與《世說新語》在思想內涵上有無共通之處的觀察，是本文的重心。

由於思想內涵的比較是本文的重點所在，因此課題的選擇必須有可比性。筆者首先注意到這七部明清之際世說體對於「德行」的重視，篇幅遠遠超過《世說新語》的記載。由此產生一個問題：明清之際世說體對於「德行」的重視，加重「德行」的份量，那是否出於對《世說新語》所標舉的德行的認同？他們所標舉的德行，與《世說新語》是否全同？因此本文擇定以「德行」為其中一個關注的課題。

其次，仕隱之間的徘徊、選擇，是明清之際士人所面臨的一大問題。事實上，從門類及條文數量的統計中，也可見「政事」為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所看重。此外，魏晉兩百年間政治動盪不安，政權不斷更迭，使名士難以忠於同一個政權。明清易代，士人面對滿清政權，也面臨應否堅持效忠明朝的問題。那麼，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所出現的仕隱觀念，與《世說新語》的是否有相似之處？雖然「忠」與出仕之間並無必然的關聯，但是效忠怎樣的政權，往往也是士人出處的考慮之

²²³ 陳大康，〈王暉和他的《今世說》〉，頁 126-127。



一。魏晉與明清之際的士人在出仕的問題上，同時也包含「忠（於何人）」的選擇。明清之際世說體所呈現的選擇，與《世說新語》是否相同？基於這個問題的產生，本文擇定以「政事」與「棲逸」為關注的議題之一，探析蘊涵其中的仕隱觀念。

最後，選擇觀察女性在明清之際世說體的呈現，與明清之際女性議題的特殊性有關。明代制度化的旌表制度，鼓勵女性守貞守寡，以致明代有許多貞節烈女的相關記載。在明清之際的語境中，士人會將這些貞節烈女與忠臣連結並觀，稱揚這些女性的節烈行為，與殉國忠臣無異。而在本文處理的七部作品中，李清清的《女世說》以女性為關注對象，其編撰與時代風氣的關連，這部作品如何勾勒、處理這些女性形象，其呈現與《世說新語》的異同，均是筆者十分感興趣的問題。因而擇定「賢媛」為其中一個議題。

以下略述本文的架構。

第二章先以明清之際世說體在體例上對《世說新語》的及繼承與轉化為中心。由於體例與寫作動機有密切的關聯，第一節先闡述各書的寫作動機，以及各書與《世說新語》的關係。在這個基礎上，第二節轉而討論明清之際世說體在體例上對《世說新語》的沿承與創造，聚焦於明清之際世說體新增的三個特色：小序、自注、按語。第三節則以門類為中心，關注這些作品對於《世說新語》原有門類的增刪改動。並且從這些改動中，觀察各書所側重的內容，以及對於《世說新語》既有門類的理解。第四節再關注各門類的數量，觀察明清之際世說體所關心的課題。

第三章以「德行」為主軸。透過對「德行」相關門類的統計，以及《世說新語·德行》所突出的內容，選取了德量、孝、忠、廉、儉這幾個德目，進行更深入的觀察。第一節先分析《世說新語·德行》及相關門類中反映的德性及其內涵。第二節以《玉光劍氣集·德量》為中心，分析當中所呈現的德量與《世說新語》的異同。第三節轉而關注明清之際世說體所呈現的孝行。第四節透過明清之際世說體對忠節的不同書寫手法，探索明清之際世說體所呈現的忠節義行，最後與孝結合，論述明清之際世說體反映了忠孝之間的抉擇問題。第五節轉而以廉與儉為

中心，觀察到明清之際世說體廉與儉的觀念對《世說新語》有所轉化，而這個轉化與明代的士風，以及清初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聯。

第四章以「政事」與「棲逸」為主軸，論仕隱心態的呈現。明季士大夫面臨一連串的選擇。明亡之際，他們最先必須選擇殉國或不殉國。選擇不殉國的者，在面對流寇、清兵的侵入時，又要作出反抗與不反抗的抉擇。不反抗者在新朝的統治下，需要在出處之間，作出取捨。而反抗者在失敗之後，又得再次面臨殉國或不殉國的抉擇。倘若他們選擇在清朝統治下生活，就必須在出處之間再作選擇。

²²⁴本文所討論的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在清初大抵選擇了不仕清朝、不殉明，以布衣的身份活下去。然而，他們的選擇並非一時、一次性的。就像梁維樞雖然入仕清朝，也曾兩度辭官，可見在這個過程中，對於最初的選擇有過猶豫，因此嘗試走過另外一條路。即使起初選擇不仕清朝，活在清初的士人，他們入清後的生命，也在不斷面對各種考驗。例如李清跟王晫曾被朝廷徵辟；傅山、孫枝蔚、毛奇齡等數不清的士人曾被推舉參與博學鴻儒。該當如何面對徵辟、博學鴻儒－尤其在復明越來越無望的時候，都在大大地考驗士人。由此可見，活下來的人得不斷地、一再地進行選擇。他們的生命，正如趙園所說的：「對於遺民，長壽或許意味着多一番轉折。即如先是選擇政治立場，到後來更像是選擇生活方式、生存狀態，『遺民』的意涵也隨之潛變。」²²⁵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探討明清之際世說體所反映的仕隱觀念。第一節先梳理《世說新語》所反映的仕隱風姿。第二與第三節分別整理了「政事」中治世能臣與官吏的人品操守，呈現明清之際世說體的理想官員形象。第四節觀察「棲逸」中出現的隱逸避世人物類型，繼而分析「棲逸」所反映的生活情境，與時代的關聯。

第五章觀察明清之際世說體對《世說新語·賢媛》傳統的繼承與突破。第一節觀察《世說新語·賢媛》的女性形象。第二節以《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為核心，觀察它們對「賢媛」傳統的繼承。第三節以《南吳舊話錄》與《玉光劍氣集》為關注對象，觀察二書對於「賢」與「媛」的擴展，納入更多

²²⁴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市：聯經，1997），頁 6-7。

²²⁵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市：人民文學，2009），頁 127。

元豐富的女性形象。第四節以《女世說》為中心，觀察書中所見巾幗不讓鬚眉的女性形象及背後所寓含的教化意義。第五節論《快園道古》突破以性別劃分門類的處理，觀察女性跨越了性別與身份的限制，與男性並列〈盛德部〉等門類，同樣成為一個可供學習的模範。

第六章結論，歸納各章的觀察，明清之際世說體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進而討論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時代性及其局限。



第二章·明清之際世說體之流變－以寫作目的、體例與門類為中心

本章以寫作動機、體例及門類為中心，討論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作品在這幾方面的呈現。第一節觀察各書寫作動機的異同，以及論述各書與《世說新語》的關係。第二節轉而觀察這七部「世說體」作品在體例上於《世說新語》的沿承與變化。第三節以門類為觀察對象，從門類的命名及數量的統計，探析這些「世說體」作品所關注的內容，並將之與《世說新語》的內容比較。

第一節·寫作目的探析

本節按成書的先後，討論各書的寫作目的。

首先是張怡的《玉光劍氣集》。此書現存的版本不見任何序跋，每門前的小序僅提及設置門類的理由及內容，實難以判斷其寫作目的。然而，曾見過此書手稿本的論者提到張怡在有些條目上寫著「常見刪」字樣，顯然在輯集時剔出常見的史料。¹由此可推測張怡在編寫此書時有意識地保留不太為人所熟知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應有存史的意圖。此外，雖然此書無一語涉及《世說新語》，但從其體例上能看到仿摹《世說新語》的痕跡。因此謝國楨將這部書放在世說體的脈絡下論述：「是書仿《何氏語林》，猶沿《世說新語》的體例。」²此外，近代也有論者同意此書的編撰體例「與明代其他筆記雜著一樣，仿《世說新語》體」³。

至於《玉劍尊聞》的寫作緣起，梁維樞在〈玉劍尊聞引〉中提到他削籍家居時，博覽羣書，搜集了一些雅言韻事，「畧類《世說新語》者，分部書之簡素，未敢參一意」⁴。由此可見此書在擬定門類時，直接繼承《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為此書作序的錢謙益也提到此書的模仿性質：「規摹臨川王《世說》，撰《玉劍

¹ 陸國強，〈關於張怡《玉光劍氣集》手稿〉，頁 84。

² 謝國楨，《江浙訪書記》，頁 99。此外，雖然謝國楨提及稱此書效法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較為貼切：「可是瑤星記述有明一代遺聞掌故，與其說仿《何氏語林》，倒不如說是效法何元朗的《四友齋叢說》」，但若與謝氏對何良俊的兩部著作的論述比較：「《語林》旨在述古，《叢說》意在知今」，可知謝氏此言是針對《玉光劍氣集》內容上只述明代，「知今」一點而發，與體例無關。（以上引文，見氏著，《江浙訪書記》，頁 168）

³ 魏連科，〈整理說明〉，《玉光劍氣集》，頁 3。

⁴ 梁維樞，〈玉劍尊聞引〉，《玉劍尊聞》，頁 1。



尊聞》一編」⁵；錢棻也提到此書「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⁶。四庫提要亦謂此書「依劉義慶《世說新語》門目，分三十四類而自為之注，文格亦全仿之」⁷。從上述評論可見此書高度模仿了《世說新語》的體例。

梁維樞不曾在自序中解釋為何會搜集雅言韻事，以及為何選擇以《世說新語》的門類進行分類。但在錢謙益寫的序中或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臨川善師遷、固者也，變史家為說家，其法奇。慎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說家，其法正。」⁸錢謙益認為梁維樞繼承了劉義慶的作法，將史書的內容以小說的方式呈現，並且予以肯定。從錢謙益肯定此書有存史之用，或許也可理解為梁維樞的寫作動機之一。

相較而言，李清對其撰寫《女世說》的原因有非常明確的交待，宣稱其初衷是為了完成其伯父李長敷的遺志。⁹按其自序：

《女世說》何為乎輯也？蓋追述予伯維凝先生（諱長敷）言，故輯也。亡伯之言曰：予有「世說」癖，所惜〈賢媛〉一則，未飡人食指耳。行以《女世說》續，會不祿，志遂廢。……予幼傾乾萌，計半生中我顧我誨者，惟予伯耳。……雖然，以予伯亡逾廿齡，詎止墓木已拱，而猶令為之猶子者慨想眷顧，奉遺言如新。作《史記》之子長已掩父筆，而輯《女世說》之予，終不忍沒伯志何。問何以致次，吾願為人猶子者思之，亦願為人伯與叔者思之也。¹⁰

首先明確地交代了《女世說》擴展自《世說新語·賢媛》。但與其它世說體不同的是，這個意圖並非出於李清本人的意志，而是出於其伯父的「世說癖」，李清因孝順及敬愛其伯父，「不忍沒伯志」才會為之。但李清的寫作動機是否真的僅為了完成其伯父的遺志？倘若如實，為何遲在伯父去世後二十載才為之？筆者認為李清編撰此書也寓含了個人的想法。從「作《史記》之子長已掩父筆，而輯

⁵ 錢謙益，〈玉劍尊聞序〉，《玉劍尊聞》，頁 3a。

⁶ 錢棻，〈序〉，《玉劍尊聞》，頁 3b。

⁷ 【清】紀昀總纂，〈玉劍尊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3685。

⁸ 錢謙益，〈玉劍尊聞序〉，頁 4。

⁹ 其跋語也有相近的內容：「予遵伯父遺言，著《女世說》，雖二十一史皆簡盡」。李清，〈女世說·跋〉，轉引自李靈年，〈李清與《女世說》〉，頁 137。

¹⁰ 李清，〈女世說·自序〉，轉引自朱一玄編，朱天吉校，《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下》（天津市：南开大學出版社，2006），頁 986-987。

《女世說》之予，終不忍沒伯志何」，可見李清將其作《女世說》類比為司馬遷作《史記》。這樣的比喻十分值得深思：《世說新語》歷來基本上都被放置在子部，被視為小說家言。雖然其史料價值在今天看來毋庸置疑，但在唐代曾被劉知幾批評。¹¹若《女世說》從創作意旨上，僅從〈賢媛〉發展下來的，那李清將之與史書類比實在不甚恰當。再者，李清本人潛心諸史之學，從其著作中可見他對於治史抱有濃厚的興趣。因此，筆者認為李清這部作品實際上有為歷代女性作史的意圖。而且他不僅僅在書寫女性的歷史，還將其史觀融入這部作品中。¹²

李清的門人陸敏樹也認為李清編寫此書有其個人意圖，提出其推測：「或者獨以天下女子為可敬，故輯為是編，以告天下女子，曰為德媛者必若是，為才媛者必若是，宜為才媛德媛而不得為淫險者必若是乎？」¹³陸氏認為李清編撰此書是為了表彰女子的瑰節琦行，意存褒貶，以立鑒戒，有益婦教。李靈年亦持同樣的意見。¹⁴但按李清極力否認此意圖，加上前文所揭示其作史的用意，筆者認為不必將作史與傳統的教化觀作聯結，而應將這部作品放在明清之際的背景下來推論其真正的創作意圖。¹⁵

正如錢南秀所提出的觀察，《女世說》有好些門類如〈節義〉、〈毅勇〉強調女子不必不如男子，比男子更有智慧、更為忠誠的記事，實是在樹立一個女性典範形象，用以昭示那些屈服於清政權下的士人，連女性也能對明朝忠誠到如斯地步。¹⁶由此角度觀之，可見褒貶、教導婦女並非其主因。此書真正的意旨想要傳達的對象，應該是那些承認了滿清政權的男性。¹⁷而強調為了伯父編寫此書，

¹¹ 劉知幾在《史通》批評《世說新語》「偽跡昭然」：「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台北市：里仁書局，1980），卷十七，頁482。

¹² 相對於後代官修的史書，司馬遷作《史記》也貫徹了他個人的思想於其中。其〈報任安書〉清楚表明他作《史記》的意圖：「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李清選擇使用司馬談、司馬遷父子自喻，而非使用班彪、班固父子自喻，可能也寓含了這層意義。

¹³ 陸敏樹，〈女世說序〉，轉引自李靈年，〈李清與《女世說》〉，頁137。

¹⁴ 李靈年，〈李清與《女世說》〉，頁137。

¹⁵ 李清極力否認其寫作目的是為了提倡婦教的部分，參 Nanxiu Qian,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p.288.

¹⁶ Nanxiu Qian,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pp.288-290.

¹⁷ 錢南秀認為李清有意塑造某個異於儒家傳統的婦人典範傳統，並且含有批評「失節」的士人的意思。但筆者對於李清刻意創造這個傳統的說法稍有保留，傾向於認為李清實際上是以其伯父的遺志為藉口，編寫了這部作品以訓誡並激勵經易代的士人。

也許正是為了掩蓋這層意圖，減低遭禁燬的可能性。不過隨著李清的部分著作被列入禁燬書目，多少也會影響到這部作品的流傳。¹⁸

至於《快園道古》，從其題名曰「道古」，可見此書存知古鑒今之意，同樣有存史的目的。而在這一層之上，張岱著此書也寓含了教育子孫的意圖。此書的寫作緣自張岱在快園生活期間，每天下午乘涼時，與兒輩談及現世舊事，然後令他們將他所講述的故事紀錄下來：「張子儵居快園，暑月日晡，乘涼石橋，與兒輩放言，多及先世舊事，命兒輩退即書之，歲久成帙。」¹⁹這些張岱特意選取出來與兒輩分享的故事，自是有其意圖：「若予所道者，非堅人之志節則不道，非長人之學問則不道，非發人之聰明則不道，非益人之神智則不道，非動人之鑒戒則不道，非廣人之識見則不道。」²⁰其最終目的是希望「二三子聽余言而能善用之，則黃葉止啼，未必非小兒之良藥矣。」²¹透過灌輸能堅定志節、增廣見聞及學問、有勸誡之用的故事給其兒輩，好讓他們在有需要的時候能夠善用這些生活的智慧面對不可知的未來。與其他都是以存史為主要的寫作目的不同，張岱的出發點是要以古人為鑑，教導兒輩待人處事之道，其作意與陶奭齡（1571-1640）的《小柴桑喃喃錄》一致。²²

雖然張岱不曾言及此書為模仿《世說新語》之作，但其鄉人董金鑑在1908年寫的〈快園道古序〉卻將此書放置在世說體的脈絡下觀察。²³按其序：

¹⁸ 有關李清的作品遭受禁燬的情形，參王重民，〈李清著述考〉，《圖書館學季刊》，第2卷，第3期（1928年），載《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2009），頁338-340，總頁372-374。按四庫提要，李清被撤毀的書為《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參：

【清】紀昀總纂，〈四庫撤毀書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5533-5534。

¹⁹ 張岱，〈快園道古·小序〉，頁1。

²⁰ 張岱，〈快園道古·小序〉，頁1。

²¹ 張岱，〈快園道古·小序〉，頁2。

²² 雖然張岱在其小序批評了陶奭齡的《小柴桑喃喃錄》：「絕不及嘻笑怒罵，殊覺厭人」，但也承認二人「出口雖異，其存心則未始不同也」，可見二書的分歧僅在於語言的運用上。張岱的批評是針對其語言枯燥乏味，會導致「（後生小子）如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去」，聽不進去，浪費了他一番苦心。《快園道古》便是用了較為生動有趣的語言包裝他要傳遞給兒輩的訊息。見張岱，〈快園道古小序〉，頁1。

²³ 蔡麗玲也將《快園道古》放在世說體的脈絡下討論。按其觀察：「從張岱其他著作看不出模仿《世說》的理由，但是比對《道古》和其他晚明世說體的內容，發現《道古》承襲的地方甚多，可見張岱模仿《世說》乃受到晚明模仿《世說》這股風潮影響所致，百餘年來，模仿《世說》竟成了一種不假思索的著作方式。」見氏著，《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頁167-168。另外，雖然蔡氏謂找不到張岱模仿《世說》的理由，但根據張則侗的觀察，提及《世說新語》對張岱散文的影響，且謂「張岱的思想行事及文藝創作與《世說新語》淵源甚深」，可見張岱模仿《世說》應有一定的淵源背景，非完全無跡可尋。參，張則侗，《張岱探稿》（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頁217-224。

而何氏之《語林》，李氏之《明世說》，獨見賞於曲園俞氏，謂可與劉義慶《世說》、王讜《唐語林》、孔平仲《續世說》彙為一編，以成小說家之巨觀。如曲園言，吾鄉陶庵先生是編，亦其選已。……是編門目一仿《世說》，而於鄉邦黎獻，搜羅潛曜，十居三四。雖不及《夢憶》、《夢尋》之雋雅，然以此肩隨何、李，亦為可觀。²⁴

董金鑑引用了俞樾（1821-1907）的世說體脈絡，認為《快園道古》也能列入此脈絡，與何良俊、李紹文並肩。此外，董金鑑點出了雖然此書在編目上模仿《世說新語》，但在內容上與之不同的地方在於收錄了鄉人及家人之事。這點可與《今世說》及《南吳舊話錄》並觀，可見世說體發展至明末清初之際，不只從史料取材，也兼及今人今事，尤其是與作者親近、相知之人的事跡。

《明語林》的出版及刊行並不在吳肅公的安排之內，按其自序云此書「未有成編」²⁵，可知此書實未完備。遭遇鼎革過後，書狀更是不堪，原稿已遭破損：「既喪亂窮餓，曩者紀載，百無一存；即所識為《語林》者，零落笥中且二十餘年，毀蝕聽之已耳。」²⁶然而，其新安友人吳仲喬（吳拱岳）、及其弟吳與可（吳拱權）皆想出版此書，吳肅公因此書紕漏之處甚多，本不欲答應。後被二人說服，加上吳肅公本身也「不忍付之毀蝕」²⁷，才答應出版。由此觀之，出版的過程頗為曲折，作者本人似乎也是在勉為其難的情況下才答應。吳肅公並非出自自願的心態與梁維樞及李清相仿，雖然難言這是否僅出於巧合，但卻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吳肅公的《明語林》在本文探討的文本中定位較為特殊。從其題名可知他所模仿的對象是何良俊的《語林》，而非直接仿《世說新語》。吳肅公受教於其叔父吳垞，漫讀史料，「披覽之下，會有賞心，間刪潤而札識之，擬匯為《語林》一書，以續何氏之後，稍稍成帙矣。然志不在焉，或錄或遺，未有成編也。」²⁸由此可知此書的編寫動機是為了輯錄一些吳肅公特別欣賞、切合其心志的古人言

²⁴ 董金鑑，〈快園道古序〉，頁1。

²⁵ 吳肅公，〈自序〉，《明語林》，頁1。

²⁶ 吳肅公，〈自序〉，《明語林》，頁1。

²⁷ 吳肅公，〈自序〉，《明語林》，頁1。

²⁸ 吳肅公，〈自序〉，《明語林》，頁1。根據陸林的校對，此序見於《街南文集》卷九及清末《碧琳琅叢書》本卷首。二者文字出入頗大，陸林選定以文集本為底本，以小說本為參校。本文此處所引皆為陸林校訂之版本。

行。而在編輯之初，吳氏已將此書視為《語林》之延續。但從凡例中，也明確可見吳肅公意識到《語林》與《世說新語》的關係。如第一則凡例以稱頌《世說新語》起始：「劉氏《世說》，事取高超，言求簡遠。」²⁹而吳肅公也有將此書放置在世說體傳統之下的意圖。凡例稱：

《世說》清新，詞多創獲。雖屬臨川雅構，半庀原史雋材。《明史》冗蔓，幾等稗家。若《名世匯苑》、《玉堂叢語》、《見聞錄》等書，踵襲譜狀，殊失體裁。³⁰

首先稱揚《世說新語》在遣詞用字上的精妙，接著指出這部書一部分具備了原本的史實作為創作素材，另一部分則屬於劉義慶的虛構。然而其半虛半實的性質並不影響其價值。相比之下，《明史》雖為正史，但其內容冗長雜亂，與稗家野史無異。顯然將《世說新語》置於《明史》之上。然後再將《世說新語》與各家筆記比較。《玉堂叢語》為焦竑的筆記，屬於世說體的作品（見第一章第三節的列表）。此書共分五十四門，其中二十一門的命名與《世說新語》完全相同，有的與《世說新語》雷同（如：〈規諷〉、〈侈汰〉、〈險譎〉），亦有不少為全新的門類，如〈科目〉、〈科試〉、〈遊覽〉等。《見聞錄》為陳繼儒的筆記，形式類似《世說新語》般短小，但不曾分門別類。³¹吳氏認為這些作品只是沿襲了《世說新語》的輪廓，但實質上更改了《世說新語》的體例，因此斥責這些作品「殊失體裁」，隱然有自己的作品「不失體裁」之意。讓人費解的是，雖然吳肅公高舉《世說新語》的價值，且大肆批評不遵循《世說新語》體例的作品，但《明語林》卻標榜承繼《語林》而非《世說新語》。針對這個問題，從自序及凡例中都找不到任何訊息，因此只能推測這或許與《語林》新增的門類〈言志〉、〈博識〉有關。

²⁹ 吳肅公，〈凡例〉，《明語林》，頁1。

³⁰ 吳肅公，〈凡例〉，《明語林》，頁1。

³¹ 筆者查到另一部《見聞錄》為清代徐岳所作。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載：「國朝徐岳撰。四庫全書存目，作一卷，蓋據《說鈴後集》本也。其書凡一百二十三條，皆以所聞所見之事筆之成帙，皆非世所恆聞恆見者也。其為語怪之書，幾與錢簡樓《獮園》相等焉。前有楚黃張希良（1685進士）序。《說鈴》所收本則已節去其十五條云」參：【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頁1093。由於資料不足，難以判斷此書與《明語林》成書先後。但考慮到《明語林》於1681年出版，與張希良的時代甚為接近，吳肅公將之與《玉堂叢語》並舉的可能性較低。不過此書的體例與陳繼儒的《見聞錄》頗為相似，同樣不分門類記載多則條文，唯一的分別是每條均為之命名。因此不會影響對這段文字的理解。

吳肅公不曾明言模仿《語林》出於何用意，但是似乎與該書的整體思想內容無關。按其凡例：「劉氏、何氏，皆首四科。然徵文述事，則膾炙之助多，勸懲之義少」³²，對於《世說新語》及《語林》少有勸誡懲罰的內容不太滿意。此立場與《寧國府志》對吳肅公的描述頗為一致：「力窮聖學，以崇實用。凡異端邪說、堪輿祿命之術，舉不能惑」³³。吳肅公強調實用，因此他著書也講求實用，如加入有助於儒家教化的內容。論者謂此書「以儒家的倫理觀念為其準則」³⁴，所載的多為「剛正不阿、顧全大局、關心民瘼而又清廉自守的名臣良將的感人事跡」³⁵，可見吳肅公的思考。其書的風格與《世說新語》不盡相同。從以上的討論，可見吳肅公強調的是《明語林》在體裁上對《世說新語》的繼承，但在內容上則是有意識與前作有別。此外，就性質而言，視此書為：「是編實史籍餘珍，門徑稍寬，尺度殊短。即事優而冗，難以悉入」³⁶，載入的是正史不收之逸事，而且有意識選取短小的事件收錄，因此明言即使事情值得收錄，但若過於冗長，也不會全文錄取。由此更進一步凸顯了吳肅公對於《世說新語》在體裁上的模仿，確保其筆記體的性質。

李延昱的《南吳舊話錄》在七部作品中被討論得最少，序跋也失傳，實在難以討論其寫作動機。但從這部作品是李延昱的家族花費了數代的力量編撰而成，且內容僅限南吳，筆者認為此書的寫作意圖很可能是為了保存家鄉的名人逸事。另外，雖然此書不曾言及與《世說新語》的關係，但根據寧稼雨的考證，編著《皇明世說新語》的李紹文與李延昱同宗，較李延昱長一輩。³⁷由此可知其家族曾有仿作《世說新語》的族人，那李延昱及其長輩受其影響，懷有這個意識編撰此書，也不無可能。謝國楨認為：「是書仿《世說新語》體，雜記有明一代淞南名人、遺聞軼事。」³⁸《續修四庫全書》的提要也謂「其書畧仿《世說》」³⁹、

³² 吳肅公，〈凡例〉，《明語林》，頁1。

³³ 【清】魯銓、鍾英修；【清】洪亮吉、施普纂，《（嘉慶）寧國府志》，載《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卷28，頁4b-5a。

³⁴ 李靈年，〈前言〉，《明語林》，頁3。

³⁵ 李靈年，〈前言〉，《明語林》，頁3。

³⁶ 吳肅公，〈凡例〉，《明語林》，頁2。

³⁷ 寧稼雨，〈《南吳舊話錄》考〉，頁76-80。

³⁸ 謝國楨，〈《南吳舊話錄》跋〉，《南吳舊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1。

³⁹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市：齊魯書社，1996），第10冊，頁98。

「是書倣《世說新語》體」⁴⁰，可見此書在體例上確有與《世說新語》近似的地方。



最後一部是王晫的《今世說》。其寫作動機，可從自序得悉：

獨《世說新語》一書，纂於南宋，多摭晉事而兼及於漢魏，垂千百年，學士大夫家無不玩而習之者。……今朝廷右文，名賢輩出，闕閱才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哀聚而表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⁴¹

首先提到《世說新語》搜集文人逸事。繼而述及當代也有許多值得記錄的嘉言懿行，不能載入史冊，但卻未有人能像劉義慶般集輯為一書。王晫不欲當代較魏晉更為風流的事跡失傳，因此才立志編輯此書。由此可知王晫著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存史，而他所仿效的對象是《世說新語》，可見王晫的興趣並不在於以傳統史傳的方式記人，而是偏好以一言一行為其重心。

王晫對《世說新語》的高度模仿，顯而易見。例如四庫館臣謂：「是書全仿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體」⁴²。丁澎為之所作的序，則把此書放在世說體的脈絡下觀察：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宏長風流，雋旨名言……其後有瑯琊《補》、華亭《語林》、溫陵《初潭》、秣陵《類林》，其書咸有可觀，然以視《世說》有間。……今王子丹麓萃數十年以來見聞所及，輯為一書，取精多而用力勤，幾與《世說》並時矣。……近梁水部慎可有《玉劍尊聞》，而吾友陸景宣著《口譜》，徐武令著《廣群輔錄》，丹麓此書，真堪媲美。⁴³

首先謂《世說新語補》、《語林》、《初潭集》及《焦氏類林》等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始終與《世說》有些隔閡，從而襯托《今世說》之優秀，堪與《世說》並提：「幾與《世說》並時矣」。可見丁氏將《今世說》放置在世說體的脈絡下

⁴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市：齊魯書社，1996），第31冊，頁167。

⁴¹ 【清】王晫，〈自序〉，《今世說》，頁135。

⁴² 【清】紀昀總纂，〈今世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3687。

⁴³ 【清】丁澎，〈今世說序〉，《今世說》，頁129。

觀察，其用意是要標舉這部作品優於前代的仿作。最後將這部作品與當代其他相類的世說體作品並觀，指出此書與《玉劍尊聞》為同一個脈絡而來的作品，並稱王暉這部作品能媲美它作。⁴⁴毛際可也有類似的論述：「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為伯仲，比諸元朗駕而上之」⁴⁵，將此書與《世說新語》並提，高舉於何良俊《語林》之上。不論這些評論是否純粹客套抑或發自真心，至少可肯定的是，這些為《今世說》作序的文人，都有意識地將這本書置放在仿作《世說新語》的脈絡下觀察，並且透過高度的讚美力圖提高這部作品在整個仿作傳統中的地位。這種做法，或許與他們對此書的期許有關。如嚴允肇序：

是編所載，多忠孝廉節之概，經緯權變之宜，其大者實有裨於國家，有功於名教。至於風雅澹詞、山林逸事，足以啓後學之才思、資藝林之淵藪者，無不表而出之。⁴⁶

認為此書所載的忠孝之事，有助於推行名教，而詩詞藝文等相關記載，則有傳承文化的功用。由此，予以此書實用性質的意義，而這也隱然蘊含了這些文人對於當代社會風氣的不滿，力圖透過著書匡正時風。⁴⁷

然而，王暉對《世說新語》的高度模仿，在當代也不乏貶斥的評論。四庫館臣就認為：「其中刻畫摹擬頗嫌太似」⁴⁸，頗不以為然。周中孚（1768-1831）亦謂：「其遣詞命意，無不步趨臨川，未免逐形而失影」⁴⁹，點出最大的問題在於過度模仿劉義慶，其結果只是在追求形式，但投射出來的影子已與《世說新語》不同，形似而神異。

綜上所述，本文涉及的七部作品均以存史為其寫作目的。而其中某些作品如《女世說》、《快園道古》、《今世說》在存史之外，也有教化今人的意圖。這七部作品均採用了「世說體」的形式服務其意旨，其中有的標榜模仿《世說新語》

⁴⁴ 陸圻的作品筆者未見。徐汾的《廣群輔錄》應是指他補輯陶潛的《廣群輔錄》。此書與世說體迥異，也許是以仿摹前人作品為並舉的基礎。

⁴⁵ 毛際可，〈今世說序〉，《今世說》，頁 131。

⁴⁶ 嚴允肇，〈今世說序〉，《今世說》，頁 133-134。

⁴⁷ 這種透過編著世說體作品以推行名教，匡正時風的想法並非始自本作。例如李紹文的《皇明世說新語》前載陸從平序已經提出相似的意見：「是書近之而身心性情，有益於治脩；遠之而家國天下，有資於經濟」。見陸從平，〈序〉，《皇明世說新語》，頁 3b。

⁴⁸ 【清】紀昀總纂，〈今世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3687。

⁴⁹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頁 1075。

或《語林》，有的則不曾言及與《世說新語》的關係。後者對《世說新語》的模仿，從體例上有跡可尋，後代也不乏論者指出其模仿傾向，這些作品與《世說新語》的關係毋庸置疑。



第二節·體例的沿承與變化

自唐代起，不乏模仿《世說新語》體例的作品。《世說新語》最顯著的文體特徵是分類編撰，並且大體以人物時代先後為序。其次，條目一般都很簡短。⁵⁰唐宋的「世說體」作品基本上承襲了《世說新語》的體例。除了王方慶的《續世說新書》已佚無從考證之外，劉肅的《大唐新語》、王彥的《唐語林》、孔平仲的《續世說》及李廌的《南北史續世說》同樣分門別類，均以簡短的文字書寫。但是這些作品在門類的數目及命名上，已經對《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有所改動。《大唐新語》共分三十門，無一與《世說》同。《南北朝世說》在《世說》三十六門的基礎之上，增入十一門。《續世說》三十八門大抵保留了《世說》原有的門類，剔出了〈豪爽〉並新增三門〈直諫〉、〈奸佞〉、〈邪諂〉。這三門的名字，與宋代流傳的《世說新語》三十九門版本多出的三門相同，不排除孔平仲仿自三十九門本。《唐語林》共五十二門，在《世說新語》的基礎上新增了十七門，剔出了〈捷悟〉。唐宋的世說體在體例上大抵與《世說新語》相同，惟獨在門類上已逐漸有了變化。而這個變化也同樣體現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這將在下一節中加以論述。

世說體發展至明代，持續沿襲《世說新語》分門別類及簡小精煉的體例。除此之外，體裁也開始產生變化。本節欲探索的是，這七部作品有無受到明代世說體的影響，體例有無變化？而刻意標榜及不曾標榜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在體例上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又有無差異？

⁵⁰ 劉強，《世說學引論》，頁 87。

明代世說體的變化源於何良俊的《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各門前置入小序、自為之注及文後案語。⁵¹何良俊新增小序，以闡述各類目的旨趣，編選的標準及特點。此外，在每條之後引書作注，介紹人物生平與故事，並且偶有案語，如：「何良俊曰」、「良俊按」，內容主要為暢論識見，表達其所思所想。自《語林》以下，爾後明清的世說體作品雖然不一定同時具備這些特色，但受其影響的不在少數。以本文的七部作品為例：

	書名	小序	自注	案語	模仿意圖
	世說新語	×	×	×	-
	語林	●	●	△	-
1	玉劍尊聞	×	●	×	√
2	女世說	×	△	×	√
3	今世說	×	●	×	√
4	明語林	×	×	×	√
5	玉光劍氣集	●	×	△	無
6	快園道古	●	△	×	無
7	南吳舊話錄	×	●	△	無

● 具備該特色 △ 偶見該特色 × 不見該特色

⁵¹ 相關研究，參：戴佳琪《〈何氏語林〉研究》，頁 76-127；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頁 125-130；張雅涵，《何良俊《語林》之文化意蘊研究》，頁 44-47。

從以上的圖表，可見《語林》新增的特色中，最常見的是自為之注。值得注意的是，當代人對於自注的認知並非來自《語林》的創造，而是回溯到劉孝標注《世說新語》：

錢棻〈玉劍尊聞·序〉：今公之成是書也，雖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研尋演繹，直合義慶、孝標為一人。⁵²

伍崇曜〈今世說·跋〉：是書仿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體，以紀國初諸老遺聞軼事，並自為之註，豈欲兼劉孝標為一手耶？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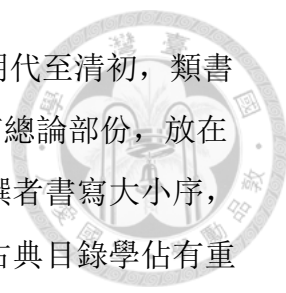
為梁維樞及王暉作序跋的錢棻及伍崇曜，都不約而同稱讚兩位作者身兼劉義慶、劉孝標之職，評價甚高。更為有趣的是，沒有自注的《明語林》的作者吳肅公，本以所採諸書籍已經散佚，難以補缺略、勘訛謬，而試圖拒絕吳拱岳、吳拱權兄弟為他出版的美意。二吳進而遊說他改變此意：「先生固有言矣，『義慶之後，患無孝標；元朗之後，不有元美』乎？」⁵⁴。從二吳的遊說，間接反映了自注在當代為常態，二吳只好上溯《世說新語》作者注者非同一人，為此書的出版找一個合理的說辭。由此可見吳肅公的憂慮並非單純的推搪之辭。而以這樣的時代背景，去審視三部有意模仿《世說新語》的世說體作品：《今世說》、《女世說》、《玉劍尊聞》，便不難理解他們為何都新增了自注的體例。而最為有趣的是，《明語林》雖然標榜仿效的對象為《語林》，但從體例上比較，卻是七部作品中最接近《世說新語》的一部。尤其是連《語林》甚為鮮明的特色的門前小序都不曾增入，可見他在體例上所模仿的對象是《世說新語》。而這做法也和他批評其他世說體作品「殊失體裁」的意見一致。

至於門前小序及按語兩項特色，則只分見於無標舉模仿意圖的三部世說體作品。

⁵² 【清】錢棻，〈序〉，《玉劍尊聞》，頁3b。

⁵³ 【清】伍崇曜，〈跋〉，《今世說》，頁219。

⁵⁴ 吳肅公，〈自序〉，《明語林》，頁1。



何良俊新增小序，很有可能是從類書的體例獲得的靈感。明代至清初，類書甚為興盛，充斥出版市場。⁵⁵類書的一大特點，便是每大類都有總論部份，放在類目的開頭，稱為大序，每個小類前面再添一小序。類書的編撰者書寫大小序，是因為大小序能起到「辨張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因此在古典目錄學佔有重要地位。例如宋代的《冊府元龜》在每部之前都寫有「總序」言其經制，每門之前各有「小序」敘述其指歸。⁵⁶《語林》承此而下，利用小序表達其意旨，《快園道古》與《玉光劍氣集》則繼而承之。此外，世說體作品如馮夢龍的《智囊補》就有大小序，體例更接近類書。就此，宋莉華曾提出「類書體小說」的概念，其中就有《智囊補》一書。⁵⁷由此可見世說體與類書在體例上相似之處。

至於案語，則與評點、批語尤盛於明清有關。張怡的《玉光劍氣集》，藁本上有頗多批語、眉批和旁批，皆為「雪客」（周在浚，約 1675 前後在世），「俞邨」（黃虞稷，1629-1691）等人的手跡。這些批語的內容約略可分為三類：1) 周、黃二人與張怡討論史事的文字，這部分的數量較多。2) 周、黃二人所增補的條目。3) 張怡慨嘆史事的批語。⁵⁸此外，尚有張怡透過眉批表達其看法、對史事的觀點等。這些明確地表明自己立場的案語，實際上已失去《世說新語》的韻味。有論者認為，《世說新語》的文學性，其中一方面在於：「《世說新語》沿用按內容分類彙編的體例，而不在故事之後發議論，重在人物神韻、風度、言動的描寫，不須議論而傾向自明，小說文學的意味更濃」⁵⁹，透過敘事而非議論帶出作者的觀點。加入案語直抒己懷，等於是在引導讀者站在編者的立場，認同編者的觀點。雖然這些案語一方面有助於理解作者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卻削弱了文本的詮釋空間。如此，不難理解為何有志於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都不增設

⁵⁵ 武躍進、王壯，〈明清類書的興盛與衰亡〉，《圖書館學研究》，第 2 期，1996 年 4 月，76-82。其整理的數據說明明清兩代類書為歷代之冠。大部分成於明及清初（康熙、乾隆階段），自道光以降，類書顯著大量減少。

⁵⁶ 李守素、梁松，〈試論類書的分類體系與分類技術〉，《大學圖書館學報》，第 5 期，1989 年，頁 25。

⁵⁷ 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頁 249-254。她所提出的其他「類書體小說」如：《益智編》、《智品》、《古今譚概》，也曾被其他學者納入世說體名單中。詳參附錄一：〈其他論著中採納過的世說體書目（二）：《世說新語》之支流〉

⁵⁸ 魏連科，〈整理說明〉，《玉光劍氣集》，頁 4。

⁵⁹ 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頁 201。

案語。即便是何良俊的《語林》也只有區區十條，便是為了不要破壞全書的美感。

60

除了上述這些始自《語林》的特色之外，在《玉光劍氣集》及《南吳舊話錄》中，皆出現了連綴式的寫法。連綴式的寫法是將同一個門類中，同一個人物或同一個事件的相關記事連接在一起，方便讀者辨識。這種寫法在《世說新語》已有，例如〈任誕〉與〈賢媛〉均以連續三則條文敘述阮籍與許允婦的言行。但這種寫法在《世說新語》中並不明顯，並無系統，難言是否出自作者的主觀意識。這種寫法在《南吳舊話錄》較有系統，全書皆以「又」標誌該記事的主角，與前一則所敘述的人物相同，可見是有意識地將這些事件連綴在一起。而在《玉光劍氣集》中雖然較不明顯，僅在內文中將相關記事拼合在一起，如〈吏治〉載周忱（1381-1453）如何解決百姓繳交不出賦稅的問題、記天氣以勘查遭風雨損糧的糧船等政策。⁶¹不過，除了第一條之外，後面幾條不再交待姓名，僅以「公」代之。假如幾條不曾綴連在一起的話，讀者將難以得知此「公」指向何人。可見作者應是有意識地要將周忱的相關事件編排在一起，才會略去姓名不再複述。而這種編排的好處則是讓讀者能迅速捕抓到人物的形象，掌握其相關事件，加深對這些人物的具體印象。此外，〈快園道古·小慧部〉的體例也與一般世說體作品不同。這門除了按照不同類型的文字遊戲，加以劃分小類之外，某些小類如〈拆字〉、〈燈謎〉等，直接記謎面和謎底，不涉任何具體人事。張岱按照門類的性質加以調整，自由納入他想採錄的內容，使《快園道古》呈現出異於嚴格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的面貌。

從上述的分析，大抵可見標榜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確實在體例上較接近《世說新語》。而其他三部作品則是吸納了《語林》的創造，並且新增了新的編排方式。體例上的差異，也許是這三部作品不曾表明與《世說新語》之間的關係的原因之一。

⁶⁰ 關於何良俊十條按語的分析，參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頁 129-130。

⁶¹ 張怡，《玉光劍氣集》，頁 312-314。

第三節·門類的變化



上一節已提及明清之際世說體所設計的門類，與《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已不盡相同。世說體的體制特徵，就是全書用按內容分類的方法，處理篇章結構。⁶²門類的命名及選擇，反映作者的命意，以及該書所偏重的內容。因此，討論世說體不得不談門類。與此同時，上一節在處理明清世說體出現大小序的體例時，曾提及「類書體小說」的觀念，可見世說體與類書有相近之處。除了大小序以外，分門別類也是兩者共有的特徵。類書的「類」，一般多稱為「部」、「門」，少數稱為「類」、「篇」，在其下還有「目」。⁶³在明清世說體中，如本文討論的《快園道古》，以及《智囊補》的第一層分類便是以「部」命名，與類書的叫法相近。此外，雖然類書的編排方法有很多，但其中有一種方法與世說體頗為相近：按材料性質、內容，分類排比。⁶⁴這就與世說體分門別類，按照編者對於條文的理解，置入相關的門類的做法如出一轍。

本節對於門類的討論，首先將針對與《世說新語》相同的門類進行討論，繼而探討新增及被刪減的門類。最後再從「量」探討明清之際世說體著作所側重、強調的內容。這一節除了會觀察有意模仿與無意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其門類的設置是否呈現了不同的思考外，也會試圖與類書的編排進行比較，探討如何區分類書及那些受到類書影響的世說體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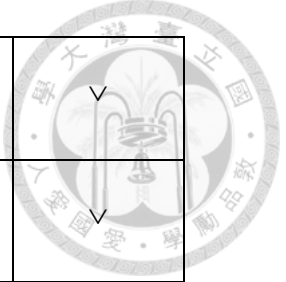
以下，統計了各書與《世說新語》全同的門類的數量，並且計算了那些門類所佔的比率：

	書名	與《世說新語》 全同的門類	門類總 數	比率 (%)	模仿意圖
1	玉劍尊聞	36	36	100	√

⁶² 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頁 201。

⁶³ 張春輝，〈類書的範圍與發展〉，《文獻》，第 1 期，1987 年，頁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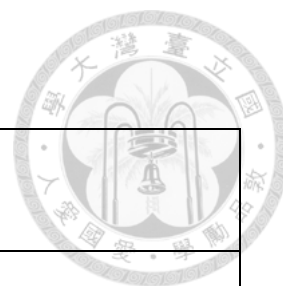
⁶⁴ 張春輝，〈類書的範圍與發展〉，《文獻》，第 1 期，1987 年，頁 270。



2	女世說	5	31	16.1	√
3	今世說	30	30	100	√
4	明語林	33	38	86.8	√
5	玉光劍氣集	2	30	6.67	無
6	快園道古	5	20	25	無
7	南吳舊話錄	4	24	16.7	無

將這些比率與各書是否有意模仿《世說新語》的觀察並排，明顯可見有意模仿《世說新語》或《語林》的作品，大部份都佔有很高的比率。唯一的例外是《女世說》。這部作品與其他六部世說體最大的差異在於它只載女性的言行。因此《世說新語》某些門類，如〈政事〉、〈黜免〉、〈棲逸〉等並不適用於女性。此外，李清所挑選出來放入〈緣合〉、〈情深〉的事跡，大概也難以編入《世說新語》現有的門類中。因此，《女世說》自《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中，進行刪減及新增的調整是勢所必行的。至於另外三部無模仿意圖的世說體著作，雖然門類上與《世說新語》全同的比率不高，但至少每部都有與《世說新語》相同的門類。這其中隱然就能看到《世說新語》的影響力。以下先以這四部比率較低的作品為中心，分析它們所承襲的門類。

(一) 承襲《世說新語》的門類



書名	承襲《世說新語》的門類
女世說	雅量、識鑒、企羨*、尤悔*、忿狷*
玉光劍氣集	識鑒、豪爽、方正
快園道古	言語部、夙慧部、品藻部、任誕部、紕漏部*
南吳舊話錄	任誕、夙惠、賞譽、雅量

* 代表筆者未見該門

從上表可見，雖然被保留的門類有點分散，但〈雅量〉、〈識鑒〉、〈夙惠（慧）〉⁶⁵和〈任誕〉均出現了兩次。在《世說新語》的語境中，〈雅量〉和〈任誕〉均屬於表現人物性情的門類，〈識鑒〉與人物品鑒有關，〈夙惠（慧）〉則是才智的表現。從這三方面的內容擴充，〈賞譽〉和〈品藻〉與人物品鑒相關，〈豪爽〉和〈方正〉為人物性情的展現，〈言語〉則是透過語言展現了才智。由此可見，這些被保留下來的門類，雖然表面上不甚統一，但內容上大體還是扣合了《世說新語》的主要內容。其餘四門中，〈尤悔〉、〈忿狷〉、〈紕漏〉三門承人物性情一脈而下，展現人物的行事之偏，而〈企羨〉則表達了對他人的仰慕。這兩類門類不見於《南吳舊話錄》及《玉光劍氣集》，《快園道古》也不錄類似〈企羨〉的門類，與該作品欲突出的內容有關。這將在下文討論新增的門類時詳加論述。

⁶⁵ 按日本舊家藏的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作〈夙慧〉，今本則作〈夙惠〉。可見這兩個名稱在《世說新語》的流傳過程中，在不同時代曾作為門類的名稱出現，二者相通。參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凡例〉，《世說新語箋疏》（臺北市：華正，1991），頁1。

(二) 新增門類

本列表將新增的門類分成三種：「相似」指的是與《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高度相似，大多一字甚至二字相同。「擴充」則是指那些門類與《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的内容相近，但加以擴充，具體所指與《世說新語》原有的並不完全相同。最後「全新」則是指在《世說新語》中不曾獨立存在的新增門類。其内容也許見於《世說新語》個別條文中，但不曾被《世說新語》標舉為一類，有些内容甚至完全不見於《世說新語》。

書名	新增的門類		
	相似	擴充	全新
女世說	藝巧*、寵嬖*、 侈汰*、紕謬*	淑德、規誨*、 穎慧*、容聲*	仁孝、能哲、節義、 儒雅、隽才、毅勇、 俊邁、高尚、通辯*、 緣合*、情深*、悼感*、 眷惜*、乖妒*、蠱媚*、 狡險*、徵異*、幽感*
明語林	箴規、侈汰、 紕陋	-	言志、博識
玉光劍氣 集	幼慧	德量、藝苑、技術、 嘉言、俳諧、列女	臣謨、法象、國是、 敢諫、忠節、吏治、 武功、清介、才能、 理學、勤學、孝友、 義士、高人、著述、 詩話、玄釋、徵異、 類物、雜記、懲戒

快園道古	隱佚部	盛德部、機變部、 識見部、戲謔部、 笑談部、詭譎部*	學問部、經濟部、 志節部、偶雋部、 志怪部*、鬼神部*、 博物部*、小慧部
南吳舊話 錄	儉素、閩彥	政績、才筆、陰德、 規諷、閒逸、遊藝、 諧謔、豪邁	孝友、忠義、廉介、 謙厚、恬退、敬禮、 曠達、感憤、寄托、 名社

* 代表筆者未見該門


從以上的列表中，可見各書與《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相似的新增門類並不多。其中，顯然《明語林》與其他四書的性質頗為不同：新增門類最少，其中兩門〈箴規〉、〈侈汰〉的命名與《世說新語》最為接近，僅語序不同，但與何良俊的《語林》同，可見在門類的命名上，此書基本上全盤仿照《語林》。⁶⁶然而，其仿自《語林》的〈言志〉和〈博識〉，卻是這批世說體新增門類的兩大主要脈絡。以這兩門為引子，將能看到這些世說體作品，雖然表面上門類各異、各成體系，但其實這些作品也有相互關聯、相似的地方。

「志」，指的是人的志向、意志。在《語林》的〈言志〉中，何良俊標榜了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出處原則，彰顯其經世意圖；另一方面也述及鍾鼎山林的抉擇，並選擇隨性之所適而定。⁶⁷吳肅公繼承的〈言志〉，與何良俊有相似的地方，呈現了各式各樣的志向：忠於國家、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淡泊官場名利致仕歸家；「從吾所好」⁶⁸的生活形態。對於這些形形色色的志向，吳肅公不曾寓以褒貶。順著這個脈絡而下，《快園道古》的〈志節部〉選取了擇交、不與俗人、官吏來往的人物，其中有好些是致仕歸田，不重視金錢或物質享受的人。從這樣的「志」順流而下，出現了全新的門類如〈敢諫〉、〈節義〉、〈毅

⁶⁶ 《世說新語》原本的門類為〈箴規〉、〈汰侈〉。

⁶⁷ 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頁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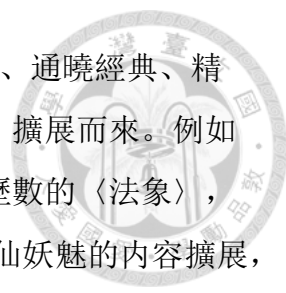
⁶⁸ 吳肅公，《明語林》，頁 55。



勇〉、〈忠節〉、〈清介〉、〈忠義〉、〈廉介〉，均表現了所記載的人物在認取了其志向後，所選擇的生存方式：冒死進諫、效忠殉國、守節烈行、過廉潔清貧的日子等。尤其可注意的，是「忠」、「介」、「節」等字眼，均散見於幾部世說體作品中，可見這些不被《世說新語》用以命名門類的人物特質，在明清之際被這些作者有意識地關注、強調。這可能反映了這些作者的理想價值觀，因此想盡力讓這些人物名留青史。此外，這些特質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並非純然的德行，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與政治有所關聯。而諸如〈隱佚部〉、〈閒逸〉等，作為《世說新語》的〈棲逸〉的延續或擴展，則表現了志不在仕途的另一種選擇。另一方面，當志向失落，就會造成如〈感憤〉、〈寄托〉般，宣洩自己的才能不被重用的怨憤，或是選擇走向琴棋書畫作為人生的寄托、人生的另一種依歸。而當「志」走向後者時，便會和「博」一脈而下的內容交匯。這將在后文再談。

如前所述，〈言志〉呈現了德行與政治的交匯。而與德行和政治各自相關的門類，在這幾部作品中數量也不少。先談德行相關。除了擴展自《世說新語》的〈德行〉，如強調女性賢德的〈淑德〉、記載助人行善的〈陰德〉、與〈雅量〉結合的〈德量〉、〈盛德部〉外，尚有更細緻的分類。例如強調孝子孝女的〈孝友〉、〈仁孝〉，不好錢財不重官位的〈高尚〉、〈恬退〉，謙虛厚待他人的〈謙厚〉，以及重禮節、敬前賢的〈敬禮〉等。德行在這些作品中被重視，並加以區分，所讚揚的德行種類及數量，都遠較《世說新語》來得多。另一方面，政治相關的內容也從《世說新語》的〈政事〉加以擴展。與《世說新語》中居官不為官事、疏離政事的官員不同，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作品重視官員展現其政治才能，有實質的政績，如〈經濟〉、〈政績〉等。尤有甚者，有的作更細緻的分類，如記載富謀略的臣子的〈臣謨〉，立下戰功的武將入〈武功〉；也有以朝廷為中心討論政策優劣的〈國是〉，以及記載優秀的地方官吏的〈吏治〉。而〈才能〉標舉於民生、國家大事上有所貢獻，有實用之才的官員，反映了作者對政治人才的重視。

另一方面，〈博識〉也形成了另一個脈絡。在何良俊的《語林》中，〈博識〉內容頗為豐富，包括災祥變異之說、殊方異物、神仙妖魅、歷史典故以及對博識



之人的稱許。⁶⁹《明語林》著重於展示人物學識的淵博，如識物、通曉經典、精於歷數、星宿等。明清之際世說體有不少門類，便是自〈博識〉擴展而來。例如記載異物、古物、珍貴玩物的〈類物〉、〈博物〉，談星象、歷數的〈法象〉，記錄文士學問博奧、著作豐富的〈著述〉等。而從《語林》神仙妖魅的內容擴展，也出現了〈志怪〉、〈徵異〉、〈鬼神〉、〈幽感〉這些載有超自然異事、與鬼神精怪感通等內容的門類。從學識淵博延伸，就會表現為精通詩文、多才多藝。這就與《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巧藝〉、〈術解〉相通。〈藝巧〉、〈遊藝〉、〈學問〉、〈技術〉基本上就是承襲這兩門而來。尤其詩歌創作是當時重視的才藝，因此有〈隼才〉寫女子的文采之高連士子也自嘆不如；〈詩話〉、〈偶隼〉談詩的本事；〈小慧部〉涉及詩謔、確對等文字遊戲；還有專門介紹南吳地區各家詩社的〈名社〉。雖然這些與舉子功業無關的內容所佔的篇幅不少，但是仍有部分內容不能完全脫離舉業，例如〈才筆〉和〈藝苑〉談的是科舉時文、立言明道的實用文章。即便是女性，也有〈儒雅〉談她們的經學成就，以及參與講學活動。〈理學附勤學〉除了牽涉到理學家的學說及他們在官場上的表現外，也涉及好讀書、苦讀書的內容。

除了這兩條脈絡之外，新增的門類也有部分是延伸自上文述及的，承襲《世說新語》的內容。例如人物品鑒方面，有展現識人能力及個人見識的〈識見〉。人物性情則有描述士人言行豪放不羈的〈豪邁〉；心胸豁達、淡泊名利的〈曠達〉；女性不假辭色對待男性的〈俊邁〉。而當人物的性情表現為行為之偏時，就會出現諸如〈寵嬖〉、〈侈汰〉、〈紕謬〉、〈儉素〉、〈詭譎〉、〈乖妒〉、〈蠱媚〉、〈狡險〉等類目。這些門類或沿襲、或擴張自《世說新語》的〈寵禮〉、〈汰侈〉、〈紕漏〉、〈儉嗇〉等目，也有因應性別考量而加入了與女性相關的〈乖妒〉和〈蠱媚〉。至於自才智延伸的部分，除了讚揚女性才智的〈穎慧〉及記載小孩智慧的〈幼慧〉外，言語表現佔了大宗。⁷⁰除了〈嘉言〉這類巧言妙語外，也有類似〈排調〉，以諧謔、調笑的方式表現的〈諧謔〉、〈戲謔〉、〈俳諧〉、〈笑談〉等篇。由此衍生出類似〈規箴〉，以諷刺、聰明的言語教誨

⁶⁹ 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頁 122。

⁷⁰ 雖然此門筆者未見，但按錢南秀將〈穎慧〉翻譯為“prominent intelligence”，大抵可推測其內容。由於《女世說》有衆多門類筆者未見，因此在推敲其內容上，除了使用原有的名稱外，為了能較為精確地掌握其意，也會借助錢南秀的英譯。以下引用的英譯均出自錢南秀，不再另注。參見 Nanxiu Qian, ‘Milk and Scent: Works about women in the SHISHUO XINYU Genre’ Appendix, pp. 235-236.

他人的〈箴規〉、〈規誨〉、〈規諷〉等篇。以及載女子博學能以口才應對的〈通辯〉。⁷¹當代以世說體行進行教化之目的，不只表現在言語之上，〈懲戒〉更是具體的懲罰訓誡。除了言語之外，才智還有多種表現，如〈機變部〉載隨機應變的能力；〈能哲〉載女性的眼光及處事能力。從才智擴大自天生之材，有延伸自〈容止〉的〈容聲〉，記載女性天生麗質的容貌、聲音及香氣。⁷²

最後，新增的門類也有一些與《世說新語》的分類方法相異的內容。例如以人物類型分門，《世說新語》僅見〈賢媛〉一門，明清之際世說體除了有相類的〈閨彥〉及〈列女〉外，還增添了〈義士〉、〈高人〉、〈玄釋〉數門。另一方面，情，尤其是男女之情，在《女世說》中佔據了好幾門的份量。〈緣合〉寫男女之間的緣份及承諾；〈情深〉載二人之間深刻的感情；〈悼感〉寫悲傷的情感，極有可能延伸自〈傷逝〉；〈眷惜〉寫對對方的眷戀和珍惜。另外未能分類的，則是無主題內容，出自《玉光劍氣集》的〈雜記〉。

以上從《世說新語》本身的内容、〈言志〉及〈博識〉兩大脈絡，以及一些新增的內容，大抵可見這些作品新增的門類的內容。以下將以作品為主體，結合上述的脈絡，略述各書所側重的內容。

先從《女世說》談起。《女世說》注重呈現女性的各種性情：不論是值得讚揚的德行、烈行，或是行事上有所偏失、曝露性格弱點的言行，均有收入。尤其後者更是這四部作品中僅見的。女性之才：不論是文才、武才、才藝，也涵蓋在書中。另外，對於男女的情感也在多個門類中有所呈現。「情」，在李清叔父李嗣京所寫的序中有特意被標舉出來：「情之所鍾，婦女為甚。……以情傳而情之必以才調顯也。此《世說》之所由作也。其《女世說》之所以繼臨川《世說》與之分路揚鑣不可缺一焉者也」⁷³。化用了王戎的「情之所鍾，正在我輩」⁷⁴，藉以強調婦女也能如士人般鍾情。不過，雖然這些情事因其情味會被流傳，仍得賴以精彩的文字書寫才會顯著，《世說新語》便是如此。而為了讓女性的情事得以彰顯，《女世說》也要走上《世說新語》之路。至於後文提到《女世說》與《世

⁷¹ 〈通辯〉即“erudition and eloquence”。

⁷² 〈容聲〉即“appearance and sound”。錢南秀與此門的相關討論，見 Nanxiu Qian, ‘Milk and Scent: Works about women in the SHISHUO XINYU Genre’ pp. 211-212.

⁷³ 李嗣京，〈女世說序〉，轉引自李靈年〈李清與《女世說》〉，頁 139。

⁷⁴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638。

說新語》之「分路揚鑣」，由於筆者不曾得見全書，難以準確地理解其意思。但是從門類的名稱觀之，雖然在內容上或有「分路揚鑣」之處，但大體而言此書內容上還是近似《世說新語》，展現士人的德、才、情各種面向，唯獨其關注的對象從男性轉移為女性，因此所呈現的內涵自然會有所不同。

《玉光劍氣集》最突出的面向有二：政事相關及博識，進而牽涉到文學、藝術、技術等內容。人物的德行上，大部分都表現為忠於君主、清廉耿介，並無任何一門專述人性的缺失。這部作品的取向主要在於討論、檢討該如何治理國家，哪種官員是朝廷所需要的，呈現較多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形態、生活模式。其中最為特別的是「理學附勤學」以「附」的方式，將兩個相關但不相同的內容併為一門。這類做法並非始自《玉光劍氣集》，自焦竑的《焦氏類林》已有之。這種做法在類書中頗為常見，例如《初學記》有「室器部（花草附）」、「職官部下：侍御史八（殿中監察御史附）」等類目。⁷⁵此外，《玉光》除了人事之外，內容還涵蓋談天文的〈法象〉、專寫物件的〈類物〉等。這部份的內容設置與類書相仿。類書大體是由天地、人事、博物三大方面所構成的類目體系。其中，「天地」包括：天文、哲學、氣象、曆法、地理；「人事」包括帝王將相、皇親國戚的主要活動情況，封建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宗教等情況及有關典章制度，醫術（包括巫醫）、神仙術、占卜、相術、命相、堪輿等所謂「方術」，還有神仙鬼怪、吉兆凶兆等迷信材料。「博物」則包括：衣食住行等人類生活資料及動植礦物等自然資源。⁷⁶將這些內容與《玉光劍氣集》比對，可見在門類上，《玉光劍氣集》與類書高度相似。⁷⁷

相對而言，《快園道古》在這四部中內容較為平均，沒有特別突出的面向。內容篇幅較多集中在〈博識〉脈絡以下，與詩文、文字遊戲相關的記事、鬼神志怪之說等，偏向戲謔笑談的風格。⁷⁸相較之下，政事相關的內容較少，於人物的

⁷⁵ 李守素、梁松，〈試論類書的分類體系與分類技術〉，頁 26。

⁷⁶ 張春輝，〈類書的範圍與發展〉，頁 271。

⁷⁷ 李守素、梁松，〈試論類書的分類體系與分類技術〉提到類書的編排是按天、地、人事、名物排定。（頁 24）這種編排方式在《玉光劍氣集》中較不明顯。若以《祝氏事偶》為例，則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世說新語》與類書兩方影響其門類的設置。《祝氏事偶》共 40 門，前 36 門與《世說新語》全同。後面的 4 門分別是〈天部〉、〈地部〉、〈人部〉、〈物部〉，與類書的編排一致。

⁷⁸ 蔡麗玲認為張岱的《快園道古》是欲以談諧謔笑寄寓莊言法語之意，強調諧謔的趣味性和刺心不忘的作用。見氏著，《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頁 46。

性情上也沒有進行較為細緻的分類。而《南吳舊話錄》則很明顯以士人為其重心，著意呈現士人的心志及其失落，以及士人的種種德行。其作意應是以褒揚為主，因此沒有設置任何呈現士人的缺失的門類。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雖然《女世說》在表面上與《世說新語》的門類不大相似，但是從主體脈絡上看來，還是在四部作品中較為接近《世說新語》的。其他三部沒有標榜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雖然都能明顯看到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世說新語》的影響，但是全書所突出的面向、關懷的中心卻與《世說新語》頗不相同。也許這樣的差異正是這些作品不曾言及它們受到《世說新語》影響的原因之一。

(三) 刪減的門類

至於《玉劍尊聞》及《今世說》兩部，雖然門類的名稱與《世說新語》全同，但都刪減了好些門類：

書名	自《世說新語》刪減的門類
玉劍尊聞	捷悟、自新
今世說	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仇隙

《玉劍尊聞》的〈捷悟〉、〈自新〉有目無文，在門類的題名下僅書一「闕」字。而《今世說》更是有意地剔除某些門類。按其凡例：「是集條目，俱遵《世說》原編，惟〈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仇隙〉諸事，不敢漫列。引長蓋短，理所固然。乃若補為全目，以成完書，願俟後之君子。」⁷⁹由此可知，《今世說》刪去這幾門，是因為從王暉看來，這些門類都在道人之短，因此他不敢列舉當代能置於其下的人事。換句話說，這些門類在王暉心目中，具有評價人物優劣的含義。四庫提要指出：「其分類亦從舊目，惟除

⁷⁹ 王暉，〈今世說例言〉，《今世說》，頁 141。

〈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仇隙〉六類。〈惑溺〉一類，則擇近雅者存焉」⁸⁰，觀察到性質相類的〈惑溺〉一門，雖然收錄沉溺於物質、享受的記事，但都具備某種「雅」的特質。反過來說，那些門類會被王晔剔除的主因，源自於其事不雅。

不過，對於剔除這些門類，王晔並非沒有掙扎，按馮景的〈今世說序〉載二人的對話：

先生曰：「愚不逮古，而闕其〈讒險〉、〈仇隙〉數則，即其說不全，補乎其俟。」予曰：「是隙之日也，必排闥撒瓦，以延光明，將疑無全日哉？知此，即〈簡傲〉、〈汰侈〉、〈惑溺〉，善讀書者猶將闕之，而補於何俟？」先生善予言，乃著于篇。⁸¹

王晔本認為缺漏數門使此書不完整，理應補上。但是馮景卻勸王晔不必補遺，因為諸如〈簡傲〉、〈汰侈〉、〈惑溺〉等描寫人物行為之偏的門類，會讀書的人本就會略過。王晔接納了馮景的意見，《今世說》才會以現在所見的形態出版成書。從馮景的回應中，可知當代普遍以較為負面的角度，理解這些被刪除的門類。

《玉劍尊聞》與《今世說》同缺〈自新〉，其原因應與王晔相去不遠。這門在《世說新語》中也是條目最少的門類，僅錄二條。有論者認為《世說新語》似乎是為了得到外界好評，才會設立此門。⁸²因此不錄〈自新〉也許是出於這門本身在《世說新語》中就是較難定位、理解的門類。然而，《玉劍尊聞》缺〈捷悟〉則較難以理解。其中一個可能的理由是因為〈世說新語·捷悟〉所選的故事以政治敏感類為主，而且一半以上應對的對象是帝王。⁸³基於梁維樞謹慎的個性，可能怕會觸犯到政治禁忌，因此《玉劍尊聞》不錄此門。⁸⁴

⁸⁰ 【清】紀昀總纂，〈今世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3687。

⁸¹ 馮景，〈今世說序〉，《今世說》，頁 127。

⁸²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 - 《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頁 82。

⁸³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 - 《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頁 80。

⁸⁴ 黃東陽則認為可能是尚無適合的故實可入。參氏著，〈由《玉劍尊聞》考察清初世說體育之文類特質〉，頁 170。

總之從以上審視二書刪除的門類，大致上都是屬於一些人物行為有偏失的門類。雖然在《世說新語》的脈絡中，對於這些門類並無優劣的價值判斷，只是客觀地敘述了士人各式各樣的樣態及行事。⁸⁵但是世說體發展到了這兩部作品，這些門類都被冠以負面的價值判斷，以致王暉為了不得罪今人，刪去不錄。事實上，除了這些門類之外，《玉劍尊聞》及《今世說》兩部原有許多門類僅存其意，內容稀少。以下茲列出《世說新語》、《明語林》與這兩部作品中，記錄不超過五則記事的門類及條文數量：

書名	條文不多於五則的門類	數量
世說新語	15. 自新 (2) 32. 讒險 (4) 35. 惑溺 (5)	3
玉劍尊聞	14. 企羨 (4) 26. 黜免 (1) 27. 儉嗇 (2) 30. 讒險 (1) 33. 惑溺 (4)	5
明語林	28. 輕詆 (5)	1
今世說	10. 規箴 (5) 11. 捷悟 (5) 18. 賢媛 (5) 19. 術解 (5) 21. 寵禮 (3) 26. 假譎 (3) 27. 汰侈 (1) 28. 忿狷 (5) 29. 尤悔 (2)	9

可見《玉劍尊聞》及《今世說》在編排門類時更為小心翼翼。諸如〈黜免〉、〈儉嗇〉、〈讒險〉、〈汰侈〉、〈尤悔〉等目，牽涉到朝廷罷免官員，或是士

⁸⁵ 有關《世說新語》門類的排列及其用意，歷代學者有眾多討論但學界至今並無定論。而這個問題會牽涉到如何看待《世說新語》的門類。其中一派看法認為三十六門的排列是愈往前愈褒，愈往後愈貶，因此門類的題目暗寓褒貶。（參：劉強，《世說學引論》，頁 87-88）寧稼雨則指出《世說新語》在同一門類中出現褒貶不一的人物故事，說明許多門類名稱的設立本身並不一定具有褒貶的用意。（參：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頁 62-66。）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傾向於寧氏的說法，認同《世說新語》在門類命名上並未寓含褒貶。

人奢侈吝啬的负面形象，或是做错事后后悔，似乎都在揭他人短处，因此盡量少收，且選入的條文也盡量賦予正面的意義。⁸⁶相較之下，《明語林》較無此忌諱。但這並不代表吳肅公全盤認同《世說新語》的門類，按其〈凡例〉：

劉氏、何氏，皆首四科。然徵文述事，則膾炙之助多，勸懲之義少。門匪已銓，無庸更定，優者不憚廣收，劣者惟取備戒。……如〈任誕〉、〈簡傲〉，世每不察，舉為雅談。鄭衛不刪，觀者宜辨。⁸⁷

雖然吳肅公認為門類無庸更定，但是卻認為原《世說新語》門類中勸諫懲罰的內容過少，因此他會斟酌多收入能予以正面啟發的優秀人事，而不足道的劣行僅是為了取其能告誡之義。此外對於〈任誕〉、〈簡傲〉二門中士人的放誕、傲慢的行徑，頗為反感。不刪二門純粹是仿效《詩經》不刪淫逸的鄭衛詩歌，以讓讀者辨明其不可取。

從以上門類的刪減、或是數量上有意識的調整，可見發展到明清之際的世說體，雖然在體例上高度模仿《世說新語》，但其思考已有所不同。而每門數量的多寡，顯然也是作者藉以傳達其想法的手段之一。因此，接下來將由此入手，探索各書側重的內容。

(四) 各書條文數量統計

以下的列表統計了含《世說新語》在內，各書收錄的條文數量最高的五個門類。⁸⁸假如有些數字非常相近，也納入排名第六高的門類，以資參考。

⁸⁶ 例如《今世話》的〈汰侈〉僅錄一條，載翁氏著意散盡錢財，除了設宴享樂外，也將財物分贈與會者，算不上全然負面意義的豪奢。（王焯，《今世說》，頁 214）又如〈尤悔〉兩則，一則記王西樵後悔寫了〈西樵山人傳〉，因此要確保此文不傳。另外一則記袁重其發現為他按摩的鑛工弄壞了其母親手縫製的衣物，讓他悔痛不已。（王焯，《今世說》，頁 215-216）這兩則記事，前一則不曾牽涉、傷害他人，後一則錯不在袁氏身上，反而突顯其孝心。而且他們的行為對於時局或他人幾乎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力，純粹是與士人自身相關的事情。其性質相對於〈世說新語·尤悔〉中涉及人命、家國大事的記事，相去甚遠。〈世說新語·尤悔〉所載諸如王導慨嘆間接害死周伯仁：「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899-900）；王導告訴明帝司馬氏「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弑高貴鄉公以得天下之行（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900），使人悔恨的程度都較《今世話》深刻，且難以從正面解讀、為之開脫。

⁸⁷ 吳肅公，〈凡例〉，《明語林》，頁 1。

⁸⁸ 本文所劃分的明清世說體統計名單，參附錄三：〈明清世說體條文數量統計〉。

書名 (門類總數)	排序、門類 (條文數目)					
世說新語 (36)	08 賞譽 (156)	02 言語 (108)	04 文學 (104)	09 品藻 (88)	05 方正 (66)	25 排調 (65)
玉劍尊聞 (34)	04 文學 (80)	01 德行 (56)	05 方正 (46)	03 政事 (42)	09 品藻 (42)	23 排調 (40)
女世說 (31) ⁸⁹	03 能哲 (52)	06 隽才 (45)	04 節義 (44)	07 毅勇 (36)	01 淑德 (33)	
今世說 (30)	04 文學 (47)	01 德行 (40)	38 賞譽 (38)	02 言語 (31)	13 豪爽 (27)	
明語林 (38)	01 德行 (102)	06 方正 (55)	12 棲逸 (54)	08 識鑒 (48)	18 容止 (44)	09 賞譽 (43)
玉光劍氣集 (30) ⁹⁰	06 忠節 (265)	11 方正 (195)	22 詩話 (180)	02 臣謨 (163)	21 藝苑 (156)	16 孝友 (153)
快園道古 (20) ⁹¹	12 小慧 部 (150)	04 言語 部 (140)	14 戲謔 部 (110)	15 笑談 部 (99)	01 盛德 部 (80)	

⁸⁹ 此整理只根據筆者所見十一門統計。

⁹⁰ 此整理不含條文不齊，為後人所命名的〈帝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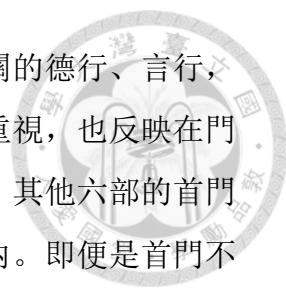
⁹¹ 此整理只根據現存的九門統計。

南吳舊話錄 (24)	06 廉介 (99)	11 規諷 (75)	01 孝友 (70)	24 閨彥 (70)	17 賞譽 (60)	18 諧謔 (59)
---------------	---------------	---------------	---------------	---------------	---------------	---------------

從列表可清楚地看出《世說新語》以人物品鑒及言語表現所佔的比例最高。⁹²與德行相關的，唯獨展現了以下抗上的人物風神的〈方正〉一門。明清之際的七部世說體作品中，人物品鑒在其中四部作品（玉劍/今/明/南吳）中也佔據了一定的篇幅，但都沒有冠該書之首，在數量上也遠遠不及《世說新語》。由此可見，到了明清之際，不論是有意或無意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人物品鑒已非各書最關注的內容。至於言語的表現，倒是較人物品鑒突出。雖然在這列表中，同樣只在四部作品（玉劍/今/快園/南吳）中出現，但條文的數量所佔的篇幅較多。尤其《快園道古》相關的條文數量，甚至超越《世說新語》。此外，文學相關的內容也不少。除了《玉劍尊聞》及《今世說》的〈文學〉以外，〈女世說·隲才〉、〈玉光·詩話〉、〈玉光·藝苑〉也與文學表現相關。由此可見，言語及文字的表現依然是多部明清之際世說體所關注的內容。但是由於本文的論述以明清之際世說體於思想內涵上的繼承與轉化為重點，而文學受到整個時代的文學風潮的影響，牽涉的範圍較廣，難以直接與《世說新語》在思想內涵上作比較。而言語展現的，主要是藝術性的語言技巧，較難成為一個思想內涵上用以比對的議題，因此本文不選取這方面的內容進行論述。

至於與德行相關的條文數量，在明清之際大為提高，在七部作品中都居數量最高的六門之一。諸如《明語林》、《玉劍尊聞》、《玉光劍氣集》更有二門德行相關的門類佔據前六的位置。此外，與政事相關的德目，如〈節義〉、〈毅勇〉、〈忠節〉、〈廉介〉的篇幅也不少，甚至居《玉光劍氣集》及《南吳舊話錄》之首，反映了該書作者對於這些德行的重視。連帶與政治相關的門類，如〈政事〉、〈臣謨〉，或致仕去官的〈棲逸〉，都在各自的作品中佔據一定的位置。由此，顯然可見這些作品與《世說新語》的旨趣的差異。到了明末清初的世說體作品，雖然在人物品鑒、言語文字的表現上仍有一定的重視，但諸位作者也


⁹² 〈賞譽〉和〈品藻〉均為人物品鑒之屬。另外三門中，〈言語〉明顯與言語相關，〈文學〉有一半的內容以清談為中心。〈排調〉記載的則是玄學活動中的機智幽默語言、表現對禮教的嬉笑怒罵等，也是言語的表現。參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 - 《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頁 88。



耗費了更多的心力在搜集、刻劃種種的德行，尤其是與政事相關的德行、言行，都成了他們較《世說新語》更感興趣的新課題。這種對德行的重視，也反映在門類的排序上。除了《玉光劍氣集》的首門因殘缺而不知原名外，其他六部的首門都是與德行相關的門類，而且條文的數量也在全書的前五名之內。即便是首門不全的《玉光劍氣集》，其排序第二的〈臣謨〉所載的條文數量也名列前茅。由此觀之，冠於全書之首的門類都是各書所強調的內容之一。即便《快園道古》整體而言較多篇幅集中在語言的表現上，依然以〈盛德部〉排在首位，且條文數量也不算少，顯然「德」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張岱所強調。相對而言，《世說新語》雖然將孔門四科排在首四門，但〈德行〉及〈政事〉的內容卻偏少，排序的先後與強調的內容兩者之間，關聯較不明顯。

另一方面，女性的份量在這七部作品中呈現了兩極的現象。除了全書以女性為核心的《女世說》外，《南吳舊話錄》的〈閨彥〉所載的條文高居全書第四，《玉光劍氣集》的〈列女〉也收錄了 139 條，雖然按數量不在前六門，但在其他的門類中僅次於〈吏治（150）〉、〈嘉言（148）〉和〈懲戒（141）〉之後，在數量而言與這幾門都相去不遠。在這三部作品中，女性皆處於一個頗為顯著的地位。但在其他四部作品中，情況則大為相異。《玉劍尊聞》、《明語林》及《今世說》皆有〈賢媛〉，但所收的數量都較《世說新語》少，分別為 14、16 及 5 條。《快園道古》則並未為女性另立一門，但以女性為主體的相關事跡散見於包含〈盛德部〉在內的數門之中，處理手法與各書稍異。數量上的懸殊形成的兩個體系，是否反映了此時代的什麼訊息，也是可注意的面向之一。

以上從明清之際世說體作品新增、保存及刪除的門類中，以及所收錄的條文數量中，可見這些作品雖然大體上承繼了《世說新語》的內容，但也加入了一些全新的內容，而且所注重的內容也各有不同。不論有無標榜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縱使在門類上全盤模仿《世說新語》，但在內容的偏重上仍然可以看到它們自身的思考，各書所強調的思想內容也與《世說新語》不盡相同。再者，不論有無標榜模仿《世說新語》的企圖，七部作品卻不約而同關心德行、政事等課題，這種一致性極為值得關注。



此外，這些作品對於《世說新語》既有的門類的理解，也與原書有所不同。最為明顯的是用了寓褒貶的目光看待各種書寫人事之偏的門類，因此對於《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進行了刪減。但也正因為附加了這種價值判斷，使這些作品從分類上就更明顯能看到與類書的門類之間的差異。根據孫永忠整理了前人研究後，對類書作出的定義：「凡輯錄各種古籍中某科、多科或各科知識材料篇、段、句、詞的原文，以分類或分韻的方式，編次排比於從屬類目，並標明出處，從而形成專科性或綜合性的資料彙編，編者無意藉之成一家之言，為專供讀者翻檢查考的工具書，稱為類書。其所集中的資料衆多，在內容上往往包涵歷史、文化、社會、政經、學術、思想、藝文等各層面，涉及中國傳統四部文獻資料。在概念上類書提供的是文獻內容而不是文獻內容提要，也不是字詞的音義，是輯集之功而非述作」，因此許多先進以「述而不作」來概稱類書這項特色。⁹³而與類書恰恰相反，世說體作品所彙編的條文正反映了各位作者的思考，而且各書也不將原文直接編進書中，而是會重新書寫，化成自己一貫的寫作風格，揀取有意強調的相關情節入書。

⁹³ 孫永忠，《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頁 39。



第三章·明清之際世說體內容探索（一）： 「德行」對德量、忠孝、廉儉內涵的繼承與轉化



從第二章中，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不論在門類的設立以及條文的數量上，均以「德行」為最。本章經過梳理「德行」的相關德目後，選取了德量、忠孝與廉儉為論述中心。先論選取以上德目進行探討的原因。德量是《世說新語·德行》中極其重要的概念，因而要論明清之際世說體對《世說新語》思想內涵上的轉化，德量是一個應該關注的課題。尤其《玉光劍氣集》置〈德量〉一門，能清楚比對兩者之間的相異性。其次，談忠孝與廉儉的原因，與明清之際世說體新增的門類中，有〈忠節〉、〈忠義〉、〈孝友〉、〈仁孝〉、〈清介〉、〈儉素〉、〈廉介〉幾門有關。再者，以條文的數量而言，孝與廉也是明清之際世說體中最为突出的兩個德目。以沒有新增德行相關門類的作品觀之，《明語林·德行》共 102 條，孝行佔 17 條，廉儉佔 32 條。《玉劍尊聞·德行》共 56 條，孝行佔 11 條，廉儉佔 16 條。《今世說·德行》共 40 條，孝行佔 13 條，廉儉佔 7 條。《快園道古·盛德部》共 80 條，孝行佔 13 條，廉儉佔 26 條。可見孝廉在各部作品中，佔據了約半數的份量，為明清之際世說體標舉的德目。雖然忠在這幾部作品中較少，但《玉光劍氣集》的〈忠節〉與《南吳舊話錄》的〈忠義〉分別收錄了 277 與 44 條記事，受到二書的重視。加上忠孝抉擇不論在《世說新語》或明清之際均是十分重要的議題，因此本章也納入討論。

本章先梳理《世說新語·德行》所呈現的德行，以及相關門類所反映的人物品行。繼而探討明清之際世說體中「德行」的具體呈現，並嘗試將這些德行與當代的背景聯繫起來，探討這些德行能一致受到這些作者重視的原因，以及在思想內涵上，對《世說新語》有怎樣的繼承與轉化。

本文涉及的七部作品中，《玉劍尊聞》、《明語林》及《今世說》均置〈德行〉，《快園道古》置〈盛德部〉。《女世說》涉及德行的門類較多，分別有：〈淑德〉、〈仁孝〉、〈節義〉。《玉光劍氣集》則有：〈德量〉、〈忠節〉、

〈孝友〉及〈清介〉¹。《南吳舊話錄》雖然沒有以「德」命名的門類，但亦有不少與德行相關的門類，如：〈孝友〉、〈忠義〉、〈儉素〉、〈廉介〉。從以上這些細目，清楚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突出了忠、孝、廉、儉幾樣德目，實是《世說新語·德行》的延伸及擴展。因而本章以「德行」籠括這些德目，以「德行」統稱上述門類。

第一節·《世說新語》的〈德行〉及其他相關門類所反映的人物品行

（一）渾然天成的德量

在《世說新語·德行》中，所標舉的是無以名狀、類似道家式「上德不德」的德量。「德量」指的是內在的品質、氣度，為深沉不可測的大德。這樣的德量渾然天成，自然而得，但無法具體形容，只能讓人感受其氣象。因而，這樣的「德量」可說是一種「無」的道德：只能感受，而非通過表面化的德行表現出來。例如陳季方回應客人詢問其父陳寔的「德」時，其回答便是針對父親的「德量」：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²

將父親比喻為「桂樹」，表示陳寔的價值在於自身，即使沒有顯於外的功德，也有深厚的內涵。而「桂樹焉知泰山之高」則指德量源自本質的美，由天然滋養，自然天成，並非能強求或有意求得的。最後云「不知有功德與無也」，正是至德無跡亦無可名之意。³

¹ 按《四庫禁燬書叢刊》的《玉光劍氣集》清鈔本，此門原作〈清節〉，中華書局版易為〈清介〉。

²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德行〉，頁10。

³ 張師蓓蓓，《漢晉人物品鑑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何佑森先生指導，1983年），頁218。

雖然「德量」難以具體形容，但是當旁人感受到其「量」，這種「量」甚至會有道德感染力，例如：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⁴

這樣的一種「量」，在〈德行〉中強調的是它的道德性。此外，擁有這樣的「量」，當遇到緊急的情況下，就能以其人的從容、雍容來化解、應對。因而，這樣的一種大雅之量為「體」而非「用」。而具備這樣的「量」的人，便會表現出邁越俗情，安於異變，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大雅之量」，亦即收錄在〈雅量〉的人事。在魏晉士人心目中，這種寬大的度量是天生自然而得，非能學、能修得來：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⁵

衆人以虞亮之子庾會是否具「雅重之質」來衡量庾亮（289-340）之量孰真孰假。在此不論庾亮及其子是否真具雅量，重點在於這則紀事反映了魏晉人認為具備雅量是生成的「質」，「人知是天性」，而非後天習得而來。而這種寬宏的度量，在平時看不出來，而是要透過在某種情況下，視其能否從容不迫、雍容相對才能驗證之。如同此則條文中，溫太真（288-329）躲在帷幔後嚇庾會，藉此檢驗其量。由此可見，〈雅量〉中所展現的量度，以展現先天的「才性」為主，較不具備道德意義，與〈德行〉中的德量的側重點略有不同。因而本章所述，仍是以〈德行〉中與道德相關的德量為主，不涉及明清之際世說體中置放在〈雅量〉之下的條文。

⁴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德行〉，頁3。

⁵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雅量〉，頁358。

(二) 出乎天性的孝行

《世說新語·德行》載有不少關於孝行的條文，在〈德行〉共 47 條記事中介佔了 12 條。孝行受到重視，與當代的社會風氣、思潮有莫大關係。論者認為，魏晉之際的孝悌之風既是儒家倫理在現實生活中的反映，也是漢代孝悌之風的一種延續。⁶但是由於漢代的察舉、徵辟制使孝行越趨表面化，甚至出現激詭、矯詭的假孝行，使孝悌之行逐漸德目化，成為可計量的東西。而魏晉的孝悌之風雖然自漢代延續而來，其內涵卻不盡相同。嵇康（224-263）的〈釋私論〉談「越名教而任自然」，所反對的便是流為德目、成了僵硬化、規條化的「禮法」。何晏（?-249）、王弼（226-249）、夏侯玄（209-254）等正始玄學家就是將名教仁孝之德與自然無為之道等量齊觀的。⁷孝悌之道恰恰位於「名教」與「自然」的交叉地帶，同時符合「名教」與「自然」，處於二者能同時相容的縫隙中。此時代以孝行著稱，例如當代名孝子王祥的事蹟，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成為孝女模仿的典範：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⁸（《世說新語》）

禹城縣崔氏女孝。母遇疾，隆冬思食魚。女曰：「昔聞王祥臥冰得魚，吾女子獨不能耶？」乃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十魚，鱗鬣稍異。食母而愈。人問女曰：「若臥冰時如何？」女曰：「以身試冰，殊不寒也。」⁹（《女世說》）

崔女模仿王祥臥冰得魚的孝行。其言「吾女子獨不能耶」，更帶有女性不容被輕視的傲氣。李清選取此則記事，隱然有教化的味道。

至於〈德行〉其他孝行，多表現出孝行出乎自然，為內心感情的自然流露。例如：

⁶ 劉強，《世說學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325。

⁷ 劉強，《世說學引論》，頁 328。

⁸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 15-16。

⁹ 【明】李清，《女世說》，〈仁孝〉，載《婦女雜誌》1-2，頁 3-4，總頁 297-298。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¹⁰



王戎哭喪雖不備禮制，但是劉仲雄能從王戎毀悴的外表，感受其內心憂感之情。因此，劉仲雄判斷王戎的哀痛，更甚於和嶠，稱之為「死孝」。

此外，《世說新語》收錄的還包括有些小趣味的孝行：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淝濱，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¹¹

陳遺因習慣儲存焦飯拿回家給母親吃，最終得以靠這些焦飯活命，時人稱其孝行為「純孝」。客觀而言，陳遺充其量只能稱為小孝行。然而，像陳遺這樣的小孝行就能被稱為純孝，這在後文談到明清之際世說體的孝行則不復見，可見兩個時代對「孝」的看法的差異性。除了陳遺的純孝而得到天報外，《世說新語》也出現了「人報」孝子的例子：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¹²

祖光祿因其孝名獲贈兩名婢女，祖光祿亦欣然接受。

¹⁰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 19-20。

¹¹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 49。

¹²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 27。

(三) 孝先於忠的觀念的反映

《世說新語·德行》載孝行多於忠義，幾乎看不到忠臣的身影。從士的角度而言，這固然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潮有關，認為「忠」並非自然的德行，因此並不標榜，自然並不為之。從人臣的角度而言，由於當時政權交迭十分迅速，以致難以要求整個家族只忠於一個主子。以潁川荀氏為例，荀淑（東漢時批評外戚梁氏）、荀爽（東漢末年參與王允謀董卓事）、荀彧（曹操之臣）、荀顛（侍奉司馬家）四代人，便分別侍奉了三個不同的政權。¹³對他們各自而言，他們所侍奉的都是當時的執政者，似可言忠。但曹丕逼迫漢獻帝禪讓、司馬篡魏，都是以不義的手段取得政權，荀彧、荀顛又能否以「忠」稱之？由此可見當時「忠臣」之難以定義。

忠的難以衡量，加上政局的形勢，以致晉代以後形成親先於君、孝先於忠的觀念。這個觀念的形成，首先是由於司馬氏奪取政權與儒家的傳統道德不符，因此在「忠」方面無從談起。加上晉初要掃除忠於魏室的人，自然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飾己身的行為，用以掩護自身在儒家倫理上的缺點。另一方面，門閥制度的確立，促使孝道的實踐在社會上具有更大的經濟上與政治上的作用，因此親先於君，孝先於忠的觀念得以形成。從世家大族的角度而言，孝道的提倡也是他們為了維護本身的利益所必需的。到了東晉初期，家族較王朝為重的形勢在政治上更為顯著，於是孝先於忠的理論也更為肯定。¹⁴

《世說新語》不惟孝多於忠，也呈現了孝先於忠的觀念。嵇紹（253-304）忠於晉惠帝，為了保護惠帝而身亡。然而，其父嵇康被司馬昭所殺，嵇紹與司馬家實有殺父之仇橫互其間。因此嵇紹的忠難以被認同，其忠心護主的行為在《世說新語》中也只有透過羅企生間接道出，顯然《世說新語》不甚認同其忠義之舉是值得褒揚的德行。而羅企生作為〈德行〉中唯一一個忠臣，該條文強調的仍是其忠孝兩全。這隱然意味：若非因其「孝」，其事也不會置入〈德行〉。羅企生事如下：

¹³ 參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8。

¹⁴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的君父先後論〉，載《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頁 238-244。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荅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¹⁵

羅企生為殷仲堪的僚屬，不肯另事桓玄，因此被殺。但在臨刑前以奉養母親的名義，請求桓玄放過其中一個弟弟。由此可見後段從強調羅企生的「忠」轉為「孝友」，而「孝友」的部分也許才是羅事會收錄在〈德行〉的主要原因。

在〈德行〉之外，忠義的例子也不算多。例如在〈方正〉中收錄了諸葛靚背洛水而坐，及周伯仁阻止王敦謀反：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¹⁶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¹⁷

二人被列入〈方正〉，主要是因為二人皆呈現了「以下抗上」的風骨，不屈從於強權，符合〈方正〉的標準形態。因而，這兩則典型的忠臣不入〈德行〉，便清楚可見《世說新語》表彰的並非他們的「忠」，可見「忠」在《世說新語》中不被強調。

¹⁵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47-48。

¹⁶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頁290。

¹⁷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頁315。

(四) 清廉與儉嗇的人物性行

《世說新語·德行》甚少與廉潔相關的條文。這也與當代人認為廉並非出乎「自然」的德行的認知有關。因而，〈德行〉甚少標舉廉。例如兼具孝廉二德的范宣主要是因其孝心劃入〈德行〉：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邪？」范笑而受之。¹⁸

此外，他一路拒絕接受贈遺，到最終被韓豫章動之以情，接受二丈布絹，展現了人情味、趣味性，也是被收進〈德行〉的原因。除此之外，〈德行〉中所見稍具廉潔節儉之風的，僅以下數例：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啟用為吳興郡。¹⁹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²⁰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²¹

其中，王恭的事件也許更重於他將自己僅有的竹蓆的「捨」，甚於王恭只帶回一張竹蓆的「廉」。而王戎不受賻儀，與其在〈儉嗇〉的記事相比，有造作之嫌。

¹⁸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39。

¹⁹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28。

²⁰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48-49。

²¹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23。

虞預的《晉書》稱「戎由是顯名」²²，可見王戎的「廉行」有可能是為了建立名聲。

〈儉嗇〉收錄了許多王戎吝嗇小氣的舉動，呈現了其人性行之偏。將〈儉嗇〉與明清之際世說體的〈儉素〉與〈儉嗇〉對照觀看（詳後文），更能看到內涵的差異之大。《世說新語》的〈儉嗇〉中，唯一可稱為「儉」的是庾亮為了討好陶侃，食薤留白一事，但顯然此儉約之舉，並非出自其真心、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儉」。魏晉時期隨儒家禮教至尊地位的動搖和崇尚自然風氣的盛行，反映儒家禮教思想的節儉觀念幾乎蕩然無存。²³在《世說新語》的〈儉嗇〉中，事實上只展現了「嗇」，而無「儉」可言。這反映了西晉的聚斂風氣，呈現了這一時期金錢萬能的思想在士人中的影響，以致士人追求金錢到了毫無節制的程度，嗜利如命。有論者認為這種貪欲心態是其時士人利己心態的一個側面，是私欲高漲的社會風氣的產物。此外，也是順應社會思潮的轉變，任自然發展到情欲物欲惡性膨脹的程度。²⁴馬瑞志(Richard B. Mather)將這門翻譯為“Stinginess and Meanness”，將吝嗇小氣以至有點卑鄙的人物性情表達出來，實在非常貼切。²⁵

第二節·《玉光劍氣集·德量》所反映後天養成的德量

（一）後天養成的德量

在本文所討論的七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只有《玉光劍氣集》置〈德量〉。如前所述，《世說新語·德行》標舉的是渾然天成、無以名狀的「德量」。到了《玉光劍氣集》，其〈德量〉的內涵則有所不同。其小序謂：

²² 轉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 23。

²³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 - 《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頁 91。

²⁴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頁 169-177。

²⁵ 門類的翻譯，參 Richard B. Mather translated, "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2002, pp 490-492. 寧稼雨認為其翻譯不當，應以 "Frugality and Stinginess" 為佳。這個翻譯雖然將原文「儉」的意思翻出來，但事實上與這門的內容不符。（參：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 - 《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頁 91。）筆者認為馬瑞志的翻譯能精準地點出「嗇」這個特質，較符合這門的意旨。

維德欲厚，維量欲宏，……要之，量宏者其德必日以進，而德厚者其量自足以容。……所以，……對叔度者，輒消鄙吝之衷。²⁶

顯然在張怡的心目中，德與量有一個循環、相輔相成的關係：「量」有助於「德」的培育，具備「德」的人才有容人的「量」，而培養「德量」的重點則在於「容（人之量）」。由此可見，《玉光劍氣集》所談的德量與《世說新語》的不盡相同。不過，從小序提到黃叔度以德量感化他人的典故，可見《玉光劍氣集·德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承襲《世說新語》的意圖。但在具體表現上則基於時代的差異而有所變化。例如《玉光劍氣集·德量》不再如《世說新語》所載，以黃叔度那種無形的德量感化他人，而是透過身體力行，讓他人感受其德：

倪文僖居鐵作坊，巷甚狹，公輿從出入，肆工皆起立。公呼語曰：「汝吾鄉人，毋為我出入妨作務，第坐為之。」諄諭再三。後有某御史亦居巷內，怒民倨坐，執送巡城，欲加罪。居民訴曰：「小人俱為倪尚書所悞，且不知御史大于尚書也。」因備述前事。巡城盡釋之，復某御史，曰：「聞居民言，令我亦慚。」²⁷

倪文僖透過實際行動表示不必鄉人行禮的低姿態，使巡城慚愧。由此突顯倪文僖因其德之厚，而非僅因其量便足以感化他人。

此外，與《世說新語》中渾然天成的「量」不同，《玉光劍氣集》中的「量」，能在後天養成。例如被稱為「德量寬宏」²⁸的夏原吉（1366-1430），其「量」實是自小訓練而成：

或問（夏原吉）：「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²⁹

經過不同階段的訓練，最後才會內化，成為一種自然而然表現出來的度量。此外，為善之德也能透過後天有意識的培養，致使在生活上自然行善：

²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頁 593。

²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09。

²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596。

²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15。此事亦見於【清】梁維樞，《玉劍尊聞》，〈雅量〉，卷 5，頁 12a。

徐文靖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平生如是，雖貴勿輟。³⁰

正因為德與量皆可靠後天培養，因此在《玉光劍氣集》中會出現「量」有深淺不同的議論：

李文達賢之于葉文莊，聞其譖己，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為禮部。人量淺深不同如此。³¹

（二）德量：具體的容人之量

那麼，具體而言，《玉光劍氣集·德量》中所謂需要「宏量」培育的「厚德」究竟是什麼呢？簡而言之，《玉光劍氣集·德量》與《世說新語·德行》最大的差異，在於德量不再是一種只能感受，無可名狀的東西。與《世說新語》的量為「體」而非「用」不同，雖然在後文我們會看到《玉光劍氣集》較為接近雅量的條文確實表現了這樣的一種「體」。但是以德行的條文而言，則往往是通過「用」展現其「德」，以致「德」的表現趨表面化，成了單純的德行，而非呈現其人之德量。因而，《玉光劍氣集》的德量透過人物的德行，使之變得更為具體、清晰可見。

例如沒有斥責市兒、婦女無心之失的蔣瑤，展現其心胸寬厚，便是「宏量」的其中一種表現：

（蔣瑤）為揚州時，有市兒放紙鳶，偶落公帽，又有婦自樓濺水，污公衣，左右欲執之，公釋不問。³²

又如將財物無條件贈予小偷、盜賊的人，被譽為「厚德」、「盛德」：

³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10。此事亦見於【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 1，頁 19；【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下〉，頁 19。

³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14。

³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19。

文貞歸里，徧召親故，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于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檢器，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其人酒酣潦倒，杯帽俱墮。公亟轉背，令人仍置其帽中。前輩**厚德**如此。³³

蜀劉翁業屨，夜有盜入，翁曰：「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旦日餉二子，幸矣。」後盜遇翁，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盜歷述其言，翁終不承。盜曰：「盜即我也。公**盛德**若此，忍取公米乎？」悉還之。翁曰：「實無是事，敢受君米？」卒辭之。³⁴

《玉光劍氣集》所標舉的「德量」，透過人物將物質贈予他人這種「自我虧損」的行為，展示其量。

此外，還有一種略帶自虐傾向，超乎常情的「容人之量」：

王莊毅竑督漕淮陽，有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常挫抑之。尋公遭言免官，單某祇候江滸，致殷勤，而以糞穢置缶中，云醢醬以獻，蓋以紓夙憾也。無何，公還官，單乃逃遠方，詐死。里人跡所在，執而訟于公，公平其訟而遣之，不與較。公捶死馬順于陛前，矯矯剛方，而**容忍**又如此。³⁵

雖然王竑（1413-1488）曾經在土木堡之變後，在朝廷上帶頭捶打王振的黨羽，錦衣衛指揮馬順，可見他毫不畏懼惡勢力，剛直方正的個性。但是當他督漕淮陽時，對下屬單某的惡作劇卻能做到毫不計較，以致張怡稱他「而容忍又如此」。

《玉光劍氣集》的「德量」，便是能高度容忍各類事情的度量。不過在某些時候，則會予人過度包容的觀感，例如：

錢鶴灘福以鼎元歸。無錫華某，富人子也，慕公名，以厚幣交，公不納。而有老儒某，貧無賴，乘間謁華氏，稱為公師。華氏張樂款之，方獻酬間，蒼頭報公入邑矣。某遑迫，請出更衣，因馳詣公，跪請曰：「所以至此，為師耳。」華乃厚贈某。³⁶

³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595。

³⁴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05。

³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03。

³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06-607。

對於錢鶴灘的做法，書中有朱筆眉批，云：「成人之惡，雖厚而失中。」³⁷雖然錢鶴灘寬厚地對待假冒其師的老儒，可謂有德。但是其「德」實際上卻是幫老儒完謊，在道德上有所缺失；加上助老儒騙取華某的錢財，對華某實有所虧欠。因此被責為「厚而失中」極其合理。此外，又如在侍兒失手跌死兒子後，還幫忙掩飾侍兒罪行的馬公：

福建大司農馬公森之父，年五十一得一子，方三歲，令侍兒抱之市觀燈，失手跌地死。侍兒持死兒歸，迎馬公于門，哭之哀，曰：「汝誤也，疾走，毋為主母所殺。」兒死時，左面色青。明年復得一子，左面青痕尚在。弱冠舉進士。公年八十，猶強健，受封誥。³⁸

老年得來的獨子因侍兒粗心大意而喪命，一般做父母的責怪並不稀奇。但是馬公不但沒有責罵侍兒，反而促侍兒趕快離開，救他一命，讓他另謀生路。連兒子的性命被奪走也能包容，其中便隱然看到明人的自虐、苛刻的性格。這方面在以下談論忠、孝、廉、儉等方面均有所呈現，可說是明清之際世說體中所呈現出來的，明代士人鮮明的特質。另一方面，這則記事也反映了明人的因果觀念，可見其世俗性的一面，與明代的社會背景有莫大的關係。

除了上述這種較為極端的「德量」之外，還有高官（或致仕高官），在平民百姓面前不擺架子的姿態，也被稱為「盛德」：

莊懿、莊簡，皆以尚書里居。兩公歲時入城祝釐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櫛工也。兩公與之為老鄰，肅章服拜之。櫛工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之而出。真盛德事也。³⁹

李公乘、王以竑，俱一時名臣，致仕居鄉。王高自位置，非其人不與。李出入閭巷，與鄉人對弈，無忤。王曰：「朝廷大臣，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李曰：「在朝在野，固自不同。」⁴⁰

³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07。

³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08。

³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00。

⁴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04。此事亦見於【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 1，頁 1b-2b。



(三) 〈德量〉：德行與雅量的混合體

上述的例子中，可見某些條文標舉了「盛德」、「厚德」等字眼，而張怡也在其中一則條文的最後註上「以上厚德」⁴¹。另外，在某些條文中，也會出現諸如「皆服公雅量」⁴²等字眼。由此可見，「德」與「(雅)量」在〈德量〉中，確實有二分的傾向，所展現的並不必然為「德量」。例如有些條文中的言行，較無道德性，比較貼近《世說新語》的「雅量」：面對緊急狀況時以雍容的態度面對，不改常度。例如：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王振捏旨逮捕。官校至，公方坐東堂閱諸生試卷，免冠就繫，神色自若。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勝前，某人不及前。」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⁴³

在面臨被捕的瞬間，依然能夠神色自若、鎮定地交代各個學生的學習狀況。又如：

李公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眾知來報傳臚之信，賀之，公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怡然不異平日。⁴⁴

白沙訪莊定山，定山挈舟送之。有維揚一士子，素滑稽，同舟數十里，極肆談鋒，盡衽席狎昵之事，以困二老。定山怒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之。⁴⁵

以上兩則在《明語林》與《玉劍尊聞》中皆被編入〈雅量〉，可見吳肅公與梁維樞將其性質定為喜怒哀樂不形于色的深廣雅量。由此可見，〈德量〉基本上可說是將〈德行〉與〈雅量〉兩門合併為一。惟獨內容上，應入〈德行〉的德目如孝、

⁴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13。

⁴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20。

⁴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16。

⁴⁴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23。此事亦見於【清】吳肅公，《明語林》，〈雅量〉，頁 81。

⁴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 616。此事亦見於【清】梁維樞，《玉劍尊聞》，〈雅量〉，卷 5，頁 1a。



廉等，被張怡置入新設的〈孝友〉、〈清介〉、〈忠節〉。另一方面，張怡的〈德量〉將《世說新語·德行》中與德量相關的部份，與〈雅量〉混為一談，可見在「德量」與「雅量」的概念上，張怡將這兩個在內涵上側重角度有別的「量」合併，與《世說新語》二分的處理手法不同。

第三節·明清之際世說體中與「德行」相關門類中的孝行

明清之際世說體「德行」的相關記載中，數量最多的是各種各樣的孝行。

《玉光劍氣集》及《南吳舊話錄》均設置了〈孝友〉一門，可見「孝」作為一種德行，被這些作者所重視及強調。⁴⁶這在張岱〈快園道古·盛德〉的小序更為明顯：

陶庵曰：馮子猶集《古今笑》，以德行為迂腐，遂將獻章求嗣、周木問安，皆以一笑抹之。則古之二十四孝，泣竹扇枕，何事不是兒戲，而至今稱為絕德耶！《論語》記「鄉人儻，孔子朝服立於阼階」。聖人遇極兒戲之事，必存一分正經，用以持世。乃敢以極正經之事而概視為兒戲也哉！集盛德第一。⁴⁷

張岱首先反駁馮夢龍視愚孝為迂腐、視之為笑話的觀點。⁴⁸繼而援引二十四孝，指出這些看似「兒戲」的孝行正是「絕德」，強調必須以正經的態度視之。這篇小序冠〈盛德〉之首，張岱在舉例說明的時候，選擇了以愚孝切入，獨獨將「孝」這個品德標舉出來，顯見「孝」在張岱心目中佔據重要地位。

⁴⁶ 孝行在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作品中，似乎有比明清其他時期更被重視的跡象。在本文列舉的明清世說體作品中，除了本節述及的三部作品外，僅有五部作品的門類含「孝」：1.《初潭集》〈孝子〉2.《邇訓》〈孝思〉3.《琅嬛史唾》〈孝敬〉4.《西山日記》〈孝友〉5.《南北朝新語》〈孝友〉。以比例而言，這段時期涉及僅七部作品中便有三部標舉「孝」，不能謂不多。而在這八部作品中，只有四部標舉「孝」的門類的條文數量，佔據該書前列。當中便有《玉光劍氣集》及《南吳舊話錄》兩部。

⁴⁷ 【明】張岱，《快園道古》，頁1。

⁴⁸ 其引《古今笑》，即馮夢龍的《古今譚概》。此事出自【明】馮夢龍編著；樂保群點校，〈問安、求嗣〉，〈迂腐部卷一〉，《古今譚概》（北京市：中華書局，2007），頁14。原文如下：《國朝史餘》云：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於太夫人，曰：「獻章求嗣。」顧主事餘慶面質之，因正色曰：「是何言？太夫人孀婦也！」陳嘿然。常熟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頃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何用問為？」時人取以為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一) 發乎真心，侍奉父母

大抵而言，這七部作品所記載的孝行，大部份都是父母在世時，子女侍奉父母的描寫。其中一類強調子輩獲取功名後，不改對父母的順從：

陳檢討[繼]少奉母至孝。御史聞而往廉之，見檢討方隨母抱甕行灌，僂僕甚恭。母以壺漿畀之，拜而後飲。⁴⁹

余狀元煌封公心咸先生，性卞急，待其諸子極嚴厲。公及第後，少忤封公意，輒令長跽廳事。有時撲責，則伏地受杖，非命起不敢動移。童僕、親朋有窺見者，急出避之。⁵⁰

即便余煌高中狀元，其父依然不改此前對兒子的態度。該責該罰，照樣處懲。余煌與陳繼也不因獲取功名或任官而輕視父母，依然敬奉、遵從父母的命令。除此之外，還有將服侍父母、承歡膝下視為重於追求功名的例子。例如高南州在仕途順遂之際，選擇致仕歸家：

高南州為銓曹三載，推恩父母受封，遂疏告終養。人或阻之曰：「仕宦如順風揚帆，頃刻千里，何堪坐銷歲月？」公謝曰：「事固如此。然當父母俱存而無所承歡，愛日之義謂何？」⁵¹

旁人不解其行為，高南州指出父母健在而不曾承歡侍奉他們，是為不孝。由此，不難理解諸如以下這個因母親病重而放棄科考的例子：

彭公澤，初會試二場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即束裝歸。或勸終場，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得第孰重！」抵家，母見之喜，尋病愈。⁵²

又或者是突然有感於人生的無常而選擇奉養父母，致仕歸家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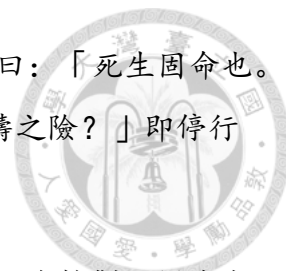
⁴⁹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8。此事亦見於【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4。

⁵⁰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12。

⁵¹ 【明】李延昆，《南吳舊話錄》，〈孝友·高南州〉，卷1，頁15b。

⁵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孝友〉，頁558

高德宏教授信陽，改武岡江行，風逆覆溺相繼。德宏嘆曰：「死生固命也。然未能安於死，又何敢倖其生？老母在堂，詎可身試波濤之險？」即停行辭任，終養不復出。⁵³



以上這些例子，表現了孝子們對於「孝」的認知：要身體力行，直接對父母盡孝，才能稱之為孝。名成利就固然為家庭帶來光榮，父母面上有光，但終究不是直接表達對父母的孝心的表現。

因此書中不乏在日常生活起居上體貼父母的例子：

夏公鉞者，夏太常寅之子。太常七十致仕，公備極孝養。太常好與賓客遊樂，公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令人盡召太常所善客集郊外，以肩輿奉太常至其處，盡歡乃歸。如是者二十二年如一日。⁵⁴

夏鉞因了解其父好與賓客宴遊，總會準備好酒食待客。當沒有客人上門時，還主動為父親召集賓客，不使父親寂寞。

另外一類則是在父母病重時，在病榻旁邊無微不至地照顧的孝行：

胡勵齋父患脾疾，日夜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下至中裙廁踰，皆自滌之。及卒，三日勺水不入口，一慟吐血數升，遂以哀毀成疾，尋亦不祿。室無妾媵，橐無旨蓄，士論惜之。⁵⁵

盡心盡力，親自照料父親，不因父母患病而懈怠服侍。

此外，不少記事提到孝子在照料病重的父母的時候，父母有想吃的食物。孝子盡心盡力為父母尋找，多帶有神異色彩：

師司農[達]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嘗有，達急出城廿五里得之。歸已二鼓，道遇虎，達驚而呼天，虎舍之去。⁵⁶

⁵³ 【明】李延昆，《南吳舊話錄》，〈孝友·高德宏〉，卷1，頁5a。

⁵⁴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孝友〉，頁557。

⁵⁵ 【清】王倬，《今世說》，〈德行〉，頁143。

⁵⁶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9。



回家途中遇到老虎，但上天似乎有感於其孝心，因此老虎沒有襲擊師達（?-1427）便自動離去。有時候，父母所要求的食物不符當下節令，難以獲取。但是因孝心所至，孝子會意外獲得：

編修董璘有時名，以母病歸養。一日，母思鮓，時不可得。禱於鎮江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鮓以歸，鄉里異之。⁵⁷

另外還有孝感動天，療癒無藥可救的疾病的例子：

景暘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眸炯然，舊疾如失。⁵⁸

以上種種，均可見孝心之真誠，能感動天地，回報其孝行。

從以上種種侍奉父母的孝行、孝子的態度，可見這些作品強調發自真心的孝行，事事以父母為先，滿足其所願，身體力行侍奉他們。而且對待父母的態度，不因考取功名而有絲毫改變。

（二）稍顯激烈，哀毀過禮

這七部世說體所載的孝行不僅限於父母生前的孝行，也有觸及父母身後守喪哀悼的行為：

孝子丘鐸既葬母，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⁵⁹

丘鐸在母親墳墓的附近結廬守喪，甚至還會體貼母親的心情，擔心母親寂寞，跟她說話。尤有甚者，連老虎都感受到丘鐸的孝行，避開不去襲擊他，給丘鐸留下一個能與母親獨處的空間。又例如席應珍慟哭母喪之事：

⁵⁷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12。

⁵⁸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18a。

⁵⁹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10。此事亦見於：【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3。

席應珍髫年即辭家學老氏，孝於母。母死之後，祀享必慟哭。或謂：「親愛既割，何必若此？」應珍曰：「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不孝神仙？」⁶⁰



雖然席應珍學習道教，理應能割捨人間的親情，無牽無掛，才能修煉成仙。然而，對於旁人的質疑，席應珍卻堅持其「世間無不孝神仙」的立場，可見其對「孝」的重視，不認為自己慟哭母喪的行為有違其宗教信仰。「不孝神仙」這個觀念，也見於其他世說體著作中，例如以下這條：

唐詩墓道煉丹，道流勸之出家入山。唐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仙。」⁶¹

同樣也是把奉養母親放在較修道出家更重要的位置上，不因對道教的追求而忽略父母。從世說體作品標舉這種選擇，作者對於孝行的重視，在此可見一斑。

除了守喪之外，還有因父母去世，過哀致死的孝子。例如張子石：

張子石遭父喪，哀毀遘疾。臨終召子姪，戒之曰：「居喪有禮。吾才識淺薄，不能仰合聖賢以遺宗黨憂，勿足學也。」乃展轉而卒。人謂子石**死孝**。

⁶²

對於張子石哀毀過度去世的孝行，時人稱之為「死孝」。頗有意思的是，張子石本身並不認同自己的行為，臨終前還訓誡子侄「勿足學也」。另，前引《世說新語》中王戎喪母哀傷過度，同樣被稱為「死孝」。雖同為「死孝」，張子石哀毀的程度卻較為激烈。雖然張子石並不認同自身的行為，但是這樣的不認同，反而突顯了明代士人出自本心的孝行的激烈程度，可見與魏晉名士的特質不同。

不僅是男子，《女世說》的〈仁孝〉也有相似的記事。例如陳孝女因無緣再為母親掃墓，哀慟至死：

⁶⁰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5。

⁶¹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3b。

⁶²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孝友·張子石〉，卷1，頁22a。

錢塘陳孝女遭兵火無宅，隨父寄殊勝寺。後依東平人李知事家。屆春，女請往母墓，悲極哽咽。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此聞李氏將北歸，吾父女孤貧，勢必偕往。父耄女單，間關南北，何日再至母墓，俾綠楊紙錢，年年如故乎？」言與淚俱，俄大慟，仆地而殞。⁶³

又如王氏女因父親去世，哀毀過度，哭出血來。上天有感其行，治愈其眼疾：

王氏女年五歲，兩目盲。至二十父死，臨屍一叫，目皆血出。小妹俄舐其血，左目即開。⁶⁴

此外，還有孝女殉父的例子，例如賈章的女兒因其父被誣蟻殺害，不願苟活的心意：「吾（賈章女）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父與吾耳。今父死，吾忍獨生乎？」⁶⁵以上諸例皆呈現了子女在面對父母的死亡時的反應。這些孝子孝女在父母死後絲毫不掩飾其情感，流露哀慟之情，甚至哀毀過度至死。雖然他們的反應也許太過激烈，而且對於父母已死的既定事實無任何幫助，但從多位作者將這類事跡放置在〈德行〉、〈仁孝〉、〈孝友〉諸篇中，可見他們並不反對這類稍顯過激的孝行。

（三）不孝之孝，奇節孝行

此前談到父母在世時，子女侍奉父母的條文，大抵合乎常情。但是在明清之際，在這些合於常禮侍奉父母的孝行之外，還會有一些較為極端的孝行。這類孝行往往會損害自己的身體，例如割股療親和以身代親。

割股療親的行為，自唐代出現。割股療親違背了《孝經》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意旨，因此邱仲麟稱之為一種「不孝之孝」。⁶⁶到了明清時期，割股行為持續發展，其時士人割股的比率似要比此前要高。割股療親的成員，已從普通老百姓逐漸延伸至士人階層。⁶⁷也許是風氣的轉變，致

⁶³ 【明】李清，《女世說》，〈仁孝〉，載《婦女雜誌》1-2，頁4，總頁298。

⁶⁴ 【明】李清，《女世說》，〈仁孝〉，載《婦女雜誌》1-2，頁2，總頁296。

⁶⁵ 【明】李清，《女世說》，〈仁孝〉，載《婦女雜誌》1-2，頁3，總頁297。

⁶⁶ 邱仲麟，〈不孝之孝－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初探〉，《新史學》6卷1期，1995年3月，頁49-92。

⁶⁷ 同上，頁89。

使相關的條文出現在以描述士人階層為主體的世說體中。割股療親在這幾部世說體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趙希乾年十七，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谷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⁶⁸

這則記事有點神奇，趙希乾剖胸腸斷之後仍能活下來。此外，也有割股後去世的事例，如高仲彩在割股療祖母痊癒之後得瘵疾後病逝：

高仲彩祖母病劇，高引刀割股肉作羹療之，病旋愈。里人稱為孝童。讀書不輟，乃得瘵疾。臨死，親黨咸疑天地不佑善人。高且歎且言曰：「壽夭，命也。忠孝，性也。」須臾大汗而逝。前一夕守土地祠者，聞空中曰：「明日送高孝童子入山。」凌晨特來問訊，則高死矣。⁶⁹

從高仲彩的親黨抱憾天地不佑善人的觀念，可見與前引《世說新語》中，陳遺行孝能得好報的觀念相通。但是高仲彩卻沒有怨天尤人，反映他割股治療祖母的孝行，是天性使然，不求好報，也不怨天無好報。

但是，割股療親這個行為並非沒有爭議性。明中葉以後，出現了兩種互相排斥的看法。一種認為割股有違聖人孝親之道，極力反對；另一種看法則認為這個行為值得肯定。認為割股值得肯定的一方，主張用「傷遺體」律衡量孝或不孝，並不全然正確，而應論其本心。這一派強調「至誠」、「本心」、「良知」，反映了明代王學的影響，也為割股尋覓到了人性的基礎。⁷⁰

雖然從上述的例子中，可見作者都是以正面的角度記載這些事蹟，但這並不代表這些作者都認同割股。《玉光劍氣集》記載了七條割股的事蹟，當中夾雜了時人對於割股的討論及評價。⁷¹在這短短七則的篇幅中，《玉光劍氣集》並沒有偏袒任何一方的觀點，涵蓋了上述兩種立場。

⁶⁸ 【清】王暉，《今世說》，〈德行〉，頁 149。

⁶⁹ 【明】李延昆，《南吳舊話錄》，〈孝友·高仲彩〉，卷 1，頁 20b。

⁷⁰ 相關討論，參見邱仲麟，〈不孝之孝－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初探〉，頁 83-87。

⁷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孝友〉，頁 570-571。



對割股持正面評價的如下：

祁孝子某，失其名，持刀自刺，至五六刺而心出，遂緣心得肺，緣肺得肝，既而肺稜稜出于外。眾為禱神，夢神曰：「末世鮮仁孝者，欲出之百日，令世人遍觀耳。」⁷²

借用夢中神諭，點出「末世鮮仁孝者」的現象。因此藉由外顯的割股形象，以教化世人，該多行仁孝之事。在這條記事中，割股顯然被視為一個正面的教育素材看待。但是緊接的下一條記事，則呈現了時人對於割股的負面評價：

瑞安童子陳公鳴鑾，割股救父。或問：「不畏痛楚乎？」童子淚下曰：「爾時殊不自知。」陳立甫曰：「有不知恐怖之方熙，安知廬墓為孝？有不知痛楚之鳴鑾，安知割股非孝？」⁷³

陳立甫以「安知割股非孝」，與「安知廬墓為孝」對比，評價陳鳴鑾割股救父的行為。當中雖然可以感受到陳立甫被真心救父的陳鳴鑾感動，但從他以「割股非孝」與「廬墓為孝」作為對比，可見時論將割股視為非孝。顯然割股是否能視為孝行，在當代有一定的議論。而張怡選擇將「割股非孝」的觀點放在〈孝友〉，多少也反映了張怡對割股持一個較為保留的態度，因此有意識地置入一些反對意見，以供讀者自行思考「割股」是否正當。張怡的這種做法，也反映了割股在當代極富爭議性，因此張怡在處理這個議題時選擇不表明其立場。

此外，張怡還節錄了一段關於劉元卿對割股的討論，內容較為客觀持平，消融雙方的意見：

劉元卿曰：「或問予：『割股孝乎？』曰：『予亦人子也，忍謂割股非孝耶！均為人子，均受罔極之恩，而彼獨苦行如是，反之自心，其未盡分多矣，敢談笑而道其是非耶！』『然則高帝之禁非與？』曰：『為人臣子，

⁷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孝友〉，頁 570。

⁷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孝友〉，頁 570。

何所不用其情？為人君父，亦何所不用其情？禁止者，為君止仁，為父止慈也；割之者，為子止孝也。各自致而已』。』時以為名言。⁷⁴

劉元卿的討論從君、父、子三者的觀點出發，剖析從國君的立場看待割股，由於出於仁心不便鼓吹百姓自殘，因此只能禁止。從父親的角度出發，則是慈父不欲子女有任何損傷，因而禁止。至於從人子的角度，則是為了表現其孝心所以選擇割股。對於割股的態度，觀乎從哪個角度視之，也可能因身份的轉換而隨之轉變，實難以讓所有人認同單一立場。也許正是基於這個現象的複雜性，在這七部作品中，除了《玉光劍氣集》、《南吳舊話錄》及《今世說》外，其他作品均不見割股療親的記載。

此外，在這七部世說體中，還有以身代親，甚至以身代死的子女。相較於割股療親具備爭議性，這類行為雖然也違背了「不敢毀傷」身體髮膚的意旨，但由於事出突然，在面臨危機時不見得有充裕的思考時間。當下的判斷，更能突顯其孝心出於天性、發自內在的情感。因此這些捨命救父母的孝子不會受到任何人的批評。例如：

廖廷皓母采蔬於圃，為虎所攫。皓急追及之，抱虎頭，且泣且訴，願以身代。既以拳入虎口，母遂得脫。⁷⁵

為了救母與老虎搏鬥，毫不畏懼。此外還有面對倭寇的襲擊時，孝子為了保護母親，甘冒喪生之險：

倭逼青邨，鄉塾師周文德奉母走匿，中途遇倭。倭將刃其母，文德延頸願以身代，倭笑曰：「留老婆子吃飯，何如借健後生馱包？」乃釋母而擄文德去。在倭營三年，無隙可脫。總督胡梅林會勦始獲歸，其母猶在。⁷⁶

周文德本要代母死，結果被擄走，三年後才得以回家與母親團聚。這類遇賊代死的事情在明末清初並不罕見，《玉光劍氣集》也有好些相關記載。⁷⁷又如：

⁷⁴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孝友〉，頁 571。

⁷⁵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下〉，頁 24。

⁷⁶ 【明】李延晷，《南吳舊話錄》，〈孝友·周文德〉，卷 1，頁 18b。

⁷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孝友〉，頁 574-576。

江南徙豪清，鄞人黃潤玉，年十三，詣有司請代其父。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⁷⁸

永樂初年，有徙南方富民往北京的政策。黃潤玉（1389-1477）體貼父親年邁，因而決定以身代親，提出代父徙北京的請求。⁷⁹

以上諸例可見孝子為了療癒、保護父母，願意毀傷己身，甘冒喪命的危險。雖然這些孝行有的違背了儒家孝親之道，作者也並不見得盡然認同這種孝行，卻依然予以一定程度的承認。

上述的諸種孝行，與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方志的記載大致相同，可見這七部世說體所記載的孝行在當代有一定的普遍性。⁸⁰不過與對明清方志的觀察略有不同的是，明代方志多載割股、千里尋親或歸骸、出現奇特孝感現象等奇節，而清代則增加了合乎常情、較為平庸的孝行。⁸¹正如前文所述，這批明清之際世說體記載的割股行為其實不算多，雖然不乏超出常情的孝行，但是合乎常理的孝行也不少，反映了這些作者不過度推崇奇特的孝行。這個立場與明清時期國家對割股療親採取不予旌表的政策頗為一致。⁸²由此可見，雖然這些作者不否定過於激烈的孝行，但他們都不會狹隘地認為只有這類奇節才能視之為「孝行」，對於相形之下較為普通的孝行也同樣重視。不過大體而言，明清之際世說體的孝行，與《世說新語》相較，確實有激烈化的趨勢。《世說新語》不見這類較為激烈的奇節孝行，顯見兩個時代「孝行」的表現不盡相同。

此外，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們不否定過於激烈的孝行的立場，與明遺民那種自虐式的苦行，以及自我戕害的生存方式，有一定的關聯。趙園認為明遺民行為的極端性，是明代二百餘年間士風的延展。這樣的極端性，使某些著名遺民的苦節，更像是蓄意的自懲。⁸³這類極端性在孝子孝女身上，一方面會呈現為上述

⁷⁸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6。

⁷⁹ 黃潤玉事，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卷161，頁4385。

⁸⁰ 參：余新忠，〈明清時期孝行的文本解讀－以江南方志記載為中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第七卷》，2006，頁35-40。余新忠的文章中還提到「萬里尋親」的孝行，此類型只見於《玉光劍氣集》中，不若其他孝行均見諸於多本作品中，因此進行整理時略過不談。

⁸¹ 余新忠，〈明清時期孝行的文本解讀－以江南方志記載為中心〉，頁47-48。

⁸² 相關討論，參邱仲麟，〈不孝之孝－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初探〉，頁74-81。

⁸³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11-12。

某些激烈的孝行。另一方面，其人自虐的傾向，也使他們不以這種方式的孝行為苦，因而往往拒絕靠孝行出名、獲得賞賜。例如：

陳茂烈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閱三日，徃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⁸⁴

相較於前引《世說新語》中的祖光祿因其孝名獲贈兩名婢女，陳茂烈起初雖接受太守的贈予，但是過了短短三天之後，卻將二僕退還。這態度便與《世說新語》能接受孝子獲得小賞賜的觀念不同。除了陳茂烈之外，還有其他不欲以孝顯的例子。例如：

泌陽姚公壽，母喪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公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從門隙竊視，始知之。⁸⁵

楊松家無斗粟，為傭養親。父患痔，膿血淋漓。松乘其睡私吮之。如此十餘次，略無倦色。父知之謝曰：「吾負若矣。」松答曰：「子惟見父，何知痔也？」父痛亦旋已。既而痔蒂枯落，形長寸餘，宛如一孝字。人來觀者，日以千計。松歎曰：「留之將自暴也。」密白諸父沉之於浦。⁸⁶

姚壽行孝不願被外人知，因此行文還強調「鄉人從門隙竊視，始知之」，足見其行事之低調。楊松本不排斥讓鄉人看「孝」字的痔蒂，但是由於來人太多，使他不勝煩擾，因此將痔蒂沉於水底，可見他無意過度宣揚其孝行。此外，還有不願以孝名被旌表的例子：

徐益孫少孤，事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側，昕夕悲慟。郡邑大夫請上其事以旌異，辭曰：「益孫既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報母，不能揚名以慰母，何

⁸⁴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1。此事另見於【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下〉，頁17；【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7。其中，《明語林》的記載還強調陳茂烈「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

⁸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孝友〉，頁556。

⁸⁶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孝友·楊國用〉，卷1，頁21b。

忍借母以竊名！未能從殞，已是偷生，莫可抒哀，敢希幸進！反復二思，只欠一死。」讀者比於〈陳情表〉云。⁸⁷

由此呈現了孝子行孝，出於一片至誠之心，非為累積好名聲，從中取得名利。借母名得以旌表，對徐益孫來說反而是一種不孝，因此拒絕郡邑大夫的請求。

第四節·明清之際世說體中與「德行」相關門類中的忠義行為

(一)〈忠節〉與〈忠義〉：集中褒揚忠節義行

在本章所處理的「德行」中，《玉光劍氣集》與《南吳舊話錄》分別設立了〈忠節〉、〈忠義〉兩門，記載了大量忠義事蹟。例如《玉光劍氣集》的〈忠節〉共收錄了 277 條，絕大篇幅記載明末流賊倭寇等戰亂（第 90-277 條），餘下的篇幅以建文事件為最多（第 4-28 條）。

「建文事件」在〈忠節〉中會佔有不小的比例，與明末清初的語境中，將「建文事件」的書寫，與明亡相連的聯想有關。明清之際，士夫、民間出現了將「靖難」視為「明亡前因」的追論。靖難與明亡確有其相似之處。例如，倘若建文的自焚說能成立，那建文之殉與二百年後崇禎之殉，便前後相映，完成了一度輪迴。建文「遜國」與明亡，兩大事件分別發生在明史兩端，而建文事件在上述的聯想中，便與明歷史相始終，成了對國運的惡識、不祥預言。⁸⁸這種看法見於李清清的《南渡錄》：「臣又嘗嘆我朝有二亡，惠廟以仁恕亡，先皇以英斷亡，皆不以失德。然昔殉主接踵，今從逆比肩，先皇在天之怨恫，比惠廟更甚。」⁸⁹李清清將建文事件與明亡稱為明朝的「二亡」，可見他將兩個事件並列看待。其後慨

⁸⁷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 1，頁 3b。《玉光劍氣集》所載應與此相同，但孝子名為徐孟孫，與《玉劍尊聞》所載有一字之差，可能是刊刻傳抄時產生的筆誤。見：張怡，《玉光劍氣集》，〈孝友〉，頁 567。所載如下：

松江徐公孟孫，十歲喪父，奉母訓，下帷讀書。母死，絕意進取，結廬墓側，朝夕悲慟。郡大夫上其事，公力辭云：「孟孫既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報母，不能揚名慰母，何忍借母沾名！未能從殞，已是偷生，莫可抒哀，敢希幸進！反復三思，止欠一死。」讀者敬之。

⁸⁸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155。

⁸⁹ 【明】李清清，《南渡錄》，卷四，載《中國野史集成續篇》（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 4a。

嘆當下殉崇禎的人，不若殉建文的多，反而更多人投向「逆賊」的懷抱。⁹⁰在這個脈絡下，明清之際世說體涉及靖難的記事，當中的忠義行為，就含有忠於明朝的寓意。⁹¹

張怡書寫〈忠節〉的意旨頗為明顯。其小序云：

捨身取義，殺身成仁，夫惟烈士，守定見真。雖湯鑊在前而視若鼎茵，雖金紫可博而眇若蒸燐。蓋其稟浩氣於天地，凜大義於君臣。九死不避，百折彌伸，而又何羨乎八駟之貴，何愛乎七尺之身？⁹²

語調正氣凜然，褒揚捨身殉國的烈士，足見張怡的忠義氣魄。這類從容就義的例子甚多，例如殉於靖難：

顏公伯瑋為沛縣令，值成祖兵攻沛，守城王顯心貳於燕。城破，公謂其子曰：「我顏家男子，自祖以來，有死無降。」乃衣冠焚書，南向慟哭，再拜題詩，有「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之句，遂自經死。⁹³

無錫儲公福，建文末，挈母妻以逃。文皇即位，召戍卒入伍，福在編籍中，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臣。」日夜泣，不食死。⁹⁴

陳公迪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文皇命割其肉，塞迪口，問：「肉味何如？」公曰：「忠臣孝子肉甚香美。」⁹⁵

除了陳迪之外，鐵鉉也曾受過相類的羞辱。明成祖「爇其（鐵鉉）肉，納其口中」，詢問鐵鉉「甘否」。鐵鉉毫不畏懼，直呼：「忠臣肉有何不甘！」⁹⁶最後

⁹⁰ 關於明季士大夫的殉國人數，何冠彪認為雖然殉國的士大夫所佔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百分率實在微乎其微，但是以人數而言，實為歷朝之冠。相關論述，參氏著，《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台北市：聯經，1997），頁15-28。

⁹¹ 這類型的書寫方式，也見於清初劇作家的創作中。例如李玉的《千忠錄》便以靖難為主軸，含蓄委婉地表達孤臣遺民深沉強烈的亡國之恨，藉以表達李玉自身的亡國之痛，寄託了他身為亡國遺民遭逢易代世變，其人深沉的故國之思與遺民情結。相關論述，參王瓊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四期，2004年3月，頁46-53。

⁹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232。

⁹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234。

⁹⁴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239。

⁹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234。

⁹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235。

被磔誅後，還將其屍用鑊炸至焦枯。對於其忠烈，張怡慨嘆「然如此等英烈漢子，千古曾得幾人？」⁹⁷除了男性之外，也有女性隨同丈夫一起殉國的記載：「林英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⁹⁸，可見張怡在記錄條文時，有意識地涵蓋不同階層、類型的人物。這點在《玉光劍氣集》記載明末的忠行時更為明顯。

此外，在《南吳舊話錄》中還有萬曆年間的士人回顧靖難並斥之為「非義」的例子：

楊應秋兄弟四人粗解文墨。永樂中靖難兵起，始祖震以燕山衛百戶陞調福州中衛後所副千戶。萬曆間，兄得春襲職，應秋為舍人，歎曰：「吾名應秋，秋應商而秉義。靖難非義也。祖宗不得已而隨征，子孫為世臣代食其祿，義有所未安。」去而煮糖自給，終身不娶，人呼為隔世夷齊。⁹⁹

楊應秋所襲的官職來自先祖隨燕王朱棣出征，楊應秋認為靖難「非義」，食此祿於心難安，因此辭去舍人之職。

除了與建文事件相關的記事外，還有眾多明末戰亂的例子，例如：

賊破洛陽，執福王。有內官崔升者，年十三，勸王寧死勿屈，抱王不去，同遇害。時道府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被殺。¹⁰⁰

成都吳繼善於城陷時被賊殺，妻周氏、子孫慈同死。僕五郎幸免，憤然曰：「吾主與主母俱死，義不獨生。」，盡於主側。一門死者四十餘人。¹⁰¹

錦衣千戶高公文彩，聞變，冠帶拜闕，家中男婦二十餘口，盡命至廳事，以次懸之樑上。其長子某，欲走，公拉之還，曰：「汝月食朝廷米，歲支布絹，而欲逃死耶！」手縊之，然後自盡。¹⁰²

王端伯以不朝被執，曰：「要殺便殺，忠臣不事二君，毋多言！」¹⁰³

⁹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35。

⁹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37。

⁹⁹ 【明】李延昆，《南吳舊話錄》，〈忠義·楊應秋〉，卷 2，頁 20b-21a。

¹⁰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64。

¹⁰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82。

¹⁰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92。

¹⁰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97。

在上述的例子中，可見忠義之人來自各個階層：不論是士人、內官、奴僕、男女，皆從容就義。吳繼善的僕人原可不死，但因出於「義」而不忍獨活，真可謂一門忠烈。相比之下，高文彩的長子居然怕死欲走，形成強烈的對比。而高文彩對兒子毫不心軟，親手縊死他，可見其殉命的執念之強。明亡之際，明人認可「君王與亡」為道德律令，對於死的必要性，幾乎是無需論證的。¹⁰⁴在《玉光劍氣集》的〈忠節〉中，這種心態也並不罕見。許琰自忖無法有實質的貢獻，選擇了死亡：「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為厲鬼效微忠」¹⁰⁵。許德溥於揚州陷後，先是刺臂曰：「生為明臣，死為明鬼」¹⁰⁶，及後臨刑不跪，死前還謂「得見先帝，吾心足矣」¹⁰⁷。從這些簡單的敘述，可見死亡在其時似乎是一個不需思考的唯一選擇。當時隨夫殉命的女性也不在少數。例如孫廷播出兵時，便「自念必死」¹⁰⁸。其夫人對丈夫的自殺性赴義全力支持，謂：「丈夫報國耳，無憂我。」¹⁰⁹最後在西安被破時，「率二女六妾沉於井」¹¹⁰。此外，尚有朱新鏢「先令妻妾自縊，然後死」¹¹¹、郝奇遇「欲以身殉，妻趙氏請先死」¹¹²、陳良謨的妾「歸公僅百日」¹¹³也選擇與之同死等例。《南吳舊話錄》的〈忠義〉也記張華亭一門共二十七人自盡。當張華亭見舟山不守，打算自縊時，諸妾、媳婦「爭先懸梁」¹¹⁴，加上「婢僕同死者，二十有七人」¹¹⁵。這裡又見奴僕與主子同殉的例子，而且諸多女性還「爭先」自殺，更是反映了選擇死亡的必然性，也深深烙印在女性的觀念中。

然而，雖然以上看到了許多殉明的例子，但從李清의 感嘆，可知對當代某些士人而言，殉明、捍衛明朝的人數是「不夠」的：「然昔殉主接踵，今從逆比肩，先皇在天之怨恫，比惠廟更甚」¹¹⁶。這在《南吳舊話錄》中也有所反映：

¹⁰⁴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21。不過，明季士人對於人臣須否一律殉國這個議題有所爭論，參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 97-100。

¹⁰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95。

¹⁰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97。

¹⁰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97。

¹⁰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75。

¹⁰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75。

¹¹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75。

¹¹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76。

¹¹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93。

¹¹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89。

¹¹⁴ 【明】李廷昱，《南吳舊話錄》，〈忠義·張華亭〉，卷 2，頁 23b。

¹¹⁵ 【明】李廷昱，《南吳舊話錄》，〈忠義·張華亭〉，卷 2，頁 23b。

¹¹⁶ 【明】李清，《南渡錄》，卷四，載《中國野史集成續篇》，頁 4a。

王員外鍾彥甲申三月，賊逼京師。公守彰義門燈燎，守將開門納賊。被執不屈，賊唾曰：「主事何官？」公曰：「事無大小。既主其事，事敗焉忍逃死？」賊歎曰：「明朝臣僚敗事者如麻粟相似，爾何能獨主？」公抗辯愈厲。已而賊渠劉宗敏縱馬至，竟叱害之。¹¹⁷

從賊人的感嘆，不難看到當時的臣僚在面對流賊時無能抵禦，且貪生怕死，連留下來與賊人抗辯的勇氣都沒有。當時便有賊中歌譏諷大官王公連婦女、小吏都不如：「吏目勝大官，婦女羞王公。」¹¹⁸也許是出於教化這些臣僚的意圖，《南吳舊話錄》及《玉光劍氣集》均收錄了無名的平民百姓對抗逆賊、或是聞國變後自刎的例子：

乙酉八月黃蜚兵營於春申浦，盡毀諸石梁。一丐者素宿減水橋邊，兵夫力驅之。丐者且行且罵數十里，抵蜚營大聲曰：「黃蠻敵兵已越江淮，豈懼為橋梁所限？且汝號三萬人，豈無千數能拋磚弄瓦者，見敵如寒鴛縮頭，作如此伎倆，向人有何面目？」眾縛之急。丐者笑曰：「我猶能罵人，喪命汝曹，更不能求人乞命也！」引頸受戮，面色如生。明日遊擊趙從龍，特命埋之。¹¹⁹

賣菜傭，不知姓氏，荷菜至東華門，見帝后梓宮，呼天號慟，叩首，觸堦死。¹²⁰

布衣湯文瓊，聞變自刎死。¹²¹

玄妙觀前賣麵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文城壩南龍游河死。五牧有蓄鵝鳥薛叟，以薙髮，自縊。¹²²

此外，還有乞兒諷刺文士在國變後逃走，並且自殉表現其忠節：

¹¹⁷ 【明】李延昉，《南吳舊話錄》，〈忠義·王員外〉，卷2，頁23a。

¹¹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294。

¹¹⁹ 【明】李延昉，《南吳舊話錄》，〈忠義·泖濱乞者〉，卷2，頁28a。

¹²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293。

¹²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293。

¹²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299。

百川橋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物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投河死。¹²³

在這兩門中，更是不難想見會有強調忠先於孝的記事。¹²⁴例如馮南江欲上疏，被其親故阻止，提醒他上疏的話，極有可能危及性命，「足下更如高堂何」¹²⁵。然而馮南江最後還是決定上疏：「男兒得祿養親，而緘口竊祿。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其義何在？」¹²⁶認為孝子理應成為忠臣，不能因怕事而緘口，顯然將君臣之義置於首。又如佚名的童生：

通州一童生，佚姓名，賊破城，聞之，拜母，長歎赴水死。¹²⁷

雖然還有老母在堂，但還是選擇了遺下母親，自盡殉明，以忠為先。

在這樣的脈絡下，便不難理解，在《世說新語》中嵇紹的忠義雖然不被褒揚，但是到了明代卻被肯定。觀李延昱將以下這則記事列入〈忠義〉：

夏存古十餘歲，陳臥子適至，父使存古出拜。案頭有《世說》，臥子閱之，問存古曰：「諸葛靚逃於廁中，終不見晉世祖，而嵇紹竟死蕩陰之役，何以忠孝殊途？」存古拱手對曰：「此時當計出處。苟憶顧日影而彈琴，自當與諸葛為侶。」臥子歎曰：「君言先得吾心者。」¹²⁸

司馬家族於諸葛靚與嵇紹均有殺父之仇，但是二人在晉朝卻選擇了相反的選擇。諸葛靚在晉朝選擇了盡孝，不肯出仕，也不肯見晉武帝。¹²⁹嵇紹則選擇效忠晉朝。

¹²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97。

¹²⁴ 忠孝之間的抉擇，在明清之際有諸多的討論，並不必然以忠為先。參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 71-96。

¹²⁵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忠義·馮南江〉，卷 2，頁 11a。

¹²⁶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忠義·馮南江〉，卷 2，頁 11a。

¹²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94。

¹²⁸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忠義·夏存古〉，卷 2，頁 28。

¹²⁹ 其事見於《世說新語》及〈晉書·諸葛恢傳〉，但細節不盡相同。雖然此則謂陳臥子在閱讀《世說新語》後才向夏存古發問，但其所舉諸葛靚之事蹟應出於《晉書》而非《世說新語》。按《世說新語·方正》所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290。）

而〈晉書·諸葛恢傳〉的記載則是：

.....父親，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

因此陳臥子詢問夏存古何以二人走上不同的道路。夏存古用出處的角度解讀二人的選擇。「顧日影而彈琴」出自向秀為悼念嵇康而寫的〈思舊賦〉。夏存古認為若嵇紹也同樣沉浸在緬懷嵇康的死的氛圍，自然就會與諸葛靚作出同樣的選擇。言下之意，認為嵇紹不當出。而陳臥子顯然也認同夏存古的意見。

夏存古所言，是出處的問題，而非忠孝的問題。但是嵇紹選擇了出仕，那自然就牽涉到忠的問題。而李延昱選擇將這則條文放進〈忠義〉，顯然將嵇紹與諸葛靚的選擇放置在忠孝的脈絡解讀。¹³⁰而且入〈忠義〉而非〈孝友〉，應是對嵇紹死蕩陰之役的肯定。由此可見，雖然《南吳舊話錄》選取的條文與《世說新語》相關，而且條文本也認同《世說新語》的觀點，但是李延昱透過門類的編排，反映了與《世說新語》相異的觀點及價值取向。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並不必然認同《世說新語》對人物的判斷。

《玉光劍氣集》與《南吳舊話錄》書寫了諸多來自不同階層的人物的忠節義行。尤其是《玉光劍氣集》更有大量記錄明末動亂的內容。其內容取向，與清初明遺民對於明史與南明史特別多的書寫脈絡相近。¹³¹除了這兩部作品外，《女世說》另有〈節義〉，雖非全為「忠」的敘述，但部份女性的也表現了忠國殉命的氣魄。這類型的內容僅出現在《玉光劍氣集》、《南吳舊話錄》與《女世說》，尤以前兩者為多，與成書的時間及作者入清後的經歷有一定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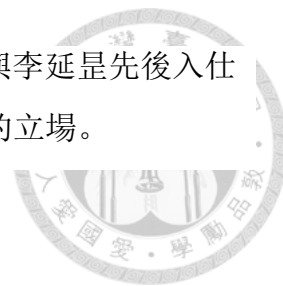
以成書年代而言，《玉光劍氣集》較早，處於明朝剛覆亡，南明勢力還有希望打退滿清政權的動盪時期。因而對這些忠義烈行最為敏感，書寫的篇幅也最長。門類的設置上列〈忠節〉第六，也是唯一一部將忠義相關的門類放置在孝行之前的作品。而《南吳舊話錄》雖然成書時代較晚，但由於其書的寫作處於一個自嘉靖年間的持續狀態，因而在編寫過程中，很有可能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而加入這

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參：【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4），卷77，頁2041。）

¹³⁰ 雖然歷來對世說體的研究中，不乏論者批評世說體的作者將條文置放在錯的門類之下。例如張仕帆論《明語林》的缺失之處，便批評該書分類淆亂。（參氏著，〈吳肅公《明語林》初探〉，頁215-216。）但是與其批評作者分類錯誤，筆者較為傾向於相信這些作者的編排背後都有其思考，因此筆者基本上會試圖透過其編排，了解其思考。

¹³¹ 遺民對於明史與南明史的著述的相關討論，參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頁159。

類對於忠義烈行的正面書寫。以作者入清後的經歷而言，李清與李廷昱先後入仕南明，抗清立場頗為明顯，因而較有書寫、強調「忠（明）」的立場。



（二）分散各門的忠義書寫

以上可見《玉光劍氣集》與《南吳舊話錄》兩部作品將忠節的相關事件集中在〈忠節〉與〈忠義〉中，清楚可見其「忠（明）」的立場。在剩下的五部作品中，相關的條文較為散亂。雖然《明語林》同樣透過書寫忠於建文反映忠明，但條文皆散入不同的門類。僅以下幾則出於〈德行〉：

靖難師入金川門，門卒龔翊慟哭去之。後宣德中，翊以好學，成名鄉里。周文襄兩薦為學官，辭曰：「即仕無害，但負向來城門一慟耳！」¹³²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間。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文皇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中聽詔，歸語藉藉：「新皇帝登極矣！」樵愕然，問：「帝安在？」曰：「燒宮自焚矣！」樵大哭，棄所負薪，投湖中死。¹³³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則涉及的人物均屬於平民階層（門卒及樵夫）。然而他們都忠於建文：或拒絕在宣德年間任官、或殉建文，當中隱然有教化的意圖。又如《女世說》的〈淑德〉記載了妻子支持丈夫殉國的記事，也隱然有透過女性教化的意圖：

吳曦據蜀降金。興州將李好義謀討之。屬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馬氏叱之曰：「若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英鬼。」好義曰：「婦女尚爾，我輩如何！」¹³⁴

馬氏拒絕了李好義囑咐她改嫁的建議，堅決地表示她「不辱李家門戶」的態度，激勵其夫盡忠報國的心志。

¹³²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5。

¹³³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5。

¹³⁴ 【明】李清，《女世說》，〈淑德〉，載《婦女雜誌》1-1，頁5，總頁105。

至於其他作品中，《玉劍尊聞》的〈德行〉、《快園道古》的〈盛德部〉、《今世說》的〈德行〉並無書寫忠義相關的內容。但是以《玉劍尊聞》及《女世說》為例，就將忠義節行融入其他門類中。《明語林》在〈德行〉之外，也有將建文事件的相關條文置入其他諸如〈雅量〉、〈言志〉、〈棲逸〉等門類。例如相傳隨同建文逃難的程濟與高翔：

程濟與同邑高翔，俱起明經。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曰：「願為忠臣。」
濟曰：「願為知士。」後翔九十死難，濟用術脫建文帝，莫知所終。¹³⁵

又如永樂年間因不肯出仕而殉命的卓敬：

卓侍郎[敬]被執，文皇憐其才，以管仲、魏徵動之，侍郎不屈。後臨刑，
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規畫，敬死有餘辜！」神色自若。¹³⁶

又或者是在明成祖面前謾罵其不義之行的景清：

文皇帝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景清直立罵不已。命左右挾
其齒，且挾且罵，頃之近前，含血直撲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
上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為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
者數百人，謂之瓜蔓鈔。¹³⁷

也有存活下來但不忘建文帝的河西傭：

靖難師入金川，河西傭衣葛衣遁去，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取值積買羊裘被
之。雖極寒，必覆葛衣。葛破縷縷，不肯脫。夏即衣新布，故葛必覆其上。
人問，不答。每聞其吟哦，或哭泣聲。有留都官至，識傭，欲呼與語。傭
走避，都官去，乃還。或問都官，都官亦不答。¹³⁸

除了建文事件的相關記事之外，也有一些以較為隱晦的方式書寫忠明的條文。
例如麻三衡：

¹³⁵ 【清】吳肅公，《明語林》，〈言志〉，頁 50。

¹³⁶ 【清】吳肅公，《明語林》，〈雅量〉，頁 75。

¹³⁷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方正〉，卷 4，頁 1a。此事亦見於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34。

¹³⁸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 124。

麻孟璇[三衡]幼孤，祖母徐安人嚴，頻撲（撲？）笞之。家人笑問：「臀知痛否？」答曰：「使痛與膚習，吾異日好作楊繼盛受廷杖耳。」¹³⁹

廷杖之刑始自明太祖，可說是一種施之於士的暴政。尤其是到了嘉靖後期與萬曆皇帝（1563-1620），鮮少接受臣下進諫，對諫諍之臣的壓制與打擊越來越激烈。¹⁴⁰到了嘉靖年間，楊繼盛便因彈劾嚴嵩而被殺。¹⁴¹因此麻三衡的回答，實際上表達了他要成為一個敢於彈劾進諫、成為一個忠臣的願望。另一方面，其回答也代表他將「廷杖」視為無可避免的刑罰，毫無保留地接受它，甚至能將當下被祖母鞭笞之痛，視為日後受廷杖的預備。這種「自虐」的姿態，正如此前所述，是某部份明清之際的士人的生存方式。

此外，《女世說》設置的〈節義〉，部份內容為女子忠於國家的記事。例如下這則也見於《世說新語》的記事：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說新語》）¹⁴²

王經家貧，仕至二千石，其母曰：「可以止未？」經不能用。後為尚書，以忠於魏主髦，為司馬昭所收，并及母。經泣語母曰：「不從母勅，致有今日！」母笑曰：「往所以止兒者，恐不得死所也。以此并命，吾歡其義矣。」（《女世說》）¹⁴³

《女世說》所錄與《世說新語》大致相同。從《女世說》將此事置放在〈節義〉，以及《世說新語》將此則放在〈賢媛〉，可見二書的焦點都放在王母身上。不過，《世說新語》入〈賢媛〉而非〈德行〉，顯然不將焦點放在「忠孝兩全」的王經身上，與《世說新語》不標舉忠的態度一致。而《女世說》入〈節義〉則較為明

¹³⁹ 【清】吳肅公，《明語林》，〈言志〉，頁58。

¹⁴⁰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頁51。

¹⁴¹ 相關論述，參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頁34-42。

¹⁴²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678。

¹⁴³ 【明】李清，《女世說》，〈節義〉，載《婦女雜誌》1-4，頁3，總頁737。

顯地標舉王母「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的節義形象。兩者雖然近似，但有微妙的差別。

以上所談的幾部作品，尤其是《今世說》、《快園道古》等，對忠義的處理與《玉光劍氣集》和《南吳舊話錄》的不同，背後的原因，可能與成書時代有關。這些作品，大部份都是入清以後，清政權已穩定下來後才完成的。尤其《今世說》在 1683 年才寫序，當時滿清掌握政權已近四十年，復明已全然無望。若在書中刻意強調「忠節」，效忠的對象應是誰？若直接表示忠明的話，那肯定會遭朝廷禁毀。再者，在那個時勢下，強調忠明，已沒有多大意義。若強調忠清的話，藉由明代的事蹟帶出，又過於曲折，並非最理想的表達方式。也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這幾部世說體才沒有正面地書寫忠義相關的記事。

從以上的整理，可見明清之際的世說體在處理「忠」時，大抵有三種不同的呈現。第一種設置了以「忠」為中心的類目，直接、大肆褒揚忠義之行，甚至透過無名英雄激勵貪生怕死的文士，應效忠報國。第二種這是以較為隱晦的方式將忠節放置在「德行」，以及其他相關的門類中。最後一種如《今世說》、《快園道古》則是避而不談忠。

（三）忠與孝的抉擇

以上討論了明清世說體所呈現的忠節與孝行，以及與《世說新語》的呈現的差異。此前在討論侍奉父母的例子時，已提及明清之際世說體呈現了以孝為先，將孝順父母置於出仕當官之上。這便隱然接觸到忠孝的問題。忠與孝孰先孰後，自明代至明清易代，看法有所轉變。以明代的官方立場而言，明成祖朱棣的《孝順事實》謂：「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蓋事君之忠，即事親之孝也。人惟父生而君食之，故事之如一也。忠孝豈有二道哉！」¹⁴⁴可見朱棣抱持「移孝作忠」的思想，在忠孝之間鼓吹，強調以忠為先。而在明末清初的張怡的《玉光劍氣集》

¹⁴⁴ 【明】朱棣，〈孝意死節〉，《孝順事實》，卷五，載《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市：書目文獻社，1993），頁 20。



中，雖然立有〈忠節〉，但在〈孝友〉的小序中也鼓吹了孝：「語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是故順親所以獲上，為子乃可為人。」¹⁴⁵

忠孝孰先孰後的論辯，尤其到了明清易代，滿清已經取得政權，復明無望的時候，時人對忠孝有了更多討論。前述選擇奉養父母、致仕辭官的例子，實際上就反映了忠不必先於孝的觀念。又如顧炎武區分「天下」與「國」的觀念，否定忠於一姓的選擇：「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¹⁴⁶顧炎武以兩個層次區分，將「天下」置於「國」之上，不以「國家至上」為唯一的選擇，而是放眼天下，更看重禮教、道德、文化的傳承。顧炎武的說法，反映了其中一種明遺民經歷鼎革過後的思維。

而事實上，到了家破國亡之際，尤其是處於「親在」的條件下，「與義」、「死義」也不被士人普遍作為絕對的道德律令。忠孝之間的抉擇，就有兩種相反的觀點：或謂「有父母在堂，不必死」；或謂「以忠存孝，盡忠即所以盡孝」。¹⁴⁷前者如陳子龍便因為要奉養親人，沒有隨夏允彝殉難。而孫奇逢則以入仕與否，選擇事親還是事君：「古來烈士英人，值屯遭蹇。已入仕者，先君後親；未入仕者，先親後君，各有攸當。」¹⁴⁸黃宗羲甚至嚴格區分「事父」與「事君」，認為以臣與子並稱為非，指出「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為身……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¹⁴⁹以上種種，可見處於易代的士人，在思考忠孝問題時，已能認可以「親」為先，避免「死義」的做法。

以本文探討的明清之際世說體而言，值得注意《女世說》在〈淑德〉之外另立〈節義〉，並且置於〈仁孝〉之後。¹⁵⁰《南吳舊話錄》將〈孝友〉居首，置〈忠義〉於第二，兩者皆隱然有孝先於忠的傾向。惟有《玉光劍氣集》列〈忠節〉

¹⁴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頁 555。

¹⁴⁶ 【清】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合肥：安徽大學書版社，2009），卷 13，頁 761。

¹⁴⁷ 相關討論，參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 77-81，105-106。

¹⁴⁸ 【清】孫奇逢著；朱茂漢點校，〈復彭了凡〉，《夏峰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2，頁 72。

¹⁴⁹ 【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載《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杭州市：浙江古籍社，2005），頁 5。

¹⁵⁰ 雖然〈淑德〉也見妻子支持丈夫殉國之事。但筆者認為該事的主導權在丈夫手上，妻子只是作為一個支持的角色，因肯定其「婦德」而入〈淑德〉。

第六，先於第十四的〈孝友〉，自是與此書的取向有關。¹⁵¹不過除了《玉光劍氣集》以外，其他明清之際世說體作品大體而言還是反映了孝先於忠的觀點。

然而，雖然《世說新語》與明清之際的世說體基本上都持重孝甚於忠的取向，兩者重孝甚於忠的原因卻不盡相同。事實上，從以上的討論，尤其是〈忠義〉、〈忠節〉的內容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並不否定忠義之節。因此他們避談忠，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怕惹禍上身，不敢公開表態，所以只好不多談。另一方面，在這些作品出版的時候，清朝政權已逐漸穩定，再談忠明似乎已無多大意義。至於《世說新語》少忠臣的記載，除了與其時孝先於忠的風氣相關外，也與政權的更迭以致難以定義忠有關。當時本就是一個難以談忠且無忠可談的時代。〈德行〉轉而收錄能同時符合情與禮，符合朝廷立場的孝，實際上反映了時代風氣。

此外，某些明清之際世說體作者選擇在「德行」標舉孝，避開或忽略忠，也有可能是出於他們自我認定不具備說忠的立場。這些作者終究都選擇了不殉國，因此「不死」似乎也成了他們選取的標準之一。即使如李清、李延昱等曾參與南明政權，在事敗後，在清朝逐漸鞏固其政權的過程中，也都選擇了活下去。就他們自身的選擇而言，也許會產生沒有立場在「德行」中標榜忠節－尤其是死節的想法。相對之下，孝成了一個更好的選擇。而也許正出於這樣的思維，因此雖然這些作品不反對割股療親、哭喪致死等較為激烈的孝行，但例子不算太多。書中大部份的孝行都不涉及死亡。

第五節·明清之際世說體中與「德行」相關門類中的廉與儉

除了孝之外，廉與儉是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作品的「德行」中，較為突出的德目。例如《玉光劍氣集》有〈清介〉，《南吳舊話錄》有〈儉素〉、〈廉介〉幾門。

在本節中，廉指的是廉潔、不苟於物，往往表現為高官不受賄賂、不受重禮。因此致仕後兩袖清風，過著清貧的生活。除了高官之外，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也載

¹⁵¹ 中華書局版將〈孝友〉排在卷十四，而《四庫禁燬書叢刊》的清鈔本的小序，則作「孝友第十六」。

有士人不取非應得的事物的條文。至於儉，則是隨上述的廉潔順勢發展而下，成為其所選擇的生活方式。由於經濟狀況欠佳，因此只能過節儉素樸的生活。當中有一些較為極端的例子，不一定與其經濟狀況有直接的關係，而是其人選擇了這種略有苦行味道的生活樣態。此外，也有一些較合乎常情，如不注重物質生活，樂善好施的例子。

（一）明清之際世說體反映的「不廉」現象

廉潔的事蹟會被特別標舉，與明代風氣的不廉，貪官污吏甚多，不無關係。賄賂之風之盛，可從錢一本（1539-1610）的〈論相疏〉中看出端倪：

乃以遠臣為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為內閣府庫。開門受賄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為哉？¹⁵²

一語點明內閣靠著賄賂取得錢財，而所謂的禁令根本完全無用。這種現象，在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中那些讚揚廉潔的條文中，也會透過細節反映出來：

膠州高公迪奉使宣大，二鎮守臣以百金為贖，公却之，守臣曰：「此，例也。」公笑曰：「以却金為例，不亦可乎？」¹⁵³

當高迪拒絕守臣的饋贈時，守臣理所當然地以「例」勸高迪接受。其時納贖風氣在此可見一斑。又如：

歸德潘公禮，官少司空歸，草舍飯蔬，意恬如也。郡有河患，因居於鄉。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敝裘爾。盜驚嘆叩首曰：「使居官皆若公，我輩焉敢亂耶？」公曰：「適有酒，可飲乎？」盜諾，群飲而去。¹⁵⁴

潘禮曾居官至少司空，但從其致仕歸鄉後的生活，可知他為官時的清廉。而盜賊「使居官皆若公」的感嘆，可見其時大部份的官都不若潘禮般清廉。在這樣的背景下，不難理解為何宋濂強調「不可苟利」的話語會被視為名言：

¹⁵²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31，頁 6038。

¹⁵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 467。

¹⁵⁴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 465。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¹⁵⁵

正是由於忍受清貧、拒絕利誘的不易，宋濂的氣魄無疑有振奮人心的作用。而這也更突顯以下將討論的士人能秉持廉潔的不易。

為官不易秉持清廉的操守，與明代官俸很低的事實有關。《明史·食貨志》便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¹⁵⁶顧炎武也指出貪婪風氣肇因於無法維持家計的薄俸：「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¹⁵⁷因此很多官吏會選擇收受賄賂以過上更好的生活。例如：

王嘉會……以失上官意被論。接任日，宦囊無存貲。庫吏以贖錢四十金進……（公）竟卻之。既出境，投宿逆旅，適有州人致仕歸者繼至，輜重甚盛……¹⁵⁸

王嘉會被黜免後，甚至有庫吏送上錢財供他生活。而王氏所見他人致仕歸時，身邊帶有很多財物，更是其時風氣的證明。即便是廉潔清介的章懋，他的侄子也選擇了斂財致仕歸¹⁵⁹：

章楓山之侄拯，官至司空，清操淳樸與楓山等。致政歸，有積俸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¹⁶⁰

被章懋得知後，諷刺章拯將當官當作一場買賣。但是其時的薄俸，也許是逼迫官僚不得不賄賂的原因之一。例如以下丘橐的例子便極其諷刺：

丘橐力却餽遺，多負國稅。縣令積所却上官餽遺數百金，抵其逋稅。¹⁶¹

¹⁵⁵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17a。

¹⁵⁶ 【清】張廷玉等，《明史》，〈食貨六·俸餉〉，卷82，頁2003。

¹⁵⁷ 【清】顧炎武，《日知錄校注》，卷12，頁715。

¹⁵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71。

¹⁵⁹ 有關章懋的廉介，以及他致仕歸後貧困的生活情形，參 Koh Khee Heong, "Jinhua's Leading Neo-Confucian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 Understanding Zhang Mao 章懋", *Ming Qing yanjiu* (2007), pp. 19-21.

¹⁶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8。此事亦見於《玉劍尊聞》，〈規箴〉，卷7，頁24b。

丘橐不收餽遺，但單靠其俸祿卻無法繳付國稅。因此縣令只好將他所拒收的餽遺儲存起來，用以填補他所拖欠的租稅。更值得注意的是梁維樞所作的注：

橐清方然好為名高，不近人情。在省中時湖廣巡撫，方廉餽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不直之。橐歸里梁太宰薦之江陵，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經德也。」終不肯起。¹⁶²

梁氏斥丘橐不近人情，反映了他對於過廉的人的反感。張居正稱此人「怪行」，雖不知他具體意旨何事，但以此注的脈絡觀之，梁維樞應是有意借用張居正的評價，塑造丘橐「好為名高，不近人情」的形象。

然而，丘橐的不近人情、力却餽遺，其性格的形成，與時代的因素息息相關。趙園論明代的政治暴虐，認為政治暴虐非但培養了士人的堅忍，而且還培養了他們對殘酷的欣賞態度，助成了他們極端的道德主義，鼓勵了他們以「酷」（包括自虐）為道德的自我完成。趙園認為「薄俸」較之廷杖詔獄，其實是動機更為隱蔽的虐待。¹⁶³從《明史》的描述，以及這節所舉的例子，均可見士人的貧多超乎常情。最終，薄俸造成兩種後果：一方面鼓勵「貪墨」，另一方面也鼓勵極端化的「砥礪節操」。¹⁶⁴被明清之際世說體劃入「德行」的，正是那些有「砥礪節操」的士大夫。在這樣的背景下，便不難理解下述明清世說體中種種過激的「清介」、「廉潔」，以及時人對於這些節行的讚賞。

（二）「廉」：拒絕賄賂、贈禮

「德行」有不少官宦拒絕賄賂的條文。在這些條文中，賄賂或贈物的形式不一。例如有些官吏托言贈予他物，實際上卻將白金放置在內：

¹⁶¹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卷1，頁24b。

¹⁶²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卷1，頁25a。

¹⁶³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9。

¹⁶⁴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9。

柴司馬[車]以主事采木，道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饋蜜一甕。車疑其重，發視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乃不知故人！」竟不受。¹⁶⁵

豐布政慶，一日行部，有知縣以贓敗，聞公至，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著。」公曰：「燃不著，則還之。」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燃不著，將去換來。」終不露其事。¹⁶⁶

不單是金錢，對於其他貴重贈禮，廉潔的官員也會拒絕收下：

莆田郭公應聘開府時，有貽蜜桔器奇楠十斤，曰：「知公不愛金帛，敢以清物貢。」公曰：「此亦尤物。然貪者多臭，奈何以香博臭耶？」¹⁶⁷

雖然贈禮者表明了解郭應聘不收金錢絹帛，因此改贈以「清物」。但是在郭心目中，這些香料仍是「尤物」，因此拒絕接受。

以上這些算是比較典型拒絕饋贈的例子。此外，還有一些拒絕的行徑，有「為了拒絕而拒絕」的味道，少了一些人情常理。例如：

軒介輓天性廉介。初為進士，督糧於淮，值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不受，徐待舊衣之乾。（朱筆批：太過。）¹⁶⁸

李遠庵為江右臬副，去任，不持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在任所製也。公知之，取投諸水。（朱筆批：已甚）歸里數載，偶見其僕臥內床一具，問是官下物，立命載返原任，乃已。鄭端簡曉，公門生也，官南曹，欲有

¹⁶⁵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10。

¹⁶⁶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8。

¹⁶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75。此事亦見於：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10b。

¹⁶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6。此事亦見於：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13。

所饋，憚其方嚴，逡巡不敢。嘗令內子製一布鞋，袖至公所，不敢出。公詰之，乃曰：「門生婦自制一布履，欲奉老師耳。」公乃笑而受之。¹⁶⁹

有司因軒介輓的衣服盡濕，加上其時為冬天，容易生病，贈予衣服其實頗合人之常情。軒介輓卻而不受，固然為廉介的表現，但也不免太過，不近人情。又如李遠庵丟掉夫人在其任內所製的耳環、載返奴僕的內床回原地，雖然表面清介，但實際上並無多大意義。耳環已經製成，丟掉徒然造成浪費；將內床送返更耗費額外的人力物力。有些廉吏，其清廉更是貫徹了在任及致仕後的生活，連留宿親友家也視為一種餽遺：

顧公昌為思恩同知，清介絕俗，人不敢干，未嘗受一蔬之餽。晚年家居，詣親友必不留宿，雖數十里，寧忍飢而歸。¹⁷⁰

清廉的行為不限於自身，也會要求家人遵守。因此在這些作品中，也會看到責怪家人收受禮物的記事：

張思齊藩臬山右，長子紀徒步省覲。道於曲沃，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問：「驢何自得？」紀不敢隱，具以實告。公怒極紀，驅驢還令，且切責之。¹⁷¹

楊繼宗[承芳]知嘉興，夫人受圍卒熟鵝、彘首。繼宗自外歸，食之，徐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恚，聲鼓集僚吏，告以不能律家，使妻納賄不義。因吞皂莢丸，吐出之。趣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¹⁷²

張思齊因其子收下驢子打罵他，楊繼宗因妻子接受了熟鵝及豬頭斥她「納賄不義」，並且休妻。平心而論，二人接受的物事不算貴重，沃令也是基於同情才送張紀驢子代步。張楊二人的反應稍嫌過激。此外，不但阻止家人收禮，也阻止當官的親屬送禮：

¹⁶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67。此事亦見於：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10-11。兩則的記載大抵相同，惟後者多了「生平受人饋，止此而已」一句。

¹⁷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61。

¹⁷¹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9。

¹⁷²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14-15。

劉公球之弟玘令莆田，寄球一夏布，公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於弟也。」¹⁷³

鄭忠肅[埜]義方世篤，按察陝西，嘗以俸易一褐寄父。父移書責之曰：「汝職刑名，不能理冤澤物，乃以不義污我耶？」¹⁷⁴

劉球退還弟弟所贈的夏布；鄭埜父責備兒子贈予褐衫，責之為「不義」。尤其在鄭埜之例中，鄭埜用自己的俸祿買禮物，而且所贈的也僅是粗布衣，應是為了聊表孝心。其父的反應實在有點過激，也可見「廉」的太過，會導致不近人情。

如果說，以上這些毫不遲疑的拒絕，是因為沒有真正危害其生活，而能輕易作出的選擇。那麼，金九成病重時仍不顧妻子日後的生計，堅持不收賄賂，才真正能表現被迫作出選擇的艱難：

金公九成為定海令，居官十年，妻子不免藜藿。病且革，有富家求釋罪，以千金為賄，公不可。郡守自至榻前，撫之曰：「為妻子計，可也。」公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守歎息而去。¹⁷⁵

連郡守也勸金九成為了妻子日後的生計可接受賄賂，但金九成卻拒絕這個建議。

「面壁臥，不復語」固然表現了其倔強，下定決心不容改變。但最後描寫他背對郡守的沉默背影，而非以正面抗衡的形象作結，又帶有那麼一點寂寥感，滲透了一絲無可奈何。身為縣令，卻無法從俸祿中省下足夠的錢財，以供妻子日後的生計，可見當代官俸之低。而為了貫徹廉潔的作風，欲作廉官的心志，不得不作出沉痛的抉擇。對於他的選擇，郡守也只能嘆息而去。對於應否收受錢財，時人內心的掙扎，在下例更為明顯：

劉東山為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不上庫簿，任者取去以充囊篋，相襲以為固。然劉發庫藏，庫吏以故事白，劉沈吟久之，乃大聲呼

¹⁷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9。此事亦見於：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11。

¹⁷⁴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11。

¹⁷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60。

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非大丈夫也！」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¹⁷⁶

劉大夏對於那筆沿襲下來，讓任職者「取去以充囊篋」的錢財，曾認真考慮與否接受，因此才會「沈吟久之」。最後才看開這樣的思考有違他平日的作風，下定決心一文不取。從他的這番掙扎，我們能看到時人生活情景的不易。比起其他稍顯太過正直以致不近人情的例子，在金九成及劉大夏身上，方可看到一點人味。

除了上述諸多關於官宦不接受賄賂、不收贈禮之例外，也有在野士人不取非應得的財物的例子。例如陸子野：

陸子野為富人陳氏愛婿，陳病亟，謂子野曰：「吾以弱子相託，可中分其產，向名外弟兄如引而內之，吾死瞑目矣。」子野佯許之。及其卒，攜其室避居村落，即客至不能具酒食，終不染指陳氏絲粟。¹⁷⁷

雖然陳氏有將兒子繼承的家產分給陸子野的心意，但是陸氏只佯裝答應了其要求。即使其後生活不見寬裕，終不曾奪其一分一毫。又如陳繼儒：

陳眉公客洞庭東山，慕之者蟻集。然非有詩文字畫之及者，雖一菜一果也不肯受，曰：「無故而施者易，無故而受之則不易。吾非疑施者之必望報，在受者自當不負其施。」¹⁷⁸

拒絕「無故而受之」。其時不苟取的行徑，不惟男子事之，也有母親代子退還非家中之物的例子：

栗公祁為杭州守，遷官抵蘇。一盆架乃署中物，母蕭夫人見之，令人持還。

179

¹⁷⁶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18b。

¹⁷⁷ 【明】李延昉，《南吳舊話錄》，〈廉介·陸子野〉，卷6，頁24a。

¹⁷⁸ 【明】李延昉，《南吳舊話錄》，〈廉介·陳眉公〉，卷6，頁25b。

¹⁷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61。

(三) 致仕歸隱，兩袖清風



正如前文所述，廉潔的官員因不受賄賂，辭官返家後經濟情況多頗為困窘。因此致仕後得親自參與農耕：

吳琳致仕家居，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拔稻秧，徐布田間，貌甚端謹。使者乃問曰：「此有吳尚書，何在？」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狀聞，上益重之。¹⁸⁰

張公隨為戶部主事，極清苦。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自汲水，妻椿米，甚嘉歎。後坐法，上曰：「是清主事也，勿問。」¹⁸¹

憲副黃卷解職，田間俾家眾耕作，身與其配操忤白，炊釜作食，躬荷而饁之。¹⁸²

以上諸人都曾為朝官，致政後積極參與農事。例如吳琳熟捻農事的程度，已與一般農人無異，以致連敘述上，也以「農人」稱之。

此外，有的連日常生計都有困難。例如曾任府尹的孫懋致仕後連吃肉的經濟能力都沒有：

慈溪孫公懋，以應天尹致政家居，生事甚薄，每食菜羹而已。一日偶市肉一斤，為羹以進，諸孫環乞，公感愴，為之輟羹。¹⁸³

又如曹定庵即使三餐不繼，也不接受太守贈糧，可見其人對於「清介」的偏執：

松江曹定庵以憲副歸里，家甚貧。太守使人饋粟以斗計。易簣前，太守以粟至，曹公不受，作書曰：「老夫不食三日矣，不敢虛賢府公之賜。」其清介如此。¹⁸⁴

當然，並非所有官員致政後生活皆如此困苦。兩相對比，其中的差異更為明顯：

¹⁸⁰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4。此事亦見於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2。

¹⁸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9。

¹⁸²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下〉，頁23。

¹⁸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67。

¹⁸⁴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8。

梁公材為廣東左方伯，旦夕皆飯堂上，侑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所服圓領，用浙蕉最下者。衷服布素澣補，惟兩裾鮮潔。罷官後，門庭蕭然。同時管檢校子山亦罷官歸，同在武定橋，南北相向而居。子山造樓居，廣田產，會親友，其門如市。人稱之曰：「管尚書，梁檢校。」¹⁸⁵

梁公材官至戶部尚書，而管子山只是一個檢校小官。按理，梁公材的生活該較管子山富裕。然而，二人致仕後的生活卻大相徑庭。梁公材生活儉樸，罷官後門庭冷落。而管子山則經營產業，還建造樓宇，二人的身份可說對逆。二人的生活，正反映了不同的選擇所導向的不同方向。又如海瑞，雖然死在任上，但觀其遺產：

海剛峰卒於官，同鄉蘇戶部簡點其官囊，破篋中存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襲而已。王弇州評之曰：「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只此九字，為我明一人。」¹⁸⁶

只有八兩俸金及舊衣、葛布，幾乎可預見他致仕後的清貧生活。而王世貞對他「不愛錢」的褒獎，甚至稱之為「我明一人」，可見廉潔清介如何為明人所推崇。

（四）「儉」：節約儉素

正如前文提及，明代的薄俸，加上廉潔不賄賂，家中的經濟勢必受到影響，甚至三餐不繼。因此，這些選擇了廉潔的士人必然會走向節儉的生活。以下，將談「德行」中呈現的儉約之行。

首先，從顧符丞叮囑兒輩的話，可見其時確實有自甘於過著貧窮生活的人：「則惟讀書以俟命，安貧以養生。」¹⁸⁷又如張怡對羅一峰家居生活的評價：

羅一峰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鄰得濕粟數升，急脫，已日西矣。公曠然不以為意。……甘貧如飴，前輩風範不可不知。¹⁸⁸

¹⁸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69-470。

¹⁸⁶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15。

¹⁸⁷ 【明】李延昆，《南吳舊話錄》，〈儉素·顧符丞〉，卷5，頁13a。

¹⁸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8-459。

稱許羅一峰「甘貧如飴」的風範，可見張怡對於「苦節」的自我肯定。這種生活態度，落實到實際的生活中，甚至會有過度刻意、自虐之感：

唐荊州性儉素，自巡撫歸，推產與弟。冬不爐，夏不扇，歲衣一布，月食一肉。結廬陳渡，不蔽風雨。時往來鄉郭，乘小舟，低頭盤膝，見者不知為貴人。即遭凌侮，不較也。家中臥惟一板門，冬則加草以為溫。有老友見之淚下，為市一床，而終身無厚茵褥。門生子弟，從公游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曰：「不如是，何以袪除欲根？」¹⁸⁹

這種生活方式，不惟致仕後才展開。這些世說體作品都載有不少在任上便過著刻苦儉約的官員：

王侍郎質，博通古今，廉約自持。宣德中，自為御史至藩省，每蔬食不厭，人稱為「王青菜」。¹⁹⁰

朱公垂[裳]少厲清節，躬自炊爨。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長齋御史」。¹⁹¹

劉公仁宅為御史在京，楊文定以展墓歸里，過華容，便造其家，問其子大廈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直詣寢室，見床上惟蒲席布被，喜曰：「可稱真御史矣！」¹⁹²

薛司馬[遠]，歷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¹⁹³

劉崧有誌（志？）行，家素貧。及貴，未曾增產業。居官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¹⁹⁴

¹⁸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72。

¹⁹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5。

¹⁹¹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下〉，頁17。

¹⁹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5。

¹⁹³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15。此事亦見於：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52；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1，卷1，頁3a。

¹⁹⁴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15b。

以上諸例，都可見其人的自我約束，不放縱私慾。然而，也有做得太過，以致有故作姿態之感的例子：

王璉作寧波知府，操守廉介。故事日有堂饌用魚肉，璉謂家人曰：「汝不見我食草根時？」命瘞之，人呼為「埋羹太守」。¹⁹⁵

王璉表現其廉介，不吃魚肉。但是將食物埋掉，何嘗不是一種浪費？

在這些作品中，不惟男性有這樣的表現。也有女性顯露安貧的思想：

丹陽守李衡每欲治家。妻習氏輒不聽，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佳耳。」¹⁹⁶

習氏強調「貴而能貧」，不因身份的尊貴而追求物質的享受，反而自甘過著儉樸的生活。此外，尚有其他婦女節儉的例子：

朱少師元配莊夫人晉封一品。易簀之時，子婦皆集，莊夫人曰：「吾將死，無以教訓若輩。」因指所服布裙，補綴無完幅，曰：「此吾適朱氏妝奩裙也，吾服之三十年，未嘗易一新裙，汝輩志之。」¹⁹⁷

莊夫人隨朱少師之蘇州府治，解任之日，夫人行扛有大卷箱六，捆載甚固，少師駭異，命於堂上發之，皆夫人在署所紡綿絲，別無他物。少師笑曰：「村婦行藏不能改也。」命封固載還之。¹⁹⁸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見良妻布裙曳柴，從田歸。恢告曰：「我司徒史欲見夫人受書。」妻曰：「妾是也。苦稼無書。」恢下拜嘆息。¹⁹⁹

卞夫人性儉。魏武得名璫數具，命夫人自擇。夫人取其中者。魏武問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中者。」²⁰⁰

¹⁹⁵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 1，頁 8。此事亦見於：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 453；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 6。

¹⁹⁶ 【明】李清，《女世說》，〈淑德〉，載《婦女雜誌》1-1，頁 3，總頁 103。

¹⁹⁷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 11。

¹⁹⁸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 11。

¹⁹⁹ 【明】李清，《女世說》，〈淑德〉，載《婦女雜誌》1-1，頁 2，總頁 102。

身為一品夫人，莊夫人三十年來穿同一件布裙，補之又補；丈夫解任，其行囊只有自己所紡的棉絲，可見其儉。又如王良妻下田幹活，穿素樸的布裙，均有前引例中的官員自我約束、甘自節儉的影子。即便卞夫人的選擇背後有其現實考量，但能意識到「取其上者為貪」，已可見其識見，體認到奢靡之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節儉、不貪圖財富雖然是這些士人的特質。但是他們並不吝嗇，在有能力的時候，樂善好施助人，連平民也不例外。例如：

三原溫純封翁，少鬻豆腐，日必羨銀數分，留以防老，四十餘年，銀且盈百。一日他出，封婆聞鄰家賣妻女完官，分別甚慘，為之墮淚。封公歸，問，封婆告之故，封公曰：「渠所欠幾何？何不以我所藏與之。」封婆曰：「我亦有是意，慮汝不捨耳。」封公曰：「亟與弗遲。」鄰人得銀，事解，妻女亦免去。是夜夢天賜一子。封婆年逾六十，而癸水復至，遂生溫純。少年登第，官至尚書。而二老皆壽登百歲。²⁰¹

江文昭公，凡所著衣衫，不論好惡，人至者，任衣之而去，竟不問。後有韓尚書罹無妄之禍，公歸問夫人云：「家中所有幾何？」夫人云：「舉家所有不過爾爾，恃以為飢寒備者。」公曰：「韓公有事，安論家為？」即盡織悉贈之。²⁰²

謝鳴治[鐸]蔬食布衣，囊無長物，稍有餘財，周賑宗親。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以鄉人不避忌諱，收綴遺文，梓行於世。²⁰³

泰州守田雪龕居官廉，黃仙裳與周旋，絕不干以私。後田落職，在州不得去。黃自汝寧歸，囊中僅有二十金，乃先至田寓，分其半以贈。後語人曰：「是日吾先至家，則家中需金甚亟，不得分以贈田矣。」²⁰⁴

溫氏夫婦每天節省下的銀錢，原是為了防老之用。但為了助人，夫妻倆能無私贈送鄰人，以救其妻女。江文昭、謝鐸並非大富大貴之家，也願意拿出錢財救助、

²⁰⁰ 【明】李清，《女世說》，〈淑德〉，載《婦女雜誌》1-1，頁3，總頁103。

²⁰¹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9。

²⁰²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11。

²⁰³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上〉，頁13。

²⁰⁴ 【清】王晫，《今世說》，〈德行〉，頁144-145。

周濟親友。黃仙裳更將一半的財產分贈給田雪龕，且事後不欲讓人知曉。又如徐孝祥並不貪財：

吳江徐孝祥，隱居好學。偶到後園，見樹根坍陷，有石甕，皆白金，掄而勿取。逾三十年，值歲飢，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啟甕，盡數收糴以散貧人，全活甚眾。²⁰⁵

直到飢荒的時候才拿出來助人。由此可見，除了儉素之外，書中還會呈現他們無私、善待他人的精神。在這些作者心目中，儉厲主要是對己、對家人而言。即便家中貧窮、平時生活素樸，但是好客，被時人所稱道：

田髴淵妻孥終歲布衣糲食，客到治具甚盛，留累月不厭。後進生以詩文就正，有小好，必極口稱許。世謂髴淵家貧而能好客，才富而能好善。²⁰⁶

可見「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準則，為時人所接受並稱道。由此，便不難理解「德行」一方面出現許多儉素的例子，另一方面又呈現出這些經濟不算寬裕的人樂善好施的行為。從這樣的現象中，我們隱然可以看到當中的自虐傾向。明儒相信「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為聖人。」²⁰⁷這樣的心態，與明朝對官員的暴虐，以致遭受政治虐待，成了造就士人的必要條件。而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政治處境，倒像是成全了苦修者，將施虐轉化為受虐者的自虐，明儒也因此以「甘之若飴」為最高境界。²⁰⁸

由以上種種，我們不難看到明代的苛刻：不論是人主用重典，或是儒者苛於責己，或是清議苛於論人。因此，有論者認為「苛」幾可成為明代士人（包括明儒）的性格。²⁰⁹而他們的苛刻，尤其對於「廉」的要求之嚴苛，可見諸於張振之（1559年進士）對殷仲堪（?-399）的批評上：

張振之與王文肅同載金陵道中，讀〈殷荊州傳〉，至「水儉，食纔五盃」，驚輟卷，太息曰：「豈有一刺史當儉歲，食且五盃，而史尚稱廉者乎？」

²⁰⁵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13。

²⁰⁶ 【清】王暉，《今世說》，〈德行〉，頁147。

²⁰⁷ 王陽明語，出自【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九，載《黃宗羲全集（第七冊）》（杭州市：浙江古籍社，2005），頁510。

²⁰⁸ 趙園，《明清之際士人的研究》，頁10。

²⁰⁹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16。

文肅曰：「足下自挾藜藿腸，而薄屠門禁臠之味。異時及之，而後知爾。」
張曰：「僕嘗夢浮海得符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荊州，不難為也』。子姑
操券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藜藿腸亦有味乎否？」後張再為二千石，每食果
未嘗至五盃。²¹⁰

殷仲堪事，見於《世說新語·德行》中：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
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
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
其存之！」²¹¹

張振之不能理解為何史傳會稱許值荒年時還日食五碗的殷仲堪為廉。王文肅認為他對殷仲堪太嚴苛，批評張振之不曾吃過珍味，不知（殷仲堪）捨棄珍味的不易。但是張振之卻不以為然，而且真的堅持為之，即使俸祿達二千石之高，依然堅持不吃超過殷仲堪的食物。觀《世說新語》的記載，雖然主要是要呈現殷仲堪性情的「真素」以及他不忘本的心志，並非以突出其廉為主旨。但是對於他食五盃的行為，明顯是持肯定的態度。而相對於當代如何曾、石崇等人，殷仲堪也實在能以節儉稱之。張振之不單批評殷仲堪「不足以稱廉」，而且還身體力行以證明殷仲堪之行「不難為」，除了對殷仲堪過於苛刻之外，也可見對自己的苛刻。而這種頗為極端的自虐式行為，被梁維樞收錄在〈德行〉中，又可見明人的心態。

此外從上述的例子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所載的「儉」並非《世說新語》中負面的「儉嗇」，而是正面的「儉素」（《南吳舊話錄》的門類）。那些樂善好施的行事更是毫不吝嗇，可見明清之際對於「儉」的理解與《世說新語》截然不同。尤其以《今世說》、《玉劍尊聞》及《明語林》三部高度仿摹《世說新語》門類的作品，對〈儉嗇〉的處理，與上述的觀察對比，更能看到兩者的差別。在這三部作品中，《今世說》無〈儉嗇〉、《玉劍尊聞》僅收錄二條，只有《明語林》收錄八條較多。但在《明語林》三十八門中，收錄的條文數目為倒數第四，可見在這三部書的作者，都不太願意收錄太多條文入〈儉嗇〉。這可能是出於他

²¹⁰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10b-11b。

²¹¹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頁42。

們對〈儉嗇〉的了解，都只看到其「嗇」，因此視之為一個負面的門類。例如《玉劍尊聞》所收的二例都是對他人過於吝嗇的條文：

侍郎江公嘗為客設一鷄，而客卒不至。時正暑，遂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為之語曰：「經年不請客屠文伯，七日尚懸鷄江景曦。」²¹²

陳察撫南贛，有二子，攜官邸，延吳中一師至。命吏市一鴨卵，剖分為四，以二供師，以一自啖，以一啖二子。²¹³

江景曦因客人不至，將本欲宴客用的雞懸掛在井中，似乎有存之待客的用意。尤其京師將之與「經年不請客」的屠應填作對比，應是譏諷其嗇。陳察為兒子延請老師，卻只請他吃半隻鴨蛋，足見其嗇而非儉。

在這三部中，只有《明語林·儉嗇》收錄了儉約的內容，與前引自「德行」的例子相類。例如有過著近似苦行式生活的李西涯，斥子過奢的胡壽安：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栗。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²¹⁴

胡壽安性清儉，任信陽，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日烹二雞子。胡怒，即遣之歸。²¹⁵

顯然吳肅公都是用正面的角度予以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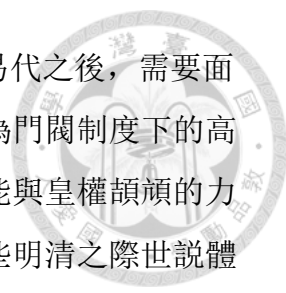
從本節的整理，可見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作品，基本上將「儉」的意涵，回歸到儒家崇尚的「節儉」，因而這些儉約的行為被視為美德，大多會被收入〈德行〉、〈淑德〉、〈盛德部〉等與德行相關的門類中。《世說新語》的「儉嗇」的「嗇」則被視為負面的行徑，因此或如《今世說》及《女世說》避而不錄（二書均有〈汰侈〉卻無〈儉嗇〉）；或如《明語林》大抵上處理為節儉；或另闢新門類，如《南吳舊話錄》的〈儉素〉、《玉光劍氣集》的〈清介〉。只有《玉劍尊聞》帶入了一點「嗇」的元素，但也點到為止，收錄的條文極少。

²¹²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儉嗇〉，卷10，頁2。此事亦見於：吳肅公，《明語林》，〈儉嗇〉，頁219-220；張怡，《玉光劍氣集》，〈清介〉，頁465。

²¹³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儉嗇〉，卷10，頁2b-3a。

²¹⁴ 【清】吳肅公，《明語林》，〈儉嗇〉，頁220。

²¹⁵ 【清】吳肅公，《明語林》，〈儉嗇〉，頁220。



這些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對於節儉的重視，與他們在易代之後，需要面對生計的問題有關。《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多出自世家大族，為門閥制度下的高門子弟。家勢的優越，使他們沒有經濟上的困擾。加上世家有能與皇權頡頏的力量，出仕對他們的意義，與明清時期截然不同。相較而言，這些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入清後的生活大多都稱不上富裕。七人中只有梁維樞曾於清初出任官職，有較為穩定的收入。其他如張岱在快園過著漁耕生活，貧困已極。²¹⁶又如吳肅公靠賣字行醫、舉子授徒維生；李延昱做了道士，也以醫藥自給，均可感受到他們面臨生計的壓力。因此，他們的作品中對於「儉」的重視與肯定，實際上反映了他們當時身處的處境。張怡、張岱、吳肅公、李延昱選擇不殉明不仕清；李清、王暉拒薦，選擇了布衣身份，代表他們放棄士子舉業的路，需要重新擇業，尋求新的謀生之道。²¹⁷這也注定了他們入清後不得不過較為清貧的生活，因此他們不得不儉。也許正因為他們處於這樣的處境，因此對於那些廉潔、不賄賂致仕歸的官員予以非常高的肯定。這些官員致仕後所過的，便是與他們當下相類的清貧簡單生活。由此可見，這些廉潔的官員，可說是一種理想，也是他們的學習對象。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些明清之際世說體作者採取了與《世說新語》截然不同的思考與取向。他們重視廉與儉，與他們的生活、與時代的氛圍息息相關。相對而言，《世說新語》的〈德行〉孝多廉少，與魏晉士人視廉為不自然的德行，因此當代少廉官有關。加上西晉的朝廷對於奢靡的認可與放縱，以及士人任自然走向縱欲，均可見儉約、清廉並非當代的風氣。²¹⁸我們在此又可以看到兩者的差異性。

²¹⁶ 有關張岱在快園的生活，參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頁 85-111。

²¹⁷ 有關明清之際士人謀生的情形、思考，參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頁 61-62；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278-290。

²¹⁸ 相關討論，見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頁 146-153，169-177。

第四章·明清之際世說體內容探索（二）： 「政事」與「棲逸」對仕隱心態的繼承與轉化



明清易代，出處、仕隱是士人必須解決、面對的問題。正如緒論提及，明季士大夫自明末戰亂頻仍，至入清滿清政權穩定下來的期間，需要不斷地作出一個又一個選擇。尤其是選擇了「生」的士人，接下來得面臨的是出仕與否的選擇。諸如〈政事〉、〈棲逸〉等門類，則分別處理了出仕及退隱這兩個議題。本章將先梳理《世說新語》所反映的仕隱風姿，繼而將焦點轉移到明清之際世說體，從治世能臣與人品操守兩方面勾勒「政事」中的官吏形象。其後再關注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棲逸」中，所呈現的隱逸生活。最後，再從中讀取其中所寓含的時代訊息。

另外，由於仕隱問題僅涉及男性，因此本章的討論不含《女世說》，只以其他六部作品為研究對象。以「出仕」而言，《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均設置〈政事〉，《南吳舊話錄》設〈政績〉，《快園道古》則有〈經濟部〉。至於《玉光劍氣集》所牽涉的門類較多，分了眾多細目，包括〈臣謨〉、〈敢諫〉、〈吏治〉、〈武功〉、〈才能〉等。由於以上這些門類都是延伸自「政事」這個主題而下，因而本章以「政事」統稱上述門類。至於「歸隱」方面，《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仿《世說新語》的命名，稱〈棲逸〉；《快園道古》稱〈隱佚部〉；《玉光劍氣集》稱〈高人〉。《南吳舊話錄》則不含任何與〈棲逸〉相關的門類。由於「棲逸」為上述門類的主題，因而本章以「棲逸」統稱上述門類。

第一節·《世說新語》反映的仕隱風姿

（一）「居官無官官之事」的仕宦態度

《世說新語·政事》所呈現的仕宦態度，大抵而言，能以「居官無官官之事」概括。這與其時代背景有莫大關聯。晉代的官宦如劉惔對於政事態度散漫，孫綽

為之誅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¹這在高官間尤其明顯，觀〈梁書·何敬容傳〉引述姚察的論贊：

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壺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²

尚書丞郎等高官不做事，公文都由令史等官階較低的官批閱，高官只「望白署空」，便視之為「清貴」的舉動。這在《世說新語》的〈政事〉也有所反映，如：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³

何充對王濛的回應，可見其時用心認真做事的人不多。事實上，在〈政事〉中，除何充外，認真為政的官員僅陶侃。⁴他者如王導雖偶然展露其交際手腕及見識之廣：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並懼。⁵

可知他並非沒有能力的人。但是王導大部份時候看起來卻頗為散漫，例如夏季時認為辦事可「小簡」，到了晚年不復視事：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⁶

¹【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75，頁1992。

²【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37，頁534。

³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政事〉，頁182。

⁴陶侃居官事，見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政事〉，頁179。

⁵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政事〉，頁175。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⁷

至於謝安（320-385）在〈政事〉的相關條文僅一則：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⁸

不以嚴明的態度按照法則行事，寬簡待之。其稍顯消極的治理方式自是有其考量，但也明顯可見他並無「澄清天下之志」這種振興天下、匡正時弊的高遠志向。這與他本不欲出仕，卻又被迫出仕有關。在謝安還未出仕之前：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⁹

從其回應「但恐不免」，可見他當時已預見日後不得不出仕的命運。另一方面，即使看到其兄弟謝尚、謝萬出仕，大富大貴，也毫不動心。後來他不得已出任桓溫的司馬，曾被郝隆譏笑：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¹⁰

而從謝安「甚有愧色」，可見出仕實有違其志向，而他亦未能坦然接受其選擇。

不惟謝安被迫出仕。早在曹魏後期，司馬家興起多次大獄，殺了不少名士。其時不少名士為了保命不得不出仕，如阮籍（210-263）：

⁶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政事〉，頁 177。

⁷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政事〉，頁 178。

⁸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政事〉，頁 185。

⁹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排調〉，頁 801。

¹⁰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排調〉，頁 803-804。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¹¹

一方面為了表示他接受司馬家族的政權，所以願意出仕。另一方面，又為了不被司馬家所忌，因此不謀高官，而是以好酒為由，要求一個小官職。除了與其狂放風流的味道相符外，也表達了他無意介入權力核心的態度。阮籍刻意保持若即若離的姿態，以換取司馬昭的信任及保護，葉夢得早已論及：「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廚酒美，復求為校尉。史言雖去職，常遊府內，朝宴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為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為保護，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獨得于昭如是耶？……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為羣蝨之處棍中，吾謂籍附昭，乃棍中之蝨，但偶不遭火焚耳。」¹²

除了阮籍之外，與嵇康私交甚篤的向秀在嵇康被殺後，也意識到其處境的艱難。因此為嵇康寫罷〈思舊賦〉之後便應薦舉到洛陽任職：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¹³

遜詞免禍，故意稱巢父、許由為不足慕，正是為了保命。由以上諸例，可見魏晉處境之難，在於「欲當官而行，則生命可憂；欲高蹈遠引，則門戶靡託。」¹⁴環境不容許他們當有為的官，但不仕又難以全身而退。因此他們只能折衷，居其位不事其事，以保性命。

（二）拒絕出仕、隱逸避世

上述可見，有一部份士人被迫出仕。另一方面，在《世說新語·棲逸》中，尚有選擇不仕的士人。例如拒絕王導徵辟的李廞：

¹¹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任誕〉，頁 730。

¹²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臺北市：臺灣商務，1966），卷上，頁 22。

¹³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言語〉，頁 79。

¹⁴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頁 80。



李廌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廌得賤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¹⁵

以較為輕鬆、調笑的方式拒絕。不過，在《世說新語·棲逸》中，較多見的是以決絕的態度拒絕出仕：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¹⁶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¹⁷

與出仕的友人「絕交」以示志向相異，不能再走在同一條道路上。

以隱居的心志而言，在《世說新語·棲逸》中確實有些真心歸隱的真隱士，如阮裕：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¹⁸

但也不乏非真正意義上隱逸的人。例如當時便有名士接受他人捐資，建造屋宇隱遁的事。這便與遠離世俗、歸隱於山水間的生活方式全然不同：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芑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¹⁹

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荆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荆，如官舍。」郝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²⁰

¹⁵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棲逸〉，頁 653

¹⁶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棲逸〉，頁 652。

¹⁷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棲逸〉，頁 658。

¹⁸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棲逸〉，頁 654

¹⁹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棲逸〉，頁 661。

²⁰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棲逸〉，頁 662。

許詢隱居但仍引來四方諸侯的饋贈；郗超喜置家資、建造屋宇給退隱山林的名士，可見金錢與歸隱的密切關係。金錢是得以過舒適的隱逸生活的「資本」，但是並非所有名士都有能力過這種生活，因此接受他人的饋贈成了另一可行的途徑。在《世說新語·棲逸》中，當真有因受不了隱逸的苦而返回流俗的條文：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21

可見堅持歸隱山林的生活並不容易。因而，在《世說新語·棲逸》中，也會有少時拒絕出仕、隱逸多年後，終於應命出仕的例子：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22

康僧淵與孔愉皆並未貫徹其隱逸生活，卻仍被置入《世說新語·棲逸》，隱然可見當代真隱士不多。

以上觀察了《世說新語》所反映的仕隱風姿，可見不論是入仕或是歸隱，魏晉士人都不能全心投入其中。雖然可見他們都頗以棲逸為高雅，但尚有不少隱士多預人事，並非真心歸隱。另一方面，從〈政事〉中又可見士人疏離和淡漠政治的心態。即使出仕，也可能是出於家族利益的需要，或是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制約，而非抱持澄清天下的大志才出任官職。²³在《世說新語》中所見魏晉名士對仕隱的態度，可以此概括：「大抵名士之重棲逸正與輕政事互為表裡，既慕巢由之高潔，又難捨人世之富貴聲名，於是依違徬徨，既不能真隱，又不肯務實，只

²¹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棲逸〉，頁 660。

²²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箋》，〈棲逸〉，頁 654。

²³ 有關《世說新語》中的士族政治心態，參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 - 《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頁 127-138。

成其為疏放，而美其名曰風流。」²⁴



第二節·明清之際世說體「政事」中的治世能臣

與《世說新語·政事》中所見的「居官無官官之事」的仕宦態度截然不同，明清之際世說體重視有實質政績的治世能臣。對於治世能臣的強調，與皇帝賞識那些有實質的用途的學問的人才有關。例如：

太祖選官慎重。三儒者同赴召見於便殿上，問在家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禾歷三時而穫，故三節。麥歷四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艱難者。」擢知州。一對曰：「臣業醫。」上曰：「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蠶釀黃連花則蜜苦，猿猴食果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太醫院使。一對曰：「臣業訓蒙。」上曰：「爾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國子監助教。²⁵

這則記事將務農、醫生及教師的三位儒者並列，皆受到朱元璋的賞識，授予官職。由此可見任命不以精通經學為第一要項，對於農耕、醫療這些專門的知識也予以重視。又如徐光啟（1562-1633）的《農政全書》受到上位者的青睞：

徐文定好經濟之學。及拜詹事，著《農政全書》成，達於乙覽。上喜曰：「向聞翰林以飲酒賦詩多，受書怕為能事。今何緣得此人，乃知宋臣呂夷簡輩，固代不乏賢！」遂即大拜。²⁶

言談間，不難得見皇帝對於有實學的官員的重視。對於那些只會「飲酒賦詩」的文官，稍有貶斥之意。以任官的實際表現作出評價成了當代其中一條思潮脈絡。這點從李延昱引錄夏允彝（1596-1645）的話語更明顯可見：

夏瑗公令閩之長樂，凡衙役腰間，令掛一牌，書其狀貌。後書籍貫、年歲，並某年值役。如無此牌擅入衙門者，輒重懲之。於是其黨與稀少，詐害漸

²⁴ 張師蓓蓓，《漢晉人物鑑研究》，頁 353。

²⁵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品藻〉，卷 6，頁 46b-47a。

²⁶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政績·徐文定公〉，卷 3，頁 15b。

息。縉紳譽為創見，夏答曰：「做官只因從進士起家，胸中全無樣子。一旦臨民粗疎潦倒，即《呂公實證錄》何可不奉為摘段時文？」²⁷

夏允彝認為「做官只因從進士起家，胸中全無樣子」，點出了科舉考試的學習對於當官其實毫無助益。即使考中進士，實際上全無從政的手腕及能力。年代先於夏允彝的徐有貞（1407-1472）已有這樣的自覺，因此當官之後，廣泛閱讀：

徐有貞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為？徐笑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而後習之則已晚矣。」²⁸

從旁人認為他只需要專注於其工作要求的「文字事」，可見徐有貞的做法與時人普遍的認定不同。但是徐有貞已經敏感地注意到身為朝官，刑名、水利、天文這些也是極為重要的知識，應該趁早學習，日後才能隨時運用。另一方面，即使注重「實學」並非徐氏當時的主流，但是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卻不乏這類記事，可見這些作者深刻感受到「能」及「為」的重要性，因此才會將相關的記事錄入書中。張怡便強調官吏應「有為」，因此他在〈吏治〉的小序批評了庸吏、傲吏後，謂：

豈無清吏，護尺寸若藩籬，或長於守而短於為。惟真循良，有真調劑，鞭朴不施，案牘不羈，酬應不疲，賦稅不虧。豪右無所用其把持，便佞無所用其詭隨，讒口無所用其排擠。網紀以治，教化以宜，桑麻以滋，保我群黎，不識不知，以恬以熙。及其讞大獄，斷大疑，片言立決，如持利刀以斬亂絲，有見睨之慶，而無覆盆之悲，又何患乎水旱之流離，兵燹之瘡痍？

²⁹

否定了「長於守而短於為」的清吏，肯定了「真循良，有真調劑」的官吏。張怡讚賞他們「有為」，除了解決民生問題之外，也能鎮壓豪強、教化百姓。而且在判罪的時候有決斷的能力，能夠看清真相，不冤枉無辜。

²⁷ 【明】李延崑，《南吳舊話錄》，〈政績·夏瑗公〉，卷3，頁19a。

²⁸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2，頁23a。

²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頁307。

此外，「有為」尚可表現在其他方面。張岱的〈經濟部〉的小序便強調解決事情的能力及識見：

陶庵曰：司馬溫公破甃救兒，在童稚時已具有救時宰相手段。蓋事在倉卒，出死入生止有此着，即使宿學老謀籌劃終日，無以易此。昔人理亂絲，取刀斷之曰：亂者須斬！此不過一時苟且應急之言，問其頭緒，則未之有得也。古人處事，如入荊棘叢中，掉臂能出，則非具大經濟者不能也。集經濟第三。³⁰

相對於在危機的情況下所採取的應變、或是快刀斬亂麻的處理手法，張岱更欣賞的是那些在紛雜的情境下，依然能夠妥善處理，自在行遊，理出頭緒的才幹。

以上概述了明清之際世說體所看重的官員類型：治世能臣。「政事」收錄的取向，便是記載這類官員的具體行事，大抵可以分為：（一）活用謀略（二）實質政績（三）眼光高遠（四）軍事能力。

（一）活用謀略

作為官員，必須有靈活處事的手腕。這點在《快園道古·經濟部》中尤其明顯。如以下數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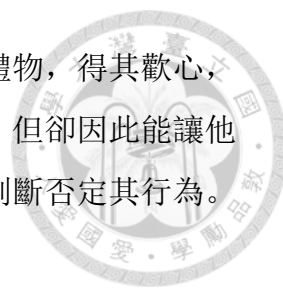
王新建平宸濠，武宗下詔親征，人情洶洶。二中貴先至浙，新建張燕於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二篋示之，皆中貴交通逆藩之書也，罄篋與之。中貴感激，從中維護之。新建得以免禍。³¹

王新建為了自保，以中貴謀逆的證據收買人心，換來中貴二人維護他免於禍害。又如：

周文襄巡撫江南日，巨珰王振當權，慮其撓己也。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江南至今賴焉。³²

³⁰ 【明】張岱，《快園道古》，頁 29。

³¹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 29。



周忱為了方便他推行地方新政，不被王振阻撓，因此贈以貼心禮物，得其歡心，以得其助力。這種近乎於賄賂的諂媚行為在道德上固然有瑕疵，但卻因此能讓他順利施行理應能惠及百姓的新法。因此，我們似乎也難以道德判斷否定其行為。

又如：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查西洋水程故牒。時劉大夏為郎，先檢匿之。尚書項襄毅公詰曰：「署中牒，焉得失？」劉在傍微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此一時弊政，牒即存，當立毀之，猶追究其有無耶？」項再揖謝曰：「公達國體，此位不久屬公矣。」³³

劉大夏陽奉陰違，匿藏應向朝廷回報的西洋水程故牒，實可責為「不忠」。但其出發點卻是為了避免朝廷花費巨款下西洋，影響民生。從「愛民」的立場來看，其做法變得可接受，甚至還受到尚書的讚賞。

從上述例子可見，雖然該官員的行事不全然正面，不合傳統道德觀。但是由於這些靈活的處事方式，實出自為國為民的心意，或是為了保命，都有其正當意義，因此能為人接受。

此外，官員為了了解地方事務、取得人心、或是化解危機、斷疑案，也會靈活地運用一些小手段，以助他們了解實況，或是以較為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這類型的呈現非常多元。例如新上任的地方官員要樹立威望，兼試驗下屬的為人，因此起先佯裝無能：

況鍾知蘇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請署，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乃大喜，謂太守愚。閱月，集諸吏詰之曰：「某事應行，若故止我；某事不應行，若故誘我行：是皆有賄！」縛諸吏，投庭下。諸吏皆大懼，謂太守神明。³⁴

待掌握到諸吏的真面目後，才整治所有教唆他的下官。又如故意被收入監獄，以深入探知地方事：

³²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 39。

³³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 41。

³⁴ 【清】吳肅公，《明語林》，〈政事〉，頁 35。

周新為浙江觀察使，常巡歷屬縣。微服，觸縣官，收系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迓，觀察乃出自獄中。縣官慚懼，皆解綬去。由是諸郡縣聞風莫不謹飭。³⁵



倘若周新起初便表露身份，自是不會被收進監房。他卻沒有這麼做，反而利用下獄的機會，向囚犯了解地方事務，可見他十分清楚該從何處下手才能獲得較為準確的觀察。

又如以下這個化解危機的例子：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傳密旨，挾匕首以千金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人捧二十金以進。公佯怒曰：「賦汝百金，胡二十也？」取法馬兌之，良久，賊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餘皆就縛。³⁶

且張佳胤還非常能沉得住氣，故意拖延時間好使盜賊鬆懈下來。顯然除了計謀之外，還有相當的耐性。

此外，作為地方官，需要審判各種大小的案子。從他們查明真相的手法，便可見其人的智慧。例如周忱：

周文襄有一冊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晝夜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文襄詰其失船何日、何時、東風、西風。其人妄對，文襄語其實詐，遂不行。³⁷

³⁵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 36。此事亦見於：【清】吳肅公，《明語林》，〈政事〉，頁 34。

³⁶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 30-31。

³⁷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 2，頁 24a。此事亦見於：【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吏治〉，頁 343；【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 33。張岱所載，細節稍異，茲載如下：

周文襄忱所臥榻輻燈留筆筒，籌度有得，輒起注之，雖氣候亦有報偵。一糧長有所侵匿，以江風解，忱曰：「江是日無風，何得失船？」糧長駭服。久之，乃知令金焦山僧日報晴雨風濤。其詳確若此。

由於每天記錄天氣，因此能夠輕易拆穿人民的把戲。由此可見周忱的思慮周詳，預設到會有人利用風雨進行詐騙，因此勤於每天記錄天氣。而謂「人初不知其故」更突顯其心思較一般人慎密。



又如要偵查兇手的案件：

周新按察浙江，初至，有蠅集馬首。使人跡之，得暴屍莽中，有木留帶間。公取視之，乃商以識布者，匿不言。及蒞事，使徵布，有合記者即執。訊之，果殺商盜也。³⁸

不動聲色地收起物證，之後再慢慢徵訪兇手。又如以下這則：

國初某令有治才。有民將出商，既裝載，候僕久不至，舟人以商孤身而地僻，遂擠之水中，攜貲歸。更詣商家，叩門曰：「娘子，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急問僕，僕言：「適至船，不見主人，不知所之也。」乃報之官。官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無狀，歷數任未決。此令至，屏人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若何？」妻曰：「夫去良久，舟人來問曰：『娘子，官人何以不下船？』言止此耳。」復召舟人問之，語同。令笑曰：「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辯，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即知其不在而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法。³⁹

能從言語中聽出矛盾之處而將兇徒繩之於法，可見其智慧。

（二）實質政績

其次，明清之際世說體所標舉的治國能臣，還得有實際政績，以滿足人民的需求為優先。《南吳舊話錄》不命名為〈政事〉，改稱為〈政績〉，突出了官員的實績的重要性。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這種實績的表現多以地方管理為中心。地方官作出決定，以人民為重，並非一味聽從中央的命令。例如：

³⁸ 【清】吳肅公，《明語林》，〈政事〉，頁34。

³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吏治〉，頁310。

河南新安飢，知縣陶鎔亟貸驛糧賑之，全活甚眾。乃上章，自劾「民危旦夕，不及奏報，專擅亦安敢辭？」上嘉勞之，曰：「可謂能稱任使矣！」

40

知縣陶鎔因為判斷情況危急，救民優先。因此即使知道會被問罪，仍然選擇先斬後奏，賑濟災民後才向朝廷稟明。又如不惜得罪御史，也要力保鄉民的性命的潘頤庵：

潘頤庵尉項城，攝令商水。御史某以王師夜出南頓。南頓故數被盜。民相聚自保，誤以王師為盜也，拒之。御史怒，捕繫二十人，將斬以徇。公匍匐為請曰：「良民誤拒王師，罪固當死。然原其心，將以免盜。而卒被戮，則何以處為盜者？」御史乃悉縱之。⁴¹

為眾人求情，大膽指出陳御史處理不妥，刑罰過重。

除了保護人民之外，也有為人民著想，為了讓他們能安居樂業，因此大刀闊斧為地方進行各式各樣的建設的官員：

楊公子器知崑山，毀城市鄉村庵廟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廩、公館、社學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有頹廢，率與興舉。軍民德之。⁴²

楊子器損毀鄉廟是為了遏制地方宗教的興盛，並且將其建築材料用在修建社學、倉廩等地方，造惠更多人民。又如陳善鑿山通渠之行：

陳善為滇右轄昆明旁山陽，有田五千餘頃，地高苦旱。善視石崖有泉可引溉，而為橫山所隔，議欲鑿山通渠。眾咸難之。陳力任之，矢眾禱天，經畫開鑿，橫山水洞遂通。民受其利，名其洞曰：惠濟。立祠洞旁肖像祀之。

43

⁴⁰ 【清】吳肅公，《明語林》，〈政事〉，頁 34-35。

⁴¹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政績·潘頤庵〉，卷 3，頁 7a。

⁴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吏治〉，頁 316。

⁴³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 2，頁 30。

陳善為了讓五千餘頃的田地能作耕種之用，因此想將泉水引為灌溉之用。起初他的想法不被眾人接受，但是陳善卻堅持完成這件事。其出發點是為了民好，而其所作所為也確實能在實際生活中幫助到居民的。再者，在眾人反對的情況下依然能堅持，可見他意志之堅定。



此外，從管理地方的手法上，也可見政績的表現：

陳霽岩知開州，大水，賑飢府下。有司議：「極貧者穀石，次貧者五斗。」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公坐倉門點名，視其衣貌極老而貧者暗記之。次年，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吏胥稟出示另報，公曰：「不必也。」第出點名簿暗記極貧者，喚領。鄉民以為神明。⁴⁴

登子母董太君捐米七百石，賑飢越中。故套：凡賑米之家，強者攫之去，婦女老弱都無顆粒。陶庵刻一票，令里總報定各坊飢戶，躬至其家看驗。上貧者給米票若干，次貧者遞減。分城中為十區，日查一區，次日齎票領米，十日俱遍，其賑米粒粒皆果飢民之腹。⁴⁵

陳霽岩暗暗記下極貧者的名簿，便是為了方便日後的賑飢工作，並且減低重複冒領的可能性。張岱的做法也相類，刻票讓縣令能有系統地查看各個區域的情況，以區別「上貧者」及「次貧者」，務求董太君所捐贈的每粒米粟都能用以填飽饑民的肚子。

由以上諸例可見，這些作者所關心、在乎、標舉的，都是真正有能力為人民服務的官員。這些官員的行為皆與迫切的民生需求有關，多為能直接有益於民眾的地方事務。亦因為涉及的是實務，因此這些作者十分強調官員的能力。例如張怡〈才能〉的小序，便謂：「人固有才，有能不能。」⁴⁶將「才」與「能」分開，除了天生的「才」之外，亦強調有沒有做事的能力。否則有才卻無能，終究無所作為。

⁴⁴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 35。

⁴⁵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 39。

⁴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頁 477。

而當這些有能力、有實績的官員取得人民的信任之後，更會在危機時得到他們的幫助、報答：

董巽峰令襄陽，期年，政教大洽，襄民甚戴之。會王師征湖南，先後且數萬，至芻糧勿備，諸大吏以為憂。董獨匹馬入鄉，告百姓以故。百姓轉相傳告曰：「事且急，奈何累我父母為。」遂大供車牛，小供芻豆，挽負不絕於道，三日而畢，軍輸以饒。諸大吏驚服以為能。⁴⁷

董上治能在三日內成功徵糧，便是源於他的管理有方，深受襄陽居民的愛戴，因此得到民眾的助力，口耳相傳，喚來更多人出力。

在這種融洽的官民關係的反面，則是百姓敢於譏諷自以為是，但政績未完善的官員：

毛伯溫按楚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往往有漏網者。有諷之者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今日鄰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48

毛伯溫自以為已完成本份，查勘了害民之人，無一遺漏。但實際上，卻不盡如此，因此才遭時人諷刺他清查得不夠徹底。

（三）眼光高遠

具有遠見的官員，能作較為長遠的規劃，或是能預見某些選擇對日後局勢的影響。例如黃淮能預見若讓蒙古聯合女真、吐番的勢力，那日後大明將難以牽制他們，因此反對阿魯台的請命：

黃淮為相，阿魯台遣使納款，請並女直（真？）、吐番（蕃？）聽其約束。廷臣多許之，獨淮曰：「此鹵奸謀。使各為心，則易制；並之，難圖矣。」文皇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遂不許。⁴⁹

⁴⁷ 【清】王暉，《今世說》，〈政事〉，頁160-161。

⁴⁸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2，頁20b-21a。

可見其思慮慎密，思考不惟着眼於當下的形勢。又如王象乾（1546-1630）：

王象乾為宣府參政，知塞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千石。朱國禎曰：「此所謂治國如家者。」⁵⁰

因為得知物價將上漲，因此先購入大批糧食，賺取利錢，可見其眼光。

此外，也有地方上的官員，運用其遠見，為百姓謀求幸福。例如：

郭南作常熟令，民獻軟粟，南食而甘之。乃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進奉，害民者。」⁵¹

郭南不因軟粟好而要求下屬送來更多的軟粟，或是上貢取悅上位者。郭南反而因預料日後此物勢必成為貢品，會影響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命令眾人都將它拔去，未雨綢繆，以防日後帶來禍患。

（四）軍事能力

除了上述這些具有謀略、靈活的處事方式、有實幹的魄力、或是有眼光的官員之外，明清之際世說體還看重有軍事能力的文人官員。能上戰場打仗、對抗寇賊的官員，方能保家衛國。文人武人之間的關係，在明一代中頗為複雜。文武的地位，迭有消長之跡。在太祖、文皇的時候，「世猶以武為重」⁵²，但是自「正德以來，軍職冒濫，為世所輕。」⁵³因而，大體而言「終明之世，右文左武」⁵⁴，以文制武。但是到了明末，這種風氣有所轉變，文臣的處境日漸不堪。尤其是到了南明朝的時候，更有文臣為武夫所挾制、擺佈之事。這固然出於文人於兵事的無能，救亡乏術。因而，文士分別從明清對抗及文武對峙中認識了自身的「弱」，身親戎事便成了自強的途徑。正是出於如此沉痛的經驗，明清之際的人才標準增

⁴⁹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31。

⁵⁰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2，頁28。

⁵¹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2，頁11b。

⁵²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90，頁2195。

⁵³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90，頁2195。

⁵⁴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70，頁1695。另，趙園認為正德一朝對於文武「輕-重」的轉變，實源於初制（祖制）。有關明代重文輕武的風氣，文武官觀念上的差異等討論，參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縣：臺灣食貨，1994），頁206-208。

加了文武全才這一項。⁵⁵張怡在〈武功〉的小序中也提到相類的觀點。他不認同文武徑庭的觀點，並且列舉了許多「武而文者」及「文而武者」的例子，以說明文武並全的可能性。⁵⁶這觀點在「政事」中也有所呈現。例如于謙在面對蒙古也先的部隊時，在前線的決斷：

英廟北狩，鹵大入寇。時壩上倉場，糧料山積，于忠肅急令縱火焚之。或以事重須待詔，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緩之適以資鹵，致持久坐困，於我非計。」⁵⁷

于謙雖為文人出身，但在土木堡之變後，指揮京師保衛戰展現了其軍事才能。這則記事便展現了他能審時度勢，當機立斷的能力。《今世說》也收了清初文而能武的士人，例如周亮工（1612-1672）：

周櫟園按察入閩，時值寇警，所在城堡常四面火起，鉦鼓聲動地。周指揮鹵楯、蘭石、渠答，施設有序。手發大黃，應弦殪敵，長嘯若神人。⁵⁸

同樣是進士出身的文人背景，保衛城牆時亦能指揮若定，對抗寇賊。又如姜希轍（？-1698）：

姜定庵為溫州教，攝瑞安縣事，適寇至。時寇輕瑞安，用少嘗之，姜帥鎮兵之守門者數十人，驟殺而出，賊遁。後又大至，姜乃斂民家醃甌凡百余，丹紙泥其唇，以唇四向架牌間。賊望見甌，驚以為列炮，不敢近。⁵⁹

姜希轍用計，將甌偽裝為炮，讓賊寇不敢侵入。

明清之際世說體強調治國能臣，與亡國易代的背景不無關係。這些作品突顯了眾多富有才幹的官員，可能是出於當代「才難」、「乏才」、「無人」、「無才」之類的慨嘆，欲呈現「明代非無人」的面貌。在明亡之際及其後的追究中，

⁵⁵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115。

⁵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頁350。

⁵⁷ 【清】吳肅公，《明語林》，〈政事〉，頁36。

⁵⁸ 【清】王暉，《今世說》，〈政事〉，頁158。

⁵⁹ 【清】王暉，《今世說》，〈政事〉，頁158。

「有君無臣」是流行一時的說法。⁶⁰例如李塉（1659-1733）謂：「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其習尚至於將相方面覺建功奏績俱屬瑣屑。」⁶¹不過在易代之際的言論環境中，針對上述流行說法，也有人持異議。例如王夫之謂「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無臣。誠有不世出之君矣，豈患無臣哉！」⁶²顯然，在明清之際世說體的呈現中，其立場較偏向後者。透過錄入大量有才幹、有實績（改善百姓生活）的官員記事，保存了明代眾多好官、良吏的行事，讓後人在閱讀其作品時，看到明代「有臣」。由此，也反映了這些世說體作品在「存史」之餘，也寓含了其思考：「政事」當錄有為、有實幹的官員。而讓我們不得不驚奇的是，雖然這七位作者的背景迥異，但是他們在〈政事〉、〈政績〉、〈經濟〉這類記述官宦事蹟的門類中，標舉的官員形象在大方向上卻大抵相同。

第三節·明清之際世說體「政事」中官吏的人品操守

除了強調治世能臣的具體作為外，「政事」也以頗大的篇幅著墨官吏的人品操守。其中涉及的人品操守，大抵有以下幾種：（一）真心為官（二）禮敬賢人（三）清正嚴明（四）感化百姓。

（一）真心為官

明清之際世說體看重的，是那些真心為國效力的官員：

富平孫冢宰在位日，諸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⁶³

⁶⁰ 相關論述，參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頁 282-284。

⁶¹ 【清】李塉，〈與方靈皋書〉，《恕谷後集》（臺北市：臺灣商務，1966），卷 4，頁 39。即便崇禎本人也歸咎於「無臣」。按《明史》記載，崇禎臨終前，「御書衣襟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參：【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4，頁 335。

⁶²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載《船山全書》（長沙市：嶽麓書社，1989），第 10 冊，頁 300。

⁶³ 【明】張岱，《快園道古》，〈言語部〉，頁 59。此事亦見於：【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 2，頁 9a。

伍袁萃與楊公言：「做人須看得人重，做官須看得官輕。輕其可重，必決道義之坊。重其可輕，必蹈貪鄙之轍。」楊曰：「為一己輕富貴當看得官輕，為國家持紀法當看得官重。」⁶⁴



孫丕揚強調做官「莫作怪」，強調安分守己，做好份內事。伍袁萃認為當官應將官位看得輕才不會成為貪心卑鄙之徒，而楊漣則修正了其話，強調若是為了國家的付託才出仕的人，將官位看得重是應該的。

由於真心為國效力，因而有些官員會積極提升其能力，以助政事上的決斷：

何喬新曰：「一日不讀書，便覺於政事間有窒。」⁶⁵

這些官員發自真心為國家效力，因此在具體的行事上，明清之際世說體會表現出他們發自真心關懷人民、體恤人民，斷案本乎人情的一面。在明清之際的語境中，士人認為催科濫刑是造成明亡前夕社會動盪的直接原因。因而，到了明末，時人對於良吏、好官的定義，尤在恤刑，看重的是官員「視民如傷」的情懷。⁶⁶ 例如陳繼儒就曾謂：「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⁶⁷ 強調救荒早要有成效，不只取決於策略。更重要的是「真心」：打從心底要救民於水火的心意。

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不惟官員如此，也記載了不少皇帝以人民優先，真心為民眾著想、體恤民眾的表現。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及明成祖朱棣：

洪武時，戶部奏蘇州連逋三十萬，請論守臣罪。上曰：「積逋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於民，民重困矣。」並所逋赦之。⁶⁸

文皇帝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者，召錦衣衛等官，諭曰：

「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雖枉不求辯；初至朕前，則不敢言。爾等更從容察之，果尚有冤，即來白。」⁶⁹

⁶⁴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2，頁16b-17a。

⁶⁵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2，頁19a。

⁶⁶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頁470-471。

⁶⁷ 【明】張岱，《快園道古》，〈言語部〉，頁56。

⁶⁸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40。

朱元璋清楚地了解怪罪蘇州的守臣拖欠賦稅，只會造成人民生活越加貧困。因此為了人民著想，選擇赦免其罪。明成祖朱棣則是能了解囚犯的心態，考慮有人既不求辯也不敢言，因此要求錦衣衛等平時細心察訪再作定奪。



此外，又如明仁宗朱高熾：

永樂時，皇太子過鄒縣，見民間灶釜不治，衣皆百結，嘆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時布政石執中來迎，太子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速往督郡縣，取勘飢民口數，發官粟賑之。毋懼擅發，予當自奏也。」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純仁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⁷⁰

洪熙元年，上聞淮、徐、山東民多乏食，召楊士奇等草詔免夏稅。士奇曰：「可令戶、工二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速遣使齎行。」左右言：「地方千餘里，宜有分別。」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尺寸較量耶？」⁷¹

當朱高熾仍為皇太子時，看到民間貧窮的苦況，已會責斥地方官未能好好照顧百姓。即位後，聽聞地方缺糧，當即決定要豁免夏稅。其決定本來受到左右的反對，認為應有所區分，不應全部豁免。但是仁宗卻堅持「恤民寧過厚」的做法，可見他對人民的愛護及體恤。

除了強調真心為人民着想之外，明清之際世說體也看重本乎人情的斷案方式。這樣的思考與王夫之不認同「不情」的政道相類。在王夫之看來：「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君子與小人同有之情也。」⁷²。他認為執政者應有「人情」的考量，而「人情」則是人類共通的，跨越階層的存在的情感。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則表現在孝順父母的親情上，以孝心凌駕於法律，不一味遵例而行：

⁶⁹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40。

⁷⁰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40。

⁷¹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40。

⁷² 【明】王夫之，《四書訓義》，載《船山全書》，第8冊，頁9。

章楓山南監祭酒日，姑蘇尤樹母病，據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楓山許之歸，或以為言。楓山曰：「吾寧以違制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⁷³

故事兵曹使節所臨衛官，例護乘傳。指揮某者，因母病亟，懇公請留。公特聽之，同官曰：「奈何緣私而壞例？」逮之獄。公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未聞母病告假，輒置囹圄折辱。兜矛不思，即鞭撻曾閔。吾不願也！」力縱之去。⁷⁴

章懋及張受所都為了成全孝子而壞了法規，讓他們能回家照顧父母，可見他們極度重視孝行，不因法律條文的規定而抹殺孝子的心意。

（二）禮敬賢人

此外，「政事」中也有主動結交賢人的官員。例如李公渭以陳仲舉為榜樣，親訪郡中知名的士人：

李公望為廣陵訓導，郡中知名士，必親造焉。嘗曰：「昔陳仲舉遷豫章，至便問徐孺子所在。吾每想慕其風，惜廣文寒氈，不足道也。」⁷⁵

雖然李氏官位不如當日的陳仲舉之高，難以完全模仿陳仲舉的風度，但作為學官，也努力履行其職務，廣識地方上的士人。又如姚克一：

姚克一守蘇州，欲見處士錢芹，不可得。因俞貞木道意，錢曰：「芹固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姚如期致，迎拜，請質經義。錢曰：「此士子業，公有官守，會有時務。」因袖出一簡授姚，不交一言而退。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⁷⁶

姚克一能放下身段，配合處士錢芹所訂下的時間地點親往見之，是他禮賢下士的表現。因此，錢芹也回報其誠意，予以戰守制勝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姚克一

⁷³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2，頁9b-10a。此事亦見於【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德量〉，頁601。

⁷⁴ 【明】李延昆，《南吳舊話錄》，〈政績·張受所〉，卷3，頁12b。

⁷⁵ 【清】王暉，《今世說》，〈政事〉，頁160。陳仲舉事見於《世說新語》的〈德行〉第一則。

⁷⁶ 【清】吳肅公，《明語林》，〈政事〉，頁34。

本要向錢芹請教學問，但錢芹卻指出士子業並非官員第一要項，重點應放在「時務」，可見此則也從側面強調時務、實務的重要性，指出闡釋經義無用於政道，非官員應用力所在。



(三) 清正嚴明

清正嚴明是明清之際世說體特別標舉官吏應有的品格操守。清正的官員有一套做事的原則，反映在多種面向，例如廉潔。在第三章談到「廉」時，可見「德行」所強調的「廉」是從個人的道德層面去談，程度也較為極端。在「政事」中談到的廉吏，則更注重他們有志於廉的操守，而非其具體行為。例如：

徐九經尹句容，循廉最著。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人有言：『民不可有此色，官不可無此味。』」及去，兒稚挽衣，泣曰：「毋去我！」其長者曰：「幸惠訓我。」九經泣曰：「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及家之道也。」父老鏤所畫菜，而書儉、勤、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

77

突顯徐九經有志管理好地方，不貪財剝削人民，希冀百姓能三餐溫飽，面無菜色。又如：

范質公為東昌司李，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餽。」人呼為二不公。⁷⁸

強調范質公不貪圖饋贈，不受賄賂的操守。

由於有一套做事的原則，因此當遇到違反其信守的原則時，就會耿直進諫，勇於表達其看法。耿直進諫也是明代其中一個鮮明的宦官形象。⁷⁹《玉光劍氣集》設置〈敢諫〉一門，專門寫這些諫臣。其小序謂：「幸而遇，則止輦口天，忠臣即是良臣；不幸而不遇，則致命遂志，諍臣猶之諍子。」⁸⁰可見若得遇明君，諫

⁷⁷ 【清】吳肅公，《明語林》，〈政事〉，頁 39。

⁷⁸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 2，頁 27。

⁷⁹ 相關論述，參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第一章。

⁸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頁 197。

言被採納，自是「良臣」。但若不遇，諫言不合上意，則會引來殺身之禍。在其他世說體作品的「政事」中，也偶見這類上諫的行為。例如龔鼎孳：

龔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疏每言時政得失，迨決獄，日必平反數十事。事雖奏當，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輟匕箸，展轉含毫，獲有生機後已。同事或期期不可，必動色力爭，至再三不厭。⁸¹

又如王翱敢於提出己見，反對其他官員的建議：

甘肅鎮缺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睿皇帝以問王公[翱]如何，王以為不可。帝遽曰：「老王執拗。外廷皆道此人好，獨爾以為不可，何也？」王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國乏人？」帝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⁸²

但是不得不提的是，這類上疏，以至於忤逆權貴的條文，大量被編入〈方正〉。這一方面是承接《世說新語·方正》的脈絡而下。另一方面，也隱約地反映了這些作者將這類「犯上」的行為視為士人以下抗上之「志」，尤甚於官員應具備的重要特質，因而沒有將這類條文放進「政事」。

此外，筆者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與「政事」大力標榜「能」、標榜「實績」的取向不無關係。過於正直上諫，往往引來殺身或貶官之禍。由此，反而失去或減低了辦事的權力，更難以去做對國家、人民有實質助益的事情。

另一方面，由於這些清正嚴明的官員遵守原則，對自我要求嚴格。因而也會進而對他人同樣嚴格。在「政事」中便有公正嚴明地執行法則的例子，如：

韓王內使李毅等，不樂府中，忽作令旨啟城，挾弓跨騎，越關詣京，奏訐王過。所司請勘，尹直曰：「毅不安王府，逃亡，罪一；詐令旨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撫王小過當殺，罪四。豈得聽彼虛言，以勘王？」遂押還府。⁸³

⁸¹ 【清】王暉，《今世說》，〈政事〉，頁 158。

⁸²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 2，頁 26a-27b。

⁸³ 【清】吳肅公，《明語林》，〈政事〉，頁 36-37。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早恤刑，有王劉惡逆，訴冤，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坐此類也。」獄決，翌日雨。⁸⁴

批語認為魏文靖「亦查其事之冤否，若概以論殺，則失刑矣。」⁸⁵固然敘述不曾描寫魏文靖查核其事，似有失公允。但此條文的重點在於他人認為應「以其年少欲緩之」，魏文靖則不認同的是少年犯罪就能因年輕而判以緩刑。在此不論其觀點是否可取，但至少反映了魏文靖不因年齡等外在因素影響其判斷的公正態度。

(四) 感化百姓

在「政事」中，除了那些以較為積極的態度推行政事，有具體政績的官員之外，也欣賞能感化百姓的官員。官員的感染力，一方面來自雍容的氣度，能從容處理政事。例如夏原吉謂：

夏忠靖云：「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章皇，則中便無主。」⁸⁶

強調以從容的姿態看待政事，遇事不要倉皇慌張、自亂陣腳。趙豫的處事方式便頗為接近這種樣態：

趙豫，松江太守，侍郎周文襄有所經劃，必與之商榷。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人始皆笑之，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眾為譬解，因而息者多矣。⁸⁷

不採取激進的方法處理政事，而是以雍容的態度看待一些不急於處理的糾紛，給予當事人緩衝時間，冷靜下來，往往達小事化無之效。由此可見其雍容的處事姿態，對百姓的感染力。

⁸⁴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吏治〉，頁 316。

⁸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吏治〉，頁 316。

⁸⁶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政事〉，卷 2，頁 11。

⁸⁷ 【明】張岱，《快園道古》，〈經濟部〉，頁 35。此事亦見於：【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吏治〉，頁 314。張怡所載大同小異，惟文末多了一句：「比之鉤距致人而自為名者，何啻霄壤！文襄甚重之。」



此外，又如廉潔、政治清明的官員，也能感化百姓不犯罪：

周釜山守栝三年，行廉政清，士民化之。有篙工拾遺犀一麓，不忍取，白府以歸遺者。⁸⁸

周茂源治理下的地方，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又如唐廷美：

唐廷美守三衢。有偽為媒以賺人聘金者，既而懼守之明決也，乃鬻其妻及子以償。廷美曰：「守職無狀，使民窮而犯法。今犯者畏法，又忍棄其妻子，以免守怒。所謂民免而無恥，終不可以為治。」為贖其妻子，還之，因戒之曰：「賺人財，為妻子衣食計也。而至於鬻妻子，固不如安貧，以免辱。」其人感激涕泗而去。⁸⁹

犯人因畏懼唐廷美的英明而選擇賣妻兒償還款項。由此可見賢明的官員的感染力，能使犯人自首且補救其罪行。而從唐廷美的反思，更表現了要成為一個循吏，必須不斷自我反省、改進，可見其自我要求之高。其自省終以人民的生計為中心思考，將人民放在最首要關注對象，便是這幾部明清之際世說體所標舉的官員形象。

以上兩節分別從「治世能臣」及「官吏的人品操守」兩方面看「政事」所標舉的官員。上述這些人品操守，有助這些士人成為有為的官員，可見兩者互為表裡，成為「政事」的兩大脈絡。總括而言，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強調那些有能力，真心獻身為國、為民的官員。此外，也不乏自我要求高，精益求精的官員。因而，在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政事」中，我們幾乎不見那些優雅、風流的名士型官員。

⁹⁰甚至，往往出現「不風流」的官員，例如：

朱海曙守杭。同年某過其地，歷問杭之勝處。公皆不能答，曰：「兄乃讓白蘇二君佔盡！」公笑曰：「使太守能留心錢穀簿書，與錢塘十萬戶痛癢關切，何患佳山水無人坐臥其側？」⁹¹

⁸⁸ 【清】王晫，《今世說》，〈政事〉，頁 159。

⁸⁹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政績·唐廷美〉，卷 2，頁 5。

⁹⁰ 趙園分析明清之際的士類鑑賞良吏時，提到士人會鑑賞呈現於「官僚機構」中的優雅姿態。所以為士類所樂賞的名士型的官，也是一種不像官的官，不「做」官的官，士類所欣賞的在其風致，認為有此風味，就保障了不致成為面目可憎的官僚。參氏著，《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頁 473。

⁹¹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政績·朱海曙〉，卷 3，頁 14b。

杭州的風光，歷來為文人賦詩詠嘆。在晚明清初，文風亦盛。朱海曙在杭州任職，居然絲毫不知任何旅遊勝地，只關注人民的生活。又如以下這則：

王阮亭為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才也。」⁹²

王阮亭雖然也喜好賦詩這種風流雅的文人活動，但卻只在晚上忙完公事過後才進行，顯然較看重官事。而這樣的呈現，也與前文談及文字功夫不被〈政事〉所重視的觀察相符。

第四節·明清之際世說體「棲逸」中風雅的隱逸生活

(一) 隱逸避世的人物類型：致仕與不仕

在「棲逸」中呈現的隱逸避世的人物，大抵表現了遠離官場的態度，可分為致仕歸隱與不仕兩類。致仕歸隱的士人，大多會選擇務農為業：

王酉山解井陘之綬，高臥海曲，清流映帶，喬木郁盤，乃綸竿箬笠，釀黍種樹，間與田夫野叟較陰晴，課蟹稻以為樂。⁹³

顧東江以侍郎歸，築傍秋亭，在西園中，中多隙地，可以時蔬。公日處其中，課童僕鋤灌。有《農桑輯要》一書，塗抹刪改，細數于行間額上皆滿。室中以藥葫蘆貯各種菜子，懸之梁間，不下數十種。絕足不與外事。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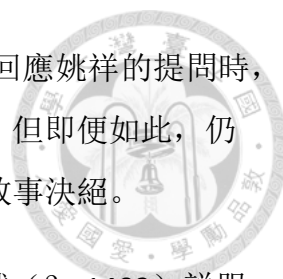
趙弼太僕罷官里居，與農夫耦耕，盤跚泥淖中，晏然自足。分巡姚祥至其廬，弼時耘田，遂棄鋤，於田畔見之，詞色自如。祥問：「生事何窶？」曰：「差勝秀才時。」⁹⁵

⁹² 【清】王晫，《今世說》，〈政事〉，頁 158。

⁹³ 【清】王晫，《今世說》，〈棲逸〉，頁 200。

⁹⁴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高人〉。頁 688。

⁹⁵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 127。



除了身體力行參與農耕外，例如顧東江還隔絕外事。又如趙弼回應姚祥的提問時，提到務農的生計比秀才時富有，隱然有不比太僕時富裕的意思。但即便如此，仍「晏然自足」，可見他真心歸隱，致仕後甘於過平淡生活，與政事決絕。

另外一類則是不曾出仕，有意避居不仕。例如楊滌請求黃鉞（?-1402）說服府尹撤銷徵辟其子黃福的決定：

初，黃鉞與楊滌子福同學，篤志有聲，州邑辟賢良。滌怨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並累吾兒？」鉞曰：「毋恐，當詣尹為言。」遂說尹，罷福。⁹⁶

表達了父親不欲讓兒子出仕的意願，因此楊滌從中阻撓其子的仕途。雖然從敘述中聽不到兒子的聲音，不知他如何看待父親的決定。但從父親的角度而言，大部份父親都會望子成龍，希冀兒子功成利就，光耀門楣。因此楊滌親手毀掉兒子的仕途的做法，更突顯其不仕的意願之堅決。又如吳憲：

廬陵吳丘山憲，言動端懿，剛直不阿，同鄉有爭辯者，咸曰：「請吳先生生來。」至則義理曉諭之，莫不心服，有王彥方之風。桂文襄萼當國，愛其才，欲官之，辭曰：「不如田舍翁之安且逸也。」⁹⁷

王彥方即王烈（141-219），以義行稱，善於調節紛爭，被舉孝廉，卻不就官。⁹⁸ 吳憲與之相仿，同樣善於調解鄉人的紛爭，且桂萼想徵引他為官。然而，即使吳憲願意介入地方上的人事糾紛，卻不肯出仕，可見他的拒絕並非出自他不願與世俗往來，而是對於為官的抗拒。這些無宦情、不求仕進的文人，喜歡隱居山中讀書，如郭鼎京：

郭去問隱居綿亭山中，三十年織簾讀書，不求仕進。時比晉劉麟之。⁹⁹

⁹⁶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123。

⁹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高人〉，頁687。

⁹⁸ 事見【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1），卷81，頁2696-2697。

⁹⁹ 【清】王暉，《今世說》，〈棲逸〉，頁201。劉麟之事，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棲逸〉，頁655-656。

被時人比喻為不肯應徵辟的劉麟之（約 376 年前後在世）。除此以外，這些隱居的文人都頗識生活情趣，如看重「五珍」的朱太守：

鴈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藥、官香魚也。朱太守無宦情，嘗曰：「豈以五斗易我五珍？」¹⁰⁰

致仕歸隱及不仕這兩類人物並非截然二分，互不干涉。例如結盟的「苕溪五隱」便融合了兩者，可見他們之間有一定的交流：

長興吳琬隱居蒙山，窮經著述；而安仁劉尚書麟，方守紹興罷官，菑築於南坦；建業龍按察霓，掛冠隱西溪；郡人陸御史昆，亦在罷。於是，皆就琬為主，而招太初山人孫一元相盟於社，稱「苕溪五隱」而琬為之長。湖南至今，以為雅談。¹⁰¹

在野的士人構成了另一個生活圈子，與志氣相投的人為伍，與「政事」所見的官員毫無交集。張怡在選取這類人物入〈高人〉的時候，應是以《世說新語》的士人風度為準則。按其小序：「識以高而明，志以高而遠。……惟勘破乎塵緣，乃甘心于肥遁。人自矜其鼎彝，我自友乎稭（稭？）阮也。」¹⁰²他心目中的「高人」該具備高明的識見、高遠的志向。但他所指的識見及志向是那些經歷過浮華世界之後，甘心於退隱的人。因此他理想中的「高人」實是嵇康這類不仕或是阮籍這類不追求名利的人。

（二）隱居士人的生活情境：刻苦與風雅

在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棲逸」中，大部份的內容呈現了隱居生活的各種樣態。這當中大抵可以分為兩類，第一種是相近於第三章第五節中論及廉、儉時所提到的，較為刻苦的生活方式。例如張岱晚年的時候：

¹⁰⁰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棲逸〉，卷 8，頁 1b。

¹⁰¹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 127。

¹⁰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頁 672。

陶庵晚年號六休居士，白岳問其說，陶庵曰：「粗羹淡飯飽則休；破衲鶉衣暖則休；頽垣敗屋安則休；薄酒村醪醉則休；空囊赤手省則休；惡人橫逆避則休。」白岳曰：「此大安樂法也。」¹⁰³



只求溫飽，不再追求富貴享樂的生活。又如敖清江反思胡九韶的話：

敖清江曰：「金溪胡九韶學《易》潔修，每日晡，焚香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吾生無兵禍，家無飢寒，榻無病人，門無訟事，非「清福」而何？』予童時聞而笑之。逮正德辛未（1511）被華林之寇，己卯（1519）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飢渴顛踣，始信九韶之言良然！」¹⁰⁴

敖清江年幼時不能理解胡九韶僅為生活平靜、三餐溫飽便謝天賜福的心態。直到經歷了宸濠之變等事件後，才了解到平穩的生活的可貴，物質的追求反倒在其次。

但是以上這些例子僅是「棲逸」所呈現的生活樣態中的小部份內容。「棲逸」大部份所載的生活情境與〈德行〉中的苦行式或儉素生活都大為不同，更多的是具文人風雅，經濟充裕的生活。雖然這些記事大部份所載的是明朝的事，但事實上這樣的生活樣態在明清之際也依然存在。苦行只是一部分士人的生存方式，江南文人的豪奢仍然為人所樂道。¹⁰⁵在苦行之外，遺民亦有另一種生活：不廢吟詠，依然置酒高會，聲妓滿前。例如清初也有詩人的社集、文酒之會，豪興不減明亡之前。¹⁰⁶即便是諸如王夫之、陳確、黃宗羲等人，雖然以明遺民自處，但依然保留了審美的人生態度，精緻的生活藝術。¹⁰⁷〈棲逸〉所展現的，正是這樣的生活樣態。從他們在居所周邊的佈置，可見他們對於生活的講究：

¹⁰³ 【明】張岱，《快園道古》，〈隱佚部〉，頁 104。

¹⁰⁴ 【明】張岱，《快園道古》，〈隱佚部〉，頁 104。

¹⁰⁵ 例如巫仁恕便提到築園之風歷經明清易代，延續到清代。參巫仁恕，〈城市私家園林的公共化〉，《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2013），頁 145。

¹⁰⁶ 例如冒襄便是其中一例。相關研究，參李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54-102。

¹⁰⁷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290。



黃姬水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當風日清美，攜酒自勞，曰：「此亦令人駘蕩駘蕩，居然三峩五嶽意。」¹⁰⁸

陸包山家支硎旁，所居有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輒解衣伏雌鬥酒，彌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忽盡棄之，留以供客，以此自老。¹⁰⁹

或佈以奇卉異石、或培植菊花，可見他們生活上的雍容自在，才會有雅興、時間、人力、物力佈置住家，邀約朋友同樂。不惟花卉，還有豢養動物的：

海寧許相卿，築室紫雲山中。嘗制短蓑長笠，以二鶴自隨。遇佳日，披蓑戴笠，身騎黃犢，往來阡陌間。喜與田翁野叟為爾汝交，就彼食飲。或一言目為貴人，輒投袂而起。¹¹⁰

王永壽家蓄一琴一鶴，每客至，彈琴，鶴婆娑舞階下，助客歡。後一日鶴死，為《瘞鶴文》。已無病而卒，以琴殉葬。¹¹¹

陳羽伯[鳳]讀書習隱，常月夜掛琴松間，調所馴山猿，得詩擁膝自吟，聲與猿嘯相應。¹¹²

養鶴並與之同遊同樂，有仙人的味道；能馴服並親近山猿，有種人類與大自然相融的味道，隱居生活的與世隔絕、恬淡舒適感從中滲透出來。

此外，「棲逸」所錄還有經營園林的隱逸生活。明代園林風氣甚盛，除了明初曾受到戰爭及禁令的打擊外，自明代中期越來越興盛，尤其江南一帶，名園甚多。¹¹³這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也有所反映：

龔柴丈隱居清涼山曲，有園半畝，種名花異卉，水周堂下，鳥弄林端。日長無事，讀書寫山水之餘，高枕而已。¹¹⁴

¹⁰⁸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棲逸〉，卷8，頁3a。

¹⁰⁹ 【明】張岱，《快園道古》，〈隱佚部〉，頁102。

¹¹⁰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132。

¹¹¹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131。

¹¹²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132。

¹¹³ 有關明代江南地區的園林發展，參顧凱，《明代江南園林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

孫宜弱冠舉賢書，五上公車而五躓，因不復應制。自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漁人薄有世業，盡斥為園圃、台榭，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園中多植奇卉怪木。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則不問客所去。遇佳辰日日如之。¹¹⁵

佈置園林，在其中享受生活、收藏古玩，並且邀客共賞園景，飲酒言歡。有些園林招待大量賓客，形成幾近開放的公共空間，如姚淞的市隱園¹¹⁶便引起「觴咏勝事」的風潮：

姚秋澗淞，美風儀，迭宕好士。饒于財，而力學耆古，游神翰墨，喜為山澤之遊。居秦淮上，闢地為園，有燠館、涼臺，繚以回塘曲檻，水竹之盛，甲于都下。四方文士，聞風而來，皆為下榻。正、嘉間，觴咏勝事，實淞為之先。¹¹⁷

又如陳鶴（?-1560）的兩座別業：

陳海樵鶴營二別業：在山者為息柯亭，在水者為曲池。山人好古，買奇書、名畫、鼎、彝、樽、壘，所藏皆三代法物。既善詩文，復精書畫。座上賓客常滿。山人多材多藝，觴舉酒酣，其所戲弄者：彈琴、撥阮、鼓瑟、吹笙、品簫、度曲、蹴鞠、投壺、雙陸、圍棋、說書、演劇；瑣至吳歎、越曲、梵咒、道章、伐木、挽石、懺辭、儼逐、萬舞、偶戲，樂師矇眊口誦而手奏之者，一遇興至，輒自為之，靡不窮態極調。四方之人得接見顏色，豐頤美髯，眉目如畫，望而知為神仙中人。¹¹⁸

邀請賓客同樂，並且全心全意鑽研各式各樣的才藝。顯然姚淞及陳鶴過的是遠離官場的生活，但其隱逸卻非封閉性的。在野但仍廣交四方文士，這便與此前看到的那些歸隱後與農人來往，徹底遠離文人圈子的士人不同。

¹¹⁴ 【清】王暉，《今世說》，〈棲逸〉，頁201。

¹¹⁵ 【明】張岱，《快園道古》，〈隱佚部〉，頁101。

¹¹⁶ 姚淞事，參【明】王兆雲，《皇明詞林人物考》，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6），卷11，頁14-15。關於市隱園的介紹，參顧凱，《明代江南園林研究》，頁89。

¹¹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高人〉，頁685。

¹¹⁸ 【明】張岱，《快園道古》，〈隱佚部〉，頁102。

園林文化發展到晚明，已逐漸轉化為開放性的公共領域。與陶淵明的退避式回歸田園不同，晚明園林的建造，除了是供個人賞玩之外，透過邀請大量賓客賦詩玩賞，有助於加強其社會上的影響力。¹¹⁹由此可見，〈棲逸〉不再局限於個人的歸隱。園林作為一個公共空間，供主客進行各式各樣的文藝活動，園主從中鞏固其社會地位，可見園主與社會仍有密切的聯繫。若將這樣的生活模式放在「隱」的傳統下觀察，那自是較為接近「市隱」的觀念。由此，可見〈棲逸〉所載的內容已從傳統的隱遁有所轉化。

除了建造園林之外，「棲逸」也收錄了有物癖的文人，例如：

王考公穀祥有書癖，所抄錄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徐華亭、李太宰默雅重之。人以書畫求者，不肯輒應。杜門却掃，一室之內，琳琅金薤，謚如也。¹²⁰

莫雲卿好石，又好畫。或譏其無益，笑曰：「以無益之事，悅有涯之生，阮履嵇琴，所以小萬物。彼奔塵途而病夏畦者，獨益哉！」嘗曰：「晚涼箕踞，臨池數杯，間設筆墨，摹古帖一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皇矣。」

¹²¹

好書、好石、好畫，是晚明眾多文人的志趣所在，與其時形成的文人文化有密切的關係。¹²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雲卿將其物癖自比為阮孚好木屐、嵇康好琴，可見他將自己視為魏晉士人風神的承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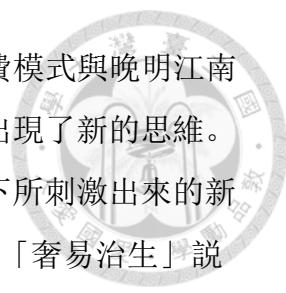
從以上引述的條文，可見造園涉及許多建築、玩物，可設想當中涉及的材料、人工等費用自是不菲。¹²³然而其時江南地區這類園林的數量卻非常龐大。¹²⁴此外，

¹¹⁹ Joanna F. Handlin Smith,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1, No.1 (Feb., 1992), pp 64-66, 72-74.

¹²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高人〉，頁 682。

¹²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高人〉，頁 682。

¹²² 王鴻泰認為，晚明士人在現實環境的刺激下，產生了「隱」的人生趨徑，進而開展出「閒」的生活理念，並演化出「雅」的生活形式。而這種「雅」的生活形式，乃在社會層面上確立為一種特定的文化形態。這套融合了人生態度、生活形式、感官活動的文化形式，流行於明清社會中，成為當時部份士人藉以標榜，相互認同的一種生命情調與生活方式。詳參王鴻泰，〈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收入胡曉真、王鴻泰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台北：允晨，2010），頁 587-631。



蒐集各種古玩的「物癖」同樣也需要耗費大量的金錢。這種消費模式與晚明江南的奢侈風氣有關。相對於傳統「崇儉黜奢」的觀念，晚明時期出現了新的思維。在知識階層中出現的「崇奢」言論，是在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下所刺激出來的新型消費觀念。其中尤以江南具士商背景的陸楫（1515-1552）的「奢易治生」說為代表。¹²⁵此風氣的形成致使當時不少有經濟能力的士人縱情享樂，或是透過建園、各種收藏以展現其財富。然而奢儉之爭，也致使不少園主成為社會輿論批評的對象。因而外部的社會壓力，往往會促使士大夫內部自省，因而逐漸意識到開放園林的重要性。不論開放園林背後的原因為何，晚明以降，確實看到私家園林走向對外開放的趨勢，甚至逐漸成了市民的公共休閒空間。¹²⁶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棲逸」，處於社會的潮流之下，同樣呈現了這樣的開放性，因而其面貌自是與《世說新語·棲逸》大為不同。

而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均將這些風雅的隱居生活置入「棲逸」而非「德行」，隱然可見其價值判斷：他們給予儉素刻苦的士人較高的評價。但這同時也反映了刻苦儉樸的生活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理想。正因為它只是士人的理想，但卻並非人人能為、容易實踐的生活樣態，所以才會被劃入「德行」。而「棲逸」選擇採入這類條文，除了反映明清之際延續自晚明的生活樣態外，應該也有緬懷明代的美好享樂生活、奢侈生活的用意。晚明士人趨向奢侈、細緻生活的經營，與仕途不順有關。明代朝廷的黑暗，致仕許多士大夫無法實現其政治理想，因而選擇退離政治。¹²⁷另一方面，科考的錄取率越來越低，使許多士人在考取了生員的資格之後卻考不上鄉試。¹²⁸得不到舉人的身份，使他們不能入朝為官，致使他們再也不能以「經國濟民」作為他們安身立命之所。正如同文徵明

¹²³ 巫仁恕曾統計建造園林的相關花費，發現城郊的園林，有從數百兩、數千兩，到十萬餘兩不等，價格不菲。參氏著，〈城市私家園林的公共化〉，頁 148-151。有關投入園林建設的相關費用，另參顧凱，《明代江南園林研究》，頁 183-184。

¹²⁴ 關於江南地區園林的分佈，參巫仁恕，〈城市私家園林的公共化〉，頁 153-161。

¹²⁵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2007），頁 36。

¹²⁶ 相關論述，參巫仁恕，〈城市私家園林的公共化〉，頁 161-180。

¹²⁷ 有關明代政治環境的省察，參曹師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8），頁 93-105。

¹²⁸ 科考的錄取率中以考舉人的鄉試錄取率最低，大約為 1% 左右。相關統計，參考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頁 57-60。

(1470-1559) 所言「退無營業，進靡階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¹²⁹，考不中舉人使他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必須尋找一個新的寄託，而某些士人便會因此縱情於酒色、追求文明。在這樣的心態下，他們對於治世能臣的期盼就更能理解了。另一方面，諸如張岱、吳肅公這些入清後生活產生重大轉變，經濟大不如前的作者，過去這種奢華的生活自是一去不返，只能保存在記憶中。將這些條文記錄下來，勾勒明朝生活的美好，除了是讓自己能藉由文字保存過去的美好外，也同時喚起讀者對明代的回憶、憶起明代的美好。

當然，這些美好的生活需要雄厚的財力才能維持。因此，我們會看到歸隱的士人，透過種植梅樹，賣錢度日的例子：

王元章攜妻孥隱九里山，種梅千樹，題其居曰「梅花書屋」。春時，梅子結實賣錢，每一樹若干錢，以紙裹識之。逐日支用，則記曰食梅幾樹。大雪，赤足上爐峰，四顧大呼曰：「天地間合成白玉，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¹³⁰

除此之外，在「棲逸」中，也會出現接受他人饋贈的錢財，以建構自己的理想園林的例子，如：

邢子願雅慕張月鹿，觀風入吳，命駕就訪。張方臥病，入榻前慰藉，問問所欲。張曰：「老人無嗜，唯嗜邱園。」邢嗟嘆，檄縣令，贈買山錢。¹³¹

徐文長作《鎮海樓記》，胡少保酬以百二十金，文長謝侈不敢受。少保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混？倘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為？」文長乃持歸，買城南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互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個，筍迸云。客至，網魚燒筍，佐以落果，醉而詠歌，顏其堂曰「酬字」。¹³²

¹²⁹ 【明】文徵明，周道振輯校，〈三學上陸宰書〉，《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25，頁 585。

¹³⁰ 【明】張岱，《快園道古》，〈隱佚部〉，頁 100。

¹³¹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 134。

¹³² 【明】張岱，《快園道古》，〈隱佚部〉，頁 103-104。

此前在《世說新語·棲逸》中已看到相類的情形。縱使這樣的做法似乎有違「隱」的真意，但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們至少並不否定。這也許與當代堅持隱逸生活的不易有關。論者便曾討論遺民的生計問題，指出士人喪失科舉一途之後，並不容易找到另一條解決生計問題的出路。¹³³例如前引王元章的例子便呈現了他在歸隱生活中尋求安定經濟來源的方法。張岱對於「名」隱士有所批評，認為他們並非真隱士：「自古箕山潁水，凡有隱士之名者，皆不成其為隱士也。何者？身既隱矣，焉用名之？使人知有箕山，知有潁水？則許由、巢父已遂不得自隱矣。」¹³⁴但是，若本身並不具備經濟能力，又不靠「名」得他人資金的援助，隱逸生活並不容易維持。張岱自身在快園的生活便是一個例證。除了經濟的因素外，清廷逼挾遺民歸順的強硬手段，諸如威迫利誘遺民參加博學鴻儒、強迫出仕等，致使明遺民即使願意托跡山林，與世隔絕，也比前代遺民困難。¹³⁵

儘管面對經濟的壓力，在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棲逸」中，卻看不到如《世說新語·棲逸》的康僧淵般，受不了隱居苦行而不隱的條文。這在某程度上就反映了隱居形態及模式的改變。尤其當金援與前引廣交文士的隱逸模式結合並觀，可見到了明清之際世說體的隱逸並非單一的辭官回家鄉務農，踏實地過清貧的日子。「隱居」的士人與世俗持續保持往來，「俗」與「隱」的界限有模糊化的趨勢。但是，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選擇這種閒適、非苦行的生活方式，並不代表他們只崇尚富貴的生活，或是沉溺在物質生活而忘卻國仇家恨。趙園透過張岱的《陶庵夢憶》，便從其「閒適」中讀出苦澀，進而讀出其「遺民情懷」¹³⁶。而在《快園道古》中，也隱約可見這樣的味道：

伍雲居新會山，南有大江，自以意為釣艇，買瑟一張，設供具其中。遇良夜，皓月當空、乘艇獨釣。或備茗果，招友人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扣舷賡和，不知天壤之大也。後即以所居北岩築草屋三楹，名曰「尋樂往來居」。¹³⁷

¹³³ 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頁 61-62。

¹³⁴ 【明】張岱，《快園道古》，頁 99。

¹³⁵ 相關論述，參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頁 65-67。

¹³⁶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396。

¹³⁷ 【明】張岱，《快園道古》，〈隱佚部〉，頁 100-101。

伍雲固然過著閒適、風雅的隱居生活。但是從他將草屋命名為「尋樂往來居」，隱然可見其中透出些許不樂、苦澀的味道。命名為「尋樂」，可見「樂」的缺少，因此需要刻意尋找，反映出平時的不樂。「往來」有邀他人共同尋樂之意，背後就有孤獨、寂寞的味道。在一片風雅、閒適的氣氛背後，隱含了孤獨、不樂的情緒。會透露出這樣的情緒，與經歷易代後的身世之感未必無關。若我們以這樣的角度回頭看上述諸如物癖、置園等條文，筆者認為不妨將這些風雅的隱逸生活，視為這些作者們曲折地藉由明代的人事，寄寓其故國之思的表現。

撇開這種「閒適」中透出的「故國之思」，在《明語林》的〈棲逸〉中，還有一些述及吟誦屈原及陶淵明詩作的條文。清初明遺民如驚隱詩派、屈大均、方以智等人將屈原、陶淵明視為心靈的寄託，基本上將他們視為一個忠節的表徵，認為陶淵明隱逸的背後蘊含對忠節的寄託；又或是藉以寄託個人對於免禍的企盼。他們將屈陶這類古代節義視為典範，而且也成為遺民寄託志節的共同對象。¹³⁸吳肅公入清後不願入仕清廷，可見他在情感上較為偏向明朝。因此，他將這些買《楚詞（辭）》、攜《離騷》、寫陶詩等條文放置在〈棲逸〉中，應該與這種思維相通，反映了這些逸民的故國之思：

雪庵和尚居松柏灘，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掉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復讀，終卷乃已。又不戒酒，日注一壺，無客至，即拉牧豎與飲。半酌，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如是秘跡以死。¹³⁹

謝憲癯然鶴立，葛巾木屐，日攜《離騷》，往來西湖浩歌，薄暮而返。¹⁴⁰

袁敬所，不知其名，永樂革除，流寓常山松嶺。為人易直能飲，飲酣輒寫淵明〈五柳傳〉及詩，擲筆悲吟，繼之濺淚。嘗夜宿旅店，聞人行聲，披

¹³⁸ 謝崇熙，《清初明遺民的「屈陶」論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林麗月先生指導，2008），頁 110-111。其他相關論述，參李劍鋒，〈明遺民對陶淵明的接受〉，《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 期），頁 145-150。

¹³⁹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 125。

¹⁴⁰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 131。

衣起，題詩於壁，悲吟達旦。江西一布商曰：「若吾鄉某編修也。」敬所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¹⁴¹

不過，懷有故國之思的逸民，是否就可視為遺民，兩者的界義有微妙的差別。正如論者指出，「隱逸」與「不仕」雖有相近之處，都表達出對政治的遠離，但「不仕」的政治意涵較為顯明，而「隱逸」的背後則含有個人的處世態度及其他考慮。因而，「遺民」與「逸民」也應當予以區分，前者寓含的為「忠」，後者則是「隱」。¹⁴²當然，「遺民」與「逸民」是否能如此簡單地予以區別，筆者稍有保留。趙園便認為「遺民」未必可以作為不死的「忠義」；「遺」、「逸」之間也並非就判然兩途，絕無交集。文獻中最常見的，是亦遺亦逸，因遺而逸。¹⁴³而就「棲逸」而言，雖然標舉為「逸」，但我們也看到不少「不仕」。雖然「不仕」與「忠（明）」之間，難以劃上等號，但是至少，透過這一節的分析，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棲逸」同時寓含了緬懷故明及個人隱逸的情感。而其隱，不惟在山林隱居的「小隱」，也有在城市園林中的「市隱」。其豐富及多元性，便與《世說新語·棲逸》的呈現不盡相同。

而當我們不以純然的「隱」來看「逸民」時，梁維樞將陳繼儒編撰《逸民史》一事冠於〈棲逸〉之首，可視之為他藉以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感：

陳睂公纂《逸民史》二十卷，曰：「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此史之所由作也。」¹⁴⁴

陳繼儒的這部《逸民史》，主要自二十三史取材，記錄了歷代自《史記》以降的「逸民」。陳繼儒以「隱德」為其輯錄標準，因此不單以〈隱逸傳〉為其資料來源，也會自〈方技〉、〈藝術〉等傳取材。此外，陳繼儒也針對《元史·隱逸傳》的缺陷，另增補了兩卷。¹⁴⁵梁維樞刻意摘錄了陳繼儒謂「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存」，將逸民比喻為草，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意，隱然有借陳繼儒

¹⁴¹ 【清】吳肅公，《明語林》，〈棲逸〉，頁 125。

¹⁴² 謝崇熙，《清初明遺民的「屈陶」論述》，頁 112。

¹⁴³ 趙園，《想像與敘述》，頁 116。

¹⁴⁴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棲逸〉，卷 8，頁 1a。

¹⁴⁵ 相關研究，參高明，《陳繼儒研究：歷史與文獻》（復旦大學博士論文，鄒振環先生指導，2008 年），第三章第二節〈晚明江南士人的「隱逸之風」—以《逸民史》為討論中心〉，頁 59-61。

之語，暗示逸（遺）民並非能簡單殲滅的勢力。他們就像「夜書」般躲在黑暗中，雖然旁人看不見，但是他們的「根」依然存在。¹⁴⁶

綜合以上觀察，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仕隱風姿，與《世說新語》呈現名士不能真隱又不肯務實從政的姿態截然不同。在「政事」中，清楚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對於治世能臣的推舉。而在「棲逸」中，隨著隱逸的模式改變，致使不多見完全隔離外事的隱居生活，不少選擇歸隱的士人依然會持續與世俗社會來往，可見其世俗傾向。又如《世說新語·棲逸》中，阮籍與嵇康所遇到的真人、道士這類世外高人的形象，都不見於「棲逸」中，可反映了「棲逸」的世俗性。另一方面，雖然歸隱的士人與世俗社會持續來往，但基本上卻不見如《世說新語》般，同時出入於官宦、隱逸生活的敘述。這樣的現象，可以有兩種解釋：他們有很大的自由度選擇出或處，因此不構成一個議題、不必特意書寫；或是他們沒有多少可選擇的空間，因此缺乏這類書寫的素材。以明清之際的時代背景而言，原因應是後者。何冠彪認為明遺民對「出處」並不如前代遺民那樣享有選擇的自由，他們所受新朝的壓迫，恐怕是歷朝所僅有的。¹⁴⁷由於沒有可選擇的空間，因此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不論是選擇出仕，或是致力於經營隱逸生活這兩條路都被認可。尤其以官吏而言，標舉為國為民效力，有實績的官員，便是出於希冀他們能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的期盼。¹⁴⁸

由此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在仕隱的處理上，透露了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透過「政事」及「棲逸」呈現明代眾多治世能臣及閒適風雅的生活，緬懷明朝的美好，寓托故國之思。第二層意義，則是透過眾多能臣的人品操守、政績，表達這些作者對於未來的官員的期待，激勵要出仕清朝的人，該以他們所標舉的這些明朝官員為學習的榜樣。

¹⁴⁶ 高芳認為梁維樞的〈棲逸〉「言語間充滿智慧和機靈，讀來常令讀者會心一笑，其氣氛自然就輕鬆多了。」（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頁42）。筆者認為這樣的解讀過於樂觀，也將梁維樞的情感看得太過簡單。

¹⁴⁷ 何冠彪，〈論明遺民的出處〉，《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頁97。

¹⁴⁸ 這樣的思想脈絡，與何冠彪的觀察相符：「時人在評論明遺民的出處時，並沒有完全以節義為標準來非議出仕的行徑，除了有感於他們可能為勢所逼之外，還注意到出仕者能夠對社會和民生作出貢獻。」參：何冠彪，〈論明遺民的出處〉，《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頁97。

第五章·明清之際世說體內容探索（三）： 「賢媛」傳統的繼承與轉化



《世說新語》基本上是一部以士人（男性）為主體的作品。其中設置〈賢媛〉一門，就有把女性特別歸類的用意。自《世說新語》以降，世說體大抵設置了與女性相關的門類。¹除了沿襲《世說新語》的〈賢媛〉之外，也有新的題名。例如李贄的《初潭集》在〈夫婦〉之下，細分為〈賢婦〉、〈妬婦〉、〈苦海諸媪〉、〈彼岸諸媪〉諸篇；《琅嬛史唾》有〈妬婦〉、〈名姬〉；《豪譜》稱〈閨豪〉。也有以類似史傳「附傳」方式附在其他門類之後，如《廿一史識餘》的〈父子附母〉、〈兄弟附女兄〉、〈夫婦附賢媛〉；焦竑的《焦氏類林》有〈父子附賢母〉、〈夫婦附令媛〉。

然而，〈賢媛〉並非泛指女性，收錄女性各種言行的門類。「媛」標舉所載的均是出自士大夫階層的「名媛」。而冠以「賢」，可見在設置門類名稱時，編撰者的心目中已有「賢」與「不賢」的區分，似乎暗示必須符合一定的德行準則方能進入〈賢媛〉。梅家玲針對見諸於《世說新語》其他各篇的女性進行觀察，發現那些女性都不盡合於「賢」，可見「賢」與「不賢」之間的區判，編撰者有其一定的準則。這便與傳統史傳對人物予以抑揚褒貶的作法，有相承相通之處。²

除了梅家玲外，錢南秀也注意到〈賢媛〉與史傳之間的關係。錢南秀認為〈賢媛〉是一個與正史〈列女傳〉「形成自覺的互動互補」的傳記傳統。錢氏的研究提出明代以前的〈列女傳〉總體為才德並重，與〈賢媛〉互有疊合、互為補充。直到明代，這兩個傳統才出現了分離，〈列女傳〉重德，以「節」、「孝」為單一標準，高度表彰殉節死孝。而〈賢媛〉則繼承《世說新語》的精神，重才，且提倡兩性平等，婦女對男性社會往往有指導性的批評，男子亦樂於接受並有所改進。錢氏因而認為兩者「形成有意識的對照」。³

¹ 錢南秀根據她所蒐集的世說體作品，進行了整理，詳見〈附錄二：《世說》賢媛傳統〉，載《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頁 402-404。

² 梅家玲，〈依違於婦德與才性之間：《世說新語》〈賢媛篇〉的女性風貌〉，《《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頁 273-279。

³ 錢南秀，〈「列女」與「賢媛」：中國婦女傳記書寫的兩種傳統〉，頁 83-106。至於歷代〈列女傳〉選錄的主題整理，參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

然而，筆者卻認為錢氏所謂的「賢媛」傳統，實際上並不容易界定。錢氏將《初潭集》也納入〈賢媛〉傳統，但顯然〈妬婦〉不賢，〈苦海諸媪〉、〈彼岸諸媪〉也不因其「賢」而被載入。又如以本文所處理的文本為例，《南吳舊話錄》及《玉光劍氣集》命名為〈閨彥〉及〈列女〉，較為中立客觀，沒有標舉「賢」德。而以女性為主體的《女世說》，所載是否能單純視為〈賢媛〉的擴充，只標舉女性的「賢」？倘若有「不賢」的女性事蹟收錄其中，是否仍能將之置放在「賢媛」傳統之下？

本文處理的七部作品，用了各異的手法處理女性的言行。除了保留〈賢媛〉門類之外，另有較為客觀的〈閨彥〉、〈列女〉，也有整部以女性為主體的《女世說》，《快園道古》雖然沒有另立〈賢媛〉等門，卻在多個門類中有以女性為主體的條文。本章要探討的，便是這七部作品各異的處理方式，是否突出了女性的不同面向？其選錄的女性形象背後是否有何特殊用意？其處理方式與《世說新語·賢媛》相較，在什麼方面有所傳承或轉化？

第一節·《世說新語》的〈賢媛〉傳統：主動的施教者

本節略述《世說新語·賢媛》所呈現的女性形象。

（一）主動的施教者

在傳統的家庭關係中，由於一般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及男性，男性認為女性的學識淺陋不如自己，因此女性往往被視為一個被動的受教對象。但是在《世說新語·賢媛》中，卻有為數不少的女性，扮演教導男性的腳色。這些女性，來自家庭中各種不同的女性腳色，例如諄諄善誘外孫的外祖母：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頁128-150。衣若蘭於《明史·列女傳》的編撰及凸顯的女性德有詳盡的分析，參氏著，《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第四、五章。

韓康伯母，隱古幾毀壞，卞鞠見幾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⁴



又如督促兒子要吏治清明的母親：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⁵

或是告誡弟弟努力進德修業的姊姊：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⁶

或是點破丈夫的盲點，使他不要過度節儉的妻子：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⁷

女性對男性的教導，除了是從品格、性情、行事的開導、提醒之外，也有教他們如何化解危機的時候。例如許允婦告誡丈夫該如何應對魏明帝的責難：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⁸

許允接受妻子的告誡，從容說理，成功化解危難，平安歸來。但在某些情況下，如到了絕無生理的程度時，也就只能選擇較不痛苦的決斷方式。例如李平陽的女兒暗示父親絕無生路：

⁴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98。

⁵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92。

⁶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98。

⁷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96。

⁸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73-674。

李平陽，秦州子，中夏名士。於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遂逼重自殺。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殺。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⁹

李平陽了解女兒的意思，自知必死，因此選擇自殺，以保其尊嚴。

（二）女子的風神及氣度

《世說新語·賢媛》中的女子，往往還表現出一種獨特的風神，及士大夫般的氣度。例如謝道韞便被濟尼稱為「故有林下風氣」，認為她有竹林七賢的風範：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¹⁰

從濟尼的回答，可見謝道韞的氣度與一般閨秀不同。根據梅家玲的觀察，《世說新語》所欣賞的「婦容」，是從外在的「容色」、「容貌」、「儀容」，擴及到內在的「從容」、「容與」與「容止」，強調女性由內到外的整體個人風神氣韻。

¹¹例如李勢妹：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¹²

面對南康長公主的襲擊毫不驚慌，從容以對。「不為動容」、「徐」等字眼，與《世說新語·雅量》篇中描述名士以其雍容大度面對危險的用字極為接近，反映時人欣賞與名士相仿的女性氣度。

⁹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88。

¹⁰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99。

¹¹ 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頁 266-268。

¹²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93。

(三) 夫妻關係



《世說新語·賢媛》載有一些妻子腳色的女性，如何看待丈夫的條文，從中可一窺當時的夫妻關係，例如謝道韞對王凝之發自內心的鄙夷：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¹³

謝道韞歸寧回家，在家人面前批評王凝之，可見當時的夫妻、男女關係中，女性並不必然處於弱勢的一方。因此，縱使當代也有類似守節的行為，也是本乎情。例如郝嘉賓的妻子周氏：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¹⁴

堅持不肯回娘家，要獨自守在與丈夫同住過的屋室，以待「死則同穴」的一天。那是本乎夫妻之愛的堅持，與禮法教條無關。其本質與明清之際世說體中所見的貞女、守節寡婦及殉夫烈婦等形象，不盡相同。

第二節·《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對「賢媛」傳統的繼承

本節以《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三部為中心，分析置於〈賢媛〉內與外的女性的形象。首先探討這三部作品對〈賢媛〉的繼承，然後透過〈賢媛〉外的女性形象作為比對，觀察標舉〈賢媛〉的意義。

¹³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97。

¹⁴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頁 699。

(一) 〈賢媛〉主要的女性形象：賢母教子

在這三部作品中，〈賢媛〉的條文數量都偏少。《今世說》僅錄六條，《玉劍尊聞》錄十四條，《明語林》則錄十六條。內容方面，這三部作品大多以賢母教子為主，能以教子為第一考量的賢母，是這三部作品所大力稱頌的「賢媛」。

教子的內容十分多元，如句讀寫字：

用修七歲母黃夫人教之句讀，以筆管印紙作圈，令用修書字於中，曰：
「即此自楷正可觀矣。」¹⁵

此外，更多的是德育方面的培養，例如教導兒子不可貪圖錢財，以致賠掉名聲：

徐夫人教其子有曰：「財散可來，名辱不復。」¹⁶

又或是嚴厲檢視兒子每日所行有無過失：

林鶚守蘇州，母程淑人每夜輒令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則答之。¹⁷

也有不特別鼓勵兒子仕進的母親，例如譚元春的母親魏氏：

譚元春母魏氏，喜諸子讀書，而不以榮進責望。每逢下第，輒置酒勞苦諸子曰：「此自有定分，吾亦不須汝曹有此也。」¹⁸

此外，也有教子盡忠報國的母親：

朱成國戰歿，其子獨脫身。歸，拜母王夫人。夫人讓之曰：「汝父死國難，汝隨行間，不能自奮，乃脫身還！是爵祿為重，殉節為輕！」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封。¹⁹

父親在戰場上為國捐軀的同時，兒子保命脫身歸來，被母親斥責他以「爵祿為重，殉節為輕」，不能盡忠於國家。因此不讓他襲父親的官位。又如左蘿石的母親：

¹⁵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賢媛〉，卷8，頁9b。

¹⁶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賢媛〉，卷8，頁7a。

¹⁷ 【清】吳肅公，《明語林》，〈賢媛〉，頁158。

¹⁸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賢媛〉，卷8，頁5b-6a。

¹⁹ 【清】吳肅公，《明語林》，〈賢媛〉，頁157。

左蘿石[懋第]太君陳氏，諳書史而好談節義。李映碧[清]為給諫，疏請靖難殉義諸謚。太君誦之，咨嗟嘆賞，擊節稱快。及蘿石以侍郎北使殉節，人謂母教居多。²⁰

左懋第（1601-1645）不降清廷，最終殉明。對於其忠節，「人謂母教居多」，突顯了母親對兒子的影響之巨大。也可見在他人的眼中，陳氏在兒子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腳色。

又如不願遣幼子宗定九向宗族借貸的陳氏：

宗定九少時奉母陳家居。值歲凶，啼飢號寒，初不向宗族借貸。母曰：「餓死事小，遣十歲童子汗顏面以求人，使從此不知有廉恥，品行事大。」於時以為名言。²¹

認為會教壞兒子「不知有廉恥」。值得注意的是，陳氏將程頤提出的「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²²更改為「餓死事小，品行事大」，可見她將教育兒子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更甚於經營能享有三餐溫飽的生活。

綜合以上所見，這些母親扮演了教導者的角色，培育男性的品德。女性在家庭中從被動的受教者角色，轉為主動的施教者。²³而從她們的言行得以進入〈賢媛〉，可見作者對她們的認可，承認她們的教育是對的。此外，這特質也承繼了《世說新語·賢媛》的傳統，惟女性的身份較為單一，以母親訓子為多。

²⁰ 【清】吳肅公，《明語林》，〈賢媛〉，頁 159。

²¹ 【清】王焯，《今世說》，〈賢媛〉，頁 202。

²² 【宋】程顥，程頤撰，《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 22，頁 356。

²³ 此概念引用自衣若蘭的〈「天下之治自婦女始」：試析明清時代的母訓子政〉。衣若蘭從傳記、墓誌中觀察到當時課子的內容以「實學」為主，可分為三種：1. 責從王：訓誡兒子忠君的思想 2. 全興廢：強調母親洞燭先機，預知局勢所趨，並以此引導兒子作適當的選擇。3. 正吏治：講求為官之道，督促其吏治清明。這些課子的內容與明清之際世說體所見頗為相近。詳參氏著，〈「天下之治自婦女始」：試析明清時代的母訓子政〉，收入游鑑明編，《中國婦女史論集·九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 113-124。

(二) 展現女性的風神

在《世說新語·賢媛》中，已見展現了女性令姿風神的條文。這類條文也出現在明清之際的世說體中，例如馬皇后：

高皇帝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一日進羹微寒，帝怒舉盃擲之，羹污狼籍，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²⁴

對於朱元璋的粗暴舉止，能從容以對。又如彭氏與太祖對答的從容不驚：

蜀既平，明升母子俘至闕下，太祖責以歸命不早，彭氏曰：「向以先夫疆土委托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甘斧鑕，死無復恨。」酬對從容，辭色無阻。上義之，賜冠帶，居第京師。²⁵

明升（1356-?）是大夏國的末位皇帝。朱元璋登基後，掃蕩各路割據勢力，大夏國也遭受打擊，最終降明。朱元璋本斥責明升母子太遲歸順，但彭氏從容相對，並且表明不怕受刑處死的態度，足見其風神。

(三) 對《世說新語·賢媛》的擴展：烈女及才女

明清之際世說體的〈賢媛〉除了繼承《世說新語》的女性形象外，也增加了其他女性形象，分別是烈女及才女。

雖然明代基於國家旌表制度的關係，「生產」了許多貞女節婦。²⁶但這些貞女節婦在〈賢媛〉中卻幾乎不見。在這三部作品中，僅《明語林·賢媛》錄張烈女抗賊寇殉死的事跡：

嘉靖之季，寇發建寧。貢士游銓，有女且笄。妻張，慮其不測，數提誨之曰：「凡我婦質，順適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變之窘，惟溺與刃！」女謹識之。銓讓其不祥，張曰：「婦聞：士尚節必崇於夙，女愛身必明於

²⁴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賢媛〉，卷8，頁4a。

²⁵ 【清】吳肅公，《明語林》，〈賢媛〉，頁155。

²⁶ 「產生」一詞，借用費思言的說法。參費思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市：臺大出版委員會，1998），「第一部分：由「現實」到「記載」－明代貞節烈女的生產機制」，頁65-187。

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解？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
寇至，果赴井死。²⁷

不過，〈賢媛〉的婦人也不必然以節烈殉死為上。例如吳氏反對「死忠」，認為若「死忠」成為風潮實是對君主的不敬：

楊忠愍以諫死，王元馭父慨然曰：「忠臣當如此矣。」母吳氏曰：「不然。夫人人願死忠，置人主於何地？不聞古有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²⁸

吳氏認為與其抱著必死的心態上諫，人臣該做的，是要尋找讓皇帝能接受其勸諫的方法，好使「臣主俱榮」，才是真正有益於國家之道。

此外，〈賢媛〉也收錄了富有才學的女子。才女文化在晚明的江南地區逐漸盛行，這些擅長文學創作的才女進入明清之際世說體的〈賢媛〉，可說是因應晚明風潮而下，順勢而為。²⁹不過在〈賢媛〉中，僅少量條文涉及才女，例如：

韓汝慶妻屈氏有詩才。屈卒，女異悲母集散失，書貽康德涵，女為乞序，願藉皮為楮，削骨代穎，以傳母集。德涵感其誠，為作序表揚之，且曰：「有女如異足嗣矣，何必生男哉？」³⁰

屈女在母親逝世後，輯錄母親的文字作品出版，除了可見屈女的孝心外，也得見屈氏的文才。另一方面，康海對屈女的評價，隱然有女性不比男性遜色的味道。這類「女性不必不如男性」的思維，是本章的重要線索，本章處理的七部作品皆或顯或隱表現出這種思維。

除了《玉劍尊聞》外，其餘兩部作品也載富有才學、想法的女性，如：

沈瓊蓮，烏程女子，以父兄之籍，得通掖庭。嘗試〈守宮論〉，其發語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宗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為女學士。³¹

²⁷ 吳肅公，《明語林》，〈賢媛〉，頁 159。

²⁸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賢媛〉，卷 8，頁 4。此事亦見於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53。

²⁹ 有關晚明的才女文化的研究，參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³⁰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賢媛〉，卷 8，頁 6a。

吳岩子吐辭溫文，出入經史，與人相對，如士大夫。³²

肯定吳岩子的學識、應答「如士大夫」，隱然有「女性能與男性並駕齊驅」之意。



（四）〈賢媛〉外的女性群像

以下觀察〈賢媛〉外女性的相關條文。與標榜「賢」的〈賢媛〉相對，大部份記載偏向負面，例如《明語林》及《玉劍尊聞》均收錄了悍妒的高穀夫人：

高文義夫人，悍妒無子，雖置一妾，不容入寢。一日，陳芳洲飲間語及之，遂從屏後出詬。芳洲怒掀案，以棒撲夫人僕地，數之曰：「汝實絕高氏，罪不容死！行且奏聞，置汝於法。」自是，文義得御妾，生一子垣。人曰：「陳公一吼，高氏有後。」³³

吳肅公及梁維樞以陳循為主體，進行分門別類，分別將此事載入〈豪爽〉及〈忿狷〉。前者欣賞陳循責罵高氏過於強悍、妒忌心太重，大快人心；後者則是著重在陳循的「怒」。高穀夫人無子，又不容丈夫與妾共枕，而且還打斷丈夫與友人的宴會，自是不合傳統對婦德的要求，犯下了七出的「無子」、「妒」及「口不言」。

又如陳音的妻子：

陳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客至。陳呼茶，夫人曰：「未煮。」陳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陳曰：「也罷。」時人因號陳也罷。

³⁴

陳音要求的茶水跟乾茶都不曾準備，有違傳統婦道服侍丈夫的要求。妻子的散漫，襯托出陳音的度量，因此梁維樞將此事置入〈雅量〉中。又如戲謔丈夫財力不足還納妾的妻子：

³¹ 【清】吳肅公，《明語林》，〈賢媛〉，頁158。

³² 【清】王焯，《今世說》，〈賢媛〉，頁202。

³³ 【清】吳肅公，《明語林》，〈豪爽〉，頁142。此事亦見於梁維樞，《玉劍尊聞》，〈忿狷〉，卷10，頁13b。

³⁴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雅量〉，卷5，頁5b。

計甫草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爍而已。妻張夫人諺曰：「古聞『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如何？」³⁵



又如不善待繼子的繼母：

陽明十餘歲時苦繼母不慈，乃密囑巫以鬼神事恐之。母懼而慈。³⁶

或是不分青紅皂白，責罵兒子的韓母：

韓紹宗為刑部郎，母張嚴甚。紹宗婦閻，亦兩封宜人，張時命與嫂負水。紹宗歸見之，乃命二隸人為代。張怒持杖將笞之，指紹宗罵曰：「汝有皂隸可代，無則不吃水耶？」紹宗怡色曰：「兒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水？嫂弱有妊，是以令代。」張乃解。紹宗是邦奇父。³⁷

韓母沒有發現兒子讓下人代為提水是體恤嫂子懷有身孕，不便粗重的工作，而非憐惜其妻之故。

以上，可見〈賢媛〉外有不少「不賢」的女性。在她們的襯托之下，偶會突顯男性的度量或是思量的周全。但是，〈賢媛〉外的女性不見得皆為「不賢」。有些女子不入〈賢媛〉，不因其不賢，而是由於作者並未將這些女子視為主體。例如魏母：

魏昭士生甫二十余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輒能背誦。諸父嘗抱持，誘以果餅，使歌之。聲悠揚可聽，相詫為英物。³⁸

由於王暉強調魏世效天生的智慧，因此置入〈夙惠〉。但從其母授以屈原、陶淵明的作品，除了是知識的傳承外，也隱然可見教子以忠（明）的思維。³⁹如此看來，將魏母置入〈賢媛〉也不為過。又如吳中妻：

吳中妻嚴正，中憚之，不敢犯。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宣畢，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歟？」

³⁵ 【清】王暉，《今世說》，〈排調〉，頁 211。

³⁶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假譎〉，卷 9，頁 38b。

³⁷ 【清】吳肅公，《明語林》，〈德行下〉，頁 18。

³⁸ 【清】王暉，《今世說》，〈夙惠〉，頁 188。

³⁹ 屈陶於明清之際的意涵，第四章第四節有相關論述。

左右曰：「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林知人。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生平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⁴⁰

吳中妻有識見，看清其夫的為人，因此誥文才不以「清廉」稱其夫，可見其夫之貪。梁維樞將此事置入〈惑溺〉，便是以吳中為主體，寫他惑溺於錢財。然而，平心而論，這則的敘述不算凸顯了吳中貪財的形象。這則條文也見於晚明另一部世說體作品，李紹文的《皇明世說新語》：

工部尚書吳中貪財鉅萬，厥妻嚴正。頒誥之日，妻呼其子宣誥，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誥文，何嘗說他清廉二字？」⁴¹

若以兩部的敘述略作比較，李紹文言明吳中「貪財鉅萬」，便與其妻的感想相呼應，而且也更能凸顯其「惑溺」的一面。但有趣的是，李紹文並未將此條文置入〈惑溺〉中，而是置入〈賢媛〉，稱揚吳中妻的識見。這也許是由於身處晚明江南地區的李紹文，金錢觀受到崇奢風氣的影響，因此不以「貪財鉅萬」為〈惑溺〉。⁴²反之，梁維樞處於欣賞、強調儉素與廉，並且視儉與廉為德行的時代，因此將「不清廉」的吳中劃入〈惑溺〉。

相類的情形也出現在婁妃勸宸濠不要謀反一事上。《玉劍尊聞》將焦點放在婁妃身上，因此入〈賢媛〉：

寧庶人妃婁氏素賢，庶人驕騫（蹇？）淫虐，婁苦諫至涕泣。及敗投水死。庶人既就執，見王陽明以葬婁為囑。居囹圄中，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輒曰：「負此賢妃。」⁴³

透過宸濠的懊悔，以示婁妃之「賢」。而這也與上述「教導男性」的脈絡相符。

《皇明世說新語》則是以宸濠為主體，因此入〈尤悔〉：

宸濠將反，婁妃泣諫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狎（押？）官言往事，即痛哭曰：「紂用婦言亡天下，我不用婦言亡家國。悔之何及。」⁴⁴

⁴⁰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惑溺〉，卷10，頁23a-24a。

⁴¹ 【明】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賢媛〉，卷6，頁1b-2a。

⁴² 李紹文對金錢、消費的態度，參拙作，《《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李紹文思想初探》，頁55-63。

⁴³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賢媛〉，卷8，頁8b。

雖然有「我不用婦言亡家國」之語，肯定妻妃的勸諫，但最終結以「悔之何及」，顯然主軸為宸濠的悔意。此事不入《皇明世說新語》的〈賢媛〉，與李紹文的理想女性形象不符有關。李紹文在〈賢媛〉中的女性，大抵可分為以下幾類：1. 維持家庭平和 2. 貞女節婦 3. 才女 4. 不貪圖錢財。⁴⁵ 可見李紹文欣賞的是能處理好家內事的女性，而妻妃所為，實際上干預了丈夫的外事，有越矩之嫌。二書取向的相異，除了與作者本身的觀念有關外，與時代背景也不無關係。女性教導男性，與當代藉烈女事蹟教化男性的思潮相關，這點將在後文詳述。

總之，在明清之際世說體的〈賢媛〉中，我們能清楚看到一個教育兒子的母親身影，以及女性在面對上位者時，從容以對，不畏強權的風神。從她們對男性的教導，展露了她們的識見，以及她們不比男性遜色的地方。這些都是承繼了《世說新語·賢媛》傳統的部份。另一方面，我們也觀察到為數不多的貞節烈女及才女進入了〈賢媛〉。這些均與明代興起的貞節崇拜及才女文化有關。另一方面，雖然《明史·列女傳》所選錄的已婚婦人，都以守貞和殉烈為主，人數遠遠超過仁義及孝順的婦女，賢妻與良母的傳記已邊緣化到近乎被隱沒的程度。⁴⁶ 但是〈賢媛〉所錄卻以教子賢母為主，顯然與〈列女傳〉傳統不同。也許正因為明代被書寫的女性以烈女節婦居多，〈賢媛〉又不欲以大篇幅收錄這些女性，因此才會造成條文的數量偏少。

第三節·《南吳舊話錄》及《玉光劍氣集》對「賢」及「媛」的擴展

這一節處理《玉光劍氣集》及《南吳舊話錄》的〈閨彥〉及〈列女〉。它們與〈賢媛〉較為不同的地方是，雖然題名依然是以女性為主體的分類，但是用字較為客觀，較無價值判斷的成份。〈閨彥〉僅強調閨秀的身份，少了標舉女性美德的「賢」。而〈列女〉的命名更是與正史的〈列女傳〉相同。此外，與上節所

⁴⁴ 【明】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尤悔〉，卷 8，頁 22a。

⁴⁵ 李紹文的婦女觀，參拙作，《《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李紹文思想初探》，頁 41-54。

⁴⁶ 相關研究，參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重構》，頁 79-87。實際上，歷代〈列女傳〉中所強調的女性典範，已有賢能輔助的妻母色彩降低、貞烈激增的趨勢。參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頁 298-301。但在《清史稿》中，賢母傳記有復興的跡象。大約在清乾隆之後，賢母傳記始成體例並確立起來，見諸清代的方志中。相關研究，參衣若蘭，〈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8 年 6 月，頁 165-202。

處理的作品相較之下，這兩門收錄的數量頗多。〈閨彥〉收 68 條、〈列女〉收 139 條，均超出前一節的總和。

〈閨彥〉與〈列女〉所採的女性形象頗為多元。例如〈閨彥〉載有具備學識文才的才女，守節殉夫的貞節烈女，以及能履行家內該盡的責任的婦女。除了傳統賢母的腳色之外，也有規勸丈夫、持家有道、節儉、精於婦功等克盡妻子份內事的女性。例如：

梅夫人彌留之際，告其繼孫剡曰：「吾生平奢儉適中，況乎入土？何煩靡費？衣足以蔽體，棺足以戢身，旦暮上食。毋事聚哭婢妾，久而情弛，號而不哀，聊以塞責，為識者笑。喪事既畢，即遣各就本業，如此則生死兩不相妨。吾得瞑目。」⁴⁷

梅夫人病重之際，還思慮其身後事，託付繼孫一切從簡，反對厚葬等形式。此外，梅氏在生時：

陸文裕公夫人心慈愛，於婢妾賞罰井然。一日有餽黃雀，遍賜羣婢各一，而短鬟名片雲者，獨不及。文裕曰：「何以遺此？」夫人曰：「黃雀佳品，吾亦未嘗多涉口腹，為惜福也。此婢終日不親機杼，使賞濫，則勤者不加勸，非有所厚薄也。」公歎曰：「如讀荀悅《申鑒》，家政克舉，吾無憂矣。」⁴⁸

可見平時觀察細緻入微，對下人賞罰分明，可謂持家有道。

至於〈列女〉的內容，可從張怡的編撰意圖看起。按其小序：「人之言曰，士有百行，女惟一德。予曰不然，女德惟一，而行亦有百。」⁴⁹可知張怡所持的立場，是反駁傳統「女惟一德」的看法，認為「女德惟一，而行亦有百」，肯定女性也能透過各種姿態，展現各種品行：「有婉婉順從，有慷慨激烈，有勵志

⁴⁷ 【明】李延昉，《南吳舊話錄》，〈閨彥·陸文裕公夫人梅氏·又〉，卷 24，頁 23b。

⁴⁸ 【明】李延昉，《南吳舊話錄》，〈閨彥·陸文裕公夫人梅氏·又〉，卷 24，頁 23b-24a。

⁴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頁 936。

士之志，有臨大節之節，有富家之才能，有保身之明哲，有學博而能文，有奇技而建業，有身居房闥而識早洞乎幾微，有跡墮風塵而守獨貞于冰雪。」⁵⁰

細觀〈列女〉所載的 139 條記事，所載的女性行事頗為多元，涵蓋了各種女性腳色。以女兒身份為例，有為父報仇、女扮男裝、擇嫁等類型；以妻子為例，有參與戰爭的「女子軍」、佐夫以義的賢妻、有容妾之量的妻子、千里尋夫、操持家務、孝順舅姑的賢妻形象；作為母親，則有訓子諸例。然而，雖然內容多元，但若以比例而言，收錄的條文數量最多的，與《明史·列女傳》的內容較為相近：不改嫁、守節、殉節、殉夫。此外，還有一部份展現了女性的才氣、識見，及智慧。例如：

江陰周歧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乃暮夜潛歸，其妻為設酒食，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娠，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踪跡君，為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⁵¹

周妻冷靜分析一夜歡愛後的可能後果，可見其思慮較丈夫周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與〈閨彥〉不同，張怡命篇名為〈列女〉，少了閨秀身份的強調。而在後文也可見妓女被張怡納入了敘述的範圍。這便在更大的程度上，改變了《世說新語·賢媛》的選入標準。

以下將探討〈閨彥〉及〈列女〉這些大量的女性事蹟的具體內容及傾向，觀察其內容對《世說新語·賢媛》的繼承及擴展，以及與明清之際世說體〈賢媛〉的同異。

（一）對《世說新語·賢媛》的承繼：〈閨彥〉的賢母形象

〈閨彥〉與〈賢媛〉一樣，收錄了頗多賢母訓子的條文。例如張侍郎的夫人訓斥兒子婁浪費食物：

⁵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頁 936。

⁵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42。

張侍郎夫人性惡豪華，衣服飲饌未嘗踰製（制？）。一日其子食饅首而棄其四緣，夫人怒曰：「吾與而父同糟糠，今一旦稱縉紳舉動不得不稍開拓。汝生長富貴，舌本多閒，每多任意，使汝生貧家，並日而能食，猶能棄其餘否？」因拽其髻者再，兒啼不輟。侍郎歸，聞之，笑不已，曰：「河南尹去人不遠。」⁵²

其夫張侍郎也不反對其教育方法。又如朱蔚母勸子勤於戰事：

朱將軍蔚，位游擊將軍。在任，日夜縱寫蘭竹。母聞之，手書誡之，云：「宋陳堯咨典郡好事弓矢，母訓之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乃杖之，碎其金魚。爾典兵闔疆，不思與眾投石、超距，乃效書生濡毫吮墨，豈爾父相期，移孝作忠意耶？」朱得書拈之座右，誓不捉筆。以後贗筆四出，各餘溫飽。⁵³

陳堯咨的母親訓斥陳堯咨（1000年進士）只專注於箭術，忽略政事，不符其父對他「忠孝輔國家」的期許。朱蔚母以陳堯咨為例，試圖教育兒子應專注於游擊將軍的工作，練習武功，而非畫蘭竹，才能「移孝作忠」。這類培育兒子，使他在政事上能有更好的表現的賢母腳色，與〈賢媛〉的形象頗為相近。

（二）對《世說新語·賢媛》的擴展：〈閨彥〉及〈列女〉中的才女

此前，已從明清之際世說體的〈賢媛〉看到才女的身影。〈閨彥〉與〈列女〉所載的才女更多，除了展現其文采之外，進而擴展到展現女子的學識。先由從小已會對句的小才女看起：

施子野一女八歲，能作七字對。極有思致，門外老媪云：「推車撞壁。」子野聞之，謂女曰：「汝試對之。」女應聲曰：「下坂走丸。」子野咬其頸曰：「何不為男？吾得作門戶計？」未幾，女觴，子野哭之，幾絕。⁵⁴

⁵²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閨彥·張侍郎夫人陸氏〉，卷24，頁5b。

⁵³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閨彥·朱將軍母口氏〉，卷24，頁12b。

⁵⁴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閨彥·施子野女〉，卷24，頁14b。

王子美夫人，乃文太史女。能詩，八歲時，太史課以守歲作，有「小窗留得隔年燈」句。長益博學，多著述，嘗《咏明妃》云：「當時只擬殺畫工，誰誅婁敬黃泉道。」晚年諸姪請其稿登梓，夫人笑而不答。明日，則舊稿悉焚矣。⁵⁵

施子野的欣賞及寵愛其女兒的能力，甚至發出「何不為男」的感慨，可見李延昱透露女性的才力不必不如男性的思維。另外，從王子美夫人晚年焚稿的動作，可見她屬於謹遵內言不出閨闈的才女，不欲其文字流傳於外。而張怡似乎也把敘述的重點落在她最後「舊稿悉焚」的動作，以示她是一個有教育的閨秀。焚稿的行為，在明代的才女間並不罕見。代父作詩的陸娟也如此作：

陸潤玉之女名娟，長於詩，有索其父送行詩者。父不在為代云：「津亭楊柳碧毵毵，人醉東風酒半酣。萬點落花舟一葉，載將春色過江南。」父歸切責之。遂盡焚其稿，尤有孝行。⁵⁶

能代父作詩，可見其詩才。然而，陸潤玉卻不認同女兒的文字外傳，因此陸娟順從父意，將書稿焚毀。而此舉動則被視為「孝行」。從李延昱的敘述，可見他肯定陸娟的孝行重於其文才。由此又隱然可見，在才與孝之間，李延昱較為看重「孝」這類傳統德行。

此外，還有無法對上新婚妻子的對句的紈袴子弟：

莆陽徐氏，字于俞某，紈袴子也。合卺之夕，傅姆憇之，欲屬對而後就寢。徐指几上二硯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對。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穿廉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57

顯然徐氏的文采學問較其夫佳，丈夫「縮瑟不能對」回應徐氏的上聯，反映了男性的不學無術，又是一個「男不如女」的例子。

⁵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55。

⁵⁶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閨彥·陸潤玉女〉，卷24，頁1a。

⁵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53。

不過，才女寫詩也有遭其他才女批評的時候。例如徐媛與陸卿子（1522-1572）的唱和：

徐媛字小淑，范長白夫人也。與寒山陸卿子倡和，吳中士夫子艷稱之。桐城方夫人評之曰：「偶爾識字，堆積齷齪，信手成篇，天下原無才人，遂從而稱之。始知吳人好名而無學，不獨男子然也。」⁵⁸

被方維儀（1585-1668）斥為「偶爾識字，堆積齷齪」、「好名而無學」，否定二人的文采。而且還連帶責罵吳中男性同樣「好名而無學」，所以才會欣賞二女的作品。條文下還有朱筆批語曰：「數語罵盡天下男婦。桐城人毒口爭勝習氣，中于閨闈如此。」⁵⁹方維儀犀利辛辣的評語，連點評人也忍不住稱之為「毒口爭勝習氣」，似有所不滿。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張怡蒐集這些才女的事蹟，似乎也有反對女性的文字流傳於外，有太多與「家外」互動的味道。

除了文才之外，〈閨彥〉也載擁有專門學識的女性，如具備天文知識的馮氏：

華亭馮氏小家女也，頗知天文。崇禎十年癸未繡野橋雨血，鄰人咸來詰問。馮皆不答。顧偉南特往訊其夫，馮書於紙云：「京房曰：『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今主上殷憂啟聖，吾江南之人輸將，恐後何怨之。有災祥或應或不應者，此類是也。」偉南退而告人曰：「賢哉馮也！援古驗今，而語歸忠厚，顧諸士流，當有愧色。」⁶⁰

馮氏具備豐富的天文學識的消息，不僅在地方流傳，顧偉南也聞風而至，向她請教。而從其回覆引用了西漢的京房（前 77-前 37 年）的言論，且提供可行的建議，言辭態度拿捏得非常好，除了展現其博識外，也可見其思考的慎密。以致顧偉南甚為欣賞，謂：「顧諸士流，當有愧色」，認為其應對得宜，絲毫不遜於男性。而男性在她面前，也應當「有愧」自己的不如。

⁵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62。

⁵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62。

⁶⁰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閨彥·馮氏〉，卷 24，頁 9。

(三)「媛」的擴展：跨越閨秀階層的節婦烈女

〈閨彥〉及〈列女〉都有不少篇幅敘述貞女、節婦、烈女的言行。貞女指的是那些未嫁守節的女子，例如鄢氏女：

鄢氏女，後所人，受張聘。張貧，及笄，而未婚。疫起，張罹於禍，鄢氏麻服造門，稱未亡人。早暮勤女紅以奉姑姑，卒三十餘年，鄢苦節愈堅。年八十餘，鄰有富人因士紳求旌其母，母曰：「如鄢氏者未旌，而先及於我，如物議何？」鄢聞之曰：「養姑守志以全吾心，固不欲表宅旌門以榮吾名。若子能乞之，當道者孝也。而吾無子為乞，自安其素。旌之及否，曾何望焉？」九十三而終，所居異香，滿室烏雀悲鳴。⁶¹

此外，也有貞女殉夫的例子：

蘇香幼能書解音律，許字盛萬年。萬年彊力善射，能以一當百。從喬將軍戰於滴水崖，凡所到處，駝馬若空。援絕自刎，死報至將軍幕下。死事之家，設祭招魂，悲號載道。香獨笑曰：「為婦人者，有男兒忘家殉國，何所相負？非樂其死，樂其不徒死也。吾雖未婚之女，亦不可暫留，為粉黛所污。」夜半私着紅襦繡裳，並萬年問名禮帖，置之懷袖，從容自縊死。

62

蘇香許字盛萬年，盛萬年殉國。但蘇香「樂其不徒死」，不以其死為悲。強調「不徒死」，有戰亡殉國的死，是有意義的死的含義。蘇香欣賞其未婚夫能「忘家殉國」，因此自縊從之。蘇香死前穿紅襦繡裳，且帶上問名禮帖，有「死後結為夫婦」的味道。

殉夫烈女的例子頗多，〈列女〉便收錄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殉夫的女性。除了士人階層的妻子外，也有婢女、娼妓等例：

隆慶中陳烈婦者，秀才黃心源女也。為陳伯妻，嫁未三月而父死，母欲改適，女力諫不從，竟改嫁。一日念女來視，女閉門不見，曰：「既適他人，非吾母也。」夫勸之，舅姑勸之，終不開門，母慚而去。後夫疾篤，與訣

⁶¹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閨彥·鄢氏〉，卷24，頁26b-27a。

⁶²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閨彥·蘇香〉，卷24，頁29b-30a。

曰：「吾家貧無子女，若當擇良家，受金葬我。」婦不應。夫垂革，入竈下，碎磁器割頸不殊，取菜刀自刎而死。時年廿一。⁶³

華容嚴循閑妻羅氏，貌寢而拙，不為夫所喜。生一女，遂不共處者十年。婦獨與女共奉公姑，極孝。夫病，侍湯藥不懈者二百餘日。夫死，自縊棺側。⁶⁴

松江陳烈婦，人婢也。歸胡氏子，亦人奴。胡死，婦哀痛甚，舅姑將嫁之，不從。鄰婦曰：「若貧家婦，即再醮，何傷乎？」氏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豈尊卑貴賤有二理哉！」有議婚者，遂自縊死。⁶⁵

高三者，京師娼也。昌平侯楊俊見而悅之，因與狎，猶處子也。侯備邊數載，三閉門謝客。天順初，侯為石亨所忌，奏以駕陷土木，侯坐視不救，為不忠，命斬於市。三素服携酒食與訣，侯曰：「亟去！不去且得禍。」三曰：「妾畏死，必不來，所以來者，為君理後事。妾以身殉，不復生矣。」既刑，三親吮其血，以絲綴首，買棺殮之，自縊而死。⁶⁶

黃心源女對節行的要求非常嚴苛，對於改嫁的母親，謂「既適他人，非吾母也」，且不聽舅姑及丈夫的勸告，始終不肯見母親一面。其性情之烈，在丈夫病逝後，自刎殉夫的舉動便是極其自然。至於羅氏，雖然十年來丈夫因嫌棄她「貌寢而拙」，不與她共處，她卻能十年如一日照料公婆，且在丈夫生病時盡心盡力照顧，在丈夫死後自縊殉夫。至於陳烈婦雖然僅為人婢，所嫁的對象也是奴僕，因此其鄰認為她不必守節，再嫁也無妨。但她卻堅決認為「烈女不二夫」，而且認為守節無尊卑貴賤之分。最終為了謝絕議婚者，自縊身亡。至於高三，與楊俊雖無夫妻名份，但在楊俊臨刑之前卻不懼死亡，與他訣別，並且料理其後事後才自殺。以上種種，可見貞節觀念並不僅在士人妻女身上造成巨大的影響力，連不在國家規範對象的婢女、妓女都堅決從之，可見貞節觀念已內化到各階層各女子身上。

除了貞女及殉夫烈女外，還有堅持守節的節婦，例如謹守男女之防的吳氏：

⁶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56-957。

⁶⁴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64。

⁶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65。

⁶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73。

洞庭東山王妙鳳嫁吳氏，吳父死，母有污行。夫出賈于外，姑與所私飲，命鳳溫酒，鳳急挈瓶出，久不肯入。所私入廚，絃鳳臂把之，鳳取刀斷臂。婦家父母將訟姑，鳳曰：「死耳！世寧有婦訟姑者耶？」逾旬卒。⁶⁷

由於吳氏被婆婆私通的對象調戲，碰到其手臂，因而斷臂以示其節。除了良家婦女外，也有守節的妓女：

林秋香，成化時妓也。從良後，有一舊知請見，香不許，畫柳枝于扇頭，題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從今寫入丹青手，不許東風再動搖。」⁶⁸

劉引靜者，南京妓女也。幼為一商所眷，商死，持服哭泣，誓不留客，日以女工自贍（贍？）。商家中落，且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欲娶之，劉不可而止。郭七公子者，定襄伯登之徒也。嘗昵一妓，公子死，即削髮為尼。屠寶石者，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家破，無可託者，以萬金寄所昵妓家。後遇赦回，舉所寄還之，封識如故。嗚呼，此豈風塵中人哉，衣冠愧之矣！⁶⁹

林秋香從良後不願再見昔日的恩客，以「不許東風再動搖」宣示其意志之堅決。而以詩拒絕對方，又展現了其文采。至於劉引靜及郭七公子相好的妓女，在恩客去世後都堅決不再接待其他客人，甚至還削髮為尼。雖無夫婦之名，但在她們心目中，顯然是以夫婦自居，因此堅持為他們守節。至於末句「此豈風塵中人哉，衣冠愧之矣」頗有意思：高度讚揚妓女的德行（守節、不貪財），士子相比之下應感到羞愧。不但指出「女性優於男性」，而且還有社會階級的跨越：妓女比士子猶有德行。

然而，守節的女性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會被迫殉節。例如被迫再婚的陳氏：

章大司馬曠在武昌時，居石漁湖。娶妾陳氏年十七，侍公兩月。中丞病革，有營將慕其色，強娶之。陳誓不從。至械其父獄中，陳乃偽許以免其父。

⁶⁷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44。

⁶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74。

⁶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73。

營將具舟來迎，陳整裝登舟，歡溢眉宇。行至一宿河，推窗四望，乘閒赴水死。三日後，屍起顏色如生。一丐者開而趨視之，號於眾曰：「彼婦人也。知為章公守節，吾雖丐然亦章公民也。顧可生乎？」亦觸石死。⁷⁰

陳氏雖有守節之志，但為了救回被抓走的父親，因此不曾立刻自殺。由此可見她有一定的思慮，在盡孝之後才履行妻子的義務。此外，丐者不以陳氏的守節單純視為遵循女性守貞節的規範，而是將其行為擴大到忠節的層面。因此，丐者被她感化，殉章大司馬的敘述，便隱然含有藉由女性行為教化男性，應為效忠的對象殉死的味道。

除了因丈夫過世因而殉夫外，在兵荒馬亂，遭逢賊寇侵襲掠奪的時候，不少烈女為了保護其貞操，均會有殉節的行為：

清澗劉烈女為賊掠，被脇不從，曰：「與賊為妻，吾父吾兄，何以為人！」徑投崖死。淳化高烈女，名荊媧，為賊掠，擁之騎馬，自擲馬下，被害。京師王烈婦，歸吳信。賊至，縛信拷掠。婦自經，賊劈門強淫之，婦嚼斷賊舌。賊怒，剖其腹死。⁷¹

尤有甚者，錢淑賢在父母的阻攔下，為了保其貞節，多次尋死：

錢烈女淑賢，鎮江人。父應式，移家揚州。娶卞氏，無子，獨有此女。卞母家有女曰節，與比鄰，甚相得。乙酉，揚城被圍，女紡織自若。聞城破，遽起曰：「噫，督師死矣。」因引刀自剄，父奪其刀，復聚薪欲自燒，父復奪其薪。乃持父母泣曰：「父老無後，勉歸江南，為自□□。兒必死，遲速等耳。」乃自縊，繩斷，父乃予藥曰：「事急吞之。」卞女至，亦與藥。頃之兵入，大索，二女匿牀下。一卒橫鎗以搜，幸不得而去。已吞藥，藥發，喘甚，乃取紙濕以水塞口鼻，強父絕其氣。父不忍，解帶授母縊之，母惶遽，奔出，與卞女俱死。且死，告父曰：「兒死可火之，勿葬此土。」父從之，與卞女俱滅。⁷²

⁷⁰ 【明】李延昆，《南吳舊話錄》，〈閩彥·陳氏〉，卷24，頁19b。

⁷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66-967。

⁷²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70。

上述這些例子均直接稱該女子為「烈女」，顯然書寫者為她們按上了標籤，定位為「烈女」。也許正是這樣的定位，才會在敘述上詳細地書寫錢淑賢過於激烈的求死行為，以視其「烈」。這類至奇至烈的行徑，顯然與〈賢媛〉一貫的風格不同。

但是守節殉死並不見得是唯一被認可的選擇。何氏二女在節孝之間分別作出不同的選擇，皆備受肯定：

柘林城西何氏二女，年皆及笄，美而未嫁。遭亂，為騎兵所掠，獻之首領杜永和，將留為妾，長者曰：「節不可失，以遺母羞。袖中預藏利刀自剖其心，血濺人衣，洗之終不變色。次者曰：「孝不可虧，以遺母憂，願留侍枕蓆。」寵傾一時。明年正月，永和移兵兩粵，母亦病死。既葬，大哭曰：「吾身不幸受污，何以見祖宗？」拔刀剖其下體，墮地如盂，了無血縷。永和驚歎，即延僧火化。墮地者結成蓮花，堅逾金石，觀者數千人，無不合掌羅拜。⁷³

何氏二女被騎兵擄走，被迫下嫁杜永和。長女因認為失節會讓母親蒙羞，因此選擇自殺以保護其貞節。次女則是認為自殺是對母親的不孝，因此選擇忍辱下嫁，直到母親去世後才自行割下其「受污」的下體。而從後來出現「墮地者結成蓮花，堅逾金石」的異象，可見其因孝而失節的行為受到肯定。由此，似乎透露出心志的守節比起外在行為的守節來得重要。次女顯然有意守節，但為了母親才會失節於杜永和。母親病死下葬後割下體的行為，強烈地表現出她「不欲再被沾污」的態度，反映出她對於失節的恨意。其欲守節的心志，足以抹去她失節的事實，從而受到大眾的肯定。

從上述這些殉節烈女的例子，可見其性質與《明史·列女傳》所載的大量節婦烈婦頗為相近。由此可見，〈閩彥〉與〈列女〉的內容溢出〈賢媛〉範疇，而溢出的部分，便有與〈列女傳〉重疊的地方。另一方面，以上所舉諸多節烈婦女，除了閩秀名媛外，也有妓女、婢女，可見〈列女〉所載的女性，已從《世說新語·賢媛》有所突破，不只以「媛」為收錄對象。

⁷³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閩彥·何氏二女〉，卷24，頁29。



(四)「賢」的擴展：「不賢」的〈閨彥〉及〈列女〉

〈閨彥〉與〈列女〉所載，並非全為正面、受到稱許的女性形象。其中也有零星幾條較為負面的條文，例如妒婦王氏：

董玄宰皈心禪學，而如柳枝、朝雲輩，猶在左右。房長王氏者才而妒，一婢捧茶至，玄宰偶目之，房長蘊怒，明日借他事呵責，且禁其飲食。⁷⁴

僅因丈夫偶爾多看捧茶的婢女兩眼，便會激起其妒嫉，呵責丈夫，且禁其飲食，顯然過度反應。

又如〈列女〉載鍾同之妻阻止丈夫與劉球同上封事：

劉公球與鍾同之父同館相善，約同上封事，鍾為妻泣諫而止。劉公遂獨抗疏，死于獄。未數日，鍾亦病死。妻悔之，每哭輒曰：「早知必死，曷若與劉侍講同死耶！」⁷⁵

起初鍾妻阻止丈夫上疏的事，已難言「賢」。丈夫數日間病死後，鍾妻後悔應讓丈夫上疏，認為若與劉球同死，還可搏得忠臣的名號。因而《玉光劍氣集》的批語也斥她「婦人好名如此」⁷⁶。

此外，梁維樞的《玉劍尊聞》也載有此事，內容亦大同小異。梁維樞以鍾妻為主體，但由於其事不賢，因此不入〈賢媛〉，而是以鍾妻的「後悔」，編入〈尤悔〉。由此例可見，由於〈列女〉不標榜「賢」，因此收納的內容較〈賢媛〉廣。不過，雖然〈閨彥〉與〈列女〉有數條「不賢」的例子，但基本上所載的條文還是以有可稱道的言行的女性為主。

從以上援引的諸例，可見〈閨彥〉及〈列女〉相當重視女性的德行。二書對女性的重視，可從他們與梁維樞處理何良傅（1509-1562）⁷⁷感念妻子殉死而終身不娶一事的差別看出來：

⁷⁴ 【明】李延昆，《南吳舊話錄》，〈閨彥·董玄宰妾王氏〉，卷 24，頁 11b。

⁷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43。

⁷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43。

《玉劍尊聞·德行》：何良傳弱冠得疾，醫診脈謂無生法。配宋氏，誓不獨生。及良傳沈疴已絕。宋遂自縊，明旦良傳復甦。久之，病愈。念其妻異節，誓不更娶。⁷⁸

《玉光劍氣集·列女》：何良傳弱冠得疾，醫診脈，謂無生理。妻宋氏見夫沉篤，遂自縊。明旦，良傳復甦，遂終身不娶。⁷⁹

《南吳舊話錄·閨彥》：叔皮為諸生時，娶室宋氏，琴瑟甚諧。叔皮得肺病，醫巫技盡，一日叔皮命垂簾屏去左右，強起把婦手欲言而躡嚅者再。宋泣曰：「恩情至於夫婦，語言何所顧忌。」叔皮轉睛曰：「臨死當更何？」云有事後人語，而聲斷續不可了。宋灑淚退，即自盡。書於帨曰：「先俟黃泉，毋貽君憂也。」叔皮病旋愈，終身不復娶。⁸⁰

宋氏見夫病重，因而自縊，其節烈之行，自當能稱之為「賢」。《玉劍尊聞》及《玉光劍氣集》的記載幾乎相同，但《玉劍尊聞》卻將焦點放置在何良傳「誓不更娶」的義夫行為上，因此將此事入〈德行〉。至於《玉光劍氣集》則是以自縊的宋氏為焦點，因此入〈列女〉。《南吳舊話錄》的細節較多，但基本情節頗為相近，而焦點也放在宋氏身上。因而，我們可看到《玉光劍氣集》及《南吳舊話錄》相對之下，似乎較為關注女性。另一方面，也側面反映了《玉劍尊聞》與二書的差別性：〈賢媛〉不好奇節奇烈的女子形象。二書對於道德、貞節、節操的強調，由此又可見一斑。

綜合以上的論述，可見〈閨彥〉與〈列女〉這兩門，雖然不特別標舉「賢」，但內容上大多還是從正面讚揚女性，只有少數涉及妒婦、好名等條文較為負面。此外，取材上與上節所見的〈賢媛〉不同，較多守節、殉夫、抗賊死烈的例子，至於賢母教子的例子則頗少，可見內容上更接近《明史·列女傳》。此外，這兩門部作品有較多呈現出「男性不如女性」的條文。例如《玉光劍氣集·列女》載有不少女性對抗倭寇賊子的記事。如擊賊殉國的長沙女子：

⁷⁷ 這三部作品所錄名字相異：《玉劍尊聞》作何良傳；《玉光劍氣集》及《南吳舊話錄》的自註作何良傳。筆者透過搜索《中國方志庫》，發現兩個名字都搜索到相近的資料，應為同一人。按其字「叔皮」，當作何良「傳」。

⁷⁸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德行〉，卷1，頁9b。

⁷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52。

⁸⁰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閨彥·何叔皮室人宋氏〉，卷24，頁9b。

長沙女子，不詳姓氏，年可廿，居城中。賊至，兵吏皆逃，惟女執戈登城。城陷，賊入，女持刀擊賊，賊曰：「眾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為？」女曰：「吾以愧天下之為男子者。」女有色，賊要之，女瞋目大罵，揮刀戮賊，遂被害。⁸¹

這位不詳姓氏的長沙女子在兵吏放棄防衛，逃離戰場的時候，堅持對抗賊人。她稱其行為是要「愧天下之為男子者」，表現出女性也能保家衛國，甚至比男子更有勇氣。由此清楚可見當中寓含「男不如女」的思維。另一方面，張怡以此入書，大概也有以女性的行為來刺激男性，激起他們的羞愧心，奮勇作戰的教化兼激勵意義。尤其「不詳姓氏」更可堪玩味。〈列女〉鮮少有這不詳姓氏的女子，而且其行為也非一般女子能為。⁸²因此此女的事蹟更有可能只是當時的一個廣為人知的傳說，甚至是張怡杜撰。

除了長沙女子這類親自與賊寇武力相對的例子外，也有女子以其智謀殺害賊人的例子。例如：

甲子之變，女子死者甚多，有不死而以智殺賊者。潘鵬妾楊氏，故臨清妓也。聞賊至，和砒霜酒以待。賊擁入，鵬逃去，楊以酒勸賊，復彈琵琶侑酒。毒發，賊流血死。張氏女，賊欲淫之，女曰：「渴甚，取水飲我。」賊信之，至井所，奮力擠賊墮井，女奔脫。李氏姑媳寡居，賊至，婦忻然陪侍，賊暢飲酣睡去。婦乃縛其手足，以滾湯澆其頂，賊痛極，暴跳而死。

83

女性雖然天生不及男性孔武有力，但是藉由佯裝委身於賊人，使對方卸下防範，得以成功詐騙賊人喝下毒酒、至井邊取水等，利用了女性的條件，配合智慧及勇氣，殺死對方。可見女子並非一味扮演柔弱、需要他人救援的角色。

⁸¹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67。

⁸² 按筆者的統計，除了此例外，僅有三例沒有交代女性的名字。但在行文中表明「不詳姓氏」的則僅此一例。

⁸³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969。

從上述二例，以及本節所見其他強調女性不遜於男性的條文，實際上有教化男子的作用。明清士人常以兩性的忠烈作為對照，特別是借女德來諷士。⁸⁴例如《玉光劍氣集》的〈忠節〉將忠臣及烈女並舉的條文：

周公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行無不果。」⁸⁵

明清之際，明遺民不斷地撰寫殉節死國的事蹟，歌頌重義輕生的男男女女。在明清之際的語境裡，女性道德生命的頌揚，就是其人建構明亡的要素之一。遺民在節婦烈女身上，映照出亡國之際對於「節」與「君」的忠臣。⁸⁶因此，這兩門對貞節烈女的讚揚、標舉，可視為間接地褒揚忠臣，並藉此教化士人：為國捐軀、忠於明朝。

另外，就〈列女〉而言，與〈賢媛〉及〈閨彥〉相異之處，在於命名上沒有強調閨秀身份。因此，〈列女〉能容納不同社會階層的女性：諸如妓女、婢女的德行，能與閨秀並列。另外，本節討論了不少妓女守貞守節殉夫的例子。這種稱頌妓女德行的書寫，在晚明已存在。例如士子從「情貞」的角度表揚這些妓女，將他們的節行載入地方志。⁸⁷李惠儀也提到名妓面對易代時，從容就義等行為，設立了一個文士不能達到的標準。因而，明末清初的文士將晚明的名妓理想化，實是出於文士自身感受到的不足與挫敗感。⁸⁸張怡的做法應是承繼了這樣的脈絡，透過歌頌妓女的義行寄寓其理想。而將妓女納入世說體的做法，直到清代，則出現了以宋代妓女為主體的《宋艷》。

⁸⁴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頁 329。

⁸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忠節〉，頁 237。

⁸⁶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頁 337-341。

⁸⁷ 相關論述，參 Siyen Fei, "Writing for Justice: An Activist Beginning of the Cult of Female Chas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1, No.4, 2012, p.1006.

⁸⁸ Wai-yee Li, "The Late Ming Courtesan: The Invention of a Cultural Ideal",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6-73.

第四節·《女世說》中巾幗不讓鬚眉的女性形象

本節以《女世說》為中心，討論李清在書中亟欲透過蒐集女性事蹟所帶出的訊息。由於筆者目前無緣得見足本，因此本節的討論只以前十一門為限（《淑德》至《識鑒》），待日後得見全書再作增補修訂。

就筆者針對現有的材料的觀察，可見《女世說》其中一條脈絡應是要強調女性不必劣於男性，甚至還有優於男性的時候。⁸⁹這點在之前兩節的各書中都有零星出現，而在《女世說》中，則可看到眾多門類都寓含這種思維。筆者認為，這種思維實有刺激、鞭策男性的意圖。透過強調女性也能做這些事，背後便含有教化男性：「連女性都能如此，男性更應如此」的用意。⁹⁰

（一）文才與學問

在前兩節中，讚揚女性不比男性遜色的例子，大多集中在女子的學問、文采表現上。在《女世說》中，〈雋才〉、〈俊邁〉、〈儒雅〉這幾門都有相關的條文。先從女子的詩才看起。《女世說》載有出自《世說新語》的條文：

謝安內集與女兒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安欣然曰：「雪白，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笑樂。⁹¹

謝道韞的文采較謝朗高，比喻較為高明。除了閨秀才女外，名妓的文采也不遑多讓：

⁸⁹ 錢南秀對於《女世說》的觀察，則是從女性的處境出發，以女性為主體，探索她們與外界的聯繫。錢南秀認為《女世說》是一部以女性的身體為出發點的作品，探索女性的身體與世界之間的關聯：女性如何在被壓抑的社會環境下，讓大眾聽到她們的聲音？錢南秀從中拈出「乳」與「香」兩個元素。「乳」（乳頭）作為鞠養生命的象徵，形成婦女生命的道德價值。而「香」則指女性的美貌及香氣。其對男性的感官刺激，可引發男性的才能。女性的香氣滲透男性的文化活動，使其學術生活更為優雅。而當女性的參與度越高時，甚至有超越男性的傾向，男性對女性的才能的認同也因而提高。然而，乳與香雖然能共存，但是婚姻與懷孕生子將會使兩者難以相融。Nanxiu Qian,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pp.283-318.

⁹⁰ 李清《女世說》寫作目的的探析，詳見第二章第一節。

⁹¹ 【明】李清，《女世說》，〈雋才〉，載《婦女雜誌》1-6，頁2，總頁1154。此事載《世說新語·言語》，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131。

韋蟾廉守武昌。及罷，賓僚盛陳祖席。蟾首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請續其句。」座客皆思不屬。獨一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即口占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瞻（蟾？）大驚異，令唱楊柳枝詞，極歡而散。⁹²

在眾賓客都無法接續韋蟾所出的句子時，只有一位妓女出來聯詠。一位女子能自一群士子間站出來作出回應，已突顯了其勇氣；開口續句，也表現了其才華。可見「一妓」在才及膽識上，都較「座客」高，頗有男性不如女性的味道。

憑藉文采，名妓甚至會因而找到從良的歸屬：

聶勝瓊，宋京師名妓也。與李之問結好。之問行，勝瓊作詞寄之，有「枕前淚，共簾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之句，李緘笥中，為妻所得。問之以實告。妻愛其語句清俊，遂出妝奩，資夫娶歸。⁹³

這則記事最特殊的地方，在於李之問的妻子較李之問更為欣賞聶勝瓊的詞句，有惺惺相惜之感。而從妻子主動出資讓丈夫娶回來，更可見丈夫的被動性。首先是妻子詢問詞句的由來，李之問沒有擺出丈夫的架子不讓妻子多管其私事，而是據實以告，已可稍見夫妻關係。其後，李之問不但娶妾的費用出自妻子，而且妻子願意出資，是基於妻子「愛其（聶勝瓊）語句清俊」。在這則條文中，表現出丈夫處於較為弱勢的地位。

此外，還有妓女能利用其文采，助自己脫離娼籍：

武林妓周韶能詩，好蓄奇茗。嘗與蔡君謨鬪勝，品題風味。君謨屈焉。蘇頌過杭，召韶佐酒。韶因頌言於太守，求落籍。頌指簾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便成，有云「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盤（般？）若經。」時韶衣白，一座笑賞，遂落籍。⁹⁴

周韶主動請求蘇頌助她落籍，已可見其膽識。在蘇頌的要求下，能立刻按照當下的情境作詩，將自己比喻為籠中的鸚鵡，表達脫離娼籍的意願，而且又與她的衣

⁹² 【明】李清，《女世說》，〈雋才〉，載《婦女雜誌》1-6，頁4，總頁1156。

⁹³ 【明】李清，《女世說》，〈雋才〉，載《婦女雜誌》1-6，頁2，總頁1154。

⁹⁴ 【明】李清，《女世說》，〈俊邁〉，載《婦女雜誌》1-10，頁2，總頁1998。

著相符，足見其急才。因而，以蘇頌為首的男性都讚譽有加，答應了她落籍的要求。

除了文才之外，《女世說》還收錄了不少富有學問的女性，甚至參與講學：

宋氏父無子，授女以《周官音義》。年八十，視聽無闕。苻堅命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⁹⁵

趙定母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帷講說。儒生登門質疑，必引與坐，開發奧義，咸出意表。⁹⁶

宋氏成功完成了父親對兒子的期望，研習《周官音義》，並達到開班授課的高度。趙定母則教儒生詩書，闡釋奧義。由此，可見女性不但成為主動的施教者，施教的對象為士子，而且施教的內容已不僅限於倫理道德，對象也不惟兒子。這些女性走出家內閨房的空間，參與講學，而且學問亦受到肯定，可見女性的智力不比男性低，也有能力學習、教授經典。

（二）遠見與識人的眼光

除了學問之外，在〈能哲〉中可見她們也有分析當下時勢，能作長遠計劃的能力。例如王章妻：

王章為諸生，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⁹⁷

在王章生病時，激勵丈夫才幹勝於朝廷其他人，不應因重病就輕言放棄。結果，王章病癒後，成功當上京兆尹。其後欲上書奏事，為妻所阻，勸他應自足，否則將惹禍上身，回到牛衣對泣的貧困生活。然而，按《漢書》的記載，王章並無聽

⁹⁵ 【明】李清，《女世說》，〈儒雅〉，載《婦女雜誌》1-5，頁1，總頁943。

⁹⁶ 【明】李清，《女世說》，〈儒雅〉，載《婦女雜誌》1-5，頁2，總頁944。

⁹⁷ 【明】李清，《女世說》，〈能哲〉，載《婦女雜誌》1-3，頁2，總頁520。



從妻子的勸告，最終果然繫獄被殺。⁹⁸由此可見王章的妻子實有較長遠的眼光，能審度時勢，確有輔助丈夫的能力。此外，還有李絡秀為了提高家族地位，自願下嫁周浚為妾的例子：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值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肉，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顛兄弟。絡秀語顛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顛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⁹⁹

此事出自《世說新語》。魏晉的門閥制度，講究門第。汝南李氏門第不高，富而不貴，李絡秀因此決定藉由聯姻提高娘家的地位，並且訓示兒子不能疏離李家，否則是对她的不孝。由此可見女子的決斷：為了家族，能夠在父兄的反對下，冷靜地分析聯姻對家族帶來的益處，堅持屈身嫁入周家。李絡秀的思慮，猶較父兄來得慎密長遠。

女性除了有長遠的目光外，也有敏銳識人的眼光。例如：

羊舌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初生，姑視之，及堂，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後如言。¹⁰⁰

羊舌叔向的母親一早便指出娶夏姬女為妻會為家門帶來禍害，並且看出羊舌伯石將會是禍首。《世說新語·賢媛》載有不少這類型的例子，也為《女世說·識鑒》

⁹⁸ 事出〈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3238-3239。

⁹⁹ 【明】李清，《女世說》，〈能哲〉，載《婦女雜誌》1-3，頁 3-4，總頁 521-522。此事出於《世說新語·賢媛》，文字大同小異。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688-689。

¹⁰⁰ 【明】李清，《女世說》，〈識鑒〉，載《婦女雜誌》1-12，頁 2，總頁 2410。



所採。¹⁰¹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女世說》將本收於《世說新語·汰侈》的例子，放進〈識鑒〉中：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客入，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獨王敦脫故着新，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102

在《世說新語》中，本以石崇的豪奢為主體，呈現當代人奢侈的一面。但《女世說》卻將焦點放在「羣婢」身上，突出「羣婢」的眼光，能從客人如廁的態度，能看出王敦「必能作賊」。由此可見李清在輯錄《女世說》時，目光不只放在名媛閨秀或名妓身上，連無名的婢女也是他採納的範圍，並且不受《世說新語》原有的分類影響，重新進行分類。

（三）參與戰事，保家衛國

除了為家族、丈夫計之外，還有能為國家計，看清戰事形勢，策劃退路的表現。例如朱序母韓氏：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兵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並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移守新城，名為「夫人城」。¹⁰³

韓氏看到城的西北角會先被敵人攻破，因此預先帶領女性趕建新城，以防西北角被攻破後，能有新的地方鎮守防禦敵人。女性參與戰事，不惟策劃戰略，在〈毅勇〉中更有親身抗賊，參與戰事的女性。例如完顏仲德的妻子率領命婦，自作一軍：

¹⁰¹ 略舉數例如下：1.《女世說·識鑒》第13則與《世說新語·賢媛》第8則同，載許允妻因洞悉兒子「才具不多」，教子「率胸懷」應對鍾會即可免難。2.《女世說·識鑒》第15則與《世說新語·賢媛》第11則同，載山濤妻韓氏看出山濤的才致不如嵇康、阮籍。3.《女世說·識鑒》第19則與《世說新語·賢媛》第12則同，載王武子母從兵兒的形骨，看出他必不長壽，不可與婚。

¹⁰² 【明】李清，《女世說》，〈識鑒〉，載《婦女雜誌》1-12，頁3，總頁2411。此事出於《世說新語·汰侈》，文字大同小異。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7-878。

¹⁰³ 【明】李清，《女世說》，〈能哲〉，載《婦女雜誌》1-3，頁4，總頁522。

蔡城被元圍，丁壯皆乘城據守。尚書右丞完顏仲德妻獨曰：「國勢如此，丈夫捐軀，吾輩袖手耶？當令此日，干戈有婦人耳。」即率諸命婦自作一軍，運矢石下城。城中婦女，爭出繼之。¹⁰⁴

顯見完顏仲德妻不認為保家衛國僅是男性的份內事，女性也能參與戰事。另一方面，若從教化男性的角度觀看，便有連女性都能爭出繼之，與敵軍對戰，男性更應積極響應參戰的意味。這層意義，在以下這則無名婦人打退費鐵嘴的記事更為明顯：

費鐵嘴為巨師，多行劫掠。至一莊，丈夫悉竄，惟一婦以杓揮釜湯潑之。數十健兒無措，狼狽奔散。婦但秉杓據釜，略無所損。¹⁰⁵

在「丈夫悉竄」的情況下，「惟一婦」面對入侵的賊人。雖然謂婦人能以一人之力趕走數十健兒實屬誇張，藉以渲染此婦的勇猛形象。但此婦的勇猛，不正諷刺那些驚慌竄逃的男子嗎？而且一婦能敵數十人的安排，更是要以強烈的對比，表現男性的無能－甚至在武力上也不如女性。因為疏於鍛煉，因此村莊其他男性認為無勝算而逃離。不但沒有能力，還貪生怕死。相形之下，突顯出婦女抵抗數十大賊的光輝形象，並藉此教化男性：要強加鍛煉，積極應戰，守衛家園。

（四）節烈義行

女性在戰亂中，除了參與戰事外，尚有其他節義的表現，多見於〈節義〉。例如忠心於亡國主公，不願透露公子下落的乳母：

秦滅魏，盡誅諸公子。惟乳母攜一公子逃。秦懸金帛購之匿者。夷故臣見乳母問公子所在，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處。雖知之，亦終不可言。」故臣曰：「今國亡族滅，子匿之誰為？」母嗟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畏死而棄義者亂。豈可利賞畏誅，廢正義而行逆亂哉！妾不能生令公

¹⁰⁴ 【明】李清，《女世說》，〈毅勇〉，載《婦女雜誌》1-8，頁2，總頁1596。

¹⁰⁵ 【明】李清，《女世說》，〈毅勇〉，載《婦女雜誌》1-8，頁2，總頁1596。

子擒也。」遂抱逃深澤。故臣告秦軍追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與公子俱射死。¹⁰⁶

由此可見乳母之義，寧死不背叛公子。雖然魏國已亡，但是人的尊嚴不滅。乳母堅持不能因賞錢的誘惑而變得怕死，進而捨棄她所信奉的正義，成了那些見利畏死的逆亂之輩。不惟無名乳母如此，妓女也不齒服侍叛臣：

別將榮全據高郵城叛，置宴。妓毛惜惜恥於供給，全斥責之。惜惜曰：

「妾以風塵穢質，顧影自傷，恨濯身無計。爾為國健兒，乃叛而降，降而復叛，不思濯鱗清流可乎？妾雖賤妓，恥役叛臣。」全怒，鬻之。¹⁰⁷

連一個自認「風塵穢質」的妓女，也看不起「叛而降，降而復叛」的榮全。而且毛惜惜在明知會被殺的情況下，勇於表達其看法，不委曲求全。

從上述諸例，可見女性在弱勢、危險環境中的決斷及應對，不畏死亡，堅守自己的信念而行。尤其在〈毅勇〉、〈節義〉，可見她們的忠貞－或對國、家、主子，並且堅持為之。按李靈年提到《女世說》還收錄了小說人物如崔鶯鶯、霍小玉、紅拂妓以及離魂的倩娘等人。¹⁰⁸其中崔鶯鶯、霍小玉及倩娘情深意重，筆者推測應出自〈情深〉一門。尤其鶯鶯及小玉分別遭張生及李益始亂終棄，更突顯了二女對愛情堅貞、始終如一的態度。她們對自己所認定的情感的堅持，也與上述這些堅守自己的信念的女子一脈相承，更有貶斥男子以仕途為上的自私心態。

另外，從上述這些與戰事相關的例子中，可見不少「烈女」。尤其〈節義〉雖標舉「節」，但實際上，卻呈現了不少烈女的形象。在此難言李清在編寫《女世說》時，是否有以「節」涵蓋「烈」的意圖。但在《明史·列女傳》中，卻能清楚地看到節、烈的區分。雖以節烈為高，但重「烈」甚於「節」。明清士人常以兩性的忠烈作為對照，特別是借女德來諷士。透過大量烈女的書寫，彰顯女性的節操，士人藉以批評男子道德有虧。¹⁰⁹李清의《女世說》則是從更多層面，透過彰顯女性在多方面都能有強於男性的表現，批評男子道德有虧、能力不足。藉

¹⁰⁶ 【明】李清，《女世說》，〈節義〉，載《婦女雜誌》1-4，頁2，總頁736。

¹⁰⁷ 【明】李清，《女世說》，〈節義〉，載《婦女雜誌》1-4，頁5，總頁739。

¹⁰⁸ 李靈年，〈李清與《女世說》〉，頁138。

¹⁰⁹ 相關論述，參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頁319-335。

此激勵、教化男性，在明清易代這個關鍵時刻，應該挺身而出，不應輕易屈服與清政權下。尤其大量關於女性參與外事條文，都不符合「女無外事」的閨範，顯然李清此書並非為了倡導婦教，也不以標舉「賢媛」為他的編撰目的。只要是與李清編撰意旨相符的例子，都會被收入《女世說》並進行分門別類。因而，身份地位、閨秀與否，不再成為入選的門檻。在〈淑德〉中，甚至可見妓女與唐長孫皇后（601-636）、宋宣仁太后（1032-1093）、班婕妤（公元前48年-2年）、鍾琰（約256年前後在世）等后妃名媛閨秀並置其中的情形：

唐仲爻守台州，眷妓嚴蓋。朱憲以使節行都至台，欲以私蓋罪仲爻。逮繫蓋，備受箠楚，一語不及。守獄吏誘使言，蓋曰：「身為賤妓，縱與太守，罪不至死。然妄言以污士大夫，雖粉身不為也。」聲價遂騰，至徹阜陵之聽。¹¹⁰

嚴蓋為了保護唐仲爻免受朱憲陷害，遭受嚴刑毒打也不願說出任何會危害唐仲爻的話。寧願求死也堅持不妄言的氣魄，正是嚴蓋以妓女身份得以入選〈淑德〉的原因。

（五）傳統的婦女德行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雖然《女世說》有大量強調女性出眾的能力的條文。但實際上也依然保有傳統婦女四德的觀念。除了第三章已提及的〈仁孝〉之外，例如〈雅量〉以妻子能容納丈夫別娶為有度量：

鄧敞先娶李評事女，孤寒不第。牛相僧儒（孺？）子蔚以女弟妻之，遂登第。及歸家，牛氏僕驅其輜橐入內鋪設。李氏驚問，答以夫人將至。李知別娶，大慟頓地。牛至，知其賣己，請見李氏曰：「吾父為相，兄弟皆列郎省，豈無一嫁處？獨夫人不幸耶？今願一與夫人同之。」遂歡如姊妹。

¹¹¹

¹¹⁰ 【明】李清，《女世說》，〈淑德〉，載《婦女雜誌》1-1，頁5，總頁105。

¹¹¹ 【明】李清，《女世說》，〈雅量〉，載《婦女雜誌》1-9，頁1，總頁1801。

以階級地位而言，牛氏當比李氏高。但若以名份而言，先進門的李氏應為元配。這則展現了原先不知鄧敞已有妻室的牛氏，面對突發狀況的應變能力，以及她的容人之量。由此可見，《女世說》對〈雅量〉的理解，已與《世說新語·雅量》中的雍容大度、處變不驚完全不同。女性的服從、忍讓，也能視為雅量，可見婦德如何被李清所重視。

此外，雖然李清另立〈雋才〉展現女性的文才，但若與〈淑德〉的條文互看，可見李清不以女性進行文學活動為「有德」的觀念：

傳若金妻孫氏工詩，然不多為。又恆毀其稿，家人勸存之，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紉組紃，以致孝敬。詞翰非所事也。」¹¹²

孫氏清楚表明女性最重要的工作是織布、做女紅，以及孝敬公婆，並且明言寫詩作詞非女性的份內事。因此孫氏才會不多作詩且不存其詩，確保內言不出於閫。李清將她置入〈淑德〉，顯然是認同其選擇，可見婦功備受重視。

總結上述的女性形象，可見《女世說》所收錄的女性言行，在《世說新語·賢媛》的基礎上，有所擴增。除了保留婦女四德的敘述外，也明顯可見有「女性強於/不弱於男性」的傾向。¹¹³這個傾向最重要的意義，則是賦予了《世說新語·賢媛》所無的教化意義。至於在收錄的女性方面，突破了「媛」的限制：舉凡妓女、小說虛構人物，都能一併收錄。此外，雖然本節所見的女性均為正面的形象，具備賢德。但按其門類觀之，諸如〈寵嬖〉、〈乖妒〉、〈盅媚〉、〈狡險〉等，應是較為負面的女性形象，可見《女世說》也突破了「賢」的限制。由此可見，《女世說》與《世說新語·賢媛》的處理，大不相同。

¹¹² 【明】李清，《女世說》，〈淑德〉，載《婦女雜誌》1-1，頁5，總頁105。

¹¹³ 清初劇作也有藉由女性教化男性的手法。例如王夫之的《龍舟會》取材於唐代李公佐的〈謝小娥傳〉，藉謝小娥之堅貞，象徵明朝遺民對故王朝之忠貞。王夫之藉由強調謝小娥縱使身處鉅變，也屈辱地苟活，以完成其復仇大計，象徵了復仇大業匹夫匹婦亦責無旁貸。若大丈夫不能有所為，那就是連弱女子都不如了。相關論述，參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頁53-59。

第五節·突破以性別劃分門類的處理： 《快園道古》中與男性並駕齊驅的女性



從前幾節的門類設置，包括〈賢媛〉、〈閨彥〉、〈列女〉，都清楚地表明其內容是與女性相關的條文。而《女世說》的命名，特別標示「女」字，反襯出《世說新語》的傳統是一部以男性為主體的作品的含義，因而不需要特意稱為《男世說》。固然，《女世說》的出現，可以視為李清注意到女性的存在。但是，刻意將女性獨立出來，與男性劃出明顯的界線，隱然有與男性二元對立的味道。就此而言，《快園道古》對女性的處理，實反映了張岱頗為先進、平等的價值觀。

在本文處理的七部作品中，只有張岱的《快園道古》沒有另闢任何與女性相關的門類。但是這並不代表《快園道古》沒有任何與女性相關的條文。除了如其他世說體作品的處理手法，在〈賢媛〉以外的其他門類中，以次要人物的身份出現的女性之外，《快園道古》在各個門類也收錄了不少以女性為主體的條文。以下，將分析這些女性形象在《快園道古》中的呈現。

（一）跨越性別與身份的限制

1. 男女並置

《快園道古》中的女性，突破了《世說新語》的〈賢媛〉傳統中，將有賢德的女子區隔於〈德行〉之外的做法，將女性與男性並置於〈盛德部〉中。例如在第三章第二節中所引莊夫人節儉的例子，便是出自〈盛德部〉。〈盛德部〉中的女性，除了莊夫人之外，還有王三才的母親訓兒：

蕭山方伯王三才，為某省提學，別太夫人之任，太夫人曰：「汝父在日，凡遇考試，慮考劣等，寢食為之不寧。汝今作提學，須記吾言，不可多發劣等。」後三才考試，六等極少，而四、五不過數人。¹¹⁴

教導王三才在評定考卷時，不能多發劣等，因為這關乎一個人的前途。尤其判斷錯誤的話，會使有能力的人才被埋沒。此外，還有高后：

¹¹⁴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16。

南京宮殿成，太祖與高后往視，見輪奐嵯峨，輒嘆曰：「胡做亂做，做出如許事業！」仰視，見有畫工在上，自悔失言，呼下欲除之。高后示畫工以意，自摸其耳，畫工遂假作耳聾，屢呼不應。太祖使人摘下，問是耳聾，遂赦之。¹¹⁵



高后十分了解太祖的性格，知道太祖有意殺掉畫工，因此示意畫工假裝耳聾，逃過一劫。除了表現出高后的反應迅速之外，也呈現了她仁心宅厚，不忍濫殺無辜的仁德。此外，高后也曾救宋濂一命：

太祖常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高皇后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妾不能救，聊為持齋，以資其冥福耳。」上悟，即馳驛赦之。¹¹⁶

以退為進，表示自己無力救宋濂免禍，只好吃齋為他積聚冥福。實際上是要藉此提醒太祖不應殺掉宋濂，讓他自動收回成命。《明語林》的〈箴規〉也收錄了這則記事。¹¹⁷置入〈箴規〉，顯然以高后為主體。高后規勸太祖，救人一命，按理可入〈賢媛〉。也許是因高后勸諫的方式特別，因此將重點放在規勸而非救了宋濂一命的德行。從以上諸例可見張岱將有德行的女性，與男性一起放進〈盛德部〉。女性不再只能在〈賢媛〉中展現其賢德，而是能進入其他門類中，與男性並列。

另外，呈現小孩智慧的〈夙慧部〉，也載有小才女的條文：

潮陽女子蘇福，八歲賦新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卻於無處分明有，好似先天太極圖。」惜十四而夭。¹¹⁸

其意義可說是承認了女性與男性一樣，也有天生資質異常聰穎的兒童，〈夙慧〉不應只局限在小男孩的聰明才智。

¹¹⁵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3。

¹¹⁶ 【明】張岱，《快園道古》，〈盛德部〉，頁3。

¹¹⁷ 【清】吳肅公，《明語林》，〈箴規〉，頁112。

¹¹⁸ 【明】張岱，《快園道古》，〈夙慧部〉，頁67。

2. 士子與名妓



〈學問部〉一門主要載士人的文學創作，諸如解縉（1369-1415）、楊慎（1488-1559）、徐渭（1521-1593）等明代著名的才子，均有相關條文收錄其中。女性的文學作品也躋身於這些士子之間，納入〈學問部〉：

姑蘇李氏女善詩，偶拾半錢，詠曰：「半輪殘月掩塵埃，依希猶見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¹¹⁹

不惟士大夫家族的女子，妓女的文學表現，也納入其中：

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有句曰「一片寒微（徹？）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拋擲到如今。」座客驚嘆。¹²⁰

舊院妓馬湘蘭有詩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王稚登稱之曰：「即唐之魚玄機、李季蘭，何遂能過！」¹²¹

而且她們的詩作都受到座客、文人的肯定。由此，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對〈賢媛〉的擴充，使妓女跨越了身份的限制，得以進入世說體成為被書寫的主體。在《快園道古》中，更跨越了性別的限制，得以與男性文人並列。尤其以下這則妓女張斗奴作詩於三楊間的條文：

伎女張斗奴侍三楊宴飲。東楊行令，飲，春月詩曰：「梨花院落溶溶月。」南楊飲，夏月曰：「舞低楊柳樓頭月。」西楊飲，秋月曰：「金鈴犬吠梧桐月。」英公語斗奴曰：「汝試歌之。」斗奴乃拜而歌曰：「梨花院落光如雪，犬吠梧桐月。佳人楊柳腰，舞罷晴光滅。春月者，夏月者，秋月者，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諸公大加稱賞。¹²²

畫面呈現了張斗奴與三楊和諧共飲，作詩歌唱的場面。張斗奴當下能立刻化用三楊的詩句成歌詞，頗有其才不下三楊的意味。而張岱將此事置入〈小慧部〉下的「酒令」，更是對張斗奴的肯定。

¹¹⁹ 【明】張岱，《快園道古》，〈學問部〉，頁 25。

¹²⁰ 【明】張岱，《快園道古》，〈學問部〉，頁 21。

¹²¹ 【明】張岱，《快園道古》，〈學問部〉，頁 26。

¹²² 【明】張岱，《快園道古》，〈小慧部〉，頁 81。



(二) 進入〈言語部〉的賢母：關注角度的轉變

在〈言語部〉中，也有一些女性的話語被收錄其中。當中大多都是母親對兒子的訓誡：

近一仕官，貪得無厭，其母誡之曰：「人吃飯是一碗一碗吃的，你貪多，左右嚼不碎。」¹²³

錦衣王佐孽子不肖，好博縱飲。有別墅三，其二為陸炳所得，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乃指以狎斜，捕其黨與家奴，證成其罪。不肖子母，故佐妾也，亦在捕中。入對簿，子強辯，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恚，呼曰：

「兒到此地，母奈何速之死？」母叱之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不止一件，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為？」炳頰發赤，趣遣之出，事遂寢。¹²⁴

本章第一節分析〈賢媛〉時，可見賢母教子是〈賢媛〉標舉的婦德。上面所引王母訓王佐這則，便見於《明語林·賢媛》。但是這則記事到了張岱手中，張岱卻選擇置入〈言語部〉而非〈盛德部〉，顯然他更為欣賞的，是王佐母在訓誡兒子的時候所使用的語言，而非只看重她們訓子的行為，稱許其賢德。可見張岱是在使用處理男性的手法來處理女性。以《明語林·言語》為例：

馮南江系獄論死，行可年甫十四，日哭長安街，攀貴人與訴之。俄方相獻夫至，問：「汝父何在？」行可曰：「朝廷且殺諫臣，而宰相不知，尚謂國有人乎？」方嘿然。¹²⁵

馮行可向他人哭訴其父的冤屈，試圖攀附貴人以洗刷父親的污名。若從孝子的角度視之，當可入〈德行〉。吳肅公置入〈言語〉，顯然更重視的是馮行可對於「國無人」的控訴。即便是有德行可稱的男性，也可能因其精彩的言語置入〈言語〉。但本文所處理的其餘幾部世說體作品中，卻不見女性在有賢德的情況下，

¹²³ 【明】張岱，《快園道古》，〈言語部〉，頁 59。

¹²⁴ 【明】張岱，《快園道古》，〈言語部〉，頁 61。此書亦見於吳肅公，《明語林》，〈賢媛〉，頁 158。

¹²⁵ 【清】吳肅公，《明語林》，〈言語〉，頁 30。

因言辭的突出而入〈言語〉的情形。可見大部份作者在處理女性時，更為看重女性的婦德。相對而言，張岱以較為同等的眼光看待男性與女性。



(三) 女性的機變：為男性化解危機

另外，在權儒學輯錄的補遺中，有〈機變部〉一門，展現士人的機智謀略。當中也有以女性為主體的條文，女性以其智慧，為男性化解危機：

沈鏈（鍊？）既論斬，復逮其長子襄，一妾隨行。至中道，聞嚴氏將殺之，襄懼欲竄，而顧妾不能割。妾曰：「君一身，沈氏宗祧所繫，第去勿擾我。」襄遂給押者索金某年家，押者恃妾在，不疑，縱之去。久待不返，押者往年家跡之，無有，還復叩妾。妾把其袂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頃刻離，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嚴氏指，殺我夫矣！」觀者如市，不能判，聞於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使妾暫寄尼庵，而限押者跡襄。未幾，嵩敗，襄出與妾俱歸。¹²⁶

沈襄妾為了確保沈襄不死，為沈家留後，因此讓沈襄藉口去某年家索錢，自願留下當人質。之後再將事情鬧大，驚動監司，確保了自己的安危。可見沈襄妾智勇兼備，冷靜不慌亂，才能完成這場演出，得以順利與沈襄團圓。此外，又有蘇氏化解丈夫宴客時的尷尬場面：

鄧墩好客。有妻蘇氏善持家。一夕宴客，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覓。蘇誑曰：「杯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墩云：「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任俠好客，豈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歡乎？」墩善其言。¹²⁷

此事亦見於《玉光劍氣集》的〈列女〉。¹²⁸二書均在稱揚蘇氏的應變能力，處理妥當，顧慮到丈夫的形象，因而出言阻止丈夫在飲宴時讓僕人尋覓金杯，讓客人

¹²⁶ 權儒學，〈張岱《快園道古》輯佚（上）〉，〈機變部〉，頁 189。

¹²⁷ 權儒學，〈張岱《快園道古》輯佚（上）〉，〈機變部〉，頁 191。

¹²⁸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列女〉，頁 956。二文的細節略有出入，但事件大致相同，人名也有相應之處，應是同一事。《玉光劍氣集》所載如下：

溧水武橙墩局，富而好學，且好客。一日讌客，失金杯，諸僕四覓。妾蘇氏曰：「無覓，杯已收矣。」客散，謂局云：「杯實不見，尋亦不得。公平日任俠好客，奈何以一杯故令座上客不歡乎！」局善之。



不歡。張岱將此事放在〈機變部〉，頗有破除〈列女〉、〈賢媛〉門類的區隔，將女性與男性並列的味道。而從上述女性的機變，又表現出女性的能力不遜於男性的思維。

雖然前文所舉的例子都是從較為正面的角度書寫女性，但是《快園道古》也有較為負面的女性形象，例如強勢的妒婦：

汪司馬伯玉喜用文語。一日，其媳與夫競寵，操刀割其勢，其子大喊，叫聲達於外。座客驚問，伯玉曰：「兒婦下兒子腐刑。」¹²⁹

由此可見《快園道古》所收錄的女性言行並非全然正面，將不同類型的女性放在各個附屬的門類下，較看不到張岱刻意突出的女性形象。其處理事實上便與《世說新語》及其他世說體作者對男性的處理相同。不加以強調男女之別，消除了女性的標籤，以及對某類型女性的特別標舉，反映了張岱的性別觀與其他世說體作者相異。尤其前文所見，有些在他書中被歸類為〈賢媛〉、〈列女〉的例子，在《快園道古》中都被置入相關的門類。¹³⁰《快園道古》可說是打破了〈賢媛〉的傳統，有了自己新的創造。

¹²⁹ 【明】張岱，《快園道古》，〈笑談部〉，頁 128。

¹³⁰ 除了文中述及的例子外，筆者也找到李紹文的《皇明世說新語》置入〈賢媛〉第一條，而《快園道古》置入〈言語部〉第八條（頁 44）的例子。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研究成果

本文以明清之際世說體為觀察對象，分析這些作品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在進入具體的討論之前，本文先從學界已有的基礎上，嘗試為「世說體」提出一個義界，並以該義界為基礎，劃分屬於「世說體」及《世說新語》之支流的作品，並且從中劃分出成書於明清之際的七部作品，成為本文的研究對象。以下，將分別從明清之際世說體在體例及思想內涵上，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

(一) 體例上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創造

明清之際世說體在體例上，新增了小序、自注及按語。這些新增的特色，除了源於《語林》的創新之外，也與當代類書的興盛不無關係。但是這些特色在有意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中較不明顯，而在無標榜模仿《世說新語》的作品中有較突出的表現，甚至有新的創造，可見二者的分歧。

世說體的體例之中，門類的設置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環。本文發現：各部作品保留《世說新語》門類的多寡，固然與其書有無標榜模仿意圖有關。然而，雖然門類的名稱殊異，具體內容大致而言頗為一致。人物品鑒、才性言語表現、人物性情這些承襲自《世說新語》的內容，依然見於各書中。雖然本文的處理手法上，以《語林》新增的門類〈言志〉及〈博識〉為主要脈絡，連接其他新增的門類，但不難看到，其實這些門類的內容與《世說新語》原有的內容也有交錯重疊的地方。雖云新增，但大部份實際上是擴充的表現。從「量」而言，《世說新語》人物品鑒所佔的內容最多。但到了明清之際，人物品鑒已非各書最關注的內容。相對而言，各書對於德行及政事相關課題更為重視。透過以上種種的觀察，可見不論有無標榜模仿《世說新語》意圖，它們與《世說新語》都有程度不一的相似性。從《世說新語》延伸，寄寓了自己的思考，有了新的創造。即使如《玉劍尊聞》、《今世說》、《明語林》諸書，雖然門類與《世說新語》大致相同，但從

所側重的內容，從那些被刻意忽略的門類，均可見作者本身的思考。即便其他數本門類與《世說新語》較為不同的作品，新增的門類也有不少與《世說新語》原有的門類相近，可見《世說新語》的影響。易言之，不論有意無意模仿《世說新語》，這七部作品在體例上都各自呈現了對《世說新語》的承襲及創新，並且在多方面都有共通的地方。

（二）思想內涵上對《世說新語》的繼承與轉化

1. 對「德行」的詮釋與《世說新語》的異同

「德行」是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著力之處。以條文的數量而言，於各書均名列前茅，均較《世說新語·德行》原有的份量多。第三章觀察「德行」中被標舉出來的德目，聚焦德量、孝、忠、廉、儉，分析這些德目在《世說新語》與明清之際世說體所呈現的意涵的異同。

《玉光劍氣集》繼承了《世說新語·德行》中對德量的強調，另置〈德量〉。然其中所呈現的德量的觀念，對《世說新語》的觀念有所轉化。《世說新語》中的德量渾然天成，是一種無形、無可名狀的「量」。但是在《玉光劍氣集》中，德量成了一個可在後天修養而成的「量」，而且也以非常具體的方式，呈現為「容人之量」。此外，《玉光劍氣集·德量》在內容上，可說是將《世說新語》的〈德行〉、〈雅量〉兩門融合為一。

孝行是《世說新語》及明清之際世說體均特別注重的德目，兩者皆呈現了孝先於忠的觀念。但是內涵上卻有所不同，明清之際世說體在繼承中又有了自己的轉化。以孝而言，明清之際世說體的孝行有激烈化的趨勢，這與當代的士風有關。至於忠方面，雖然明清之際世說體大抵呈現孝先於忠的觀念，但是《南吳舊話錄》及《玉光劍氣集》分別置有〈忠義〉、〈忠節〉，以及其他作品中較為隱晦的書寫，均可見忠的份量較《世說新語》來得重。此外，兩者對於忠的態度也有些許不同。《世說新語》不談忠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潮有關，加上當代政權的

不斷更迭，以致難以談忠、無忠可談。而明清之際世說體若選擇不直接談忠，一方面是為了自保而只有避談忠，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清政權已相當穩定，復明希望渺茫，已失去談忠（明）的意義。

至於明清之際世說體對廉與儉的重視，則可見對《世說新語》呈現的廉、儉觀念的轉化。《世說新語》甚少廉行，與當代的思潮與社會狀況均有密切的關係。而「儉」在《世說新語》中多以「儉嗇」的姿態呈現。明清之際世說體重視清正廉潔之行，而對「儉」的處理，也從《世說新語》的「儉嗇」轉化為合乎儒家禮教思想的「儉素」觀念。

「德行」中所載的種種，一方面表達了這些活在清初的作者的心志，以及他們理想中的生活形態。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意識到堅持不出仕的人生的不易，因而他們在「德行」中選取了這些「理想式」的人物，用以自我砥礪，以及激勵其他身處於相似處境的讀者，以這些明儒為目標，堅持他們所選取的人生。

2. 與《世說新語》仕隱態度的異同

出仕或歸隱，是魏晉名士與經歷明清易代的士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第四章以「政事」及「棲逸」為中心，觀察明清之際世說體所呈現的仕隱觀念，並將之與《世說新語》所呈現的觀念進行比較。在《世說新語》中，可見魏晉士人對於仕隱的態度，是不肯務實處理政事，但又不能真隱。不論是仕或隱，都不能全心投入其中。至於明清之際，面對改朝換代的士人，他們所面對的仕隱問題，與晚明時期已截然不同。他們所面對的，不再是由於科舉不第或是對黑暗的政治的不滿，因而轉向隱居生活的仕隱選擇。在清初，這些士人需要作出的，是應否出仕新朝的掙扎。

在「政事」中，這些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所收錄的政治人才都是一些有實幹、有才能的官員。但從明代的歷史觀之，諸如劉瑾、汪直、魏忠賢等宦官，或是備受爭議的官員如海瑞、張居正，或是與宦官狼狽為奸的高官如嚴嵩、嚴世蕃父子等，幾乎不見其影子。可見這些作者有意採納的，是好官、循吏。由此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雖然以「存史」為其編撰目的，但他們要存的並非客觀、全面性



的大歷史。以「政事」而言，這些作者都有意建構他們理想中的官員形象，以及透過大量有實績、改善百姓生活的官員言行，塑造「明朝非無臣」的印象。由此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在內容上，從《世說新語》所呈現的「不理政事」，轉化為「勤於政事」。

「棲逸」則呈現了刻苦與風雅的隱逸生活，並以後者為主軸。除了傳統的遁世隱居、遠離官場之外，也有偏向公共性的園林空間，與世俗同遊的「市隱」。此外，當中不乏以魏晉的隱逸之士、物癖自比的例子，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在這方面對《世說新語》所載的人事言行的認同及繼承。不過，以隱逸的生活情境而言，則呈現了對《世說新語》的〈棲逸〉的轉化。例如明清之際世說體與園林相關的條文，與晚明江南地區園林的興盛有關，自是與魏晉士人隱逸的情境全然不同。明清之際世說體收入這方面的內容，一來因豪奢的生活方式確實是明清之際的生活模式之一。另一方面，將晚明的奢侈風氣，繁華的生活樣態，鑲嵌在書中，能提醒自己及讀者：明朝的富庶、生活的美好，含蓄地表達其故國之思。

由此可見，「政事」、「棲逸」這兩門處理仕隱的內容，都顯然帶有作者的主觀意識，選擇書寫明代美好的一面。這樣的敘述方式，與趙園所謂的「存人心」相仿：「野史、民間創作，是士、民處禁制下的敘事策略 - 與其說以此存『史』，倒不如說以此存『人心』」。¹ 透過非客觀的存史，明清之際的世說體構建了一個美好的明朝：人才鼎盛、生活富裕、百姓和樂。讀者透過其構建，緬懷明朝的美好，勾起他們懷念明朝的心情，以此存「人心」。

3. 對《世說新語·賢媛》的繼承及突破

明代旌表貞節烈女的制度，以及晚明江南地區湧現的才女文化，均使女性被書寫的機會增多。《世說新語》設置〈賢媛〉書寫女性的婦德才智，而明清之際的世說體，對〈賢媛〉有了不同程度的繼承與突破。但是不論呈現的風貌如何不同，都承繼了《世說新語·賢媛》中，女性作為主動的施教者的形象，並且寓含教化意義。惟各書寓含的教化意義深淺不一，反映了各書的取向有所不同。

¹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151。

《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三部作品均以〈賢媛〉命名，突顯了賢母教子的女性形象，展現了女性的風神，與《世說新語·賢媛》的女性形象最為接近。《玉光劍氣集》及《南吳舊話錄》分別以〈列女〉及〈閨彥〉命名，雖然部份內容與〈賢媛〉有重疊之處，但從廣收的女性類型中，也可看到其中有傾向如《明史·列女傳》般崇尚節烈的傾向。此外，二書都收錄了「不賢」的女性，而且〈列女〉更出現了妓女、奴婢這些身份「非媛」的女性，可見二書對〈賢媛〉的擴展。

《女世說》全書載女性言行事蹟，除了保留婦女四德的敘述外，也明顯可見有「女性強於/不弱於男性」的傾向，呈現巾幗不讓鬚眉的風姿，寓有教化男性的意義。當中也收錄了「不賢」及「非媛」的女性，可見其對〈賢媛〉的擴展。至於《快園道古》則打破了將女性另立一門的限制，將女性事蹟與男性並列，分置在相應的門類之下。雖然因為過於分散，而難以看到張岱突顯的女性群像，但這種處理消除了固有對女性的標籤，表現了新的性別觀，可說是世說體處理女性的新嘗試。

由此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對《世說新語·賢媛》的女性形象進行了承繼及擴充，不再以賢德及閨秀為選取標準。另一方面，就思想內涵而言，尤其以《玉光劍氣集·列女》與《女世說》為例，則是賦予了《世說新語·賢媛》所無的教化意義。事實上，忠臣烈女的比擬，在明人的論述中並不罕見。《明語林》也有相關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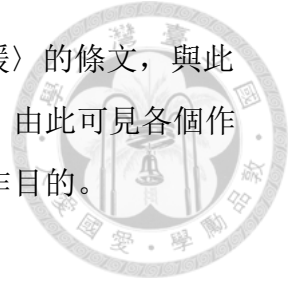
楊文懿在館職，十六年不遷。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嫠婦抱節三十年，今老改志耶？」²

周太史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³

可見世說體藉由烈女批評男性失德、不忠的寫法，有其思想脈絡的傳承。

² 【清】吳肅公，《明語林》，〈言志〉，頁53。

³ 【清】吳肅公，《明語林》，〈言志〉，頁50。



此外，筆者在這一章也點出明清之際世說體某些置入〈賢媛〉的條文，與此前的世說體的分類不盡相同，反映了作者關注的焦點有所改變。由此可見各個作者在編寫的過程中，有經過重新思考，加以整理，以符合其寫作目的。

第二節·明清之際世說體的時代性及其局限

(一) 對《世說新語》的轉化與時代性的關聯

有關世說體的評價問題，一般而言都會用較為負面的角度，批評世說體只是在體例上模仿《世說新語》，得其形卻不得其神：

較諸《世說》，後世仿作多劣得「形似」，而無可企及其神韻。原因除通常所說的「世易時移」之外，尚與模擬者對《世說》時代及人物徒有膚淺之豔羨而乏深刻之理解有關……歷代模擬者同時還是批評者，也就難怪他們對《世說》撰例微旨徒費效顰之功，而難收回天之效。⁴

但是這種對世說體的批評，其實不甚公允。首先，誠如錢南秀所指出的，世說體著作基於時代風氣、文化的轉變，不可能完全摹擬《世說新語》的精神面向。⁵而且，以明清之際的世說體而言，這些作者模仿《世說新語》，並不一定以追求《世說新語》的神韻、或是純粹豔羨魏晉士人而作。他們對於《世說新語》的繼承，也並非一味東施效顰。這些作者都是在經過一番思考後，才採取符合他們寫作目的的體裁、門類，進行寫作。而且他們也並非盲目地認同所有魏晉士人的特質，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有所選擇地認同、認取。這些作者對於魏晉士人的不同面向，或贊同或反對。除了文中已引述的例子之外，以下再舉數例補充。例如阮籍遭母喪時進酒肉，然後在訣別時吐血、廢頓良久的樣子，不被張端玉身邊的人認同。⁶按《南吳舊話錄》的記載：

張端玉瑀遭母喪，蔬食歲餘，肌肉枯槁。或謂阮嗣宗飲酒食肉，固不可為，亦當通於毀不滅性之說，以慰亡者。公注曰：「人子三年免於父母之懷。」

⁴ 劉強，《世說學引論》，頁130。

⁵ Nanxiu Qian,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pp.193-210.

⁶ 阮籍事，見《世說新語·任誕》，第二、九則。

有子少多病，親乃襁褓十餘年而後已者，心所不安，情難頓釋，非敢矯也。」盧墓旦暮展謁，如此六年，人服其孝。⁷

阮籍吐血，是為滅性。張瑞玉本因母喪「肌肉枯槁」，與阮籍同樣為滅性，因而旁人才會加以勸說。後來張瑞玉選擇服孝更長，便是能存性，做到《孝經》所云「毀不滅性」的高度。由此可見雖然同樣重孝，但明人不必然一味模仿阮籍任誕的表現方式，而是會回到儒家的脈絡中表現其孝。此外，魏晉名士縱慾放達的一面，也是明清之際的士人所不認同的地方。例如為《今世說》作序的嚴允肇，便秉持魏晉士人清談誤國的思維：「夫晉人尚清談，一時名流慕效，相與蔑棄禮教，脫略形骸，以為曠達。其流禍至於中原板蕩，神州陸沉，論世者於此為三致慨焉。」⁸在《玉劍尊聞》及《明語林》中，均採錄了王廷陳對竹林七賢的評價：「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⁹可見對於魏晉名士的特質，欣賞其賢、薄其放達。因而，本文得出明清之際世說體除了在體例上對《世說新語》有所創新之外，思想內涵方面也有所轉化的結論，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些作者在編寫之初，便是有意識地對《世說新語》的思想內涵轉化，並非全盤接受《世說新語》所標舉的魏晉士人風度或特質。這些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只是在借用一種較為迂迴的方式，來表達他們處在易代的局勢下的一些想法。其原意，本就非盲目地仿摹魏晉名士的行事、嚴謹地模仿《世說新語》的體例及思想內涵。¹⁰

雖然難言這種轉化行為是否出於自覺，但可肯定的是，時代性的差異，是致使這些作者不可能全盤接受、認可魏晉士風的主要原因：

（明代）雖有「名士風流」點綴其間，有文人以至狂徒式的通脫、放蕩不羈，不過「似」魏晉而已，細細看去，總能由士人的誇張姿態，看出壓抑

⁷ 【明】李延是，《南吳舊話錄》，〈孝友〉，卷1，頁2b-3a。

⁸ 嚴允肇，〈今世說序〉，《今世說》，頁133。

⁹ 【清】吳肅公，《明語林》，〈言志〉，頁55；梁維樞，《玉劍尊聞》，〈言語〉，卷2，頁8a。

¹⁰ 必須特別這點，是因為在現有的研究中，有論者會認為明清世說體均有意模仿六朝風韻。例如黃東陽討論《玉劍尊聞》時，提到：「《玉劍尊聞》所記內容及思維若與六朝《世說》相較，在維樞刻意地模仿下亦顯見最基本的差異：《世說新語》以悖離禮教為高明，《玉劍尊聞》則以修德守紀為首要。然此差異僅表述著時代風氣的根本不同，明代去魏晉已逾千年，此現象本屬自然，毋庸置辯，所需探究者，在於這些續撰世說體的文人，何以認定一己所記，確然追蹤了六朝風韻的原由。」參氏著，〈由《玉劍尊聞》考察清初世說體之文體特質〉，頁174。

下的緊張，生存的缺少餘裕，進而感到戾氣的瀰漫，政治文化以至整個社會生活的畸與病。¹¹

明代文人的誇張放蕩背後，實有來自政治與社會加諸於他們身上的壓力，以致他們有自虐傾向的病態，顯然與魏晉名士的底氣完全不同。底氣的不同，注定他們不可能在各方面都能認同魏晉名士的言行舉止。

從上述種種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對於《世說新語》，或廣而論之，魏晉士人有所傾慕、接受，也有反對的地方。這些都是他們處於易代的環境之下，調整其價值觀之後，進而思考並得到的結論。明中葉《世說新語》復興的背景，又或是始於何良俊的世說體，漸成風氣，皆與科舉不第的心態相關，以致諸如王寵、袁褫等人，尋求魏晉士人作為其「人格重構」的思考。¹²明清之際的相異之處，在於這些士人在經歷過改朝換代之後，家國興亡之感深深影響了他們。個人科場的失利，與明代的覆亡，相形之下，便顯得微不足道。尤其是面對新朝廷，這些易代士人的心態，更有可能從晚明失意於科場，轉換為無意於科場。因而，在這些明清之際世說體作者的身上，諸如袁宏道（1568-1610）、李贄（1527-1602）等晚明士人所重視的「個體」、「自然」、「自我之精神」，幾乎隱而不見。¹³易代的劇烈變化，使他們輯錄的世說體，成了他們以呈現其人如何面對、回應亡國的思考。這樣的思考本身，便具有時代性。而為了符合時代的需要，因而在書中增添了教化意義。例如在第五章中，便清楚可見作者們藉由巾幗不讓鬚眉的女性形象寓含教化意義。雖然於敘述中寓教化並非《世說新語》的原意。不過，當我們考慮到這些作者對門類的理解，已經有了寓含褒貶的價值判斷之後（詳第二章第三節「刪減的門類」），那麼這些作者便很有可能會產生《世說新

¹¹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16。

¹² 有關王寵、袁褫對魏晉名士的企慕、認同，參金貞淑，〈論明中葉「吳中名士」人格重構與《世說新語》復興的關係〉。

¹³ 論者在討論魏晉與晚明士人的相似之處時，大多指出魏晉士人的「自我展現」與「個人精神」與晚明士人的心態相近。相關論述，參考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頁 440-443。但是羅宗強也提到晚明這類型的士人「也並非我人所想象的那樣，為晚明思潮之主流」。見同書，頁 528。不過由於本研究跳過對晚明世說體的觀察，而直接將明清之際世說體與《世說新語》進行比較，因而「自我展現」與「個人精神」在晚明世說體的呈現，以及其與明清之際世說體直接的發展，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另外，晚明至清初世說體中對崇德、重實用的偏重，與晚明清初的實學風潮的關係，也是另一有待觀察的面向。

語》有藉由門類的褒貶寓教化的想法。以第五章而言，作者則是透過樹立女性作為一個不比男性遜色、可供學習的榜樣，寓托其教化男性的期盼。

對世說體評價另一不公的地方，則是在於「世說體」歷來遭受批評，其實與作品本身與讀者期待不同有關。「世說體」模糊的定義，使讀者與作者對於「世說體」的認定不同，因而後代的世說體往往發生作者意圖與讀者期待不符的現象。讀者以小說的眼光看待世說體，視之為「談助」之用的書籍，期待看到新鮮有趣的故事。但是作者卻是以寫史的態度進行寫作，並且有意識地書寫與正史不同的史書：建構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期待的落差，造成後代讀者對世說體的評價偏低，但世說體的作者們卻不輟寫作的現象。¹⁴那麼，為什麼這些作者會採取世說體來服務其「存史」的目的呢？筆者認為以明清之際世說體而言，可從《世說新語》本身的內容及「存史」的特質兩方面來看。

以內容而言，從第二章述及門類的設置，以至第三至五章對明清之際世說體的內容進行探索，均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所關懷的內容，基本上不出《世說新語》已有的範圍。惟獨二者強調的程度不同，因而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會出現諸如獨立〈孝友〉、〈清介〉等門類，放大《世說新語·德行》所涵蓋的德目，呈現這些德行在明清的多元表現。由此，可見《世說新語》以人為中心，涉及多元的議題的內容，便是這些作者選擇模仿這個文體，以呈現其思其想的原因之一。《世說新語》的門類，以及各門所涉及的內容，涵蓋的層面極廣，給予這些作者頗大的選擇空間，書寫他們感興趣的內容。透過門類的增刪，則能讓他們更靈活地選擇要繼承或擴展的門類，以符合他們的寫作要求。

從「存史」的角度而言，我們從第二章的論述中，可見「存史」是這些作者主要的寫作目的，而且他們所存的，是較為主觀，寓含了個人情志的歷史。《世說新語》亦史亦子的雙重性質，便有利於進行這種較為主觀的「存史」工作，便於讓這些作者們寓托其思維。¹⁵作為一部子書，《世說新語》透過其門類的設置，呈現了知識份子對時代的思索、批判及感嘆，表達了他們深刻的思想與心境。世

¹⁴ Nanxiu Qian,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pp.193-210.

¹⁵ 寧稼雨便指出《世說新語》很少選取有關魏晉士族在政壇上角逐爭戰的事件。以魏晉士族政治行為和心態的記載而言，正史與《世說新語》在價值取向上表現出較大的區別。由此可見《世說新語》的輯錄，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主觀性。參氏著，《魏晉士人人格精神 - 《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頁 119-142。

說體承襲了《世說新語》這個性質。以第四章為例，從「政事」及「棲逸」中，可見明清之際世說體的作者透過他們所採錄的記事，表達了他們對於當下及明代的思索，以及亟欲保存的歷史。又如從第五章中，可見各部世說體處理女性的方式不同，所呈現的婦女形象也各異，可見在選取的過程中，每位作者都有其主觀性，背後隱含了他們各自的思索。要在存史之餘，寓含個人思考，性質近乎子類，因此承襲《世說新語》而來的世說體無疑是一個很適合的載體。除了文體因素之外，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源於《世說新語》的作者和描寫的對象均以知識份子為主，它的讀者也主要是文人士大夫。《世說新語》乃至世說體，其作者主體、對象主體、讀者主體都歸依到知識份子這個社會階層上，可說是成了知識份子特有的文學樣式。¹⁶因而，世說體作為士大夫間的小眾文學，就頗宜作為一種士大夫表志的文體，以獲取士人圈子的認同。

（二）採用世說體「存史」的局限

易代之際，遺民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其遺民書寫。例如錢謙益透過「詩史」書寫當代，如鄭成功抗清的歷史，強調以「微言」的手法，隱晦地記事、存史、表達個人的觀感，便是他面對易代之後，採取的自我書寫、自我形象建構的方式。¹⁷又如清初劇作家李玉、王夫之等人，將個人深沉的前朝記憶與遺民情結寄託在其劇作中。吳偉業更是透過劇作，重新建構一個可以面對世人與自己的自我，為自己歸隱不得、入仕不能的情況，尋獲精神解脫的依據。¹⁸在清初這個敏感的時期，為了免禍，含蓄隱晦地書寫歷史，寓托個人心志於其中，似乎是最為可行的表志方式。世說體也是這些作者們藉以書寫自我的一種工具。世說體的作者透過輯錄前代或當代的人物言行，從門類的設置、各門所收錄的條文的數量，以至每個門類的呈現，以幽微、含蓄的手法，寓含他們對當代及前代的思考，並且展現他們的志向、理想與期待。

¹⁶ 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頁 273-274。

¹⁷ 錢謙益的詩史觀研究，詳參 Lawrence C. H. Yim,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9)。

¹⁸ 相關論述，參王瓊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頁 39-103。

不過，在本文分析下來，以這些明清之際世說體作者所標舉的「存史」目的而言，並不算太過成功。這些作品的編撰雖然橫跨明清二朝，但在具體內容上，除了張怡的《玉光劍氣集》以大篇幅正面著墨明亡之際的事件外，其他作品（尤其是標榜寫今人今事的《今世說》）事實上反映不出時代的更迭。這七部作品，例如《南吳舊話錄》、《玉劍尊聞》、《明語林》等，大多自明末開始編寫，持續到清初才出版。漫長的編寫時間，致使這些作品在存明代的史更甚於存明清之際的史。當然，這個現象也與清初的氛圍相關。例如像《玉光劍氣集》那樣大量寫明亡戰亂的內容，便使這部作品在清代被列為全燬書目。而如《明語林》較為明顯地反映了忠明的思想，也可能是它在清代遭受明存暗禁的對待的原因之一。¹⁹因而，在《今世說》及《玉劍尊聞》的編撰中，我們明顯可見王暉與梁維樞的編選有意識地避開一些較為敏感的話題。而這樣的編選態度，自是會影響作品思想內容的呈現。因而，以「主觀的存史」而言，由於時代背景的影響，致使作者必須刻意地以頗為隱晦的手法，將其情志寓含其中，除非透過小序、按語等較為直接的評論，否則他們的主觀性並不算很明顯地彰顯出來。²⁰

明清這波「世說體」的寫作熱潮，自何良俊的《語林》於 1551 年出版，直到《今世說》於 1683 年寫序成書，歷經若 130 年後，漸漸歇息。入清後，世說體的發展停滯下來，尤其乾隆年間過後，僅有兩三部作品。世說體為何在進入盛清之後，便大幅減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形成這個現象的可能原因很多，諸如文風、思想風氣、士風的轉變等，相信也會有一定的影響。不過，筆者認為若將明清之際世說體放回始於明中葉的《世說新語》熱潮去理解，明清之際世說體實際上就是這個大風潮之餘波。明代世說體的創作，自明代士人精神性上與魏

¹⁹ 參見第一章對二書的介紹。

²⁰ 例如錢南秀便認為清代的世說體具有「去政治化」的特色，便是出於這些作品的政治因素並非很顯著地表現出來。錢氏分析清初世說體的興盛，認為有兩個可能的原因：1. 入清後延續明代的世說體風潮，以之存史存文化。2. 世說體可「去政治化」，選錄與政治較不相關的內容。因此錢南秀認為清代的世說體可說是一群抱著「認同清政權的同時要為明代存史」觀念的文人的「精神避難」。例如以梁維樞為例，由於他接受了改朝換代，因此錢南秀認為，透過《玉劍尊聞》存史，是他用以開脫自己對明不忠的手段之一，消除其罪惡感。Nanxiu Qian,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pp.273-282. 錢氏的說法固然有能成理的地方，但對於「去政治化」一點，則是筆者不能認同的部分。從本文的分析中，可見這些作品都寓含了作者們對於政權轉換的實感及反思。只是由於手法較為隱晦，以致不易察覺。又，筆者與錢南秀結論相異，也與錢南秀的觀點也僅以《玉劍尊聞》、《說鈴》及《今世說》三部討論，與本文採用的文本不盡相同有關。而這也反映了世說體定義不明的問題，以致針對同一個議題的討論，研究的對象卻互有不同。

晉名士的可類比性而起。這個風潮發展至明清之際的創作，作者在其作品中加入了一些順應易代背景下的目的性，因而逐漸看到對魏晉士風的否定。進入盛清之後，隨著士人在精神性上與明人相遠，模仿魏晉的熱情自然冷卻。

此外，世說體的文體局限也可能是造成世說體的發展陷入瓶頸的另一原因。世說體發展到明清之際，其用意、意義，已從士人為自己定位、自我表現的一種方式，發展到了以「存（主觀性的）史」為其寫作目的。²¹但從上述的分析，可見世說體於明清之際，事實上並不太能夠做到存（進行中的）史，並且寓教化於其中。

另一方面，明清年間出現了越來越多以平民為對象，書寫他們的日常生活的傳記。例如袁宏道為他的四鈍僕寫的〈拙效傳〉、為不知名的醉叟寫〈醉叟傳〉。²²又如張岱為其五位癖於錢、酒、氣、土木、書史的長輩寫了〈五異傳〉。²³即便是女性，如被賣為妾的小青（1595-1612），因其難以置信的悲劇，致使她的傳記在明代普及開來。²⁴正如我們在明清之際世說體中，已看到越來越多敘述平民階級、無名氏的條文，這些書寫常人的日常生活的傳記，只要截取當中的片段，其實就能成為世說體的條文了。例如張岱的〈王謔庵傳〉便與權儒學輯佚《快園道古·品藻部》其中一則的內容相近，可見兩者的性質十分相近。²⁵又如張岱在〈夙慧部〉置入了四條與自己相關的條文，其中陳繼儒稱許他為「吾小友也」的記事，也記錄在其〈自為墓誌銘〉中。世說體限於篇幅太短，加上因為體例的限制，不宜發表過多的議論，致使作者的聲音，並不容易寓含其中，也不易為讀者所察覺。明清年間這類為普通人立傳的書寫方式，實際上就給予了作者們更大的空間去表達其情志。透過傳記的書寫以呈現己志，這種書寫方式在易代之際已經出現。例如王端淑曾寫下十五位知名忠明官員的傳記，便是要透過這批作品以證

²¹ 錢南秀認為，何良俊的《語林》有意將「士人」與「舉士」予以區分，並且將（自身所屬的）「士人」放在其他士紳階級之上，正是在重新建構「士人」的概念，以及重新定位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Nanxiu Qian,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pp.250-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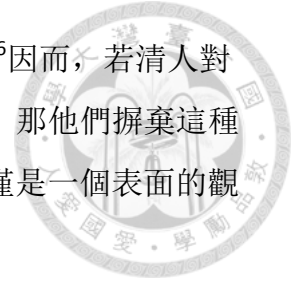
²² 參：【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719-721，723-725。

²³ 參：【明】張岱著；樂保群注，《瑯嬛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205-217。

²⁴ 有關小青傳說的發展，參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p.91-106.

²⁵ 此觀察來自余德余。參：【明】張岱著；樂保群注，《瑯嬛文集》，頁221；權儒學，〈張岱《快園道古》輯佚（上）〉，《品藻部》，頁201。

她有著同一忠明的目標，坦然地寫下了她對忠明反清的贊同。²⁶因而，若清人對世說體的看法，是以「存（主觀性的）史」為主要的寫作目的，那他們摒棄這種文體，改用其他書寫方式，便不足為奇了。當然，以上所論，僅是一個表面的觀察。這些傳記與世說體的關係，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²⁶ 相關論述，參：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133.



參考書目



一. 古籍


(一) 《世說新語》與明清之際世說體著作


-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市：華正，1991年。
- 【明】張岱撰，高學安、余德余校點：《快園道古》，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明】李清：《女世說》，載上海婦女雜誌社編，《婦女雜誌》，北京市：綫裝書局，2006年。
- 【明】李延昱口授；蔣烈編：《南吳舊話錄》，臺北市：廣文，1971年。
- 【明】李延昱：《南吳舊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清】梁維樞：《玉劍尊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清】張怡撰；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清】張怡撰：《玉光劍氣集》，載《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清】吳肅公撰；陸林校點：《明語林》，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
- 【清】王晔：《新校今世說》，臺北：世界，1959年。
- 【清】王晔著，陳大康校點：《今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二) 其他古籍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漢】桓譚撰；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年。
-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1年。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4年。
-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台北市：里仁書局，1980年。
- 【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1984年。
- 【宋】程顥，程頤撰：《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宋】孔平仲：《續世說》，載朱易安、傅璇琮等編，《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臺北市：臺灣商務，1966年。
- 【宋】李廌：《南北史續世說》，載《筆記小說大觀》，台北市：新興，1986年。
-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1987年。
-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古書題跋叢刊（二）》，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9年。

- 【明】朱棣：《孝順事實》，載《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市：書目文獻社，1993年。
- 【明】楊循吉撰：《吳中往哲記》，收錄在江慶柏主編，《江蘇人物傳記叢刊》，揚州市：廣陵書社，2011年。
- 【明】文徵明，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明】黃魯曾續撰：《續吳中往哲記》，收錄在江慶柏主編，《江蘇人物傳記叢刊》，揚州市：廣陵書社，2011年。
- 續撰：《續吳中往哲記補遺》，收錄在江慶柏主編，《江蘇人物傳記叢刊》，揚州市：廣陵書社，2011年。
- 【明】楊儀：《清賞錄》，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何良俊：《何氏語林》，臺北市：新興，1984年。
- 【明】王世貞：《世說新語補》，載《四庫存目》，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李贄：《初潭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明】焦竑：《焦氏類林》，載《四庫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撰：顧思點校：《玉堂叢語》，北京：中華，1981年。
- 【明】方學漸：《邇訓》，北京：北京燕山，2008年。
- 【明】劉元卿：《賢奕編》，北京市中國書店，2000年。
- 【明】陳禹謨：《說儲》，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說儲二集》，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郭良翰撰：《問奇類林》，載《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經銷，2000年。
- ：《續問奇類林》，載《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經銷，2000年。
- 【明】陳繼儒：《見聞錄》，臺北：藝文，1965年。
- ：《古今韻史》，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潘士藻：《閤然堂類纂》，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載《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85年。
- 【明】徐象梅：《瑯嬛史唾》，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丁元薦：《西山日記》，載《歷代日記叢鈔》，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 ：《西山日記》，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明】周應治：《霞外塵談》，臺北市：新興，1979年。

- 
- 【明】林茂桂撰；詹子忠評；高洪鈞校注：《南北朝新語》，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明】馮夢龍：《智囊全集》，南京市：鳳凰，2009年。
- 編著；樂保群點校：《古今譚概》，北京市：中華書局，2007年。
- 【明】鄭瑄：《昨非庵日纂》，台北市：新興，1978年。
- 【明】祝彥：《祝氏事偶》，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清】孫奇逢著；朱茂漢點校：《夏峰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明】趙瑜：《兒世說》，收錄於【明】陶珽撰，《續說郛》，台北市：新興1972年。
- 【明】佚名：《燕都妓品》，收錄於【明】陶珽，《續說郛》，台北市：新興書局，1972年。
- 【明】孫能傳：《益智編》，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樊玉衝；於倫增補：《智品》，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呂純如：《學古適用編》，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張墉：《廿一史識餘》，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6年。
- 【明】曹臣撰；陸林校點：《舌華錄》，合肥市：黃山書社，1999年。
- 【明】馬嘉松：《十可篇》，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明】江東偉：《芙蓉鏡寓言》，長沙市：岳麓書社，2005年。
- 【明】鄭仲夔：《耳新》，載《硯雲甲乙編》，臺北：藝文，1966年。
- ：《清言》，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雋區》，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1995年。
- 【明】王兆雲：《皇明詞林人物考》，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6年。
- 【明】張岱著；樂保群注：《瑯嬛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
- 【明】李清：《南渡錄》，卷四，載《中國野史集成續篇》，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 【明】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市：嶽麓書社，1989年。
-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市：古籍，1999年。
- 【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杭州市：浙江古籍社，2005年。
- ：《思舊錄》，臺北市：明文，1985年。
- 【清】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合肥：安徽大學書版社，2009年。
- 【清】施閏章：《學餘堂文集》，載《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1983年。
- 【清】汪琬：《說鈴》，北京市：人民文學，2012年。
- 【清】吳肅公：《街南文集》，載《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年。

- 
- 【清】吳肅公：《街南續集》，載《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年。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市：臺灣商務，1967年。
- 【清】官偉鏐：《庭聞州世說》，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清】王士禎：《居易錄》，載《王士禎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 【清】李塨：《恕谷後集》，臺北市：臺灣商務，1966年。
- 【清】張楷纂修：《（康熙）安慶府志》，載《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清】梁允植等：《梁氏族譜》，北京市：綫裝書局，2002年。
- 【清】章撫功：《漢世說》，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5年。
- 【清】鄭澧修；【清】紹晉涵纂：《（乾隆）杭州府志》，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1995年。
- 【清】陶元藻：《全浙詩話》，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1995年。
-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清】秦瀛：《己未詞科錄》，臺北市：明文，1985年。
- 【清】錢林：《文獻徵存錄》，臺北市：明文，1985年。
- 【清】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臺北市：明文，1985年。
- 【清】周中孚撰；黃曙輝，印曉峰標校：《鄭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 【清】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載《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5年。
- 【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魯銓、鍾英修；【清】洪亮吉、施普纂：《（嘉慶）寧國府志》，載《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 【清】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臺北市：明文，1985年。
- 【清】高承勳：《豪譜》，臺北：藝文，1967年。
- 【清】李瀚章，裕祿等編纂：《（光緒）湖南通志》，長沙市：岳麓書社，2009年。
- 【清】嚴蘅：《女世說》，哈佛燕京圖書館互聯網·明清婦女著作資料庫，1921年上海聚珍倣宋印書局印本。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Last Visited: 27/6/2013)
- 【清】徐鼐：《小腆紀傳》，臺北市：明文，1985年。
- 【清】徐士鸞：《宋豔》，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
- 【清】王用臣：《斯陶說林》，北京市：中國書店出版，1991年。
- 【清】鄧之誠：《清初紀事初編》，臺北市：明文，1985年。
-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臺北市：明文，1985年。
- 【清】唐鑑：《國朝學案小識》，臺北市：明文，1985年。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市：齊魯書社，1996年。

- 易宗夔：《新世說》，臺北市：明文，1985年。
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一）》，臺北市：明文，1985年。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臺北市：明文，1985年。
張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初編）》，臺北市：明文，1985年。
——：《明代千遺民詩詠二編》，臺北市：明文，1985年。
——：《明代千遺民詩詠三編》，臺北市：明文，1985年。
黃嗣艾：《南雷學案》，臺北市：明文，1985年。
趙爾巽：《清史稿》，臺北市：明文，1985年。



二. 今人著作

(一) 專書著作

- 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上海：學林，2004年。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市：黎明文化，2012年。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2007年。
——：《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2013年。
李孝悌：《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濟南市：齊魯書社，1994年。
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
——：《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市：聯經，1997年。
苗壯：《筆記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冊》，北京市：北京大學，1993年。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
郭箴一：《中國小說史》，台北市：台灣商務，1965年。
孫永忠：《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臺北市：里仁，2004年。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8年。
張則侗：《張岱探稿》，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
張俊：《清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1997年。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
陳文新：《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武昌市：武漢大學，1993年。
——：《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縣：臺灣食貨，1994年。
費思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市：臺大出版委員會，1998年。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想像與敘述》，北京市：人民文學，2009年。
- 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
- ：《《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 ：《魏晉風度：中古文人的生活行為的文化意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 ：《魏晉士人人格精神 - 《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 劉強：《世說學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江浙訪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
- ：《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 顧凱：《明代江南園林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
- Ko, 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ther, Richard B. translated, *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2002.
- Qian, Nanxiu, *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u and its legac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 Yim, Lawrence C. H.,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二) 單篇論文

- 王旭川：〈明代《世說新語》的研究及影響〉，《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4卷第3期（2005年5月），頁68-73。
- 王忠閣：〈論李贄《初潭集》對理學思想的批判〉，《江漢論壇》（2003年3月），頁78-80。
- 王重民：〈李清著述考〉，《圖書館學季刊》，1928年第2卷，第3期，頁333-342，載《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2009）
- 王猛：〈明代世說體小說序跋研究論略〉，《江漢大學學報》第27卷，第6期（2008年12月），頁68-72。
- 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4期，2004年3月，頁39-103。
- 王鴻泰：〈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收入胡曉真、王鴻泰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台北：允晨，2010，頁587-631。
- 衣若蘭：〈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 - 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第41期，2008年6月，頁165-202。

- ：〈「天下之治自婦女始」：試析明清時代的母訓子政〉，收入游鑑明編，《中國婦女史論集·九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91-122。
- 吳國慶：〈《智囊》與《智囊補》比較〉，《徐州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頁25-26。
- 吳惠敏：〈論馮夢龍《智囊全集》的人物塑造〉，《學術論壇》第218期（2009年第3期），頁164-169。
- 李守素、梁松：〈試論類書的分類體系與分類技術〉，《大學圖書館學報》，第5期，1989年，22-28。
- 李劍鋒：〈明遺民對陶淵明的接受〉，《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145-150。
- 李昭鴻：〈《賢奕編》研究—劉元卿教育方式的多元呈現〉，《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19期（2009年10月），頁65-90。
- 李焯然：〈《世說新語》與《焦氏類林》〉，《明史研究專刊》第10期（1992年10月），頁19-35。
- 李慶西：〈《玉劍尊聞》及錢吳諸序〉，《中國文化》第11期（1995年第1期），頁177-180。
- 李靈年：〈世說體小說的上乘之作——讀《舌華錄》和《明語林》〉，《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2期），頁177-183。
- ：〈李清與《女世說》〉，《蒲松齡研究》（2002年第4期），頁132-141。
- 李靈年、陸林：〈晚明曹臣與清言小品《舌華錄》〉，《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6期（2001年01期），頁80-85。
- 余德余：〈從張岱《快園道古》的編撰看其輯佚〉，《古籍研究》（2001年第1期），頁49-53。
- 余新忠：〈明清時期孝行的文本解讀 - 以江南方志記載為中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第七卷》，2006，頁33-60。
- 武躍進、王壯：〈明清類書的興盛與衰亡〉，《圖書館學研究》，第2期，1996年4月，76-82。
- 邱仲麟：〈不孝之孝 - 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初探〉，《新史學》6卷1期，1995年3月，頁49-94。
- 房厚信：〈《智囊》成書緣起、性質及其文學價值〉，《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第136期（2010年第4期），頁74-79。
- 周小兵：〈《何氏語林》是否包含《世說》的內容〉，《明清小說研究》第74期（2004年第4期），頁192-195。
- 胡海英：〈《何氏語林》引《世說新語》考〉，《明清小說研究》第90期（2008年第4期），頁203-213。
- ：〈《何氏語林》嘉靖刻本三考〉，《文獻》（2010年1月第1期）
- 夏咸淳：〈《智囊》諸書與晚明崇智思潮〉，《學術月刊》（1998第10期），頁62-71。
- 高洪鈞：〈所見《南北朝新語》與《忠義錄》〉，《文獻》（1991年第3期），頁224-229。
- 張仕帆：〈吳肅公《明語林》初探〉，《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11期（2004年7月），頁201-218。

- 張則侗：〈張岱《快園道古》的編撰體例和文化精神〉，《國文天地》第26卷第2期（2010年7月），頁58-62。
- 張春輝：〈類書的範圍與發展〉，《文獻》，第1期，1987年，179-190。
- 張蓓蓓：〈魏晉學術的一種觀察——從《世說新語》談起〉，收入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113-159。
- 陳大康：〈王暉和他的《今世說》〉，《明清小說研究》（1994年01期），頁122-124。
- 陳文新：〈《今世說》與王暉心態〉，《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1期），頁168-178。
- 陳衛門、周曉平：〈張岱字號、籍里、卒年辨〉，《文學遺產》，（1982-2），頁128-134。
- 陸國強：〈關於張怡《玉光劍氣集》手稿〉，《文物》（1981年第7期），頁82-84。
- 黃東陽：〈由《玉劍尊聞》考察清初世說體之文體特質〉，《東吳中文學報》第17期（2009年5月），頁161-178。
- 焦曉靜：〈淺析《何氏語林》的現實關懷和批判〉，《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第8期），頁106-108。
- 賈占林：〈論晚明「世說體」〉，《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13卷第3期（2008年6月），頁45-48。
- ：〈論李贄宗教情懷在《初潭集》中的顯現〉，《百色學院學報》第21卷第5期（2008年10月），頁129-132。
- 寧稼雨：〈《南吳舊話錄》考〉，《南開學報》（1996年第2期），頁73-80。
- 齊慧源、王麗：〈曹臣《舌華錄》創作藝術簡論〉，《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第27卷第2期（2012年3月），頁75-78。
- 翟勇：〈《何氏語林》成書考論〉，《西華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頁14-21。
- 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文學新鑰》第十期（2009年12月），頁105-166。
- 錢南秀：〈「列女」與「賢媛」：中國婦女傳記書寫的兩種傳統〉，收入游鑑明、胡纓、季家珍主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市：五南，2011）
- 權儒學：〈張岱《快園道古》佚文五則〉，《文獻》（1988年第3期），頁267-268。
- ：〈張岱《快園道古》輯佚（上）〉，《文獻》（1999年4月），頁184-206。
- 蔡麗玲：〈〈世說體〉の著作から見た晚明文学の一側面〉，《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27）》，2006年3月，頁173-192。
- Fei, Siyen, "Writing for Justice: An Activist Beginning of the Cult of Female Chas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1, No.4, 2012, p.991-1012.
- Handlin Smith, Joanna F.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1, No.1 (Feb.,1992), pp 55-81.


- Koh, Khee Heong, "Jinhua's Leading Neo-Confucian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 Understanding Zhang Mao 章懋", *Ming Qing yanjiu* (2007), pp. 1-29.
- Li, Wai-yee, "The Late Ming Courtesan: The Invention of a Cultural Ideal",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6-73.
- Qian, Nanxiu, 'Milk and Scent: Works about women in the *SHISHUO XINYU* Genre', in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March 1999), pp.187-236.

(三) 學位論文

- 刁英：《《今世說》與《世說新語》比較研究》，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 毛香懿：《明清世說體著作之兒童書寫析論》，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 李麗：《《何氏語林》研究》，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 李飛：《吳肅公考論》，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 李英嬌：《李贄《初潭集》研究》，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 沈鳴鳴：《王晫及其《今世說》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 冷銀花：《清代「世說體」小說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 林艾齡：《《智囊補》研究》，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 官廷森：《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99年。
- 姚琪姝：《「世說體」小說發展述論》，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1996年。
- 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 高明：《陳繼儒研究：歷史與文獻》，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 張蓓蓓：《漢晉人物品鑑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1983。
- 張雅函：《何良俊《語林》之文化意蘊研究》，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 陳永榕：《《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0年。
- 雷雅淳：〈《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 - 李紹文思想初探〉，新加坡國立大學學位論文，2011年。
-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 翟勇：《何良俊研究》，上海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 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1993年。
- 謝崇熙：《清初明遺民的「屈陶」論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 戴佳琪：《《何氏語林》研究》，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97年。

(四) 工具書

- 朱一玄，寧稼雨，陳桂聲編著：《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北京市：人民文學，2005年。

- 
- 朱一玄編；朱天吉校：《明清小說資料選編》，天津市：南开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索引》，台北市：明文，1986年。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1978年。
- 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濟南市：齊魯書社，1996年。
- 謝正光編著；王德毅校訂：《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市：新文豐，1990年。

（五）會議論文

- 金貞淑：〈論明中葉「吳中名士」人格重構與《世說新語》復興的關係〉，2013年6月3日發表於《有鳳初鳴－漢學多元領域之探索學術討論會》。

附錄一：其他論著中採納過的世說體書目（一）：世說體作品（依著作出版先後排列）

作者	處理年代	語林	世說新語補	焦氏類林	初潭集	賢奕編	皇明世說新語	舌華錄	益智編	邇訓	清言	玉堂叢語	琅嬛史唾	霞外塵談	廿一史識餘	西山日記	兒世說	明世說（焦竑）	南北朝新語	芙蓉鏡寓言	廣世說新語	唐世說	
魯迅	明清	X		X			X				X	X			X								
侯忠義	明清	X					X	X				X											
陳文新	明清	X					X	X			X												
蔡麗玲	晚明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寧稼雨	明清	X	X		X		X	X				X		X									
姚琪珠	明清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苗壯	明清	X					X	X				X						X		X			
官廷森	晚明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錢南秀	明清	X	X	X	X		X				X	X			X			X		X			
宋莉華	明清	X		X			X	X			X	X	X	X								X	X
王旭川	明清	X					X					X						X	X	X			
冷銀花	清																						
甄靜	明清	X	X	X			X	X			X	X			X			X					
毛香懿	明清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李麗	明清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賈占林	明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張雅涵	明清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作者	宋世說	明世說	古語林	智囊補	集世說	僧世說	玉劍尊聞	女世說(李清)	快園道古	明語林	南吳舊話錄	續世說	今世說	漢世說	明逸編	南北史摺華	南北朝世說	豪譜	宋艷	世說補
魯迅						X	X	X		X			X	X						
侯忠義							X	X		X			X	X						
陳文新							X	X		X			X	X				X	X	
蔡麗玲				X			X	X	X	X	X									
寧稼雨						X	X	X		X	X		X	X						
姚琪珠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苗壯							X	X		X			X	X						
官廷森				X			X	X	X	X	X									
錢南秀					X	X	X	X		X			X	X	X		X			
宋莉華	X	X	X		X		X	X		X			X		X		X			X
王旭川					X			X		X			X							
冷銀花							X	X		X	X		X	X		X		X	X	
甄靜							X	X		X			X	X						
毛香懿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李麗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賈占林	X	X			X															
張雅涵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附錄一：其他論著中採納過的世說體書目（二）：《世說新語》之支流

作者	處理年代	庭聞州世說	說鈴	女世說（嚴衡）	山棲志	吳中往哲記	續吳中往哲記	聞然堂類纂	智品	學古適用編	說儲說塵	說儲二集	古今譚概	耳新	雋區	十可篇	古今韻史	問奇類林	清賞錄
魯迅	明清		X																
侯忠義	明清			X															
陳文新	明清																		
蔡麗玲	晚明	X						X	X	X			X	X	X	X			
寧稼雨	明清																		
姚琪珠	明清	X	X	X															
苗壯	明清			X															
官廷森	晚明	X						X	X	X			X	X	X	X			
錢南秀	明清		X	X															
宋莉華	明清	X		X	X											副	X		副
王旭川	明清	X		X															
冷銀花	清			X															
甄靜	明清																		
毛香懿	明清	X	X	X				X	X	X			X	X	X	X			
李麗	明清	X	X	X	X						X						X		
賈占林	明					X	X				X	X		X				X	X
張雅涵	明清	X	X	X				X	X	X			X	X	X	X			

作者	燕都妓品	州乘餘聞	斯陶說林	說雋	問奇一齋	新世說
魯迅						X
侯忠義						
陳文新						
蔡麗玲						
寧稼雨						
姚琪珠			X			X
苗壯						X
官廷森						
錢南秀						
宋莉華						X
王旭川						X
冷銀花		X				X
甄靜						X
毛香懿			X			X
李麗						
賈占林	X			X	X	
張雅涵			X			X



附錄二：明清世說體門類一覽表¹

	書名	作者	門類（條目數量）
	世說新語 (1126)	劉義慶	1. 德行 (47) 2. 言語 (108) 3. 政事 (26) 4. 文學 (104) 5. 方正 (66) 6. 雅量 (42) 7. 識鑒 (28) 8. 賞譽 (156) 9. 品藻 (88) 10. 規箴 (27) 11. 捷悟 (7) 12. 夙惠 (7) 13. 豪爽 (13) 14. 容止 (39) 15. 自新 (2) 16. 企羨 (6) 17. 傷逝 (19) 18. 棲逸 (17) 19. 賢媛 (32) 20. 術解 (11) 21. 巧藝 (14) 22. 寵禮 (6) 23. 任誕 (54) 24. 簡傲 (17) 25. 排調 (65) 26. 輕詆 (33) 27. 假譎 (13) 28. 黜免 (9) 29. 儉嗇 (8) 30. 汰侈 (12) 31. 忿狷 (8) 32. 讒險 (4) 33. 尤悔 (17) 34. 紕漏 (8) 35. 惑溺 (5) 36. 仇隙 (8)
01	語林 (2782)	何良俊	1. 德行 (230) 2. 言語 (168) 3. 政事 (94) 4. 文學 (193) 5. 言志 (171) 6. 方正 (173) 7. 雅量 (92) 8. 識鑒 (98) 9. 賞譽 (236) 10. 品藻 (107) 11. 箴規 (102) 12. 棲逸 (105) 13. 捷悟 (20) 14. 博識 (31) 15. 豪爽 (34) 16. 夙慧 (38) 17. 賢媛 (23) 18. 容止 (58) 19. 自新 (10) 20. 術解 (49) 21. 巧藝 (21) 22. 企羨 (52) 23. 寵禮 (59) 24. 傷逝 (43) 25. 任誕 (83) 26. 簡傲 (75) 27. 排調 (138) 28. 輕詆 (89) 29. 假譎 (15) 30. 黜免 (22) 31. 儉嗇 (5) 32. 侈汰 (31) 33. 忿狷 (13) 34. 讒險 (11) 35. 尤悔 (13) 36. 紕漏 (40) 37. 惑溺 (31) 38. 仇隙 (9)
02	世說新語補 (376)	王世貞	1. 德行 (35) 2. 言語 (28) 3. 政事 (7) 4. 文學 (21) 5. 方正 (12) 6. 雅量 (23) 7. 識鑒 (11) 8. 賞譽 (24) 9. 品藻 (5) 10. 規箴 (13) 11. 捷悟 (5) 12. 夙惠 (6) 13. 豪爽 (8) 14. 容止 (10) 15. 自新 (1) 16. 企羨 (11) 17. 傷逝 (11) 18. 棲逸 (17) 19. 賢媛 (4) 20. 術解 (7) 21. 巧藝 (5) 22. 寵禮 (13) 23. 任誕 (22) 24. 簡傲 (17) 25. 排調 (13) 26. 輕詆 (16) 27. 假譎 (1) 28. 黜免 (2) 29. 儉嗇 (1) 30. 汰侈 (6) 31. 忿狷 (8) 32. 讒險 (1) 33. 尤悔 (2) 34. 紕漏 (3) 35. 惑溺 (6) 36. 仇隙 (1)

¹ 灰影代表該門類的條目數量為全書最高的前五個門類。粗體代表門類的名稱與《世說新語》的門類相同。

03	焦氏類林 (2496)	焦竑	1. 編纂 (13) 2. 君臣 (77) 3. 父子附賢母 (49) 4. 兄弟 (17) 5. 夫婦附令媛 (29) 6. 師友 (89) 7. 方正 (47) 8. 長厚 (25) 9. 清介 (36) 10. 雅量 (28) 11. 慎密 (14) 12. 儉約 (12) 13. 識鑒 (58) 14. 言語 (65) 15. 政事 (96) 16. 文學 (182) 17. 幹局 (34) 18. 賞譽 (82) 19. 品藻 (36) 20. 夙惠 (38) 21. 警悟 (8) 22. 豪爽 (38) 23. 任誕 (42) 24. 寵禮 (22) 25. 企羨 (17) 26. 仕宦 (68) 27. 棲逸 (89) 28. 遊覽 (27) 29. 傷逝 (18) 30. 術解 (49) 31. 書法 (39) 32. 巧藝 (34) 33. 兵策 (41) 34. 容止 (33) 35. 簡傲 (11) 36. 汰侈 (40) 37. 矜率 (31) 38. 詆毀 (14) 39. 排調 (23) 40. 假譎 (20) 41. 紕漏 (32) 42. 惑溺 (17) 43. 象緯 (36) 44. 形勝 (75) 45. 節序 (19) 46. 宮室 (13) 47. 冠服 (43) 48. 食品 (25) 49. 酒茗 (40) 50. 器具 (47) 51. 文具 (48) 52. 典籍 (17) 53. 聲樂 (33) 54. 熏燎 (13) 55. 攝養 (22) 56. 草木 (77) 57. 鳥獸 (103) 58. 仙宗 (45) 59. 釋部 (72)
04	初潭集 (2125)	李贄	夫婦 (169) : 1. 合婚 (22) 2. 幽婚 (3) 3. 喪偶 (6) 4. 妬婦 (9) 5. 才識 (23) 6. 言語 (16) 7. 文學 (11) 8. 賢夫 (28) 9. 賢婦 (12) 10. 勇夫 (7) 11. 俗夫 (20) 12. 苦海諸媪 (19) 13. 彼岸諸媪 (3) 父子 (154) : 14. 教子 (26) 15. 賢子 (35) 16. 孝子 (31) 17. 文子 (11) 18. 慧子 (35) 19. 貌子 (6) 20. 官子 (3) 21. 喪子 (9) 22. 泛子 (4) 23. 俗父 (4) 兄弟 (96) : 24. 上 (56)、下 (40) 師友 (1084) : 25. 儒教 (8) 26. 道教 (29) 27. 釋教 (32) 28. 聚書 (14) 29. 鈔書 (6) 30. 讀書 (22) 31. 著書 (21) 32. 六經子史 (29) 33. 為文 (53) 34. 博物 (25) 35. 談學 (23) 36. 音樂 (38) 37. 藝術 (52) 38. 畫畫 (49) 39. 清言 (51) 40. 嘲笑 (61) 41. 山水 (43) 42. 隱逸 (39) 43. 湯社 (7) 44. 酒人 (40) 45. 達者 (38) 46. 豪客 (74) 47. 論人 (96)

			<p>48. 知人 (19) 49. 鄙人 (11) 50. 智人 (15) 51. 知己 (16) 52. 相思 (4) 53. 哀死 (17) 54. 推賢 (33) 55. 規正 (14) 56. 篤義 (18) 57. 交難 (8) 58. 學道 (14) 59. 道學 (22) 60. 會說 (6) 61. 令色 (16) 62. 少年 (25) 63. 標榜 (7) 64. 詆毀 (8) 65. 易離 (6)</p> <p>君臣 (622) :</p> <p>66. 聖君 (20) 67. 聖臣 (6) 68. 賢君 (19) 69. 賢臣 (21) 70. 明君 (3) 71. 忠臣 (14) 72. 正臣 (42) 73. 清臣 (4) 74. 能文之臣 (13) 75. 能言之臣 (88) 76. 英君 (7) 77. 能臣 (17) 78. 暴君 (2) 79. 諍臣 (21) 80. 癡臣 (16) 81. 昏君 (2) 82. 哲臣 (13) 83. 愚臣 (13) 84. 縱君 (8) 85. 侈臣 (35) 86. 貌臣 (12) 87. 譎主 (5) 88. 奸臣 (7) 89. 庸君 (11) 90. 強臣 (10) 91. 銓選諸臣 (39) 92. 牧民諸臣 (70) 93. 將臣 (36) 94. 相臣 (20) 95. 賢相 (26) 96. 才相 (11) 97. 廉勤相 (4) 98. 畏慎相 (7)</p>
05	賢奕編 (445)	劉元卿	<p>1. 懷古 (22) 2. 廉淡 (25) 3. 德器 (24) 4. 方正 (18) 5. 證學 (11) 6. 敘倫 (15) 7. 家閑 (20) 8. 官政 (32) 9. 廣仁 (13) 10. 幹局 (15) 11. 達命 (14) 12. 仙釋 (24) 13. 觀物 (23) 14. 警喻 (29) 15. 應諧 (38) 16. 志怪 (9) 17. 間抄上/下 (29/84 = 113)</p>
06	皇明世說新 語 (1421)	李紹文	<p>1. 德行 (116) 2. 言語上/下 (62+57 = 119) 3. 文學 (78) 4. 政事 (46) 5. 方正 (89) 6. 雅量 (53) 7. 識鑒 (42) 8. 賞譽 (62) 9. 品藻 (36) 10. 規箴 (76) 11. 捷悟 (31) 12. 夙惠 (30) 13. 豪爽 (44) 14. 容止 (21) 15. 自新 (6) 16. 企羨 (16) 17. 傷逝 (30) 18. 棲逸 (38) 19. 賢媛 (25) 20. 術解 (31) 21. 巧藝 (38) 22. 寵禮 (29) 23. 任誕 (45) 24. 簡傲 (32) 25. 排調 (82) 26. 輕詆 (50) 27. 假譎 (25) 28. 黜免 (9) 29. 儉嗇 (7) 30. 汰侈 (10) 31. 忿狷 (13) 32. 讒險 (18) 33. 尤悔 (14) 34. 紕漏 (33) 35. 惑溺 (18) 36. 仇隙 (9)</p>
07	舌華錄 (1037)	曹臣	<p>1. 慧語 (96) 2. 名語 (64) 3. 豪語 (43) 4. 狂語 (49) 5. 傲語 (21) 6. 冷語 (69) 7. 諧語 (86) 8. 謔語 (108) 9. 清語 (46) 10. 韻語 (80) 11. 俊語 (50) 12. 諷語 (40)</p>

			13. 譏語 (85) 14. 憤語 (28) 15. 辯語 (35) 16. 穎語 (41) 17. 澆語 (69) 18. 淒語 (27)
08	益智編 (1825)	孫能傳	01. 帝王 (82) : 1. 全君 (9) 2. 定策 (13) 3. 翼儲 (32) [附易儲*1] 4. 宗藩 (27) 02. 宮掖 (45) : 5. 后妃 (19) [附公主*1] 6. 外戚 (8) 7. 闈寺 (17) 03. 政事 (133) : 8. 用人 (13) 9. 爵賞 (14) 10. 政術 (12) 11. 治體 (14) 12. 革俗 (21) 13. 止訛 (10) 14. 弭盜 (20) 15. 破妖妄 (29) 04. 職官 (86) : 16. 宰相 (22) 17. 臺諫 (4) 18. 監司 (8) 19. 守令 (23) 20. 學職 (3) 21. 守官 (9) 22. 馭胥史 (17) 05. 財賦 (127) : 23. 理財 (14) 24. 賦役 (14) 25. 錢鈔 (9) 26. 鹽筴 (7) 27. 倉儲 (18) 28. 漕輓 (12) 29. 救荒 (41) 30. 撫流移 (7) 31. 遺棄小兒 (2) 32. 捕蝗 (3) 06. 兵戎 (543) : 33. 將帥 (22) 34. 節鎮 (11) 35. 戎伍 (15) 36. 籌策 (20) 37. 料敵 (39) 38. 設間 (41) 39. 戰略上/下 (44+63=107) 40. 招撫 (15) 41. 攻取 (32) 42. 守禦 (55) 43. 定亂 (52) 44. 制叛逆 (32) 45. 待降附 (33) 46. 安反側 (21) 47. 鎮人心 (48) 07. 刑獄 (229) : 48. 刑法 (28) 49. 讞議 (21) 50. 折獄上/下 (88+55=143) 51. 迹盜 (37) 08. 說詞 (149) : 52. 奉使 (30) 53. 對來使 (15) 54. 盟會 (6) 55. 善說 (8) 56. 善諫 (43) 57. 諧諷 (20) 58. 辯才 (27) 09. 人事 (232) :

			<p>59.知人 (32) 60.料事 (43) 61.蚤慧 (14) 62.幹辦 (26) 63.博物 (35) 64.危疑 (37) 65.急難 (26) 66.處權倖 (19)</p> <p>10. 邊塞 (74) : 67.安邊 (24) 68.馭夷 (50)</p> <p>11. 工作 (98) : 69.營造 (14) 70.城池 (21) 71.河渠 (14) 72.舟梁 (18) 73.器仗 (31)</p> <p>12. 雜俎: 74.雜事 (27)</p>
09	邇訓 (665)	方學漸	<p>1. 孝思 (40) 2. 忠讜 (17) 3. 友恭 (15) 4. 刑家 (6) 5. 師範 (16) 6. 交誼 (17) 7. 正直 (24) 8. 殉義 (16) 9. 烈女 (19) 10. 貞節 (25) 11. 循良 (37) 12. 廉靖 (25) 13. 教化 (14) 14. 精敏 (13) 15. 威明 (9) 16. 才略 (9) 17. 鞠訊 (10) 18. 禮賢 (12) 19. 訓族 (14) 20. 砥行 (8) 21. 清修 (27) 22. 儉約 (6) 23. 雅量 (12) 24. 陰德 (11) 25. 賑賚 (14) 26. 文學 (36) 27. 武備 (27) 28. 智鑑 (8) 29. 憤發 (11) 30. 說辭 (9) 31. 賞譽 (24) 32. 任達 (16) 33. 遊覽 (22) 34. 辭榮 (10) 35. 幽棲 (12) 36. 淑媛 (16) 37. 童穎 (9) 38. 格神 (10) 39. 攝生 (7) 40. 方伎 (11) 41. 幻異 (21)</p>
10	清言 (587)	鄭仲夔	<p>1. 德行 (37) 2. 言語上/下 (17+22=39) 3. 政事 (19) 4. 文學上/下 (15+28=43) 5. 方正 (30) 6. 雅量 (20) 7. 識鑒 (19) 8. 賞譽上/下 (19+30=49) 9. 品藻 (14) 10. 規箴 (10) 11. 捷悟 (4) 12. 夙惠 (17) 13. 豪爽 (30) 14. 容止 (15) 15. 自新 (2) 16. 企羨 (12) 17. 傷逝 (9) 18. 棲逸 (15) 19. 賢媛 (9) 20. 術解 (13) 21. 巧藝 (13) 22. 寵禮 (9) 23. 任誕 (20) 24. 簡傲 (15) 25. 排調上/下 (18+15=33) 26. 輕詆 (19) 27. 假譎 (6) 28. 黜免 (6) 29. 儉嗇 (4) 30. 汰侈 (10) 31. 忿狷 (9) 32. 讒險 (4) 33. 尤悔 (6) 34. 紕漏 (12) 35. 惑溺 (10) 36. 仇隙 (5)</p>
11	玉堂叢語 (855)	焦竑	<p>1. 行誼 (48) 2. 文學 (42) 3. 言語 (9) 4. 政事 (50) 5. 銓選 (12) 6. 籌策 (26)</p>

			<p>7. 召對 (8) 8. 講讀 (12) 9. 寵遇 (40)</p> <p>10. 禮樂 (16) 11. 薦舉 (16) 12. 獻替 (40)</p> <p>13. 侃直 (18) 14. 纂修 (17) 15. 調護 (15)</p> <p>16. 忠節 (18) 17. 識鑒 (29) 18. 方正 (29)</p> <p>19. 廉介 (25) 20. 義概 (13) 21. 器量 (21)</p> <p>22. 長厚 (8) 23. 退讓 (14) 24. 慎密 (5)</p> <p>25. 敏悟 (2) 26. 出處 (4) 27. 師友 (24)</p> <p>28. 品藻 (9) 29. 事例 (33) 30. 科試 (21)</p> <p>31. 科目 (34) 32. 容止 (7) 33. 賞譽 (12)</p> <p>34. 企羨 (11) 35. 恬適 (13) 36. 規諷 (10)</p> <p>37. 豪爽 (4) 38. 任誕 (13) 39. 夙惠 (15)</p> <p>40. 遊覽 (5) 41. 術解 (11) 42. 巧藝 (9)</p> <p>43. 傷逝 (4) 44. 志異 (14) 45. 簡傲 (2)</p> <p>46. 諧謔 (24) 47. 儉嗇 (3) 48. 侈汰 (2)</p> <p>49. 險譎 (3) 50. 忿狷 (3) 51. 刺毀 (6)</p> <p>52. 紕漏 (18) 53. 惑溺 (3) 54. 仇隙 (5)</p>
12	琅嬛史唾 (3266)	徐象梅	<p>1. 帝符 (55) 2. 后瑞 (21) 3. 王仁 (17)</p> <p>4. 霸蹟 (26) 5. 辟王上/下 (47+46=93)</p> <p>6. 喆輔上/下 (43+32=75)</p> <p>7. 吏治上/中/下 (43+45+10=98)</p> <p>8. 將略上/下 (21+32=53) 9. 清貞 (57)</p> <p>10. 貪穢 (18) 11. 孝敬 (45) 12. 友愛 (20)</p> <p>13. 精感 (8) 14. 冥通 (34) 15. 顯諍 (24)</p> <p>16. 隱諭 (24) 17. 高隱 (44) 18. 巧宦 (17)</p> <p>19. 獨行 (41) 20. 兼才 (缺) 21. 忠節 (11)</p> <p>22. 義俠 (17) 23. 德望 (14) 24. 雄武 (19)</p> <p>25. 石交 (20) 26. 清辯 (26) 27. 度量 (22)</p> <p>28. 志氣 (34) 29. 寵禮 (30)</p> <p>30. 企羨上/下 (25+21=46)</p> <p>31. 豪爽上/下 (21+23=44) 32. 曠達 (16)</p> <p>33. 恬裕上/下 (25+19=44) 34. 躁競 (10)</p> <p>35. 嚴峻上/下 (34+40=74) 36. 卑諂 (8)</p> <p>37. 薦拔 (15) 38. 讒忌 (14) 39. 識體 (23)</p> <p>40. 見機 (11) 41. 敏捷 (32)</p> <p>42. 遲鈍/澀 (內文) (14)</p> <p>43. 藻鑒 (28) 44. 賞譽 (60) 45. 品目 (48)</p> <p>46. 標置 (24) 47. 勤學上/下 (37+30=67)</p> <p>48. 藏書 (15) 49. 明經 (33) 50. 博物 (27)</p> <p>51. 文章 (29) 52. 詩賦 (37) 53. 著作 (36)</p> <p>54. 教授 (13) 55. 夙慧 (29) 56. 偏知 (14)</p> <p>57. 闇解 (14) 58. 冥悟 (9)</p> <p>59. 容止 (15) 附醜 (7) 60. 談論 (18) 附訥 (5)</p> <p>61. 雅尚 (59) 62. 辟嗜 (36) 63. 潔癖 (8)</p>

			<p>64. 酒神 (15) 65. 戰茗 (13) 66. 鬪香 (24) 67. 食章 (11) 68. 釀法 (21) 69. 譽兒 (10) 70. 哭世 (10) 71. 法書上/中/下 (43+44+40=127) 72. 名畫上/下 (36+32=68) 73. 神射 (23) 附彈 (0) 74. 巧藝 (23) 75. 音樂 (30) 76. 歌舞 (26) 77. 幽蹤 (35) 78. 逸響 (13) 79. 登涉 (10) 80. 樵漁 (8) 81. 任誕 (15) 82. 率真 (16) 83. 不情 (17) 84. 無賴 (11) 85. 通脫 (14) 86. 簡傲 (15) 87. 家法 (29) 88. 國滛 (31) 89. 沈酣 (25) 90. 惑溺 (11) 91. 汰侈 (45) 92. 儉嗇 (20) 93. 吊古 (10) 94. 傷逝 (14) 95. 好事 (26) 96. 餽非 (6) 97. 強識 (17) 98. 幹理 (17) 99. 糾彈 (9) 100. 遷謫 (19) 101. 折節 (5) 102. 乞休 (8) 103. 恪共 (7) 104. 忿狷 (11) 105. 輕薄 (20) 106. 殘酷 (17) 107. 嘲謔 (45) 108. 排調 (13) 109. 尤悔 (13) 110. 箴規 (20) 111. 紕漏 (30) 112. 詭異 (5) 113. 權譎 (11) 114. 庸劣 (11) 115. 奇疾 (7) 116. 異產 (15) 117. 姤婦 (17) 118. 名姬 (19) 119. 格言 (43) 120. 韻語 (22) 121. 美男 (16) 122. 殊質 (37) 123. 冶妝 (10) 124. 寶飾 (20) 125. 吉憑 (14) 126. 殃懲 (34) 127. 道術 (52) 128. 禪喜 (24) 129. 靈畜 (12) 130. 壬人 (6)</p>
13	霞外塵談 (395)	周應治	<p>1. 霞想 (19) 2. 鴻冥 (29) 3. 恬尚 (34) 4. 曠覽 (28) 5. 幽賞 (49) 6. 清鑒 (71) 7. 達生 (45) 8. 博雅 (37) 9. 寄因 (55) 10. 感適 (28)</p>
14	廿一史識餘 (3770)	張墉	<p>1. 父子 (52) 附母 (48) 2. 君臣 (53) 3. 兄弟 (40) 附女兒 (14) 4. 夫婦 (39) 附賢媛 (15) 5. 師友 (60) 6. 長厚 (60) 附寬恕 (5) 7. 清介 (51) 8. 識鑒 (69) 9. 雅量 (41) 10. 慎審 (24) 11. 方正 (80) 附矯激 (7) 12. 言語 (70) 附便給 (10) 13. 規箴 (98) 附懇訐 (9) 14. 品藻 (46) 15. 賞譽 (71) 16. 政事上/下 (69+89=158) 17. 幹局 (79) 18. 拳勇 (49) 19. 兵策 (84) 20. 文學上 (經史 31、著作 28、耽學 39、博辯 25) /下 (強記 14、敏捷 6、歆賞 20) (163) 21. 藝術上 (禮 22、樂 65) /下 (射 17、御 1、書 44、數 31、鑿 20、相 7、術 6、機巧 16) (227)</p>

			<p>22. 機警 (44) 附自新 (5) 23. 豪爽 (41) 24. 俠烈 (26) 25. 寵禮 (57) 26. 企羨 (41) 27. 排調 (89) 28. 容止 (70) 29. 夙慧 (55) 30. 棲逸 (89) 31. 止足 (41) 附黜免 (23) 32. 傷逝 (45) 33. 簡傲 (28) 34. 任誕 (76) 35. 矜率 (44) 36. 尤悔 (45) 37. 吝嗇 (19) 38. 侈汰 (29) 39. 惑溺 (56) 40. 詭譎 (33) 41. 紕繆 (34) 42. 詆毀 (74) 43. 仇隙 (21) 44. 忿戾 (29) 45. 俗佞 (33) 46. 痴頑 (29) 47. 猜險 (39) 48. 貪穢 (29) 49. 殘忍 (56) 50. 鄙暗 (38) 51. 玄跡 (33) 52. 梵塵 (55) 53. 異域 (95) 54. 闍寺 (45) 55. 象緯附占驗 (105) 56. 形勢 (41) 附遊覽 (27) 57. 草木 (44) 58. 鳥獸 (115) 59. 補遺上/中/下 (84+115+114=313)</p>
15	西山日記 (591)	丁元薦	<p>1. 日課 (60) 2. 英斷 (5) 3. 相業 (19) 4. 延攬 (8) 5. 才略 (42) 6. 深心 (8) 7. 名將 (8) 8. 循良 (10) 9. 法吏 (10) 10. 守死 (刻本節烈) (2) 11. 忠義 (11) 12. 直節 (24) 13. 器識 (15) 14. 神識 (9) 15. 古道 (41) 16. 文學 (16) 17. 師模 (21) 18. 庭訓 (15) 19. 正學 (15) 20. 孝友 (27) 21. 篤行 (6) 22. 持正 (21) 23. 德量 (33) 24. 友義 (15) 25. 清脩 (21) 26. 恬退 (6) 27. 高隱 (11) 28. 格言 (28) 29. 正論 (11) 30. 清議 (6) 31. 義俠 (9) 32. 母範 (7) 33. 賢媛 (7) 34. 耆壽 (8) 35. 清賞 (3) 36. 鎮壓 (1) 37. 詼諧 (11) 38. 因果 (6) 39. 天數 (5) 40. 方術 (5) 41. 五箴 (5)</p>
16	兒世說 (77)	趙瑜	<p>1. 屬對 (4) 2. 言語 (4) 3. 排調 (3) 4. 文學 (12) 5. 疆記 (6) 6. 至性 (11) 7. 膽識 (4) 8. 自新 (1) 9. 恬裕 (4) 10. 方正 (3) 11. 師友 (2) 12. 言志 (6) 13. 賞譽 (6) 14. 異徵 (5) 15. 豪豪 (3) 16. 將畧 (2) 17. 紕漏 (1)</p>
17	南北朝新語 (2300)	林茂桂	<p>1. 孝友 (38) 2. 烈義 (20) 3. 嚴正 (33) 4. 鯁直 (91) 5. 清介 (81) 6. 恬潔 (36) 7. 雅量 (26) 8. 謙慎 (36) 9. 規箴 (51) 10. 棲隱 (26) 11. 料事 (16) 12. 見敗 (40) 13. 圖新 (10) 14. 賢媛附妬婦 (23) 15. 陰德 (7) 16. 品鑒 (102) 17. 標譽 (151) 18. 學問 (53) 19. 作述 (56) 20. 清言 (17) 21. 玄解 (43) 22. 機警 (48) 23. 夙惠 (28)</p>

			<p>24. 捷對 (79) 25. 命名 (21) 26. 書法 (10) 27. 姿儀附醜陋 (11) 28. 遊覽 (14) 29. 交遊 (5) 30. 酒食 (30) 31. 巧藝 (66) 32. 宮闈 (54) 33. 恩寵 (86) 34. 除爵 (11) 35. 政跡 (54) 36. 才略 (37) 37. 豪爽 (41) 38. 鎮定 (19) 39. 薦引 (18) 40. 報酬 (26) 41. 膂力 (46) 42. 佞幸 (18) 43. 黜免 (12) 44. 赦宥 (4) 45. 懲戒 (25) 46. 悔恨 (18) 47. 死徙 (28) 48. 儉嗇 (14) 49. 汰侈 (13) 50. 狎侮 (15) 51. 誕傲 (57) 52. 險譎 (16) 53. 忿悁 (37) 54. 仇隙 (18) 55. 嘲詆 (117) 56. 紕繆 (36) 57. 痴呆 (24) 58. 黷貨 (32) 59. 徵兆 (68) 60. 傷逝 (37) 61. 異跡 (50) 62. 古物 (1)</p>
18	芙蓉鏡寓言 (1358)	江東偉	<p>1. 德行 (73) 2. 言語 (154) 3. 政事 (59) 4. 文學 (51) 5. 方正 (54) 6. 雅量 (37) 7. 識鑒 (54) 8. 賞譽 (90) 9. 品藻 (20) 10. 規箴 (62) 11. 捷悟 (16) 12. 夙惠 (35) 13. 豪爽 (51) 14. 容止 (20) 15. 自新 (7) 16. 企羨 (6) 17. 傷逝 (22) 18. 棲逸 (42) 19. 賢媛 (23) 20. 術解 (31) 21. 巧藝 (20) 22. 寵禮 (17) 23. 任誕 (45) 24. 簡傲 (21) 25. 排調 (54) 26. 輕詆 (48) 27. 假譎 (20) 28. 黜免 (8) 29. 儉嗇 (11) 30. 汰侈 (33) 31. 忿狷 (15) 32. 讒險 (17) 33. 尤悔 (17) 34. 紕漏 (87) 35. 惑溺 (30) 36. 仇隙 (8)</p>
19	智囊補 (1171)	馮夢龍	<p>上智部 (225) : 1. 見大 (59) 2. 遠猶 (64) 3. 通簡 (33+21=59) 4. 迎刃 (31+17=48) 明智部 (186) : 5. 知幾 (49) 6. 億中 (38) 7. 剖疑 (34) 8. 經務 (35+30=65) 察智部 (110) : 9. 得情 (49) 10. 詰姦 (61) 膽智部 (043) : 11. 威克 (21) 12. 識斷 (22) 捷智部 (137) : 13. 靈變 (48) 14. 應卒 (24) 15. 敏悟 (61+4=65) 術智部 (104) : 16. 委蛇 (21) 17. 謬數 (41) 18. 權奇 (42) 語智部 (054) : 19. 辯才 (18) 20. 善言 (31+5=36) 兵智部 (151) : 21. 不戰 (17) 22. 制勝 (34) 23. 詭道 (47) 24. 武案 (53) 閨智部 (080) : 25. 賢哲 (43) 26. 雄略 (37) 雜智部 (081) : 27. 狡黠 (49) 28. 小慧 (32)</p>

			補遺的部分以【+X】的方式列舉出來
20	昨非庵日纂 (2513)	鄭瑄	1. 宦澤 (152) 2. 冰操 (137) 3. 種德 (133) 4. 敦本 (102) 5. 詒謀 (122) 6. 坦游 (145) 7. 頤真 (131) 8. 靜觀 (205) 9. 惜福 (123) 10. 汪度 (152) 11. 廣慈 (108) 12. 口德 (116) 13. 內省 (182) 14. 守雌 (158) 15. 解紛 (98) 16. 悔過 (80) 17. 方便 (101) 18. 徑地 (52) 19. 韜穎 (123) 20. 冥果 (93)
21	祝氏事偶 (2058)	祝彥	1. 德行 (296) 2. 言語 (41) 3. 政事 (84) 4. 文學 (116) 5. 方正 (40) 6. 雅量 (91) 7. 識鑒 (22) 8. 賞譽 (40) 9. 品藻 (47) 10. 規箴 (7) 11. 捷悟 (5) 12. 夙惠 (44) 13. 豪爽 (31) 14. 容止 (11) 15. 自新 (10) 16. 企羨 (26) 17. 傷逝 (2) 18. 棲逸 (27) 19. 賢媛 (32) 20. 術解 (96) 21. 巧藝 (43) 22. 寵禮 (40) 23. 任誕 (7) 24. 簡傲 (10) 25. 排調 (32) 26. 輕詆 (15) 27. 假譎 (47) 28. 黜免 (5) 29. 儉嗇 (2) 30. 汰侈 (15) 31. 忿狷 (8) 32. 讒險 (9) 33. 尤悔 (11) 34. 紕漏 (42) 35. 惑溺 (36) 36. 仇隙 (13) 37. 天部 (32) 38. 地部 (62) 39. 人部 (433) 40. 物部 (128)
22	玉光劍氣集 ² (3614)	張怡	1. 帝治* (95) 2. 臣謨 (163) 3. 法象 (101) 4. 國是 (103) 5. 敢諫 (65) 6. 忠節 (277) 7. 吏治 (150) 8. 武功 (75) 9. 識見 ³ (66) 10. 方正 (195) 11. 清介 (107) 12. 才能 (87) 13. 理學附勤學 (128) 14. 孝友 (153) 15. 德量 (134) 16. 義士 (79) 17. 豪爽 (78) 18. 高人 (105) 19. 藝苑 (156) 20. 著述 (29) 21. 幼慧 (44) 22. 技術 (50) 23. 詩話 (180) 24. 嘉言 (148) 25. 俳諧 (124) 26. 玄釋 (105) 27. 列女 (139) 28. 徵異 (109) 29. 類物 (116) 30. 雜記 (112) 31. 懲戒 (141)

² 此書的門類甚為混亂。王文燾編次之時，分為三十類，按謝國楨的觀察，「原篇本有雜記二字，反未能入目，如此編法，恐已非原書的舊樣了。」《江浙訪書記》，頁99。現根據中華書局的版本進行統計。

³ 王文燾的版本作〈識鑒〉。

23	玉劍尊聞 (650)	梁維樞	1. 德行 (54) 2. 言語 (13) 3. 政事 (42) 4. 文學 (80) 5. 方正 (46) 6. 雅量 (16) 7. 識鑒 (24) 8. 賞譽 (30) 9. 品藻 (42) 10. 規箴 (39) 11. 夙惠 (10) 12. 豪爽 (9) 13. 容止 (9) 14. 企羨 (4) 15. 傷逝 (6) 16. 棲逸 (6) 17. 賢媛 (14) 18. 術解 (10) 19. 巧藝 (28) 20. 寵禮 (7) 21. 任誕 (26) 22. 簡傲 (15) 23. 排調 (38) 24. 輕詆 (10) 25. 假譎 (11) 26. 黜免 (1) 27. 儉嗇 (2) 28. 汰侈 (6) 29. 忿狷 (19) 30. 讒險 (1) 31. 尤悔 (8) 32. 紕漏 (9) 33. 惑溺 (4) 34. 仇隙 (11) 35. 捷悟 (0) 36. 自新 (0)
24	快園道古 ⁴ (830)	張岱	1. 盛德部 (80) 2. 學問部 (49) 3. 經濟部 (49) 4. 言語部 (140) 5. 夙慧部 (29) 6. 機變部 (11*) 7. 志節部 (15*) 8. 識見部 (38*) 9. 品藻部 (25*) 10. 任誕部 (13*) 11. 偶隲部 (2*) 12. 小慧部 (150) 13. 隱佚部 (20) 14. 戲謔部 (110) 15. 笑談部 (99) 16. 志怪部 (缺) 17. 鬼神部 (缺) 18. 紕漏部 (缺) 19. 詭譎部 (缺) 20. 博物部 (缺)
25	明語林 (961)	吳肅公	1. 德行上/下 (61/41=102) 2. 言語 (21) 3. 政事 (31) 4. 文學 (38) 5. 言志 (38) 6. 方正 (55) 7. 雅量 (33) 8. 識鑒 (48) 9. 賞譽 (43) 10. 品藻 (31) 11. 箴規 (32) 12. 棲逸 (54) 13. 捷悟 (7) 14. 博識 (9) 15. 豪爽 (32) 16. 夙惠 (25) 17. 賢媛 (16) 18. 容止 (44) 19. 自新 (8) 20. 術解 (15) 21. 巧藝 (18) 22. 企羨 (36) 23. 寵禮 (26) 24. 傷逝 (17) 25. 任誕 (19) 26. 簡傲 (18) 27. 排調 (20) 28. 輕詆 (5) 29. 假譎 (9) 30. 黜免 (6) 31. 儉嗇 (8) 32. 侈汰 (12) 33. 忿狷 (12) 34. 讒險 (12) 35. 尤悔 (15) 36. 紕陋 (20) 37. 惑溺 (12) 38. 仇隙 (14)
26	南吳舊話錄 (1093)	李廷昱	1. 孝友 (70) 2. 忠義 (44) 3. 政績 (46) 4. 才筆 (28) 5. 儉素 (36) 6. 廉介 (99)

⁴ 數字後加上*號代表該門的統計出自權儒學的輯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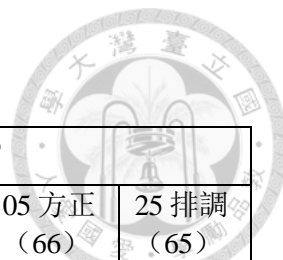
			7. 謙厚 (33) 8. 恬退 (36) 9. 陰德 (38) 10. 雅量 (42) 11. 規諷 (75) 12. 敬禮 (23) 13. 任誕 (40) 14. 閒逸 (53) 15. 夙惠 (38) 16. 遊藝 (27) 17. 賞譽 (60) 18. 諧謔 (59) 19. 曠達 (40) 20. 感憤 (52) 21. 寄托 (23) 22. 豪邁 (42) 23. 名社 (19) 24. 閨彥 (70)
27	女世說 ⁵ (314)	李清	1. 淑德 (33) 2. 仁孝 (27) 3. 能哲 (52) 4. 節義 (44) 5. 儒雅 (19) 6. 雋才 (45) 7. 毅勇 (36) 8. 雅量 (11) 9. 俊邁 (11) 10. 高尚 (14) 11. 識鑒 (22) 12. 通辯 (缺) 13. 規誨 (缺) 14. 穎慧 (缺) 15. 容聲 (缺) 16. 藝巧 (缺) 17. 緣合 (缺) 18. 情深 (缺) 19. 企羨 (缺) 20. 悼感 (缺) 21. 眷惜 (缺) 22. 寵嬖 (缺) 23. 尤悔 (缺) 24. 乖妒 (缺) 25. 蠱媚 (缺) 26. 侈汰 (缺) 27. 忿狷 (缺) 28. 紕謬 (缺) 29. 狡險 (缺) 30. 徵異 (缺) 31. 幽感 (缺)
28	今世說 (447)	王晫	1. 德行 (40) 2. 言語 (31) 3. 政事 (16) 4. 文學 (47) 5. 方正 (11) 6. 雅量 (21) 7. 識鑒 (8) 8. 賞譽 (38) 9. 品藻 (24) 10. 規箴 (5) 11. 捷悟 (5) 12. 夙惠 (13) 13. 豪爽 (27) 14. 容止 (18) 15. 企羨 (19) 16. 傷逝 (11) 17. 棲逸 (13) 18. 賢媛 (5) 19. 術解 (5) 20. 巧藝 (12) 21. 寵禮 (3) 22. 任誕 (13) 23. 簡傲 (12) 24. 排調 (12) 25. 輕詆 (11) 26. 假譎 (3) 27. 汰侈 (1) 28. 忿狷 (5) 29. 尤悔 (2) 30. 惑溺 (16)
29	漢世說 ⁶ (92)	章撫功	1. 德行 (缺) 2. 言語 (缺) 3. 政事 (缺) 4. 文學 (缺) 5. 方正 (缺) 6. 雅量 (缺) 7. 識鑒 (缺) 8. 賞譽 (缺) 9. 品藻 (45) 10. 清介 (缺) 11. 才智 (缺) 12. 英氣 (缺) 13. 義烈 (缺) 14. 寵禮 (缺) *18. 任誕 (32) 附遊覽 1 則* 19. 棲逸 (14) *21. 排調 (26) * 31. 紕漏 (19) *

⁵ 根據寧及錢南秀在 'Milk and Scent: Works about women in the SHISHUO XINYU Genre', in "Nan Nü :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中所附錄的資料。寧稼雨的《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謂此書共有 34 門，但列舉出來的僅 31 門。甄靜《明清時期現存「世說體」小說概況》提到有 37 門，但列舉出來的類目與寧氏全同。

⁶ 按推測為一卷一目，因此按卷數定目次。

30	豪譜 (134)	高承勛	<p>1. 義豪 (4) 2. 誼豪 (7) 3. 才豪 (3) 4. 氣豪 (6) 5. 談豪 (7) 6. 辨豪 (5) 7. 狂豪 (8) 8. 奇豪 (5) 9. 俠豪 (7) 10. 態豪 (5) 11. 儒豪 (4) 12. 文豪 (9) 13. 書豪 (6) 14. 筆豪 (5) 15. 繪豪 (4) 16. 吟豪 (4) 17. 飲豪 (10) 18. 隱豪 (4) 19. 閨豪 (12) 20. 童豪 (3) 21. 市豪 (1) 22. 賊豪 (3) 23. 色豪 (5) 24. 奢豪 (7)</p>
31	宋艷 (533)	徐士鑾	<p>1. 端方 (14) 2. 德義 (17) 3. 耿直 (10) 4. 警悟 (3) 5. 慙悔 (5) 6. 遏絕 (5) 7. 瑕類 (9) 8. 閒隙 (10) 9. 懊惱 (5) 10. 窘辱 (5) 11. 苦累 (15) 12. 患害 (20) 13. 忿激 (2) 14. 矜詡 (8) 15. 逸豫 (24) 16. 紕繆 (21) 17. 詭譎 (5) 18. 狹邪 (47) 19. 佻薄 (8) 20. 狂妄 (10) 21. 卑汙 (12) 22. 狎暱 (31) 23. 嬉戲 (17) 24. 譏誚 (14) 25. 愛慕 (26) 26. 感感 (27) 27. 惑溺 (15) 28. 侈縱 (13) 29. 僭竊 (5) 30. 殘暴 (6) 31. 覆亡 (13) 32. 果報 (15) 33. 奇異 (32) 34. 駁辨 (13) 35. 傳會 (7) 36. 叢襍 (44)</p>

附錄三：明清世說體條文數量統計¹



	書名（門類總數）	排序、門類（條文數目）					
	世說新語（36）	08 賞譽 （156）	02 言語 （108）	04 文學 （104）	09 品藻 （88）	05 方正 （66）	25 排調 （65）
01	語林（38）	09 賞譽 （234）	01 德行 （223）	04 文學 （191）	06 方正 （173）	02 言語 （166）	05 言志 （165）
02	世說新語補（36）	01 德行 （35）	02 言語 （28）	08 賞譽 （24）	06 雅量 （26）	23 任誕 （22）	04 文學 （21）
03	焦氏類林（59）	16 文學 （182）	57 鳥獸 （103）	15 政事 （96）	27 棲逸 （89）	06 師友 （89）	
04	初潭集（98）	47 論人 （96）	75 能言之臣 （88）	46 豪客 （74）	92 牧民諸臣 （70）	40 嘲笑 （61）	
05	賢奕編（17）	17 閒抄 （113）	15 應諧 （38）	08 官政 （32）	14 警喻 （29）	02 廉淡 （25）	03 德器 （24）
06	皇明世說新語 （36）	02 言語 （119）	01 德行 （116）	05 方正 （89）	25 排調 （82）	03 文學 （78）	10 規箴 （76）
07	舌華錄（18）	08 諺語 （108）	01 慧語 （96）	07 諧語 （86）	13 譏語 （85）	10 韻語 （80）	
08	益智編（74）	50 折獄 （143）	39 戰略 （107）	42 守禦 （55）	43 定亂 （52）	68 馭夷 （50）	
09	邇訓（41）	01 孝思 （40）	11 循良 （37）	26 文學 （36）	21 清修 （27）	27 武備 （27）	
10	清言（36）	08 賞譽 （49）	04 文學 （43）	02 言語 （39）	01 德行 （37）	25 排調 （33）	
11	玉堂叢語（54）	04 政事 （50）	01 行誼 （48）	02 文學 （42）	09 寵遇 （40）	12 獻替 （40）	
12	琅嬛史唾（130）	71 法書 （127）	07 吏治 （98）	05 辟王 （93）	06 詰輔 （75）	35 嚴峻 （74）	
13	霞外塵談（10）	06 清鑒 （71）	09 寄因 （55）	05 幽賞 （49）	07 達生 （45）	03 恬尚 （34）	
14	廿一史識餘（59）	59 補遺 （313）	21 藝術 （227）	20 文學 （163）	16 政事 （158）	58 鳥獸 （115）	13 規箴 附蕙訃 （107）
15	西山日記（41）	01 日課 （60）	05 才略 （42）	15 古道 （41）	08 德量 （33）	13 格言 （28）	05 孝友 （27）
16	兒世說（17）	04 文學 （12）	06 至性 （11）	05 疆記 （6）	12 言志 （6）	13 賞譽 （6）	14 異徵 （5）
17	南北朝新語（62）	17 標譽 （151）	55 嘲詆 （117）	16 品鑒 （102）	04 鯁直 （91）	33 恩寵 （86）	
18	芙蓉鏡寓言（36）	02 言語 （154）	08 賞譽 （90）	34 紕漏 （87）	01 德行 （73）	10 規箴 （62）	

¹ 本整理以各書收錄的條文數量最高的五個門類為主。假如有些數字非常相近，也納入排名第六高的門類，以資參考

19	智囊補 (28)	08 經務 (65)	15 敏悟 (65)	02 遠猶 (64)	10 詰姦 (61)	01 見大 (59)	03 通簡 (59)
20	昨非庵日纂 (20)	08 靜觀 (205)	13 內省 (182)	14 守雌 (158)	01 宦澤 (152)	10 汪度 (152)	06 坦游 (145)
21	祝氏事偶 (40)	39 人部 (433)	01 德行 (296)	40 物部 (128)	04 文學 (116)	20 術解 (96)	06 雅量 (91)
22	玉光劍氣集 (31) ²	06 忠節 (277)	11 方正 (195)	22 詩話 (180)	02 臣謨 (163)	21 藝苑 (156)	16 孝友 (153)
23	玉劍尊聞 (34)	04 文學 (80)	01 德行 (56)	05 方正 (46)	03 政事 (42)	09 品藻 (42)	21 排調 (38)
24	快園道古 (20) ³	12 小慧 部 (150)	04 言語 部 (140)	14 戲謔 部 (110)	15 笑談 部 (99)	01 盛德 部 (80)	
25	女世說 (31) ⁴	03 能哲 (52)	06 雋才 (45)	04 節義 (44)	07 毅勇 (36)	01 淑德 (33)	
26	明語林 (38)	01 德行 (102)	06 方正 (55)	12 棲逸 (54)	08 識鑒 (48)	18 容止 (44)	09 賞譽 (43)
27	南吳舊話錄 (24)	06 廉介 (99)	11 規諷 (75)	01 孝友 (70)	24 閨彥 (70)	17 賞譽 (60)	18 諧謔 (59)
28	今世說 (30)	04 文學 (47)	01 德行 (40)	38 賞譽 (38)	02 言語 (31)	13 豪爽 (27)	09 品藻 (24)
29	漢世說 (31?) ⁵	09 品藻 (45)	18 任誕 附遊覽 (33)	21 排調 (26)	31 紕漏 (19)	19 棲逸 (14)	
30	豪譜 (24)	19 閨豪 (12)	10 飲豪 (10)	12 文豪 (9)	07 狂豪 (8)	02 誼豪 (7) 05 談豪 (7)	09 俠豪 (7) 24 奢豪 (7)
31	宋艷 (36)	18. 狹邪 (47)	36. 叢襍 (44)	33. 奇異 (32)	22. 狎暱 (31)	26. 感感 (27)	25. 愛慕 (26)

² 此整理不含條文不齊全，為後人所命名的〈帝治〉。

³ 此整理只根據現存的九門統計。

⁴ 此整理只根據筆者所見十一門統計。

⁵ 此整理根據所見殘本，僅剩五目。